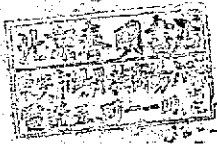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
二
年



序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起，中國開始走上了新的階段：「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在全中國每一個角落，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的深處都湧起了前所未有的怒濤。這怒濤會活潑地，具象地反映在一年來的文藝作品中。「偉大的作品」開始產生了。

我們從無數作者的心血結晶中，選出了這些代表這一階段的面影的佳作。這裏有敵人的槍尖，有同胞的鮮血，有前線戰士的衝鋒，有後方民衆的吶喊；牠也指示着舊中國的消滅和新中國的萌芽，正義之火的燃燒和侵略者的日趨萎縮。這不僅是抗戰第一年文藝作品的成果，也是新中國的建設的第一塊紀程碑。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一個目的。

一般青年都是愛好文藝的。然而上海自成為「孤島」以來，文化中心內移，報攤上充斥着麻醉性的讀物，文化街上到處都是廉價的舊書。儘管內地出版界怎樣熱鬧，上海却無緣接觸。爲了提供一種新鮮的有味的食糧，我們不得不毅然負起這一介紹的任務。

在校和從業的青年們自然可以藉此使自己的精神更奮發，認識更充實，意志更堅決，也可以從這裏學習怎樣運用文藝這武器；就是一般人也未嘗不可以藉此消遣，由消遣而看到這血腥的現實和未來的曙光，因而改變一下舊的生活態度。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二目的。

於是工作開始了。

先是搜集材料。由××中學圖書館借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七月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如吶喊、烽火、光明、七月及救亡日報等二三十種，後來又設法向私人借到這一時期在漢口、廣州等地出版的期刊如七月、文藝、戰地、自由中國、文藝月刊和烽火、文藝陣地、文叢等二三十種，分小說報告、戲劇、詩歌三編分類編選。這些刊物中佳作甚多。但因為字數——勿寧說是經濟的限制，起初限定二十萬字，後來不得已增加到二十五萬字，到校稿時又漲到三十萬字左右了。但還不免爲了題材或作者的重複而割愛。其中以戲劇的字數爲最多，共十一篇；小說次之，十一篇；報告及通訊又次之，十一篇；詩歌最少，四十二篇。至於各編選輯詳情，請看每編正文後面的編選後記。

在編選工作差不多的時候，一方面請到十幾位同學幫忙鈔寫，一方面接洽出版的地方。起初由一家印刷所答應承印，條件剛剛講好，紙張忽然漲價，只好「應毋庸議」了。恰巧這時有幾位熟朋友組織的未名書店開幕，承這幾位朋友的熱情，答應墊款印行，由本社負責擔保墊款的半數。於是此書終於在抗戰一年後的第一個月內得以和讀者相見。

本書選材，承鄭振鐸先生、阿英先生、趙景深先生等和××中學圖書館借以外埠本埠的大批期刊，承錢君匄先生爲本書裝幀，蔡若虹先生繪製裏封面，承未名書店爲我們墊款印行並總代發行，又承朋友們在各方面幫忙，同學們爲我們鈔寫，實在感激得很！併在此敬致深深的謝意！

最後，我們期待着讀者諸君的批評，做爲編選「第二年」的參考。

野風 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

目次

序

野風

一

一 小說·報告·通訊

一星期零一天

駱濱基

二

清償

白朗

一〇

八百勇士

艾燕

一九

劉粹剛之死

蕭乾

二四

梁五底煩惱

草明

三七

差半車麥稻

姚雪垠

四七

華威先生

張天翼

六二

福地

李輝英

七〇

慌亂的城池

李輝英

八二

一個明朗的故事

鄭伯奇

九一

奇兵

朱信學

九五

366950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蕭軍 九七

第七連

東平 一〇四

我在俘虜中

李偉濤 一一六

昨日的臨汾

楊朔 一二〇

行進在太行山

黑丁 一二五

滹沱河夜戰

碧野 一三五

夜攻舊關

尹休 一四四

向敵人的腹背進軍

東平 一五〇

成仿吾先生

楊朔 一五五

李瑞仙

易河 一六〇

重慶到成都

宋之的 一六七

編選後記

近仁 一七五

獨幕劇

漢好末路

姚時曉 一七八

我們打衝鋒

尤兢 一九〇

在烽火中

沈西苓 二〇〇

重逢	丁玲二〇八
我們放開恩怨	石靈二二七
夜之歌	凌鶴二五四
遊擊隊的開始	張客二七〇
爭取最後勝利	塞克二九一
同心合力打××	集體創作·趙明執筆三二二
榮譽大隊	趙明·呂復三二四
舞女淚	集體創作·上海劇社三四四
編選後記	石靈二六三
詩歌	
蘆溝橋	鄭振鐸三六六
回聲	鄭振鐸三六七
起來，黃帝的子孫們	任鈞三六八
全民族總動員	穆木天二七〇
上海戰歌	王統照三七一
我翱翔在天空	鄭振鐸三七二

敬禮	胡風三七四
他們是五百個	靳以三七六
給死者	巴金三七九
伙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王統照三八〇
徐家匯所見	王統照三八二
兒啊，娘給你報仇	王亞平三八三
人類進化的驛程	郭沫若三八四
血的洗禮	S. M. 三八六
苗兵頌	方之中三八八
勇敢的軍隊	關露三八九
八百勇士禮讚	林林三九〇
旗	白曙三九二
五台游擊區的射擊手	劉荒三九三
我們底管理員朱文三	田間三九五
游擊隊	亞丁三九六
中國，我們的娘	艾蕪三九七

中國的春天	錫 金三九八
春天	洪 道四〇〇
戰兇行	蘆 焚四〇二
台兒莊	白 曙四〇三
這是我們的	艾 青四〇五
頌徐州	莊 湧四〇七
撤退	沅 君四〇八
十二列車	鄒 荻帆四一〇
天柱山的爭奪	蔣 必舞四一三
過武勝關	臧 克家四一五
武漢，我重見到你	臧 克家四一六
島國的落櫻	臧 雲遠四一八
無花的夢	周 鋼鳴四二〇
同志	胡 風四二三
向太陽	艾 青四二六
農場	鄒 荻帆四四二

西去的洪流

韓北屏四四四

偉大的響應

覃子豪四四六

在岡位上

柳倩四四七

七月週年獻詞

莊湧四五〇

編選後記

白曙四五七

附錄

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

茅盾四六〇

小說 · 報告 · 通訊

一 星期零一天

駱濱基

距離××海軍陸戰隊三百米達外的瀟灑，洪有中國精粹的保安第×大隊同志們扼守着。一星期的肉搏，衝鋒，已經喪失了元氣，以僅僅剩餘的三十幾個兵士堅苦的掙扎着，等待友軍來接防。

指揮權歸中士麻子，秦了，別一些少尉之流的官佐與士兵屍體都在四週發揮着血臭，從沒有填滿土的陷坑裏四溢。

陣後有擔負掩護步兵進攻任務的機關槍組。

再向後三哩，陣地屬於迫擊砲隊了。在吳淞砲台灣之間的水產學校，迫擊砲兵搬運着彈箱。

二

沿着殘墓斷碑的地勢，鋸齒形戰壕伸展開去，穿過灌木叢，穿過荒稻方畦，穿過草深過膝的棉田！到處是觸鼻土腥，混合着積滿雨水的羶臭。

濃霧陰沈的天，雨絲淋漓不止。

士兵們連泥帶水地乘間掩埋着臭豆腐似的屍體，軍用鐵壘迅速翻着土層，腰軀一彎一直的動着。灌木叢中蹲着的麻子秦黑臉上斜流下雨水，一粒粒滴，頭上裹紮的草類偽裝，繼續輸流下來。

「換防的隊伍還不見影……」左腮向膝蓋一擦，仰頭環顧一下。

長脚蚊喻來喻去，尋覓輸送病菌的血管。腐屍上驚起的金綠色蒼蠅，雨中沈悶地裹着軟物。忙，都在忙，人們動着，甲蟲在跳。

「敵機……」瞭望哨低喊。

兵士們鼻尖貼泥，眼皮近草臥倒。

三五人仰了臉騎着，槍筒斜向空中。

三百米外響聲傳來，烟霧騰起，土動了，下，樹枝撤下久蓄的雨水。瑟瑟的一聲緊接一聲，兵們不響不動，宇宙像原始的沈寂，只有狂魔似的「法西斯蒂」支持下的吼叫，轟……轟給大地以震撼，摧毀。

敵機又繞向後方，兵們爬起來，鐵壘在翻着土層，圓筒般屍身向裏或拖或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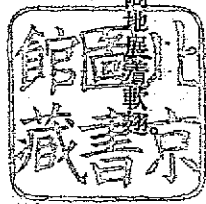
「換防隊伍一定開不到了，今晚上還得拚。」手撥了撥遮眼草葉，麻子秦望着。

「埋完了。」年經的小杜爬來，打着寒顫：「我想回到後方去，身子真的吃不消了。」

另一個陰沈着，臉腫得黃白，遲滯眼光盯着麻子秦。

「是的，都該回到後方去歇息了，哪管幾個鐘頭；可是接防隊伍沒開到，我們不……」麻子秦用憐惜的眼神撫慰着小杜。

「都退走，我是不幹的，我決定留下，然而都在這守着，不差我一個人。」



「這是團體，這是軍隊，小弟弟，這不是在復旦大學，這是戰場。」黑瘦的臉陰沈着，嘴唇閉起。
「哪怕我回去吃頓多放油的燉豆腐……抽支香烟帶着傷寒病身子再回來呢！」小杜眼眶裏豆大的淚緩緩流出。

「隊長！臉證明了我，只要回到後方喘口氣……」水腫成黃白臉的眼睛默視着他的廢子坑。
雨水從偽裝枝葉上斜流下，細蛇般穿過額骨鼻梁間的陷肉，不斷的淌。

「都退嗎？」

「不，決不能全退，在友軍沒接防前，我們要堅守，可是……」摸着泥濘槍柄，俯下了水腫的臉。
眼前，傾倒的稻叢微微一陣騷動，斥撥兵孫國玉悄悄爬來，慘白尖嘴巴臉濺滿汗泥。兩眼顯得黑小，發着銳光。

「有動靜嗎？」麻子秦突然偏過頭瞧着泥臉上表情。

「……敵軍正放烟幕，像是忙着搭橋。」低聲發着顫。

「原陣形，就地散開！」

急劇地一陣滾爬激起戰壕積水的動盪，濺質又在翻滾。

作掩蔽敵機目標而我插的樹枝蓬蒿蒲草，葉梢俯垂着，向兵士頭上滴着雨珠，一粒一粒地。
水腫着臉的漢子，像鱷魚慢而吃力地爬來。

患着皮膚腫脹作痛的士兵們，在「工程」曲外線探出頭發出癡滯眼光。
兵……

猛烈槍彈撲頭飛過，響聲密起，夾了尖哨。
草葉稻梗，在低空飛舞，泥水四面濺射着。

巨響跟着一聲長吼，砲彈長虹似的閃過。土地震動了一下，戰壕淤水搖撼，動盪。
糜子秦閉着嘴，駁壳槍從草梗間探出，尖眼瞻望。上唇咬住下唇，已成了習慣。

小杜落水狗似的伏着，刺刀插上步槍，探條閃出銀光，黃泥質雨水浸到腰，身子有些寒抖。
二、三式廣東造手榴彈，捏在打光彈藥的兵們的泥手裏，緊緊地。

洞洞……陣後迫擊砲連發五響，砲彈越頭奔向前去。

剩餘的三十九個士兵沈靜着，平均了呼吸，腮貼近槍柄，斜眯起左眼。

砲彈像在比赛，來往嘶吼於夜空，火光閃閃不停。巨響震麻了耳膜，就是眼皮也跟隨着發顫。
敵機在凝霧裏吼叫着，時高時低，時遠時近。

響聲混亂了，繁密閃光在交錯。

照明彈三五低飄，荒田草渠一片亮。

士兵們不響不動，迫擊砲聲也突然消沈。

敵軍艦的探照燈出現了，兩三條金磷一般直拗着身子。砲彈連串飛過。

兵……兵……步槍聲突起，尖銳哨叫着撲來。

「目標：正前方二百米……射擊。」駁壳槍在糜子秦粗硬泥掌裏響了。

響聲爆炸了每個兵的心花，血流熬滾了裹體。射擊了，碰……碰……槍柄撞着肩，一顫一顫。

轟……轟……二百米達的後方，殘墳飛揚起爛木，枝葉土屑在空中躍舞。

「機關槍組加緊射擊，步槍組前進！」麻子秦低叫。

水淋淋身子爬出戰壕，竄進稻草叢，竄進棉花田，沿着溝塍邊爬邊射着。

哧……哧……哧……

乒……砰……乒……

纏繞成一片。

友軍的砲手長的命令急急傳來：「目標正前方二千米開砲！」

洞洞……洞洞……

敵軍探照燈，消滅了，只有砲火閃動出光。

孫國玉滾着泥，滾着水，手溜彈的保險蓋打開了，耳旁槍栓發着爆音，水腫臉的傢伙在爬，像鱷魚在爬。

火藥辣味衝着鼻子，眼前盡是些彈烟。

草屑，飛蝗般猛撲，塵土和槍彈齊飛。

撲來的機關槍彈，像螢蟲樣身子，一排排在跳在閃。

「殺！」小杜張大方口，朝遠影衝去。

手溜彈擲來拋去中，麻子秦避在彈痕纍纍的塌墓裏，射擊着駁壳槍……答……答……

彈藥爆炸，鐵片四飛，刺刀映着白光，影子在閃搏。

「殺……」襲作一團。

「哎……嗚……哎……」高亢的疾呼，迅急地滾動。

孫國玉二十米外，擲出「廣東造」一個緊接一個。

小杜追逐，敵軍分隊長躲閃，泥水加重的皮鞋，拖倒了身子，草鞋踏上肩膀，刺刀插進軟肉，使他死雞般劇烈的跳躍，肉抖着。

自己的頭昏眩了，黑色金花在眼前跳躍，小杜栽倒下來，半跪了身子，手掌緊握着槍柄，臉貼在敵屍胸前，染了一鼻子腥血。

這時，孫國玉力盡氣竭了，「廣東造」十米內爆裂開，鐵片折飛了右臂。

「誰的？」左手抬起落地斷臂，睜大眼睛瞅了一下鮮血直噴的膀頭。

「呵……」軟癱栽下，臉埋向草叢。

「爬到後方去吧！我們是連自己屍首也帶不回去了，要緊記住，讓隊部快派防軍來……」水腫臉的傢伙鱷魚似的笨重地爬過。

激烈地肉搏，移到河濱去了，孫國玉被人扶架起，迷惘眼神，巡視了下來。

「小弟弟，你快……快讓他們……換……換防吧！我們……該……」又痙攣地斜搭下頭。

「大哥！小杜貼耳叫。

「……快回去……讓接防……別管我，陣地要……緊。」身子依然伏進草裏，接着是顫慄呻吟。

小杜突然拔快脚步，迷朦中俯腰飛跑，「飛子」●在週遭爆炸，火光如燐般閃。

瑟瑟聲。

「帶花」的傷兵在血水裏滾爬，呻吟聲單調的飄散開去，配着夏末蟲類的頭鳴，雨水的匯流的聲。

這已引不起小杜的情緒，意識陷入麻痺，血哄哄地向腦裏湧。然而他知道跑，迅捷的在泥水中，在稻草亂叢中跑，並且俯着腰，迫擊砲彈劃過長空，咆哮着。

「站住！不知哪裏來了一聲叫喊！

「呵……」小杜打着寒顫。

「小弟弟怎麼樣？」聯絡暗跑來，嗽了一下，扶起肩頭。

「快……派隊，增防……他們衝過去了。」蹲伏下喘。

「操那個娘，三十×師來接防，團長不肯，他講我們軍隊……」

「快跑去叫……換防吧！我們已作戰了八天……」一口濃血從小杜嘴裏吐出。

「操那個娘……」

「快……快去……我不行了，身子在水裏泡了八天。」

三。

保安隊第二大隊開來了。

●受傷

下半夜濃霧加重，掩護着整個田野。

朝氣勃勃的戰士們，外衣潮濕透，內心在滾沸着火焰。

在夜霧迷濛間，看不到沿路屍體，只有血腥腐臭衝着鼻。

一隻空擔架床閃過，兵們想到小杜的屍首是拋棄了。

當長長的隊伍散開時，戰壕裏泥水淋漓的槍筒直聳出頭，和他們打着招呼。

紅水裏屍首腫脹飄起，碎枝爛葉點綴着綠彩。

再向前是躺在稻草間的零亂殘屍，像月夜的疏星展開去。這裏已沒有一個生人，四週極靜。

新來的戰士，紛紛拾取狼藉的槍支，手溜彈……

有人欣悅着，有人嘆息着。

各自爬回「工程」間，精力畢集地等待着殺敵，因為這正是天快亮的時候。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烽火）

清償

白朗

因傷而退休的寶林連長總覺得他欠下了一筆債，這筆債不還，他的苦悶永也不會消除的。

「什麼時候纔能清償這筆血債呢？」他常常苦悶地想着。

他主張血的債要用血來清償，然而，除了那一次他認為「不值」的犧牲而外，他還沒有獲得第二次流血的機會。而且，從那回之後，他也失掉了償還那筆血債的能力了！

「九一八」的夜裏，寶林連長抑壓着一顆躍躍欲試的心，隨着大隊退出了富源的東北故鄉。於是，欠下了那筆難償的血債。

「一二八」他興奮地參加了那英勇的抗戰，作了一次冒昧的犧牲。

那犧牲是多麼不值呵！雖然他僥倖地爬過了死亡，可是却使他變成了殘廢，使他喪失了戰鬥的能力，尤其痛心的是他部下的一連殉難的英勇的士兵。這又怎能不使寶林連長遺憾終身呢？

不甚飽滿的月亮，劃破了黑色的雲幕，它把皎潔的柔光投向寶林連長的窗櫺，屋子亮了起來。望着這明朗的月亮，寶林連長的遐思隨着月影的移動爬回回憶之中了。

是五年前，也是這樣明朗的月夜，他帶着他的一連士兵和五倍於己的敵人肉搏。雖然他被敵人彈穿了左腿，但他並不退却，依然拚命地衝殺，結果右腿也負了沈重的刀傷，在昏厥中他被一名士兵肩了下來。

當他甦醒了之後，他得知他部下英勇的士兵全連殉難了。倖免的祇有一個重傷的他。

可惜士兵的喪亡，劉林連長曾經流過不少哀悼的淚。然而，這英勇的戰績，這壯烈的犧牲，也曾經使他振奮得忘却了傷痛。

停戰的消息傳來，正是他鋸去雙腿的一天，從此，那壯烈的犧牲，在劉林連長的心裏竟變成了毫無意義，從此，劉林連長也變成了廢人！

英勇的劉林連長殘廢了，沒有殘廢的祇有一顆英勇不屈的心。有的時候，他却也痛悔自己，我不該參加那次戰爭呵，可不是，有一天，那偉大的抗戰來到了，可是我的腿呢？

他撫摸着殘缺的肢體翻了一個身，隨着是一聲長嘆。月亮彷彿都為他的嘆息而心灰了，突然，又用那黑色的雲幕，遮掩了她慘澹的臉兒。

「爸爸，你的傷疤又在作痛嗎？」女兒郁蘭被他的長嘆驚醒，朦朧中隔着板壁探問。

「不，不是的。」

「那麼，你為什麼又在嘆氣呢？」

「唉，債，那筆債，那筆血的債呀！……」

「爸爸，你總是想着那個作什麼呢？那筆債遲早總會有償還的機會的，雖然你自己不能還我，不是說過嗎？你的兒女們會替你還的。」郁蘭總是這樣安慰着苦悶的爸爸。

「可是那一天什麼時候纔能來到呢？」劉林連長重複着舊話：「即使能有那天，也許我沒有看

到的機會啦！」

「爸爸又這樣想啦，你纔是四十二歲的人哪！」每次，差不多全是這樣結束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那舊日的戰場，那全國唯一的大商埠——上海又恢復了六年前的二月二十八日的舊觀了！

幾日來，天一亮，寶林連長就不能再睡了。爲了興奮，他的床和他的心同時的顫動着。有時，他坐起來，貪婪地引伸着頸頸睜視着逐漸發白的遠天，砲聲槍聲交織着。那聲音越密，寶林連長就越不能在床上安坐。他把殘缺的身子緩緩地移進推椅裏，喚醒了酣睡中的女兒把他推到院心去，聆聽那悅耳的音樂。

他愛聽那雄偉的聲音，那聲音實現了他五年多飢渴的期待。不過，爲了過去的教訓，他總還有着一種未來的擔憂。倘使像那一次呢？他也許要失望得自殺了！

他非常關心着戰局，每天早晨，他都命令着女兒買一份報紙來看，在報上他研究着，觀察着，推測着，他感覺祖國這次已下了抗敵的決心。激戰展開了，他的擔心已經變成了多餘。於是他用快信召回了在蘇州×校做着體育教員的大兒子。

「爸爸，叫我回來有什麼事呢？」兒子一進門便這樣的探問。

寶林連長沒有一點笑容，態度完全嚴肅着，反問着兒子：

「爸爸欠下的債，你肯不肯替爸爸償還呢？」

「我們不是早就說嗎？」兒子囁嚅地答：「當然的，這是做兒子的義務。」

「那末，你替爸爸去還吧……」寶林連長舒暢地微笑了。而後，從枕頭底下抽出了一封準備好的信，

遞給了兒子：「王營長是我的老朋友，你拿着這信去見他，他一定會安插你的，而且你又受過正式的軍訓。」

兒子看完了信，纔知道爸爸把他召回是讓他效命疆場的，他消極地抗議着：

「爸爸，這個我不能……」

「爲什麼？」雷厲着，寶林連長的臉色又變爲嚴肅了。

「爸爸，這怎麼行呢？我們家裏沒有一點積蓄，我去了，爸爸的生活將怎樣維持？弟弟又正在讀書……」

「這些你全不必顧慮，爸爸總有方法生活下去的，你弟弟的書我也不準備讓他讀下去啦！」

「不過……」兒子仍躊躇着。

「還猶豫什麼呢！」寶林連長不耐煩地說：「你看看爸爸的腿，你再看看咱們中國，你還有什麼理由比這再正當呢？你說——」

但兒子沒有說什麼？剎那間，他覺得他的雙肩，像負了重擔似的沈墜下去。而且，不知怎的，現在這一個魁偉的漢子，站在父親面前，自己顯得渺小起來。如其說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古訓驅使了他，毋寧說是父親的大義激動了他，他裝好了信，毅然決然地說：

「我沒有可說的了，爸爸，我遵命，我馬上就動身啦！」

如同親赴戰場一樣，寶林連長忘記了自己是個殘廢，他亢奮得幾乎要雀躍起來。他的手，因爲血流的激蕩，無節奏地顫抖着。他壓制着從五年之久的鬱悶中爆發出來的歡笑。但在那莊嚴的面孔上，淡淡地浮動着欣忭的眼淚。同時，寶林連長與兒子的感覺正相反，一副重擔從肩膀上卸了下來——就如他的兒子

給他償清了那筆寢食難忘的舊債。

「向前來——」

寶林連長用祖母那樣慈祥的口吻，命令着兒子。兒子接近到父親的面前，他突然用兩臂鉗住兒子的頸頸，氣噓噓地狂吻着，狂吻着那張發燒的臉兒。而後，他又像老鷹捕住雞雛似的抓住兒子的兩肩，搖撼着說：

「去吧，爸爸的兒子！」

鼻管酸溜溜的。他的眼睛立刻蓋上一層液體的薄膜，但是他還可以看見一個模糊的背影走出門去，而後又消逝了。

彷彿玻璃上的水銀珠一樣的兩顆眼淚，從寶林連長的眼窩裏滑滾下來，可是他又立刻憎惡地揩去了它。

他微笑着，那微笑正相同這個季節裏——八月初統的海棠。

大兒子的死，並沒有給寶林連長什麼哀慟。他接得那種惡耗，彷彿接得等待已久的喜報一樣，他向報信的人露出坦然而傲岸的笑臉，使對方意外地訝異。當他微闔起眼睛，玩味着光榮的場面時，那報信的人以為寶林連長受刺激過深，由發狂而至昏厥了。

光榮，這光榮屬於兒子的，同時也就是屬於他自己。

光榮，除了光榮之外，寶林連長沒有別的感覺，不，他還覺得他的兩肩越發輕鬆起來了。

這天晚上，他喝了不少的酒。

劉林連長不是常喝酒的，他醉了，但他像泥塑那樣安靜地坐在床上，不說話，連眼睛都不眨。他這不常有的變態，使女兒郁蘭非常不安，她明知道爸爸是在默念着死去的哥哥，可是沒有勇氣去安慰他，他怕這個剛復的爸爸，給她難堪的顏色。

「爸爸，你醉了嗎？」

「沒有。」

「那末，爲什麼連一句話都不說呢？」

「說什麼，孩子，拚吧！」

這話並未引起第二個兒子的注意。

三天之後，爲了劉林連長的慈悲，鼓勵，十八歲的二兒子也別了他殘廢的爸爸。這青年的熱血，在每根血管裏澎湃着，奔馳着……這青年，他懷着一顆爲父親，爲哥哥，爲東北三千萬同胞，爲被優凌的全中華民族復仇雪恥的決心，高唱着抗戰進行曲，興奮的從軍去了。

二兒子的欣然離去，使劉林連長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歡欣。他幻覺着：當這場偉大的戰爭結束，中國獲取了最後勝利的時候，這個勇敢的青年一定會唱着凱旋的歌兒來擁吻他殘廢的爸爸的。

「既無愧於祖國，更無愧於東北父老，姊妹，兄弟，那時候，我可以回家了！」雖然明知這幻想距離着實現的期間尙遠，可是劉林連長却禁不住常常地私心自慰着。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美滿的期待還沒有達到頂點時，二兒子負傷的消息又傳來了。

懷着悲憤交集的心情，劉林連長坐着一部車子跑到傷兵醫院去探望負傷的兒子。兒子剛剛換過了

藥敷緊眉頭在抵抗着痛苦的餘威，他的頭部和右臂都纏着雪白的綑帶，仰臥着，那青年的紅潤的臉已經變爲蒼白了。

痛惜的淚從寶林連長的眼角裏滑落下來，但兒子却沒有哭，他用那動人的低音描述着他們衝鋒陷陣的故事，企圖阻止了寶林連長的悲哀。當寶林連長離開兒子的病床時，他的臉上又煥發着興奮的光榮，那與來時完全不同了。

太陽好似碩大的火球，懸掛在西天的角隅上，殘餘的霞輝，映照着寶林連長殘缺的肢體。他坐在車子上，血液奔流着，全身都溫暖了。然而，這溫暖却不是已經失掉了熱力的落日的賜予，那是兒子傳導給他的。

歸途上，寶林連長儘在咀嚼着兒子的壯語：

「……唯有在戰場上，纔能看得出我們民族的精神，我肯定的說，敵人的飛機大砲是不能消毀中國的爸爸，雖然，他們奪去了我的右臂，我還有着左臂，傷好之後，還要繼續幹的爸爸，請忘掉我吧！兒子誓與敵人拚殺到底嘍……」

回到家裏，寶林連長對女兒郁蘭說：

「你的哥哥已經爲國家爲民族犧牲了，你弟弟又繼承你哥哥的志願負了傷，現在，你該做什麼打算呢？」

「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在目前女兒是絕對不可能的，哥哥可死，弟弟可傷，女兒却不可片刻離開爸爸的……」郁蘭禁不住傷感，低低地嗚咽起來：「爸爸，爸爸……爸爸……你能瞭解你的女兒嗎？」

「我瞭解，可是，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那除非，除非爸爸去世之後……」

寶林連長沈默着，他有吐不盡的話語，然而他却不說一句。

夜裏，他失眠了，通宵不會闔眼，他不住地翻着身，也不斷地嘆氣，他在努力解決一個問題，這問題彷彿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細絲，一時找不到一個頭緒。

第二天，吃過了午飯，他又去看了過了負傷的兒子，一宿之間，兒子已經變成個獨臂人了！他在昏昏沈沈地睡着，寶林連長幾次想把兒子喊醒，但是全沒有辦到。

經過了昨夜徹夜不斷的籌思，一個嚴重的問題終被寶林連長解決了，因此，兒子的斷臂，並不使他痛惜，他彷彿是一個被解放的囚徒，輕鬆，自由與光明開始親近着他了，一切痛苦都遠遠遠遠地離開了他了，不過，當他跟兒子分手的時候，在他那削瘦的臉上，却表露出一種無言的留戀，直到走出了病室，還在頻頻地回顧着。然而，睡在病床的兒子，却怎麼也想不到那就是爸爸最後的訣別呵！

一支手槍，一封遺囑，那就是寶林連長唯一的遺產了。

一小時之前，他還坐在床上不動聲色的撫着短鬚和女兒暢談着戰事，回憶着故鄉……如今，那潔白的床單已經染滿了鮮紅的血，他那殘缺的肢體僵臥在血泊之中了！

郁蘭從菜場上買菜回來了，她第一眼就觸到了那出人意外的慘變。

會有一個短促的時間，郁蘭失去了知覺，當她知覺恢復時，手裏的菜籃已經傾斜在地上，一種積蓄已久的悲憤之火，把她最後應有的哀痛，眼淚，全灑盡了，燒乾了。她望着那殷紅的，光彩的血花，發狂似的默笑。

着……當她吃力地展開了遺囑的時候，她的全身已經像暴風雨中的孤揚，那殼撼動着了……

「我的孩子，你知道爸爸爲什麼死的嗎？你不是說過嗎？『除非等我去世！』我的孩子，現在，你不必再等啦，爸爸給你讓開一條光明的路，走上去吧，像你哥哥和弟弟那樣的勇敢，堅決。」

「爸爸是含笑而自殺的，祇要你遵從爸爸的遺囑，爸爸此生便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

「我沒有什麼留給你，祇有這末一支槍，曾經殲滅過無數的敵人，現在，你承繼我這遺產，也要承繼我的遺志，你更要把爸爸的債務承繼起來，而且須要你清償。」

「拿起槍，去吧！我可愛的孩子！別留戀我，想我，哭我，我已經是沒用的人了！用點土把我埋掉就算完事，在你弟弟傷勢未完全好的時候，千萬別讓他知道我死的消息。」

「最後，我的孩子，你要記住：有那末一天，你們真的打回老家去的時節，務必把你那因思鄉憂鬱而故去的媽媽，因抗戰而犧牲的哥哥，以及給你讓開一條光明的道路而自殺的爸爸的屍骨，設法帶回東北故鄉去，而且把我們一道埋葬在：我會駐紮過的地方，長白山的松林之下。我聽着故鄉的松濤，我飲着故鄉的泉水，我的靈魂便如長白山上的雲雀一般的舒暢了！」

「拿起槍，去吧，我可愛的孩子！」

父絕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戰地)

八百勇士

艾蕪

泥水匠朱阿大跟煤炭公司的老闆，打了招呼之後，毫不像先前一樣，還要坐一會，吃一支烟，却馬上就問道：

「你要補那裏的牆？」

「就是門口哪！你沒有看見嗎？……真是老醉鬼！」公司老闆憑着熟人的資格，開他點玩笑，還一面逼近他一步，聳聳鼻管，說道：「我敢打賭，你是剛從酒館裏出來的。」

朱阿大往常聽見這些話，只是拉開大嘴巴笑，這次却忿忿地罵道：

「背他鬼子時，自從一打起仗，誰還有銅鈔進酒館？」

一面拿眼睛掃一掃，前面牆門的磚牆，倒塌了，破破爛爛的，散了一地。白木的單扇板門，有點歪斜，幸喜門枋正有一根木棍襯着，所以還不至於倒下。朱阿大走過去，取開幾塊磚，看一看牆角，自言自語道：

「怪了！這又不是地基鬆哈。」

老闆尾在後面，譏笑似的答道：

「說你是老醉鬼，你還不認帳！……哼！這是流彈打的，你都認不出來麼？……告訴你，只消再過去一點兒，嚇嚇，我那老司務剛好完了，……你看，他站在這裏哪！」

老闆一面還把插在絨線衣袋裏的雙手伸出來，比給他看。

朱阿大回過頭來，吃驚地睜大着雙眼，看看他指的地方，又看一看竹籬笆遮着蘇州河邊，不禁打了個寒顫。隨着一言不發的，拍一拍黏污的手，抓着剛纔弄在地上的泥刀泥刷之類，便朝門外走去。因為剛纔從新開路走進非與里時，覺得是在一步步地走進蘇州河，就捏着一把汗，很是提心吊膽了。

煤炭公司老闆就叫起來。

「喂，你幹嗎的？……怎麼沒頭沒腦的就走？」

朱阿大就邊走邊搖手道：

「賺錢小事……我這條老命，還得留一下！」

煤炭公司老闆不容分說，便走上前去抓住他，拉住他道：

「不行，這必得要幫我點忙！……你怕什麼？我在這裏繳了兩個多月，針尖子那們大的皮都沒闖掉過。……不要掙，你走不脫的。可以做馬虎一點，快些完工。……媽的，工錢之外，另加酒錢四角，好不好？……你不幹，就滾你的，我多加點酒錢，這麼大的上海，還愁找不到人！」

最後，不但不拖住他，還把他一下掀開了，泥刀泥刀子，便丁丁當當地落到地上去。他聽見酒錢一下子就滾那麼多，不禁吞嚥了一下吐沫，因此，檢起泥刀子之後，還不即走，只騰出一隻手來搔搔舊毡帽下的腦袋。

煤炭公司老闆便進一步說道：

「我老實告訴你，流彈通共纒落過一次，那會恰巧就臨到你的頭上。再說，單你要命，難道我就不要好？」

糊塗的傢伙！

朱阿大仰起頭，想了一想，答允了，就動手做起來。但要安穩門的時候，從北興里彎過來的人，都絡絡續續闖進來了，擠得他不能做事，因為這家公司堆煤炭的地方，正臨近蘇州河，站在煤炭上，便能把河對面看得一清二白的。朱阿大便對走過來的人大嚷起來：

「什麼看頭？你家打仗！」

來的人，是各色各樣的。其中還有高鼻梁的外國人。他們都只顧擠開他，直朝煤炭堆上走去，不管他的嚷叫。並且煤炭公司的老闆，還在攔截他們，一面大聲威嚇道：

「各位，謹防流彈哪，今天就落過幾十次，剛纔還有個外國人……看嘛，就傷在這個地方……！」

不住的口講指劃，捏造出許多可怕的言語。但人們也不聽他的話，還只是尋找可以攀登的地方，爬上煤炭堆去，墊起足尖，伸長頸子，直向對河眺望。朱阿大拿泥刀向牆上砍了一下，氣忿忿罵道：

「發了瘋了！」

一面向門外擁進來的人，鼓起眼睛叫道：

「你們來白相什麼？……人家要做生活哪！」

接着把滿身黏泥的身子，塞住門口，一邊緊綳着臉，直做他的事情；將挨近木枋的磚塊塞緊。

這時，立在門外的幾個童子軍，因為塊頭小，就簡直沒法擠進來，便向他說好話，還口口聲聲稱他「阿叔」。他不理他們，也不看他們，只做他的生活，心裏却一面想道：

「這些做爹做媽的，太不理事了！這麼兵慌馬亂的，還讓小人們儘在外面亂跑。」

辟里拍拉——蘇州河對面突然響了一排槍，煤炭堆上站着觀望的人們，雖然也立即奔跑了下來，但馬上隨着槍聲的停息，又止住脚步，並不跑出門外去。朱阿大到大大嚇了一跳，手裏的磚塊，也跌落下地來。他看看門內的衆人，都沒有跑，他經又定下心，把磚塊撿了起來。打算把工作快點結束。這個當兒，站在門外的童子軍，又來擠他，要趁此機會，跑進來應熱鬧，他就拉住他們嚷道：

「你們沒有耳朵麼？這裏剛纔還打呀！快走開！……不要耽擱我。」說畢，又急急忙忙地動起手來。童子軍等得發慌了，就和隨後走來的人，一面拚命的擠，一面責備朱阿大地吵道：

「人家八九百中國兵，到這步田地了，都不怕，我們還怕什麼？」一下子就把朱阿大衝開，擠進來了。朱阿大手裏剛要合好的磚，又突的落下地去。

煤炭公司的老闆就向朱阿大喊道：

「快把門關上……我的天，人家要朝這面開槍的！」

同時，也跑了過來，幫同朱阿大把門關上，但因一時尚未安好，便不得不盡兩人之力，將他死死揪着，以外面的人，將門擠開。

朱阿大很生氣的問題：

「這批該死的傢伙……他們到底在看些啥呀？」

這位煤炭公司的老闆，因為怕敵人放硫磺彈過來，燒了他們煤炭堆棧，將他整個的財產葬送，就氣狠狠說道：

「就是那八百個該死的兵哪，昨天就該退的，他們偏不退。今早把守橋的英國兵勸他們過河來，他們

又不肯說是他們寧願死在閩北……真是倒楣，四行倉庫再隔遠點也好嘛，偏偏對着這裏……你們爲啥要進來搶人麼？……呵，巡捕！」

最後，他的手腕，都繃酸了，急得大嚷起來。

朱阿大很有一把氣力，他不管門外，只是驚異的問道：「你說是真的嗎？當真的八百人？」

老闆放鬆開手，揩揩額上的冷汗，氣喘喘的答道：

「那個舅子纔哄你！你不是八百人敢同幾萬××人打，全上海那會有這麼一大股勁兒……老傢伙，我告訴你，昨天下午連英國兵都誇獎他們，還買百多塊錢的麵包去送禮呢，這裏家家人戶都送，我也挖一回腰包。」

朱阿大就睜開大眼睛說道：

「呵！這樣的嗎？……我活了幾十歲……」不知不覺的就鬆開了手，門外像蜂擁似的擁進人來。

「喂，你糊塗了嗎？怎麼不揪住？……各位，不要亂闖呀！這是私人地方！」

煤炭老闆一面慌忙攔人，一面向朱阿大呼喝。

朱阿大却急急忙忙向煤炭堆走去。老闆便朝他喊道：

「你也去闖死嗎？老醉鬼！」

朱阿大却沒聽見，只在人叢裏，趕先爬上煤炭堆。

這時，蘇州河對面，高高立着的四行倉庫上頭，正有一個中國兵，把國旗升了起來；在風中不住的飄蕩。朱阿大看見大家都一齊把帽子擱下，他也不知不覺地拿開他腦袋上的舊毡帽。

（救亡日報）

劉粹剛之死

蕭乾

江南的晚秋原沒有北中國那樣蕭殺，然而半世紀來空前浩劫的一九三七，却使那最昇平的田廬都遭了摧殘。同年春天插秧時，田廬上還可以聽到一派歡欣的俚歌，時常有樣式新奇的風箏由城裏灰色屋頂上騰升，用悠閒點綴了那淨藍色的天空。但自從八月，那猙獰殘暴的海盜闖進了浦江，江南，即使離鐵道很遠的僻鄉，也失掉了原有的靜穆。

十月廿五日的早晨，溼水城頭，爲金黃晨曦染了色的荒草微微抖了一抖，田壩上無聲地飛起一羣燕子。雜在這囁囁唧唧的一羣裏面，還飛着一隻翅膀龐大得出色的鋼鐵的禽類。他們結伴掠過阡陌萬頃的廣袤田野，掠過龍蟠虎踞的起伏山巒（有楞有角直像手捏成的），掠過銀帶一般的秦淮河，朝着西北飛去。清晨的天空是微涼的，然而他們各個揣了一顆溫暖的心。小燕一顆顆規則地悸動着的心裏如果也蘊藏點什麼的話，那不外是采石磯巖縫裏新搭成的巢，和蹲踞在那裏面待哺的雛燕。那鋼鐵的臟腑裏蘊藏着的却是空軍少尉劉粹剛，一個接連鏖戰了七十多天，擊落敵機十三四架的空中好漢。這是八一三以來，他第一次的休假。他向着南京進發。

藏在這顆心窩裏的，可比小燕的複雜多了。本能地他不能忘掉山西路那扇釘了「遼寧劉寓」的家門，和兩個月前，倚在那門檻上招手送他的美麗影子，然而他更得抓牢，機警地旋動手腕裏的駛盤。他微側

過戴了風鏡的眼睛忽然記憶裏冒出一陣熟悉的歌聲，營地裏在那隆大的摩托響聲裏，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他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呵，沒有比這個國家再美麗，可也沒有比這個國家再受凌辱的了。)

這時，機翼下出現了一個蜂窩般的城市，他用力扳動膝前的升降舵，隨着螺旋槳轉動得慢了。機身如一隻輕盈的鴿子，很熟悉地環了明故宮，打了一個盤旋，像是用那英勇影子撫摸了一下那些受着敵機威脅的屋頂，隨之，起落輪着陸了。

跳出機門，他熱切地抓到許多隻歡迎人的手有的道賀他在瀝河口上新建的紀錄有的問他深水同志們的安好。這身材魁梧，滿臉淳樸笑容的遼寧青年揮了揮飛行衣上的塵土，就和大家踱進休息室去了。這時，機場上的勤務端上一份早餐來。

「別留老劉，他心慌了，快先放他回家吧！」李分隊長這樣逗着他。

他的確沒有顧得吃東西，然而可也不會即刻奔回家。他拍拍老朋友的肩膀，會意地走出去了。

這時，休息室的掛鐘已經十點廿分了。

他是很着急回家的，然而走出機場，他沈吟了一下。梁副隊長死得好慘。如今，他的家眷已經到京了。而且，聽說爲了撫卹金事，家庭還起了爭執。他決定以梁烈士的生前知友，多年同事的身分，去幫他們調停好。

豈說這是他的休息，其實，除了沒有在空中馳騁外，在地面上，他依然是手脚不得停歇的，直到下午五點，他纔回到自己那個溫暖的家。

他見到他的太太，第一件事是替他的隊員們謝謝她爲他們手織的羊毛衣。他們的確是一對年輕夫婦，廿三歲結婚後，到現在剛剛兩年，（那以前，她曾經在錢塘江畔創辦並且主持過一個小學校。）然而他們却知道怎樣節制自己的情感。他們用堅實的鼓勵，相互的尊敬，代替了一般「小夫婦」的鶼鶼。八月十一日，神聖的保衛祖國的戰事剛開始的時候，劉少尉由揚州寫給她的信可以看出：

「假如我若是爲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我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爲我們是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您（指其夫人）應當創造新的生命，改造環境，我只希望您永遠記住，在人生旅途上，遇着我這麼個人，我們爲公理而戰爭，我們爲生存而奮鬥，我們會勝利的……」

這信寄到南昌後，不久，一封字體秀麗的覆信又在揚州收到了：

「萬勿因我之念你，而有所分心也。否則，麟實爲國家之罪人矣。我們不要驕，不要餒，所要的只是一副健全的體格，一顆堅定，忍耐，精細的心。每次上機，親自檢查一番，太信託人也會靠不住的，同時，自己的這種戰略也得時時小心，預防敵人也將取這一種戰略來侵犯我。頭腦果然要清，鎮靜尤不可少。在家裏有我照料，萬不要惦念。現在你已交給了國家，我不應再爲私事來紊亂你爲國禦侮的心。縮，現在不是我們的時候，誠如你所說，我們的時候在殺退了×奴，恢復我河山，中華民族永存於世界的那一天。那時候我們再娓娓清談，我們的小家庭再充滿了融洽之氣。我希望那天早日來到……」

由這兩段節錄的信，讀者大約可以不憑描寫也摸得清這位飛將軍的「內助」是怎樣明達果毅的。

女子了。因而在這關別經月之後，諸位當也不該期望電影上所看的那一套了。只要想想看上午十點飛到首都，他的「安樂窩」所在的城，却到下午五點多鐘纔回家，便已够「不近人情」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魯南浙北山西全省馳騁的，正是千萬不近人情的好漢，是他們的血肉骷髏遏止了兇猛的洪水。

就像其他小夫婦學說着「璇宮豔史」一樣，我們這位飛將軍開始有聲有色地追殺十月十二號那天，他在首都上空用殘破飛機擊落那架敵機的故事。他擺動着粗大手掌，忽起忽落地描摹着空中動作。當他說到他的飛機上的一部鋼絲突然被對手連珠的機槍擊斷了時，房裏那唯一的聽者不自覺地捏起小拳頭，安詳溫柔的臉上頓然露出了無限的關切。

「這時候，我想降落。」空中好漢像是安慰了她。「但是，一架敵機很迅速地追蹤來了。而且，馬上就要撲到背上來了——」

「呵——」她小母親似地走攏來，直像是可以保護他。

「我算計反正也倒霉了。我拚它一下。就關了油門，等那傢伙飛近了時就冷不防給它來了個小轉彎。猛然向上衝去。忽然，敵機在前面出現了。放了一排槍，砰地一聲，那傢伙的汽缸給我射中了。直像個崩完了的炮仗那麼一溜黑烟掉下去了。」

這時，一種無比的驕傲，佈滿了劉太太的臉上，她替他計算着：

「精剛，九一八你入的軍校航空班，一二八你入的航校，如今，八一三你已是個出色的打手了。這三個難過的日子却剛好是你的路程了。」

正說着，僕人喊着開飯了。

在飯廳的牆壁上，他忽然發現了一個樣式像寒暑表的牌子。他走近了一看，呵，正是他擊落敵機的紀錄，旁邊還用纖細的小字註着「滬西」「沿江」一類地點的說明，在另一個表上列着的是他這一分隊的總紀錄。他看完了後，一種介於感激與驕傲的情緒流露出來：

「希麟，你真是細心極了。」

「不，這是我天天充飢的東西，我纔把它掛在飯廳，我守着它，由八月十三，看着它一天天增加着，我歡喜得什麼都吃不下了。我只盼着你新的捷報。」

忽然，他記起了一件事。

「啊呀，我得快些吃飯，今天七點鐘還有個會。」

「什麼會呀？」她本來已爲他安排一個極美好的晚上。她知道他需要些休息了。

「是東北救國會。」說到東北，他自己也怔了一下。他心坎上浮起一些蒼白頭髮，一片爲強人霸佔了的家園。

七點鐘，他是坐在福昌飯店的會場裏了。當他進門時，許多同鄉爭着和他握手。有的還自己報着名。

「我是×××，呵，你給咱老鄉增光了。」

他一律很誠懇很爽捷地回答：

「應該的！」

在臺上，有人報告着收支帳目，有人報告經募情形，有人演說，最後，還有人唱歌。歌聲宛轉而低啞，全場會員都似陷入了一個可痛的回憶中。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聽到這裏，我們的劉少尉已經由悲憤而變得不耐煩了。他那雙濃黑的眉毛緊蹙了起來。然而歌聲還在宛轉着，直像在用虹吸管吸着大家的眼淚。

脫離了我的家鄉，

流浪，流浪

那年，那月，

纔能够，回到我那

可愛的故鄉——

爹娘呵，爹娘呵

這時，會場裏還真有了哽咽的聲音，他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在那個歌者唱完一段時，立了起來。

「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好漢的歌。我不怪那唱的人，我們應勸告那些編曲的文人。這不成，看大家全哭了。然而，哭有用嗎？這纔是亡國之音哪，這麼叫化子似的哀求，所有丟掉的都還是我們的，只要我們有膽子去拿回來。現在，我們不是已挽了袖子，要去拿嗎？爲什麼還用這種傷感的調子洩氣呢？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壯膽的。」

劉少尉乾脆地結束了這提議，用炯炯的目光環視了場中的會員，（那些抹過眼淚的，即刻羞愧起來，）便重新坐下了。

然後，還是那個歌者，那隻喉嚨，聲音却由乞丐而變爲戰士了。他唱「衝鋒」也唱了「青年航空員」大約八點光景，外面有人找劉少尉。

他走出會場。門口停了一部飛機場上派來的汽車。是參謀長派人來接的。先到他家裏，沒找到，所以纔又跑到這裏來找。

他登上汽車。

參謀長說，娘子關已失守，空軍接長官命令派一隊飛機出發，任務是在廿七日拂曉，掩護八路軍反攻娘子關。參謀長並且說，現在這邊缺少領隊的，問他估量自己體力，能不能犧牲這班休息？

這時，他不但有抉擇的充分自由，而且也有充分理由。兩天來，他腹部就隱隱有些痛。而且，山西他不會飛過，對於天氣，航路，一點也不熟悉。但是責任心不允許他畏縮地考慮這些。他即刻接受了這任務，並且立

刻出發陵園（那時飛行員的住所），去組織隊員。然後，又到中華門去交代第X隊部的公事。

好一個「休息」可等急了家裏的劉夫人。直到十一點鐘聽到一陣急遽的敲門聲。

回到家裏，他只把明天要出發的事告訴了太太。按照空軍習慣，並不告訴她往那裏飛。他們沒有時間去，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那麼哀哭。他們即刻很敏捷地「分工合作起來」。劉夫人即刻爲他打點箱子，檢出那些輕而禦寒的東西，一一爲他平鋪在箱底，他說了一聲「你不用給我帶多少衣服」，而且不必帶鋪蓋，自己便在桌頭整理着地圖。在那張縮尺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他握了管紅鉛筆的手指仔細地緩緩地蠕動着，藉濃淡顏色辨識着地面的高低，河流，村落，森林，和敵人的陣地。夢想後天黎明，他便將領着八條好漢，三隻鐵鷹，掩護着一支英勇的生力軍，向着地面上頑敵作搖蕩的攻擊時，興奮得一點睡意都沒有了。然而在家裏，他有着一個溫存而謹嚴的教官，她知道睡眠與精力的關係，就催着他早些就寢。其實，那時已經十二點過五分了。

廿六號早四點半，窗外還漆黑着的時候，他便爲床上頭那隻小鬧鐘喚醒了。一個空軍戰士的盥洗是一件極簡單的事，然後，他就整衣出去了。

送到門邊，劉夫人還爲他計算着虧了兩個小時的覺。她諄諄叮嚀他晚上早些睡。（殘忍的安排，嚴密的擺佈她一點也不知道他晚上將睡在那裏！）

劉少尉登上車後，還由車窗伸出手來擺着。

去陵園召集了隊員，便一同出發到飛行場。汽車輕快地駛過寂靜清涼的中山路，在車裏，他還同隊員們談說着廿七日拂曉他們應取的戰略。

在機場進午餐時，他忽然用手按住腹部，一種痛苦隱然在腹內蠕動。同學們覺得他面色有些不對，有一個還爽直地勸他請假。但他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勸告。他還在臉上做出一片漠然的笑容。爲了軍事命令，他必須守祕密，同學們都不知道他是負了怎樣神聖的使命。

終於，七點鐘，三架飛機的六個發動機旋動出一陣陣大的響聲，環着機場打了一個半圓圈後，便翹翹起來了，勻稱地排列在灰藍的天空，向着遼遠的西方飛去。那飛在這美麗隊形前面領隊的，正是我們的副少尉。

他們是沿了揚子江上溯的。

十月的清早，高空的寒風是勁峭的，江上還盤桓着一層乳白色的烟霧。大約十點鐘光景，他們飛到了漢口。

他們並不會休息，但是飛機，每隻又喝了幾十桶汽油，機械員爬上爬下檢查遍它的五臟，然後，又折回正北飛去。

今晨，當他們飛過蕪湖時，太陽還會向大地探了一個頭。這時，天空却佈滿了鱗狀的灰雲。爲了避免意外，他們衝出濃厚的積雲，在離地面一萬五千尺的高空飛行着。

下午一點左右，這三隻和雲霧奮鬪了兩個多小時的鐵鷹終於降落在洛陽郊外的機場上了。

他們很黯然地吃着那頓午餐。窗外，烏雲愈積愈厚。他們原盼着在順利的天氣下，明晨給闖進娘子關的敵人一個猛烈打擊，然而這種暗灰天氣使得他們對這把握起了一些躊躇。

但是他們仍笑嘻嘻地爬進了機門，彼此招一招手，向着西北方向航進了。這次他們是飛向太原。

這時洛陽太原間不但瀾漫着厚霧，而且還落着雨了。初次在這陌生的多山地面飛行的他們，只有把速度儘量減少，並隨時辨識着機翼下面模糊的陸標，猜着那條是沁水，那條是浩蕩的汾河。

他們便沿着汾河，找尋着有飛行場的太原。

天已暗了下來，太原的時間比洛陽的又慢了一小時，事前劉少尉是不會知道的。如今，黃昏遮住了一切可能的陸標，他們是穿行在夜霧中了。

這時，排在左翼的一架飛機有了毛病，用燈語向領隊招呼了一聲，折回頭飛了。

如今，是只剩這麼兩架飛機在跟黑暗和高空的寒風奮鬥着了。他們飛到應是太原了的地方，可還沒

有看見太原，這樣，只好繼續向北飛。忽然，地面放起高射砲來了。癡癡陰森的砲彈在他們機身附近接連地開了花，爆裂的聲音在墨空裏響徹着。

他們飛入晉北敵人的陣地了。

於是，他們趕忙調度着升高器，拚命飛出火力帶外，纔向南折飛。

劉隊長對於尋覓陸標原是極點熟的老手，他忖度着，一定是太原機場沒有燈光設置，只好重新覓夜飛回洛陽去了。

八點五十分的光景，他們飛過一道山嶺。

這時劉隊長的量油器的指針已愈偏愈左，說明着油已快告罄了。人呢，在這黑夜和北國的勁風掙扎着，也已疲勞不堪了。他深怕隊員受自己的牽累，就關閉了機側的指揮燈，按照航空規矩，那是「隊員分散，

各尋「降落地」的記號。

然而那架飛機仍緊緊跟隨着他，不忍單獨離隊。

他又繼續領導着前進。

然而愈看情形愈不對。他自己已徘徊在生死線上了。人是那樣疲竭，油像是比人的精力所剩更少。爲避免雙雙犧牲，他只好重新關閉了指揮燈。

沒想到另外隊員那架却比他先沒了油。他打出了「被迫降落」的燈號。

許多人成天斤斤於瑣細道德，只有空中好漢纔配完成那更崇高更偉大的道德。

如今，劉隊長隨身僅有一顆照明彈，這也許就是逃生的一把鑰匙。不幸，那個隊員沒有帶。拋開國家社會，單單從人類的本能上想，他留下這顆，他值得原諒。君子還可以說是「爲國保身」，其實，即使明白說是爲保自己，在這生死的邊線上，也沒有什麼不該了——

然而，劉隊長扳了機柄，一顆，唯一的那一顆照明彈垂落下去了。黑空放了光明，地面放了光明，中國空軍的道德放了光明。

只那麼一扳，然而那需要對國家，對同類，比平常人更深切一點的愛。

如今，是只剩他孤單地飛行着了。他沒有了夥伴，沒有了照明彈，所餘的只有一隻隨時可乾的油箱，滿身的疲憊，和一腔報國的赤誠。那是比照明彈有更燦爛的光輝的。憑了那個，他勇敢地前進着。用極端的鎮靜克服着本身和四周的威脅。

這時，他飛過一座小城。（事後我們纔知道是晉南邊界上的高平縣。）那量油器的指針是就要落底

了。

平凡人，成天誇耀着一些渺小到可笑的勇敢，只有空中英雄纔能表彰勇敢的化身。是的，他整個職務便是用勇敢和精密完成的。然而到了這山窮水盡的時節，一個空軍戰士，原有一條自救的辦法；他可以跳飛行傘，這件東西，他倒還有。他只要把飛機丟在半空，自己像個逃學的頑童那樣爬出機窗，十來分鐘在虛空裏飄蕩後，他便可以安臥在大地之母的胸脯上了。

如果知道了十五分鐘他將有怎樣的遭遇，他也一定會跳的。

然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宗事實，他時刻不忘記那事實：祖國的飛機太少，不能跟敵人學糟塌。五年前，他在杭州機場上試飛意大利買來的新機時，機身着了火，機場上人都驚叫起來，然而他還是不肯跳傘。他閉了電門，讓飛機如一片落葉那樣飄了下來。他挨了所有人的抱怨。

五年後的今晚，對於跳傘，他還是那樣慳吝。

他集中通身的敏銳，靈活，氣力，牢牢把住了那人機生命所繫的駛盤，一面探望着機翼下面的一切，一面向下降落着。

這時，這小縣城裏居然出現了一個明達人，隨之，一盞像是引路的燈在下面燃亮了，也許還是一盆火。——明早該是我單獨去掃射敵人了。

這樣一個念頭忽然興奮地冒了出來。他即刻又收束起，我不能想別的。他得儘量用眼睛和機身追蹤那團光亮。

他完全地完成了第一個圓圈，呵，他距地面僅有三百公尺了。

然而地面上，除了那團火光，一切並沒有多一絲光亮。
在黑暗中，他打起第二個旋。

隆隆的機聲一聲聲震驚了城裏的居民。
然而，還有更大的震驚哪！

在第二個圓圈的「軌道」上，似惡意地橫阻了高平縣古老雉堞的城樓。

一聲巨響，古老的城樓顫抖了。它不知道會做了一件怎樣糊塗的事。

沒有爆炸，沒有起火，但是飛機寂然不動了。我們連擊落十三四架敵機的劉粹剛少尉也寂然不動了。
除了左額冒了血，再沒有什麼傷痕。只是血管崩裂了。然而他左手還抓着光滑的駝盤，頭垂落在胸際，
血向胸間滲着。

又一顆英雄的崇高的星，殞落了。

十一月十六日那天，這殞石在千萬悲哀的眼睛下，抬進了南京城。

一九三八，五月一日，昆明（文藝陣地）

附記：本文關於殉職經過，係根據劉烈士的夫人許希麟女士的口述。其餘想像部分，自應由作者負責。

梁五底煩惱

草明

上等兵梁五已經回到他底故鄉赤岡來了。

當他遙遙地望見他的村子——河水依舊安寧地流着，樹木跟往日一樣青翠，房子還是從前那樣親暱地緊靠着的時候，他快樂得簡直有點發瘋的樣子。他就在離村五里路的開宗橋腳坐下來了。他在想他底父母妻兒嗎？不是的，他是一個沒有了雙親的單身年輕仔，只有一個叔父，一個叫梁茂的三十七歲的無賴漢。那末他在想什麼呢？——

四個月前他和同族的三個兄弟一起被徵調出去當兵，怎樣參加血肉的戰爭，怎樣吃了敗仗，和怎樣散失隊伍，獨個兒走了四十幾天的旱路和水路纔走到這裏，這一切的回憶在他腦筋裏是非常鮮明的。

南方底陽春的溫暖氣息，緩緩地從蔥翠的樹林裏鑽出來，在梁五面前活潑而快樂地逗引着他，燃起他心裏一種不能遏止的熱力；但他回憶中的那些地帶，却是那麼寒冷，陰鬱——他同族的三個弟兄，和許多多弟兄就在那邊給敵人的彈片埋葬了的。

梁五回來這件事是突兀的，沒有好久，全赤岡的人都知道了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十一歲以前他的母親愛他愛得很厲害，但她死了之後，他便跟他底酗酒，愛賭，貧窮而殘暴的叔父過活了，饑餓和毆打培養他以至於成人。在人們忽視與冷落下面他底性格也慢慢變了，愛把人家不注意的事情誇張，或者喜歡

證明人家不相信的事情，於是人們便很粗心地送他一個綽號，叫他做大炮五（喜歡扯謊的意思）。

縣政府第一次向赤岡鄉要四個壯丁的時候，梁五的叔父自告奮勇便替他的姪兒報了名，在訓練的頭一個月裏，梁五逃回鄉來四次，但是一個月以後，他就能夠依着規矩受訓練，跟軍隊出發，並且在戰場裏鎮靜而靈敏地閃躲子彈，從上湖引退至大塲的那一次戰役，因為他殺傷了一個××軍官，馬上升做上等兵了。四個月來的經歷，是複雜而迅速的，他回到這太平而死靜的鄉下，就像一陣風捲進一泓死水池裏似地，雖然吹起了幾條波紋，但一會兒功夫，死水又回復它底原狀了。

開頭，無論梁五走到市頭，或者走到社壇，隨時都會被人們圍住，人們要求他講戰爭的故事，但是當他把真實的情形講了出來的時候，人們却被殘酷的事實弄得害怕起來。婦人們愛這樣罵梁五道：「你扯謊，你這大砲五，如果中國人真正像你所說的那樣不怕死，××鬼斷斷不敢來攻打我們了。」

有些人却又這樣罵他：「你獨個兒逃回來了，唉，大砲五，你在鄉是個無業遊民，上戰場是個怯懦的東西，爲什麼他們三個還好好地在前線，你一個人却偷偷地跑回來呢？」

但是年青的男人們還異常貪婪地跟在梁五後面，要求他講敵人炸彈的故事，和那些有趣的俘虜；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尋求安慰呢，還是尋求那種死寂的生活的刺激？

和梁五一道被選出上前線去的梁屏三的母親允嬌，從梁五口裏聽到她兒子死的消息之後，曾經偷偷爲她底陣亡的兒子哭了三個晚上，並且偷偷到鳳凰山頂五妙寺爲他超渡亡魂；但她在別人面前，却裝成很愉快，很驕傲的樣子說：

「我底屏三，他人中很長，雙耳很厚，靜妙大師曾經誇獎過他至少要吃『三份』豬肉，（每口男子有

一份猪肉，六十歲以後每十年加一份「老壽」，怎麼會二十幾歲人就死去了呢？他不像梁五那麼偷懶，他要打贏××之後纔回來的……」

那一天早上，市集完了，開小賭攤的梁理狡猾地，兇暴地笑着，一把拖梁五到岡尾僻靜的地方去。

「好勇敢的人，你回來後還沒請我喝過茶，」梁理還沒等自己說完，便開始在梁五的身上摸索，遂個逐個掏過那套骯髒軍衣底每個口袋，他陰險地訂着他，但他除了幾張草紙之外，什麼都沒有得着。年輕的上等兵却把頭靠在樹上，閉起雙眼讓他摸索，當他摸到他底曲尺，要拔出來的時候，曲尺已在梁五手上。

梁理看見梁五非常柔和地撫摩着槍套子，他藏過了自己的吃驚和失望，諂媚地竭力對梁五稱讚起這支小火來。

「噫，多麼漂亮的小火啊，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恐怕要值兩三百塊吧？」

「從什麼地方來？我講了出來你們更要說我車大砲了。」他用手掌揩抹着槍殼，緩緩地說：「那是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陷的那個晚上的事了，弟兄們陸續從南京退到下關，許多短命的便在路上中槍倒下來了。我在那些屍體中間拚命朝前跑。一個受傷臥地的連長把我叫住了，他底語音很微弱，叫人聽了很難過，他說：『好兄弟，念念同鄉之情，唔該你把槍嘴對正我底心口，再加一槍吧，謝謝你。』你說這時候我應該怎樣做呢？我把他底傷口驗過，知道他很難活得下去，也很難死得去，但我掉轉頭去了，他那般微弱的聲音跟着我，子彈在我週圍亂飛，我跑得快，那聲也跑得快，我就不辨方向地亂竄起來；不知怎的，我一交跌下來了，那時正好一顆槍彈從我頭上擦過，低頭一望我底脚跟底下就躺着那受重傷的連長，他依舊用微弱的

聲音懇求我再加一槍——好，我終於幹了那種慈悲的事了。這一支曲尺，是他送給我的，看見了他，就彷彿看見那連長，他也許還活着吧？是的，他和我一起活着。」

梁璉聽完了故事哈哈地笑了，他彎下腰來坐在一塊大石上，左手隨便玩着石子。

「你這個車大炮鬼，出外幾個月，什麼地方都到過，××兵也見過，可是你還是和從前一樣愛車大炮。我相信你沒有膽量殺一個人，是的，你那裏有膽量殺一個人呢？那一支曲尺，一定是偷誰的，或者是從已經死去的屍體上拾得來的。」

梁五沒有理會梁璉，把曲尺安放好然後從他底袴袋裏掏出了一尊寸來長的黃銅佛像幼稚地笑着說：

「還有哩，你沒有看見過的，這是××小菩薩，不過它和中國的菩薩一樣，不能保護它底人民的；它和××兵一齊受了傷，是我把它救回來的。」

那開小賭攤的中年人惡狠狠地一手把金色的小菩薩奪了去，一面發腳狂跑一面罵着：「你這劫匪，你這作孽，專劫死人身上的財寶……」

梁五望住那狡猾的人走遠了，盤起了雙手仍舊把頭靠在樹幹上。他開始沈思了。鄉下的人們沒有一個會了解這次戰爭底意義，這件事使他感到無法排解的苦悶。

「怎樣了呢？中國怎樣纔能够戰勝××呢？」

梁五考慮這個問題，他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全赤岡的人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他一個人沿着後街，毫無目的走着，經過梁氏大宗祠，有一班從省城來的宣傳隊被鄉人們圍在中間，

他用了很大的氣力擠了進去，看見一個女孩子站在當中短木凳上，揮擺着雪白的手臂在鼓勵人們當壯丁，鼓勵人種雜糧。他聽了幾句覺得沒有什麼意思，纔又用了很大的氣力擠出人圈子外面，繼續無目的地走着，一直走到鳳凰山脚。現在，山岡上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排矮樹都能引起他底興趣，他快活地銳利地四週觀望，好像作斥埃跑到一塊生疏的山地，要仔細發現敵人底陣地和埋伏的地方一樣；他發現一塊斜坡，斜坡上有幾株蒼色的老松，把斜坡下面的那片平地遮蔽得陰陰的，他枕着一塊石頭躺下來了。

哥哥呀你騎馬，

小妹妹呀騎牛；

哥哥呀你和××仔打仗，

小妹妹呀替人鬆田；

何日哥哥你打勝回轉，

與妹妹同度太平年？

那是鄉村流行的小調，被一種粗沙而低啞的喉音唱出來，它跟着不急不緩的和煦的春風，盤桓不去地纏擾着山岡，一個打了一條粗而又亂的大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噙動着兩片又厚又闊的嘴唇，把歌聲帶到斜坡上來。

「喲，你在這裏，我底歌仔唱得好聽嗎？」唱歌的女孩子梁帶嫻這樣說了。

「是你自己編的吧，」梁五並沒有坐起來，只是這樣問。「我記得從前是哥哥呀你騎牛，妹妹呀你織布，」

「我問你，我底哥哥到底給××仔打死了，或者還留在人間？你不要瞞我呀。」帶娣跳下了牛背，掛好牽繩，左手抱着膝蓋坐下來，右手拿起竹枝輕輕打着梁五底胸脯。

「我什麼時候對別人扯過謊呢？你底哥哥嗎？」離開南京城，向揚子江逃命的時候，他還坐在我側跟，我們坐在杉木排上談着，那時候我們底心情是很奇怪的，你猜猜我們希望些什麼呢？」上等兵陷入甜蜜的回憶裏，粗壯的手指撚着下巴的短鬍子，微笑着，雙眼悠然地眺望着心急地推擠着前進的雲層。

「還用得着說出來？那時候××兵不追趕你們就好極了。」她稍爲提高點聲音說。

「你猜錯了，我們不怕××兵追上來，因為我們身邊有槍。老實說，那時候我們什麼都不希望；生命是那麼地奇怪，有趣，那麼地不可捉摸，但我們都有這樣的決心，我們保護它，把它帶走，帶到不可知的地方去，帶到沒有敵人底凌辱的地方去。……如果你要問你底哥哥有沒有死，那就要去調查一下他有沒有受到敵人的凌辱。」

「我們就這樣毫無牽掛地任木排流去，誰都不愛說話，好像整個世界完全失掉了感情的樣子，流彈不住從我們頭上飛過，有一次我敏捷地把你哥哥按倒在木排上，兩顆機關槍彈就從他耳朵邊擦過了，那真是一點妨礙都沒有，淌了一點血吧了。過後他又坐起來，聲音還有點不自然地對我說：

「如果我有命回去，那麼我底一半是我媽媽的，一半是你的了。」

「你知道，他就在這時把你許配給我的帶娣，這是你哥哥底主意，可惜後來我們給敵人的槍砲衝散了，不然他和我一道回來就好了。」梁五從她手裏奪過了竹枝，在她底兩片小臉蛋上戮着。

「我不高興嫁你，大家都說你愛扯謊，我不喜歡嫁車大砲的人。人家說你是怕死逃回來的。」她另外

拾起一條樹枝，解了牽繩，敏捷地跳到牛背上，一面鞭打那笨重的畜牲，一面低頭癡癡地笑起來，當她拐灣的時候，還聽見梁五在後面辯解着：「他們自己怕死，纔把我送到前方，但是，帶妳回來呀，我有話對你說……」

加了一鞭，很快便轉了灣，她自己一個更笑得厲害了。她突然跳下了牛背，蹲下來拾起兩塊瓦片想回轉去，不過遲疑了一陣，終於嘆了口氣，丟掉瓦片，懶懶地又爬上牛背，低啞地憂鬱地哼着她底小曲，循着歸路，慢慢隱沒在埋藏了暮色的叢林裏了。

縣政府第三次向赤岡鄉要四名壯丁了。鄉下對這件事紛紛地議論着。

村裏看更的把銅鑼響起來，滿村走着，不一會梁姓的男子都聚集到梁氏大宗祠來。

宗祠裏三丈闊的大廳堂，靠牆的三把椅子都坐滿了穿得斯文點的，或者年紀在五十以上的鄉紳父老；天階裏站滿的却是三十歲以下或者衣服很醜醜，沒有發言權的趁熱鬧的人。他們引着領子，或者翹起腳跟，彼此交頭接耳，也有故作鎮靜地朗笑着的，好像什麼天大的不祥的事體要降到每一個人身上似地。祖宗底神位嚴肅而端正地坐在神壇上，年代久遠的塵埃蒙住它們底臉，使它們加上一層憂鬱和迷惑。

一個五十二三歲的紳士，開始帶着威武的意味向大家煽動起來了，他說：

「上海打仗還不到半年，人就死了那許多！平常，國家有什麼好處的時候，我們是輪不着的，但去送命的時候就用得到我們了；如果打下去，打他一年，兩年，怎麼樣好呢？我們梁姓的人不是慢慢地弱下去了嗎？」

人們陷入迷亂裏，想不出好主意來，只是雜亂地議論着。

「但是如果我們繳不出人，官府親自派人來拉夫，這難道不是梁姓丟臉的事麼？」從前曾經捐過監生的白髮老頭子興奮地提醒大家說，他舉起抖顫的手，寬闊的藍布袖子在空中起了一種律動，後來他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們往百葉鄉招人吧，那邊人比牲口還要多，而缺少的是錢。給他們幾塊錢一個人，他們就會拚命的了。」

白髮老人底話還沒有說得完，正堂裏鄉紳們像惡夢初醒那樣快活地用粗大的喉音呼應稱讚了。

「對呀，到底是老年人的話對呀，年事高，計謀多，一點也不錯。」

「我們就這樣幹吧，五塊錢一丁，四五得二十塊，數目雖不小，但還不算大。」

天階的人堆裏面突然跳出了一個青年的男人，他走到正堂中間，站在父老面前，沈鬱而暴烈地說：

「這樣做我不贊成了，這是欺騙人家的，爲什麼別人去救國，我們姓梁的後生仔却躲在家裏呢？難道我們膽子比人特別小？一個人寧願死了也不要做衰仔！」他憤怒得青筋也現出來了。鄉紳們同樣異常憎恨地望着他，但看見他一手摸着 he 背後的曲尺，只好忍耐一下。「難道我們有氣力的眼看着自己的土地要落在敵人手上了，還盤着手看孩子擲猴六嗎？將來打勝了××，我們不是替父老們爭面子？如果不用心打退××，就等他打到赤岡來纔還手嗎？那時候我們底鄉下保得住嗎……」

他就是參加京滬血戰，散失了隊伍徒步回來的梁五。當他跳進去說話的時候，一班年青人乘機擠進廳堂，注意得近乎發呆地傾聽着。主持集議的那位鄉紳要想厲聲禁止梁五底越軌行爲，剛好梁五底叔父梁茂衝上去一把拉住姪兒，猛力推到後面，然後陪襯許多笑聲，正聲對大家說：

「阿五這傢伙在軍營當了幾天差就什麼禮貌都忘記了，各位放心好了，給我五塊錢，等我打發他走

就是——」

那些被驅逐着退出廳堂的青年漢子們聽了梁茂底話，大家哄笑起來了。

紳士們驅散了梁五和年輕人之後，雖然因為數目上的多寡而有過一陣的爭執，但在兩天之後就安然把募來的四名壯丁送到縣府去了。

集議歸來之後，梁茂把姪兒引到屋子裏，闔好大門嚴重地對他說：

「在軍隊混了幾個月，難道你一點兒見識都沒有增長？」他托住烟斗，眼睛搜索地望着姪兒襤褸的身體：「你不知道麼，自從打仗之後，好處我們一點不覺得，鄉下的米足足貴了一斤十二兩了，現在還繼續漲下去，老實說，我阿茂是養活不起你了……」

「阿五你是很聰明的，你當然知道我底意思，你要聽我底話，第一，我重新送你到大宗祠去報名去，五塊錢我和你平分也可以，第二你得把那支曲尺留下，我有了他，一則可以自衛，二則別人不敢看輕你叔父。」

梁五兩手插在袴袋裏，用他粗壯的身體，把門扇撞開，一句話沒有說就走開了。他覺得自己一面走，心兒越加沈重，沈重得使他底雙腳沒有了主意，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好。

「怎樣了呢？中國人怎樣纔能够戰勝××呢？」他又煩悶地想着了。

在梁五決定離開赤岡重新投進開到前線的補充軍隊裏的時候，他曾經去找過梁帶一趙。

「如果在前方又碰見你底哥哥，你可有什麼話對他說沒有？」

「唉，如果他還活在人間，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帶婦疑惑地但又快樂地說了：「你們當兵的走開了，還會聽見家裏人說的話嗎？」她最後送給他兩雙加了一層厚布的黑襪子。

第二天，赤岡鄉的人們發現梁五已經離開他們底鄉下，並且和他一同走的，一共還有五個，都是不過二十五歲的年青男人。他們一個叫梁勝，一個叫梁越，一個叫梁新，一個叫梁海，還有一個叫梁永祥。

一九三八，三月三十一日，完於槍砲聲中（文藝陣地）

「差半車麥稽」。

姚雪垠

「瞧這傢伙，又是一個『差半車麥稽』！」

在我們的工人游擊隊裏邊，近來最喜歡把別人叫做「差半車麥稽」。有時我們向隊長要烟吸，如果隊長把烟捲藏在腰裏不拿出來，我們就向他叫道：「喂，隊長，『差半車麥稽』！」當着別人面前猛不防打了個噴嚏，鼻涕從鼻孔裏竄出來，你隨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握下來抹在鞋底上，別人也會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車麥稽』！」我們全隊的人，沒有一個不長蟲子。平常不論蟲子在身上怎樣的爬呀，咬呀，我們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裏邊捏死一個兩個。到我們真正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我們能够安心睡一覺的時候，我們決不放棄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的兩大敵人是：鬼子和蟲子。在殲滅戰開始的時候，我們照例圍繞着一堆烈火，把內衣脫下來在火頭上烤着，抖着。我們的敵人像炒焦的芝麻似的一個個的肚子膨脹起來，落到火裏。火裏邊嗶嗶剝剝的響着爆炸聲，騰起來一種難聞的氣息。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爲勝利而快活得亂蹦亂跳互相的打着，推着，還互相叫着：「『差半車麥稽』，『格崩，格崩，用牙咬呀！』」總之，我們用「差半車麥稽」這個詞兒來取笑別人的機會非常多，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們稱做「差半車麥稽」。我們把「差半車麥稽」這詞兒廣泛的引用着，並不顧及牠是否恰當。當我們叫

●「差半車麥稽」是表示不夠敏兒，也就是不夠聰明的意思。

出這詞兒的時候，並不含有一點惡意，只不過覺得這樣一叫就怪開心罷了。假若在我們隊裏沒有這個寶貝詞兒，生活也許會像冬天的山色一樣的枯燥無味！

雖然我們把「差半車麥楷」這綽號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車麥楷」他本人却早就離開我們的隊伍了。

他是一個頂有趣的莊稼人。從他入伍的時候起他就開始做了我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擔架床上離開我們的時候。他走了以後我們不斷的談着他，想念他。隊長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着愛人的情書似的，珍惜的不肯讓別人拿去。當「差半車麥楷」還沒有掛彩的時候，一天到晚他總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鍋內有沒有烟。有時候他一個人離開了屋子，慢屯屯的走到鄉村邊，蹲在一棵小樹的下面，皺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長的時候，把兩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嗒一啞，隨即有兩縷灰色的輕烟從他的鼻孔裏呼了出來。同志們有誰走到他的跟前問他道：「『差半車麥楷』呀，你不是在想你的黃臉婆哩？」「差半車麥楷」的臉皮微微的紅了起來：「怎麼不是呢？」他說：「沒有聽隊長說俺的『屋裏人』跟小孩到那兒啦？」在「差半車麥楷」看來，我們的隊長是一個萬能人物，無論什麼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的下落告訴他，不過是怕他偷跑罷了。有時候「差半車麥楷」並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着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後再把下邊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生生的做活，好好的地裏哪會長得這末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小塊垃圾，用大拇指和食指把拉

被捻碎，細細的看一看，拿近鼻尖聞聞，再放一點到舌頭尖上品品滋味，然後他把頭垂下去輕輕的點幾點，喃喃的說道：

「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車麥稭」在游擊隊裏始終連一句救亡歌兒也沒有學會。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個同志把眼淚都笑出來，以後他就永遠不再開口了。當我們大家唱歌的時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兩隻生滿血絲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們的嘴巴亂動。他無論在高興或苦悶的時候，在平常的行軍或放心休息的時候，他最愛用悲涼的聲調反復的唱着兩句簡單的戲詞，是他從做小孩子時候就學會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風……」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樣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見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動人的故事來。

一個寒冷的黃昏，忽然全隊的弟兄興奮得發狂一般吶喊着跳到天井裏，把一個新捕到的漢奸同隊長密密的圍起來。漢奸兩隻手背綁着，臉黃得沒有一絲血色，兩條腿顫抖着幾乎站立不住。他的頸子後面插着一把舊鏟刀，腰裏插着一根小烟袋，頭戴着一頂古銅色的破毡帽。隊長手裏拿着一面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太陽旗，冷靜的像是一尊鐵人。同志們瘋狂的叫着：

「他媽的打扮得多像莊稼人！」

「槍斃他！槍斃漢奸呀！」

不知誰猛的照漢奸屁股上踢了一脚，漢奸打了個前栽，像患癱瘓症似的順勢跪倒在隊長面前。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譏諷道：

「唏，原來是一泡鴨子屎！」

隊長還是像一尊鐵人似的立着不動，濃黑的眉毛下有一雙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漢奸身上掘發着一切秘密。

「老爺，俺是好人吶！」漢奸顫抖着替自己辯護：「我叫做王嘔，嘔吧，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子嗎？」隊長左頰上的幾根黑毛動了動。

「是小名子，老爺。小名子是爺起的，爺不是念書人。爺說起個壞名子壓壓災星吧。……」

「你的大名子叫什麼？……站起來說！」

「沒有，老爺。」「嘔吧」茫然的站立起來，打了個噎氣：「爺說莊稼人一輩子不進學堂門兒，不登客房台兒，用不着大名兒。」

「有綽號沒有？」

「差，差，老爺，『差半車麥楷』。」

「嗯？」隊長的黑毛又動了幾動。「差什麼？」

「『差半車麥楷』，老爺。」

「誰差你半車麥楷？」

●鴨子屎是稀的，北方人拿它比不強硬，沒勇氣的人物。

「人們都這樣叫我。」「啞吧」的臉紅了起來。「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給我起的外號。他一口咬定說我不够數兒……」

「噲」同志們都笑了起來。

隊長不笑。隊長一步追一步的問他家鄉和當漢奸的原因。

「俺是王莊人，」「啞吧」說：「是大王莊不是小王莊。北軍來啦，看見『屋裏人』^①就糟蹋，看見『外廂人』^②就打呀，砍呀，槍斃呀。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莊裏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帶着『屋裏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來啦。小房子娘已經兩天兩夜水米沒打牙。肚子兩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房子娘的奶餓癟啦，小房子吸不出奶來就吱吱啵啵的哭着……』」

被綁着的農人把頭垂了下去，有兩行眼淚從他的鼻凹滾落下去，我們的隊長用低聲咕嚕道：

「說簡單一點吧，你說你爲什麼拿着小太陽旗？」

「老爺，小房子娘說：『小房子爺呀，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咱們死了沒要緊，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餓死嗎？』是的，老爺，小孩子沒做過一件虧心事，憑啥要餓死呢？小房子娘說：『你回去吧，』她說我：『你回去到莊子邊把咱地裏的紅蘿蔔挖幾根拿來度度命，全當是爲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離莊子還有二里遠，有幾個戴銅盆帽子的北軍就開槍向我打起來，我又跑回來啦。回來聽着小房子在他媽懷裏『吱吱啵啵……』」他開始哽咽起來。

「不要哭！隊長低聲命令道：『因此你就當漢奸好了，是不是？』」

①「屋裏人」是女人，「外廂人」是男人。

「鬼孫子纔是漢奸我要做了漢奸看老爺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差半車麥稭聳了聳肩膀，興奮的繼續說下去：「別人告我說，要拿一個太陽旗北軍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個小旗交給我她說：『小狗子爺快走，快去快回來。』我說：『混帳旗子多像膏藥呀……』南軍看見了不礙事麼？」她說：「怕啥呢，我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你這二百五！」老爺你想我是中國人還會當漢奸嗎？小狗子娘真壞事，她叫我拿他媽的倒楣的太陽旗！」他一邊哽咽着，一邊憤怒的咬着牙齒，一邊又用恐懼的眼光看看隊長。

隊長又詳細的盤問了一忽兒，漸漸鬆開了臉皮，不再像一尊鐵人了。其時我早就想對隊長說：「得啦，這傢伙是個有趣的大好人，還有什麼可懷疑呢？再盤問下去，連同志們也不耐煩了。」隊長終於吩咐我們把「差半車麥稭」手上的繩子解開。一解開繩子，「差半車麥稭」就擰了一把鼻涕，一彎腰抹在鞋尖上。這時我纔發現他穿着一雙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後跟塗抹着厚厚的一層已乾的和未乾的鼻涕，乾的地方微微的發亮。

「以後別再把鬼子兵叫做『北軍』了，」隊長和善的告他說：「現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樣。現在一邊是——咱們中國軍隊，一邊是××鬼子。你懂嗎？『差半車麥稭』」

「怎麼不懂呢？」他點點頭：「我不是不礙事兒呵！」

隊長把小太陽旗還給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們這裏『喝湯』吧。喝完了湯你安心去挖你的紅蘿蔔，敵人在夜間已經給我們打窺了。」

①北方人把吃晚飯叫做「喝湯」。

小太陽旗你還帶着去，萬一遇着鬼子時你就拿出來讓他們瞧瞧，可別說出我們在這兒……」

吃飯的時候，同志們都爭着要同「差半車麥楷」蹲在一塊兒，幾乎把他的棉袴都撕毀了。起初他還非常拘束，後來看我們大家都對他十分親熱，就漸漸的膽壯起來。他吃得又快又多，盤裏邊舐得乾乾淨淨。吃畢飯，他又握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個飽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來一片蔥葉子，又一彈，蔥葉子同牙花從一個同志的頭上飛了過去。

隔了一天，剛吃過午飯以後，我又看見「差半車麥楷」在我們的院裏出現。隊長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加入我們隊裏了。我們大家高興得瘋狂的叫着，跳躍着，高唱着我們的游擊隊歌。可是「差半車麥楷」一直老老實實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裏噙着一隻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車麥楷」睡在一塊兒，我問他：

「你爲什麼要加入我們的游擊隊？」

「我爲啥不加入呢？」他說：「你們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問道：「你的小太陽旗呢？」

「給小狗子做尿布了。」他彷彿毫不在意的答道。

「差半車麥楷」同我悄聲的談着家常。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爲着要安生的做莊稼而熱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打跑。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隨着難民車逃到後方去。他同我談話的時

候眼光不斷的向牆角的油燈瞟着，似乎有一種什麼感觸使他難以安下心去。我裝着睡熟的样子偷偷的觀察他的舉動，我看見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時的向燈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發的不安起來。最後他偷偷的站起來向燈光走去，但只走了兩步，就折回頭走出了屋子，在院裏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聲，又回到我的身邊。於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的東西下面便倒下去了。

「這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物，」我心裏說：「而且還粗中有細哩！」

在我們游擊隊住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找到燈火，我們總是要點着燈睡覺。從「差半車麥稽」入伍的第二天起，連着兩夜都發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燈火在半夜熄滅了，一個同志起來撒尿時，踏破了別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槍走了火，把大家從夢中驚起來，以為是敵人來了，在黑暗中亂碰着，亂摸着，一兩隻手電是不濟事的，有的誤摸走了別人的槍支，有的摸到槍支却找不到刀子。等驚慌平息之後，大家都憤怒得像老虎似的謾罵並追究起熄燈的人來。隊長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問了一遍，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心裏有一點約摸，便向「差半車麥稽」偷看了一眼。「差半車麥稽」的臉色蒼白得怕人，兩條腿輕輕的戰慄着。隊長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憤怒的眼光也都跟隨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裏說：「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戰慄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溫和的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能過不能過？」

「能的，隊長！」「差半車麥稽」從腰裏抽出他的小烟袋來，送到隊長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們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隊長也笑得連連的打着噴嚏。可是「差半車麥稽」自己却不笑。他搔了一搔頭皮，順便用手往頸子裏一摸摸出來一個蝨子，又用指頭捻了一下，送到嘴裏「格崩」一聲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車麥稽」拖到沒人的地方，悄悄的問他爲什麼每夜要把燈火熄掉。他的臉色紅了起來，一邊微笑着，一邊吞吞吐吐的咕囁道：

「香油貴得要命吶，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頸子：「點着燈我睡不慣，呵，你抽袋烟吧！」

可是集團生活對於他漸漸的習慣了。他開始膽壯起來，活潑起來，他對同志們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滿的見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的黑話，比如他把路叫做「條子」，把河叫做「帶子」，把雞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爐子」。他批評同志們說：

「有許多話說出口來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諱。你們在做工人的時候馬虎一點不要緊，現在是玩槍吶，幹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們有時也故意的說幾句黑話，大部份的時候却同他抬槓，向他解釋着我們是革命的游擊隊，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說土匪的黑話。「差半車麥稽」雖然心裏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帶着諷刺的口氣說：「俺是莊稼人，俺不懂新規矩吶！」於是他又沈思起來。

「喂！」有一次我對他說：「你應該稱別人做『同志』吶！」

他微笑着，搖搖頭，握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爭辯道：

「二哥，咱山東人叫『二哥』是尊稱呢！」

「可是咱們是革命的隊伍吶，」我說：「革命軍人都應該按着革命的稱呼纔是的。」

「噯，又是新規矩！」他不滿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條心』的意思。」我給他解釋道：「你想，咱們同生死，共患難，齊心齊意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麼？」

「對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們就怕心不齊！」

在晚上出發的時候，「差半車麥稽」在我的肩膀上輕輕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聲音叫道：「同志。」隨着便又羞澀的，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一忽兒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一下：「我們要去摸鬼子嗎？」

我點點頭：「你怕麼？」

「不，」他說：「俺打過土匪……」

我同他膀靠膀的走着，聽見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厲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

「喂，你撒謊！」我小聲叫道：「我聽見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來慌窘的樣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輪轉着，喃喃的說道：

「我一點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漢！以前打土匪也是這樣子，纔出發時總是心跳呀，腿顫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鄉下人就怕官吶……」

約摸離敵人住的村莊有三四里遠的光景，我們在一座小墳園裏停了下來。隊長徵求兩個同志自告奮勇走在前面探路。其餘的大部分跟在後面，一小部分繞到村子後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車麥稽」

忽然從隊長面前站了起來，搶着說：

「隊長，我『條子』熟，讓我先進村子去！」

這時全隊的同志都茫然了。隊長楞怔了一忽兒，左頰上的黑毛動了幾動，懷疑的問道：

「你是說要做探子嗎？」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的。」

有人在隊長的背後咕嚕道：「他不行，別讓他壞事吧！」可是隊長立刻不再遲疑的對「差半車麥稽」說：

「好吧，可是你得特別小心！」他又扭過臉來命令我說：「你得跟他一道去，千萬不要大意了！」

「差半車麥稽」拖着我像猴子似的跳出了墳園，在我們背後留下了一些悄聲的埋怨。我聽見是隊長的聲音說道：

「不礙事的，他粗中有細。」

我們走到離敵人的村子有一箭遠近，便爬在地上，憑着星光向前邊仔細的察看了一忽兒，又側着耳朵仔細聽一聽。村子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差半車麥稽」附着我的耳朵說道：

「鬼子們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從腳上脫掉，插在腰裏，彎着腰向村裏走去。我非常替他擔心，往前爬了十來步，伏在一棵柳樹的下面，把槍機鈕弄開來，注意着周圍的動靜。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還不見「差半車麥稽」回來，我心裏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邊爬去。在一座草棚前邊，我發現了一個晃動的黑色影子，並且有一種東西拉在

地上的微聲。我的心口像馬蹄般的跳起來。我把槍口瞄準了黑影子，用一種低而嚴厲的調子叫道：

「誰！」

「是我呀，同志！」一個非常熟識的聲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們又白來一趟！」

一個箭步跳到聲音跟前，我不放心的問道：

「全村子你都看過？」

「家家院裏都看過啦，連個人毛也找不到。」

「你爲什麼不早咳嗽一聲呢？」

「我，我……」「差半車麥楷」用膀子尖詭媚的貼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說：「俺家還少一根

牛繩哩，拿回去一根礙事麼？俺以前打土匪的時候拿老百姓的一點東西都不算事的。」隨着他把牛繩子頭舉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來。

「放下！」我命令道：「隊長看見要槍斃你了！」

「差半車麥楷」眼光失望的看看我，遲疑着把圍在腰裏的牛繩子解了下來。我大聲的咳嗽三聲，村子周圍立刻有幾道電光擊破了黑暗，同志們從四下裏跑進村來。

「二哥，」「差半車麥楷」用一種恐怖的將要哭泣的低聲說道：「你看，我把牛繩子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車麥楷」一步不離的跟着我，非常沈默，非常膽怯，像一個打破茶盅等待着母親責罰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車麥楷」的不安，就悄悄的告他說我決不向隊長報告。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把小烟袋塞到我手裏，我一邊抽着烟，一邊問他道：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

「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呀。」他含糊的答道。

又沈默一忽兒，「差半車麥積」忽然捏了一把鼻涕用一種感慨的聲調問道：

「同志，幹革命就得不到一點好處嗎？」

「革命是爲着自己也爲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釋道：「革命是要自己受點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呀。我們要把鬼子打跑，幾千萬人都能過安生日子，咱們不也一樣能得到好處嗎？」

「自然呀，千千萬萬人能過好日子，咱們也……」

「到那時咱們也就有好日子過了。以後咱們的孩子，孫子，子子孫孫都能够伸直腰兒走路了。」

「我說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當菩薩呀！」

從此他越發的活潑起來，工作得非常緊張，爲掛念女人和孩子而苦悶的時候也不多了。他開始跟着我學習認字，每天認會一個字。不幸剛認會了三十個字，他就受了沈重的槍傷了。

一個月月色蒼茫的夜晚，我們二十個游擊隊員奉派去破壞鐵道。敵人駐紮在離鐵道只有三里遠的村子裏。我們並沒有帶地雷也沒有帶新式的工具，憑着我們的力氣去打算把鐵軌掘毀兩三根，然後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的兵車。我們盡可能小心的進行工作，誰知終於沒法使鐵軌不「鋼朗」的響了起來。這響聲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遠處飛去，立刻引回來幾響比這更清脆，更尖銳的槍聲，從我們的頭上急速的掠過，驚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來。

「臥倒！」

分隊長の口令剛剛發出，敵人的機關槍就達達的響了起來。槍彈有時落在我們的背後，有時在我們的前面劃了一道弧線，飛騰着塵埃的烟霧。機關槍響了十來分鐘便忽然止住。鐵軌微微的戰抖着，敵人的戰車馳來了……

分隊長原是膠濟路工程工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傢伙，他連二接三的把五六個炸彈綁在一塊兒。放到鐵軌下面發了一道命令：「快跑！」我們像飛一般離開了鐵道，躲到一座小墳園裏，靜靜的伏在地上。「差半車麥積」若無其事的拿出他的小烟袋來，預備往嘴裏塞去，給分隊長用槍托照他屁股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進腰裏去了。他帶着不滿意的口氣向我咕噥道：

「槍子兒有眼睛的，怕啥呢？」

猛的像打了個霹靂似的，鐵軌下的炸彈爆裂了，敵人的戰車帶着一些灰塵，彈烟破片，從地上狂跳起來，倒進灌木叢裏……

「好！」二十個人的聲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跟着片刻間，一切寂靜。

跟着寂靜而來的是同志們的歡樂的謾罵，迅速的，簡短的，幾乎不為同志們所注意的從分隊長嘴裏發出來的命令。在這些紛亂的聲音中，有一道低啞而悲涼的歌聲：

「有寡人出來……」

我們跳出了小墳園，向鐵道跑去，就在這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比先前更兇猛的響了起來。「差半車麥積」在我們的前面正跑着，叫了一聲：「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們並不去管他，只顧拚命的前進。我們還沒有達到鐵道線，敵人的馬蹄聲已經分明的從左右臨近了。我們開始退却……

我跑過「差半車麥楷」的身邊，看見他拚命的向着馬蹄聲響處射擊。我說：「掛彩了麼？能跑不能跑？」
「腿上啲，」他說：「我留下還他們幾個吧……」我不管他的反抗掙扎，把他背起來就跑，有時跌了一交，有時滾下溝裏，……槍聲，馬蹄聲，背上的負擔，彷彿對於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隊裏，纔發現「差半車麥楷」的背上申途又中了一槍，他已經昏迷不醒啦。我們把他救醒過來，知道槍彈並沒打進致命的地方，便決定把他送往後方醫院去醫治。當把他抬上擔架床的時候，他的熱度高得怕人，嘴裏不住的說着胡話：

「嗒嗒！咧咧！黃牛呀……嗒嗒！」

二十七年四月初寫於武漢旅次（文藝陣地）

華威先生

張天翼

轉灣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天翼兄。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裏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够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祖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筍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踱着，好像飯後千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

ding dang, ding dang, ding dang!——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住左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擔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

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鋼絲在閃着光亮。還來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到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地快。

而——據這裏有幾位救國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

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救亡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使勁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在門口下車時總要順便把踏鈴踏一下：ding!

同志們彼此看看，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瞧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鬪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他先前那副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志一種擔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息息索索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離主席位置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時間不够支配，祇容許我在這裏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括洋火點他的煙。把錶放在面前，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够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括了兩分鐘洋火之後，猛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嘩啦嘩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去赴別的會，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停了一停。抽了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祇祇脣脣。「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激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汽。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

大家團結起來，統一起來。也祇有在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救亡工作纔能够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解不夠，工作經驗不夠，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熊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照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主席的同志搖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纔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

「若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纔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為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一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當地的領導中心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協會指導部的會議室。

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一個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

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去算賬呢！要質問他爲什麼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個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一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個指導部是個領導機關，這個指導部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羣衆是複雜的。尤其是現在的羣衆——分子非常複雜。我們若是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擔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擔子擔起來。

他反復地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他每天都這麼忙着，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辦事，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有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

「唉，他真是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

他看見對方在那裏躊躇，他把下巴掛了下來：

「問題是在這一點：你們的委員是不是能够真正領導這工作。你不能够對我擔保——你們會內沒有不良分子？你不能够擔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不能够擔保，你不能够擔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給我。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負責。」

接着他又聲明：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這裏他食指點點對方的胸脯：

「如果我剛纔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團體了麼？」

這麼談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會的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

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

「你昨天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但是我在臺上開始演講，——連你都沒有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到了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去的。」

華威先生猛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大家決議了的。我來找過華先生，華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們秘密行動！」他瞪着眼。「你老實告訴我——這個讀書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

我！」

對方似乎也動了火：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什麼秘密行動也沒有。……華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找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工作停頓起來……」

華威先生把雪茄一摔，狠命在桌上槌了一拳：Bang!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你們！你們！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

五分鐘之後他抬起頭來，害怕似的四面看一看。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他嘆一口長氣：

「唉，你看你看！天翼！兄！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現在的青年！」

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他打碎了一隻茶杯。密司黃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說：

「明天十二點鐘有個集會……」

(文藝障地)

福地

李輝英

午飯剛剛擺上桌子，一家人還未等拿起筷子的時候，警報，淒然地叫了起來：

「喔……喔……喔——」

過一會，又是：

「喔……喔……喔——」

緊急警報。四老太太可有點慌了神，她，搖着骨瘦如柴的手，扁着兩片鬆懈而發攏的嘴唇，上氣不接下氣地喊出那嘶啞的聲音，呼喊着僕役，照料着孩子。

「快快快！躲起來！躲到地洞子裏去！」

樓梯上，撲通撲通的直響，人們慌亂地奔跑，彷彿大禍臨頭似地，誰都嚇得發了呆，除了直感地只知道悄悄地躲進地洞子裏之外，頭腦之中，似乎再沒有別的想法了。人們這時把全副精神貫注在兩隻耳朵上，聽着，聽着，細心地凝神地諦聽着，宛若這一時的聽覺正可以決定每人生命的安全。

天空中衝蕩着的警報聲音，比前一刻似乎更顯得悽慘悲涼了。

四老太太倚在地洞門口的沙堆邊上坐着，人老了，不行了，這麼勞動一會，就像風匣似地喘了起來。地面上有些涼，雖然鋪了一張皮褥子，却擋不住地下透上來的寒氣，緊接着，輕一聲重一聲地乾咳就開了腔，

半晌也緩不過一口氣來。想走到洞子裏去烤烤火盆，身上一暖，就不至再咳嗽；但又不願移動脚步，因為那幾階地道真也够她走的。一咬牙，壯着老力，她不理會這一層了。想到這裏，四老太太，就抱怨自己，沒有生出一副好身子，年青時不健壯，年老了就更不行了。

「奶奶，你下來罷，下來烤烤火不好麼？」六歲的孩子，本在地洞中玩着彈子的，當他聽見了奶奶的咳嗽時，就禁不得喊了起來：「奶奶，來罷。」

「不，奶奶不冷，」四老太太壯着膽子回答着：「乖孩子，你好好玩罷。」不咳嗽了。人，身上身下，顯得十分輕快。她悄悄地伸起手來劃着十字，一面暗暗地求祈着說：「上帝保佑。」

樓上樓下平靜得像死過去的一般，毫無聲息，只有那從遠處街頭傳送來的汽車奔跑聲，散佈出慌亂無主的聲調。四老太太人雖然上了年紀，耳朵倒是不怎麼聾，她把這不甚響亮的聲音聽到了。而且他還猜到，這些汽車，是某些要人坐着的，坐着到城外某些地方去躲飛機的。遠在十天之前的一個夜裏，兒子把這與汽車本身有關的故事告訴給她了。

飛機，一想到飛機，四老太太就生氣——萬惡的畜生啊！作孽的禍根啊！怎麼，好模好樣地飛上天，硬把那些傾人的炸彈毫不留情地擲下來呢！炸彈，這怕人的東西，四老太太在上一個××飛機空襲時，已經讓她嘗味到了，同時叫她見識了幾十年作夢也料想不到的新世面——房子炸塌了，燒燬了，人炸得血肉橫飛，天旋地動，人們震驚，可怕的爆炸聲，可惡的飛機。人們為什麼這樣殘忍？這可是什麼世界？四老太太生氣，××鬼子為什麼要強佔中國的土地？這樣蠻幹中國人難道就該這麼活活地被炸死麼？上帝，拯救這些可憐的人罷。戰爭，多麼可惡。上帝該對這些戰爭的製造者加以懲罰。不行，上帝的仁慈的手，阻止不住這殘酷

的戰爭，×鬼子的砲聲倒是一天比一天地響聲加大，一天比一天地逼近這小小的城池了。

「噏……噏……」這早經讓四老太太熟知的聲音，衝破天空，愈來愈近了。她趕忙關照着察在地洞裏面的家人：

「飛機來啦，別出聲！別動！」

飛機聲愈來愈大，怪怕人的，四老太太一聽到耳朵裏，心裏面就覺着涼絲絲的難受，無止息地跳個不停……

「奶奶，你下來罷。」

「不」四老太太決然地回答着，伸手摸了摸早經退光了頭髮的禿頭，一面又接着使勁地按住跳動着的心窩。心一橫，怕什麼，上了年紀的人，那一條時刻都有埋葬在土內機會的老命，已經不該再多留戀着人世了，何必怕死呢！然而究竟還有一件使四老太太不能放心的事情叫他想起來了，那就是她不能不關心着她的兒子，她那個枉為孝順的兒子。他，這一刻正在官府裏替官家辦公事，聽說不能隨便離棄職守，萬一，萬一若是那房子叫×鬼摔上一顆炸彈，那麼，這一家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總算上帝保佑，警報解除了。四老太太寬鬆地出了一口長氣，地洞下面，人們叫罵地爬了上來。那個中年兒媳，顯然為着當前的遭遇而在苦惱着，她一面拉着孩子的手，一面在憤憤地說道：

「天天躲，天天躲，這樣的日子，怎麼過法！早些日子，說搬到鄉下去，只說不搬，現在可好，想搬家都找不到車輛了。又說上教堂去躲，去呀過去這些天，也不抬腿，口口聲聲說化費大，怕化費大，那就等着炸死罷。」

四老太太把這些話全聽在耳內。她知道，媳婦抱怨的人就是她。但這又有什麼值得怨恨的呢，她還

不是爲了全家打算，纔不肯貿然搬走麼。媳婦這麼盛氣凌人，把所有的不如意處當成過錯般推在她的身上，沒有什麼道理。一個時刻都可以死去的老太太，她對於世間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生命麼？錢麼？吃喝麼？死了，什麼全帶不去。不錯，沒有即刻上教堂，那是她的主意，她不只是懼怕化費大麼？是爲誰節省着的？媳婦若不是心迷一竅，她可真不該說出這種足以傷及一個年邁老人赤誠忠心的意氣話。

那十四歲的大孫子，也在這時說了話，像是在給他的媽媽補充那未經明說的話語：

「奶奶，我們上教堂去罷，我害怕××飛機。」

這孩子，一面說着，一面還作着手勢，露出恐慌的樣子。

聽差老高，就此說出來和這相同的意見，他爲了要增添飛機轟炸的危險的傳說，故意捏造一段捕風捉影的故事，恐嚇着四老太太，而在最後，他決然地作着結論：

「所以我說，我們非快些搬到教堂去不可！」

四老太太只感到一陣難過，心酸了，手顫了，說不出一句話。

電話鈴發狂般響了起來，這聲音，顯然是有些異於尋常，四老太太宛若預感到某種惡兆光臨似地，急不容待地大聲叫道：

「接電話快！」

聽差老高接完電話，跑過來，露出滿臉的笑意報告着：

「老爺打來的電話，叫家裏即刻搬到教堂去，房子租妥第七號室，手續全辦妥。聽說一兩天內，××飛機一定還要來一次大轟炸的！」

「什麼大轟炸？」兒媳婦喚了起來，「天，快搬罷。」

「奶奶，搬！」

「搬罷。」四老太太猶豫一會，終於把這兩個字回答出來了。既然兒子不怕化錢，她何必從中作梗，使得媳婦不樂，連聽差老高都不歡喜她，不是也沒有方法擋得住××鬼子的大轟炸麼！提起這事情，王牧師倒是跟她說過好幾次，請她過去住，說那邊掛着外國旗，××鬼子不敢扔炸彈，再平安也沒有的。並且可以就近天天對着聖像作禱告，還可以快些上天堂呢。四老太太雖然不惜命，却很希望死後能够早升天堂。

晚上，這一家人家，搬開寬廣的住室，遷居到教堂裏窄小的第七號室。那是一間頂多只能容下他們半個家庭的屋子，暗得白日不見天日，可是全家就在那裏面擠着了。另外把聽差老高安頓到馬棚中去，跟別人夥住，這一月還要化上十塊錢；虧得全是教友，否則，憑你有錢有勢，也擠不進這尊嚴的大門。平常日子，院落中間總是冷清清的，狗躺在那裏都不願吠上幾聲，而這一刻，從早到晚，繚繞在天井中的是些繼續不斷的孩子的哭叫聲，和大人們爲了消磨時間而在絮絮叨叨的閒談聲。那怕是一件最無聊的小事，人們也喜歡把它搬出來，滔滔不絕地述說着，爲的要點綴這長日的寂寞。本來，誰都不認識誰，但因爲逃避××飛機的威脅，大家夥從各個不同的方向集攏到這塊來，三言兩語就成了新相識，進而還成了老朋友。就連孩子們都知道怎樣在糾纏中撕打中建立着他們彼此之間新的友誼。

然而四老太太感到極端的不便，六七天過去了，××飛機沒有來一次，她想明天回家去住，不擠在這裏受活罪。在上帝面前，天天膜拜，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上帝不能使她有個比較寬敞的安身地方，使她睡臥不得安然，可真要折麼死人了。

「我回去住幾天，看看家裏怎麼樣。」

四老太太跟兒媳把這意思說明了，她只說要回去看看，却不敢說出第七號室擠得她十分難受的話，因爲那話一說出來，她知道，會遭到全家人的反感。年輕人們的心情跟老年人的心情是全然不同的。

「奶奶，你不能回去。」

孩子們單純的心理，在要求着他們說出挽留奶奶回家的良心話，家裏有危險，他們知道，他們更知道不讓奶奶回返危險地的道理。

可是媳婦却答應她了。

「奶奶若是一定要回去，就回去看看，我也不強留，可不能在家裏多耽擱啊。」

「我倒是想住上一兩天再說。」

晚上，當兒子一個人站在天井中，一邊抽着香烟，一邊呆望着西天的雲霞時，四老太太輕腳輕手地走上前，把她要回家的意思，說明了。爲了堅固她自己的主意，她還故意加重她的語氣，決然地說：

「我非回去不可，我在這裏簡直住不慣！」

兒子有些吃驚，他猜不到母親是什麼意思，放着安全的地方不住，却還想回到那毫無保障的家宅裏去居住，他不禁吃驚地反問道：

「爲什麼要回家呢？忘掉發警報那時候的危險情形了麼？」

四老太太沒有回話，僅只搖搖頭。讓她說什麼呢，像她這樣的人，還應該怕死麼？還須得珍惜自己的性命麼？四老太太眼望着紅一片紫一片的霞光，內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口的苦惱。年青人的心情，年青人的

見解和老年人是不能打在一起的了。

「到底是爲了什麼原故呢？」

兒子顯然着了急，他是該着急的，因爲他是一個在母親面前頂知道關心老人的好兒子，他急得幾乎想把這句埋怨話說出來了：

「你可不知道我這麼一間房子住多麼困難，費了多少唇舌，講了許多人情，纔哀求到這麼個避難機會，怎麼就不仔細想一想呢？」

可是他沒有說出口。他知道，那樣一來，會傷了老人的心。她跟母親說話總知道避免強硬的語氣，不使老人家因爲某一個字感到難過。正相同，四老太太每次對於兒子的言談，抱有同一的見解，有些事情，她寧願自己難過，却不願兒子知道替她擔憂。其實，悶在她心腔裏的話，也正是壓仰着不能說呢。

「我受不住，擠得這麼厲害。」

若是把這話回答兒子的詢問，那未免太失去作母親的慈悲爲懷的心，太不知體量兒子的難處了。兒子不自覺地，本能地伸手搔了搔頭，讓那些焦燥的火星，從頭髮堆中消散了罷。不，當兒子的對於自己的母親，總得盡上兒子的本分。思索了一會，他終於改變了自己焦急的心情，柔聲柔氣地央求道：

「那麼，既然也沒有什麼必定要回去的理由，不回去行不行呢？」

「回去一趟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還不是像剛纔說過的一樣，我在這邊住不慣。」

「這沒有辦法，趕上這樣的年頭，有些事情是不能不忍受的。」

「不，我並不是那意思，我說的住不慣，是因為惦記着家，出來好幾天，扔下那一隻眼老王看家，實在有些不放，萬一……」

「萬一怎麼樣？」

「萬一出了一點差錯，可怎麼好？」

「不會的。」兒子搖了搖頭。「老王跟咱們這些年，人很可靠。」

「年頭一變，人也是要變的啊。」

變，不錯，這年頭的人，很有些會變花樣的，有時，受了外力的引誘，逼迫，一個十分穩重的人也會變得油滑了。母親不提到這句話，兒子當真把這一點忽略了。話既然說到這裏，母親回一趟家，短期地回去一天兩天至少是成爲需要的工作，而不容許再多懷疑的了。

「既然這樣，那麼你就明天回去一趟罷。可要快些回來，免得……」

「知道了。」

事情決定了。四老太太想到她該在臨行之前，到王牧師那邊道別辭行，明天吃過早飯她就動身。可是他一想起王牧師近來對她疏遠的情形，就認爲自己不必多此一舉。王牧師跟她疏遠，她猜到其中的道理，那是因爲收房錢的事情；她打算一月少出一塊兩塊的，省下來可以在伙食上添補添補，自從戰事迫近這城市之後，物價飛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不拘小節了。她以爲平常日子跟王牧師很談得來，憑過往那點交情，當可求到他的諒解，答應下她的要求，誰料到，儘管她說了好話，他完全當了耳旁風。聽完了，板起嚴肅的面孔，不但不答應她的請求，反而怪她不該對於上帝懷有吝嗇的念頭。四老太太一想到這裏，傷心得

簡直要哭。

雖然這樣，四老太太到底壓下心中的不快，蹣跚着走進王牧師的房子裏。

「晚安，牧師。」

牧師正在看一本聖詩，四平八穩地坐在圈手椅子裏，這時候，放下書本，一面拿開銜在嘴裏的烟斗，一面點了點頭。

「晚安，四老太太，請坐。」

四老太太坐下了，接着說明了她的來意。

「怎麼，您要回家。」

「是的，特來向牧師辭行。」

牧師抬起他的眼睛，仔仔細細注視着她，接着是不以爲然地搖了搖頭。

「不能回去呀，千萬別回去啊。」

「爲什麼？」

「爲什麼？難道您就忘記了不掛外國旗的地方是危險的麼！要不然，你們也不至於這麼熱心地租住上帝的房子，爲我主拿錢了。」

這可是什麼話？四老太太受了侮辱，不該來。簡直是多此一舉，自討無趣。

第二天早晨，四老太太早早就起了床，懷了滿腔的舒快，像久困在籠中的小鳥預知道牠即刻可以恢復了自由似地，樂不可遏地望着天，天還刮風，很有點冷，因而影響到幾番想拔動的腳，不由地就收住了。實

在不甘心，天也在跟她作起對來。

「天怎麼還不晴，晴了天，好快一點回家。」

回到家裏，往那大床上一躺，好好地睡上一覺，於是，幾天來的困乏就全解除了，清靜自在，還可以盡心地照料着院落。

晌午，天果然放了晴，衝散了雲層，太陽威威武武地冒出來，暖了，這不獨四老太太一個人歡喜，就連別人，也樂得鑽出屋外，各自尋求合適的場所，在曬着太陽。

「老高，」四老太太大聲喊着，「去，快去僱輛洋車，我回家去。」

當老高應了一聲「是」，還未走到大門的時候，忽然有人在驚叫了一聲：

「警報！」

不錯，那嘍……嗶……的聲音，悽然地在天空中蕩漾起來了。全院的人，在抬起頭來，望着天空出神，天空中，不一會就閃出幾架飛機的影子。

「噲……噲……」

「噲……噲……」

「奶奶，你還說僱車回家呢，看，鬼子飛機又來了。」

四老太太聽完孫兒的話，無所謂地點了點頭。

烏鴉在天空中亂撞亂飛，這龐大的鐵鳥，這沈重的聲音嚇得牠們驚慌失措，雞歪着頭，似在靜聽着，探求着實況，狗在豎起耳朵狂吠。

汽車簡直穿成串，一條蛇似地奔出城，喇叭按得直響，車裏的人在驚恐地望着天空。

「不許亂跑！」

「快躲到防空壕裏去！」

「那穿紅襖的小孩，快藏起來！」

警察，喊破了喉嚨，也制止不住這瘋狂一般的浪潮。

「不許動！」

「快躺下快！」

「快快！」

大街上，小巷中，擁滿了奔逃的人羣，哭着，叫着，慌慌張張地儼如末日就將來臨的一模一樣。灰土，捲到半空中去，像一片霧，像一抹烟，紊亂了。可是這些躲在教堂裏面的人們，却是平心靜氣地抽着烟，不慌不忙地喝着茶，一本正經地談着閒話。當他們望見那飄揚在天空中傲然自得的外國國旗時，誰的心中不是在那麼想呢——

「我們這裏是人間的天國，樂園。」

有的人，即景生情地開了口：

「四老太太，說不定這回要來個大轟炸。」

「這一回，可真是難說。」

「咱們這裏是『福地』呀。」

「多虧咱們搬到這邊來，要不然今天該不知怎麼怕人呢！」

「上帝保佑，」有人在開始劃着十字，「我主佑我。」

王牧師嘴裏銜着雪茄，在天井穿行着，四平八穩地接着驕傲地說道：

「所以啊，信教究竟是有好處的，××飛機，它纔不敢在咱們頭上抖威風呢！」

飛機，越來越多了，天空中彷彿掩上一層陰雲，那巨大的響聲攪擾得全個城池慌亂起來了。猛然間，高射砲，高射機關槍像連珠般響起來，正在這時，人們所熟知的爆炸聲，一聲聲響震了天地，大轟炸開始了。

天崩了，地陷了，天空中迷漫着濃烟，地面上燃起大火，整個城池彷彿陷入死滅的圈子裏。

教堂裏的人們終於爲這種巨響驚住了，但還未忘記劃十字，念着「阿門」。四老太太收束了所有不如意的雜念，誠心誠意地跪在聖母面前禱告，請聖母保佑她的兒子。這時候，在一陣尖刻哀淒的叫聲中，轟的一聲，莊嚴的教堂被炸燬了。四老太太却在這時比她的兒子，孫子們早一步走上去天國的大道，接着院心中轟轟轟響了一大陣，一切，全平靜了，沒有人聲，沒有禱告，有的只是斷瓦頹垣和深深的陷坑。牧師的腦袋，脫離開他的頸子，飛上殘毀的教堂的屋頂，面對着死難的信徒，瞪起悽然的眼睛，伸出悔恨的舌頭……

什麼全完了，瓦礫壓着屍身，屍身拌着瓦礫，那一面外國旗早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文藝陣地)

慌亂的城池

李輝英

隨着東方地平線上托出來的一輪朝陽升上來時，早晨，照樣無恙地爬上東昌府的城頭。天氣清明，是個叫人喜愛的早晨。迎着晨風，城外的柳樹低吟着秋朝曲，那些尚未退盡的水潭上有閃閃的光波在抖動着了。

誰說這城中有過一番變動？沒有啊……

不，情形是顯然的不同了。那些平素總喜歡早起的老頭兒們，還有趕早市的人們，當他們來到街面上，不見警察的崗位時，他們禁不住人人吃了一驚。接着，那些開開店門的鋪子，不知怎地先後關上了排門，整個街上，彷彿死過去了一般，冷清清的沒有聲息。

「怎麼一回事呀？」

「我怎麼知道呢？」

「崗位撤除了？」

「是呀，有些奇怪。」

你問着我，我問着你。誰也說不出其中的道理。

當人們猛然發現到一個荷槍的政訓員出現在街頭時，就像發現到一個奇跡似地，擁擁闐闐上去，七

口八舌問詢着：

「出了什麼事情了麼？」

「警察到什麼地方去了？」

「街上的舖子怎麼關了門？」

這個人是楊秀峯，剛剛換了班，像是沒有睡好覺似地直在打着呵欠。但是他仍然振作精神，把腰板挺得直直的，把事情的經過約略地說了個大概。

「怎麼？」有人在急切地問道：「××兵只差百十里地就到了我們的兵難道不打的麼？」

「怪兵不打我們的警察不是都退光了麼？」說這氣憤話的，是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邊說，邊抽着烟。

「好，閃下老百姓遭殃罷。」

楊秀峯眼望着這種情景，心裏面受到了大大的感動——老百姓，是萬分可愛的。他不隨大隊撤退河南的道理，在這時得到了正確的證明。身上宛若燒起一把火，眼眶中擠滿了淚珠，熱情，燃燒得周身的血液沸騰；一點不錯，老百姓是萬分可愛的。可憐這羣無告的人民，用什麼話解答他們的難題？要怎樣提起他們的精神？要用什麼方法解說開他們對於官府的譏刺？……

猶豫着，思索着，設想一個適當的解答。

「這年頭，遭殃的總是咱們老百姓。」

楊秀峯的心中真如刺了一根針，難受，疼痛，但他終於掙扎喊出來思索好久的話語：

「諸位老鄉們，你們別擔心，別生氣，咱們不能背着土塊撤退，就只有大家夥共同努力，聯合起來跟×

×「鬼子拚鬼子不來，自然咱們還是過太平日子，他要真來，頂少一個人拚掉他一個！」

「跟鬼子拚！」

有些人在附合着，興奮，緊張，過分的雄壯。

「你們怎麼不退呢？」

對於這樣的垂詢，楊秀峯簡直不知怎樣回答好了，他們真是太關心他了。樸素忠誠的百姓們，真是可愛，他忍不住爲這好心腸感動得哭了起來：

「我跟你們一樣，預備對鬼子拚的，爲什麼退，要退，我也不過黃河，大老遠地奔到東昌府來！」

「不怕死麼？」

「怕死，就不來幹這事！」

「你的命，總比咱們老百姓的命值錢。」

「國家的土地不是更值錢麼！」

消息傳得真快，不一刻工夫，整個城池全在騷動，驚慌，恐怖在每個人的頭腦裏。

張代專員兼縣長下來了安民的佈告，有什麼好說的，不過是「爾等商民人等，其各安居營業。」那一套舊文重鈔；另外却把警察隊的撤退，假說作出發某處堵截潰兵。可是，誰相信呢。

撤！
逃！

緊接着，冷清的大街上，小巷中，添出無數的人羣和車輛，還有些擔子，裝好了，就慌慌張張擔出城，奔出

城搬罷，逃罷，躲避開那些殺人放火，豪淫搶掠的××鬼，雖他們遠遠的，免得遭受那意外的災害。平日，人們只是感到日用的物品太不敷用，時時刻刻都在計議多多添購兩樣三樣的，而這時，却感到物件過多的累人處了。雖然都是不值錢的東西，可是，哪一件全不忍拋棄，那一樣又全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這種難捨難棄的困難，常常就使得物主收斂了搬逃的勇氣。但過一刻，眼看別人逃得那麼急迫，終於於不得不忍痛割愛，檢出一些比較次要的東西，摔下不管了。逃罷，搬罷，在急迫的奔波中，無可奈何地安慰着自己那疼痛的心。

「沒有關係，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人能够逃個不死，東西還怕難不到家裏來！」

獨輪小車，走得扯成了一串，裝得滿滿的，從車輪中，榨出十分難聽的聲音，像一個受難人的哀號，攪得街面上更加嘈鬧，車夫頭上冒出來的汗珠，滴不住腳下飛揚着的塵土。僱主的心是急的，時時在催：

「快快推！」

「先生，一個人只長兩條腿，能快到什麼地方？」

「快給你另外加錢！」

「我總不能累死啊！」

一個意念，愈能早些逃開這帶危險地方，愈是安全性增大。

想想罷，沒有警察保衛着的一座空城，××兵迫得這麼近，它的陷落還不是遲早間的問題！不搬，不逃，那就只有等死了，就只……

把守東城門的鮑民和黃伯庸，這兩個青年的政訓員，喊啞了喉嚨，說破了嘴唇也制止不住百姓們的

搬逃。

「不能逃，我們要跟鬼子們幹啊！馬上，就給他們攔回來。」

「那麼，警察到什麼地方去幹了？」

「軍民要聯合啊！」

同樣得到帶刺的答覆：

「軍不管民，怎樣聯合！」

「我們要自己起來幹！」

還是同樣的硬氣話：

「赤手空拳怎麼起來幹？拿雞蛋往石頭上擡，那成麼！能够禁得起麼！」

沒有話說了，兩個人相對地望着，那中間流露出無從言喻的哀感。百姓們是忠誠可愛的，百姓們說的話，一點也不過分，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一個壞消息傳了過來：

「一支隊伍，在城北五十里外出現，番號不明，正向前推進……！」

五十里，快得很，兩個鐘頭就可以衝過來，城池的防守要格外的小心，格外的嚴密了。

命令：「東門外石橋拆毀，各城門封閉，阻止敵軍前進。禁止人民通行，城中暫時戒嚴。」

艱民跟黃伯庸立時興奮起來，毀了橋，站在城頭上，守住自己的崗位。城門，閉得緊緊的，眼睛，瞪得直直的。這一天，當真到來了。

城外，靜靜地鋪展着平坦的原野，不久之前，還在絡繹不絕地奔波着人馬和車輛，在那條往來必經的大路上，捲起沖天的塵烟，這一時，連一個活動着的影子都追尋不到了。只有烏鴉成羣地低掠着水面，如常地喊出叫人不愉快的嗚音，而那中間却又似乎在吐訴着哀感的聲息。黃狗兒呆呆地躺在路旁，不聞外事地打着瞌睡，是剛纔眼看着大羣過路的人看得又累又乏了。人們，能逃的早經逃了開去，逃不得的，就將自己身子關在自己的屋子中，聽憑命運的擺佈了。但總是希望××兵不來纔好。人心慌慌，連累得灶堂冰冷，無人引火煮飯，縱然已經到了用午飯的時候，可不能在家家戶戶的烟窗上望見那裊裊飄散着的炊烟。

城裏面，同樣地在悄悄地散佈着靜肅的空氣，人們既然出不得城，就得靜心地留下了。不，誰能够靜下心？那些××鬼子，殺人，放火，姦淫，搶掠……怕人的惡魔呀！兇惡的野獸呀！

在神祠的前面，有人在焚香禱告：

「保佑，××鬼子別糟塌人……」

有人向着天朝拜：

「天老爺，睜開眼睛，可憐大羣人民，把那些可惡的鬼子瘟死了罷。」

在教堂中，擠滿了一羣羣的信徒，劃着十字，還念着聖詩。不信教的人，也擠進那個高高的大門，預備請上帝幫忙，在外國旗幟之下沾光避難了。

孩子們不大明瞭當前的情景，在他們不甚懂得世故的眼光中，倒看得這一刻的景象非常奇妙，又加

上探求究竟的念頭在鼓動着他們，他們止不住門裏門外跑個不停，遇到一個伙伴就匆匆地問：

「你知道，今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嗎？」

只要那一個搖一搖頭，表出不甚瞭解，不能答覆這問題的時候，這一個就不再多費唇舌，趕忙去到別處探訪着消息。

「今天是怎麼一回事？」

「你問我麼？我還正想來找你打聽呢。」

打聽着，探求着，知道在年紀相仿的伙伴中得不到預期的解答，到後就只得轉到各自的大人的身上。可是大人們却不肯滿足孩子們的要求，一味地推託着，敷衍着不肯說出真情實話；後來實在讓孩子們纏得不能脫身時，就把作大人的身分擺了出來，高聲喝道：

「你們還不到應該知道這事情的時候，用不到打聽！好好待在家裏！」

而這時，却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粗暴的年青小夥子，高舉着拳頭，拚力地叫喊着：

「求天求地有什麼用，我們只有跟鬼子拚！」

「是呀，上天有靈，也不致於發大水了。」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管，靠別人，全沒有用！」

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是不能同意這樣莽撞的話的，他們說出他們的道理：

「跟鬼子拚麼？拿什麼東西跟他們拚？」

「是呀，拿拳頭往刺刀上撞麼？」

人心浮動，人心惶恐，全個東昌城紊亂了，全個東昌城，在那蒼老的顏色上，彷彿罩了一重恐慌的厚網；天昏了，地暗了，變成了一個恐怖的世界。這是十月的東昌城。

十月，東昌城沈在驚恐中了。

在東城頭上，熊民跟黃伯庸興奮地笑着，端着槍，朝着遠方作出射擊的姿勢。

「老熊，黃伯庸把槍枝收回，感慨着說：「我們終於有這麼一天，終於用着槍了！」

「是呀，我們的日子終於到了！」

「用咱們四十個人，二十幾支槍，防守住這座蒼老的城池，摧毀敵人的兇殘進擊！憑我們的肉，防守這北運河畔的東昌城，我們的最後的墳地！」

「是的，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拚掉敵人的頭！」老黃說到這裏，熊民沈思般轉了話頭：「想起北平七二八的前幾天冒雨到阜成門城頭上勞軍的情形，多叫人興奮！風風雨雨，烟烟霧霧，從近郊傳來敵人的隆隆的炮聲，也衝出去我們弟兄們的殺聲，城裏城外，大雨淹滅不了正在爆發着的烈燄，人們的身上，誰不是燃燒起憤怒，希望的火花。只有少數的漢奸，他們纔忍泣吞聲地陪同暴雨在流淚！流着卑鄙無恥的眼淚！北平的暴風雨，北平的烽烟，北平的烈燄，北平在吼叫了！那時，我多麼羨慕荷槍守城的二十九軍兵士；我切盼那樣的一天，我靜候那樣的一天，我着急，常常因為盼望不到那一天的到來，而在發着暴躁的脾氣；爲此也得罪了不少要好的朋友，可是今天，今天終於來到我們的眼前，我的希望恰當其時地得到它的歸結，我還有什么話說！不諒解我的朋友，他們該原諒我了！祖國正爲我在歡笑着，我的眼前開了花！」老黃滔滔不絕地說完了這廝一大段話，熊民的眼眶中冒出來歡快的淚珠。他那兩隻粗大的拳頭，把那支步槍握得更緊。

了。

「老黃，」熊民更興奮地拍着黃伯庸的肩頭，接着說道：「人家常跟我說，『你這貴州人，怎麼不回老家，去過太平日子！』他媽的誰說這話我就罵誰！北平就是我的老家，山東也是我的老家，北平山東不保，就是我的老家不保，我家不保，我還回哪個老家！上哪裏去過太平日子！我知道，在抗戰中最容易顯示出退縮的，就是我們這種智識份子！可是我偏不退縮，我偏要幹！」

「自然，我們不是爲的要幹，也不肯老遠地跑到這東昌府來了。」半晌沒有開口機會的黃伯庸，好容易插上話。「我們一定要幹！我們不但不退縮，還要前進！」他伸手指劃着域外的原野，感懷般說：「老熊，你看，這廣大的田園，多麼豐饒！我要守住自己這豐饒的國土！」

一個年青漢子，三脚兩步跑上城頭。手上拿着一柄生鏽的刀，氣沖沖地說道：

「先生，算我一個，我也幫助你們守城，好吧？」

「好極了！」熊民快樂得幾乎要把這年青的傢伙抱住了。「同志，看你的勝利！」

「我要跟××鬼子拚，我要殺那些強盜！」

「對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中華民國萬歲！」

天空晴朗，有如一片海水。

北運河，河水在靜靜地奔流，奔流，奔流着……

(自由中國)

一個明明的故事

鄭伯奇

根發一面開着車，一面暗地裏在想：

「這胡老闊未免太對不起人了。店裏堆着那麼多的米，買主來了，老回說是斷檔，就是老主顧拿現錢來買，他也只肯賣一斗半斗，多了怎麼也不肯。現在却裝滿了這一卡車，叫我送到××洋行去。這不是叫我去做漢奸嗎？」

想到這裏，他好像對馬路上走的人生氣似地，把喇叭使勁地捏了幾下：

「嗚嗚嗚……嗚嗚嗚……」

馬路上走着那麼多的人。有的背着一捲草席，有的提着一包衣服，有的還抱着小孩子。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帶着憔悴的顏色，一串一串地向這邊走來。

「是難民呀！都是叫鬼子兵打毀了房屋，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呀！」

他想起了早上隔壁阿福告訴他的話：

「××赤老吃了敗仗，中國兵打進虹口了。」

他想跳下車去問問打仗的情形，從那兒逃出來的人也許知道得更清楚。但一看了押貨的小鬍子端坐在旁邊，他便止住了念頭。

「小鬍子這傢伙，媽的，真不成東西！明明是一個中國人，偏要給鬼子幫忙，鬼子打咱們中國，中國人不賣糧草給他，天理良心，這一點也不錯。××洋行那些買辦都嚇得像縮頭烏龜似地不敢出面，偏你小鬍子鬼計多端，會假用什麼俱樂部的名義來替××兵買米。自然提起你們俱樂部的那些人物，上海灘上誰還敢放半個屁呀！真他媽媽的！」

想到這裏，根發只有搖頭歎氣的份兒。不過他這嘆氣並沒有出聲，只是用勁把喇叭多捏了兩下：

「嗚嗚嗚……嗚嗚嗚……」

馬路上的雜民是越來越多了。頭頂上，飛機是在軋軋地作響。路上的人都急忙躲向兩邊去。有些年輕人揚起頭來要認清那飛機是中國機還是敵機。

「不過這總怪胡老闆不好。他跟小鬍子是通氣眼子的。他明明知道小鬍子給××兵買糧食就不應該賣給他。虧他還說得出！隨便什麼人問，別說是送到××洋行去的。呸！你們這些比狗還不如的漢奸呀！」

車開到了大千世界門口，馬路上是擠滿了人，根發只得再捏了幾下喇叭：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衝心的人想讓開一條路，可是怎麼也讓不出來。他只能煞住了車，跳了下來。

「根發快點開車呀，辰光不早了。」小鬍子在後面叫起來了。

「媽的你們這批漢奸，總有一天不得好死的！」

心裏狠狠地罵了一句，可是馬上他覺得臉上發癢，像給誰打了一下耳光似的。

「你罵人，你不是漢奸嗎？這幾千難民給××兵趕了出來，你却給××兵去送糧食！」

一股莫明其妙的火氣衝上了他的心頭。一脚跳到卡車上，用他從來沒有過的那麼大的聲音喊道：「各位逃難的朋友：這是賣給××人的白米，大家分呀！」

難民都呆住了。小鬍子由車裏跳了出來：

「根發！你瘋了嗎？這是××俱樂部的糧米，誰敢搶！」

根發又氣又急，臉都發青了，他跳到人中間，顫聲叫道：

「他是漢奸！別聽他胡說！這米是××洋行託他給××司令部買的！」

「根發！你……！」

小鬍子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拍」的一聲，一記耳光飛上了他的右臉。

「打漢奸！」

潮一般的人聲吼了起來，小鬍子被壓在一堆拳頭的底下了。

「搶！」

另一種喊聲潮一般地從四面湧了起來。只見幾千隻手箭一般地飛到米袋上去。一霎時滿滿一卡車的米袋都給拉到街上來了。

「大家分米呀！」

後面的難民也擁了上來。巡捕趕了來也只能站在旁邊看着。

隱隱地聽見小鬍子哼呀哼地喊救命。

根發倒冷靜了，他只躲在一邊冷眼觀看。看見卡車空了，他纔跳進了開車的坐位，向大家打了個招呼：

「各位朋友我王根發今天做了一件痛快事現。在我要把車開到前方去了。」
說着，他揪了一下喇叭：

「嗚嗚嗚……嗚嗚嗚……」

大家讓開了一條路口。他把車頭轉了一轉，便朝西開去了。

一九三七，八，二八，上海（光明）

奇兵

朱信學

黑夜裏，風呼呼的響。全團官兵都停下在這漆黑的森林裏。這裏是陽明堡，四面是山。

大家走得疲乏極了，經過了十幾個山頭，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頓，但大家都忍耐着，嚴肅的站着，等候命令。

慢慢的一小隊一小隊分散開來，像螞蟻爬在草裏。一會，在山凹裏，在深林裏，晃着黑影。四野是空曠得叫人心寒。

白天，太陽照着這塊大地，小草兒隨着風搖，鳥飛翔在空中，此外，是寂寞的空氣，寂寞的天空。

在早晨，西北方那塊平地上，有一種東西爬起來，軋軋的響着，升向天空，往南飛開去。在天色剛暗時，他們飛回來，一架兩架……鑽到樹林下面去了。

陳希冕團長，伏在壕裏，從草堆下面，拿起望遠鏡，看得很清楚。他點點頭，心裏在盤算。

那一天黃昏前，天空裏有聲響，陳團長留心的望着，一架，兩架，三架……廿四架，他放下望遠鏡，點點頭，心裏又在盤算。

他坐直身子，用睜圓的眼睛看着旁邊的團附，他伸出拳頭，緊咬一下牙齒。

他湊近團附的耳朵。

黃昏來了，月亮光淡淡的。隊伍開始移動，一部分移向後面，一部分往北，踏着灣灣的小道分兩路，一部分挺直在夜風裏，默默的。

團長的黑影在他們面前出現。全體莊嚴的一個立正。團長輕輕的說話了：

「大家忘了出發時候的話沒有要決心，我們纔有勝利！」聲音像鋼鐵般的。「現在正是時候了！隨着我，勇敢的衝上去！」

弟兄們從腰裏拔出手溜彈。王營長第一個跳向前去，團長指示正確的路線。隊伍浪濤似的激衝上去。「衝，衝，殺呀！」

轟轟手溜彈爆發了，前面，漆黑一片。爆炸的巨響搖動了大地。火延燒着，從這一架到那一架，很清楚，看得見。幾個敵兵在烟霧裏狂奔。

突然，一批守備的敵兵迎上來。將士們揮起大刀英勇的挺向前。一個倒下了，另一個接上去，雪亮的刀在火光下晃，一步緊一步，隨着它滾下敵兵的頭。

火漸漸熄下去，要燒的東西沒有了。但敵兵愈來愈多，炮火密集了，坦克車也拼命的馳過來。王營長中彈倒下去，弟兄們搶着負在肩上，急速的離開。

隊伍整齊的退下了。敵兵不敢進。天有些微明。團長拐着脚，冷冷的眼光落在僅剩的幾十個臉上，似乎告訴他們：我們勝利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蕭軍

我不想在這祖國的土地上，今天又聽到砲聲。五年前在遼寧九月十八日的夜間那第一聲的砲叫，從睡中把我震醒，躺在炕上聽着那像一隻巨大的鳥雀撲着迅急的翅膀飛過去的砲彈，那時的心境很安寧。因爲那不可避免的攻擊，事先也聽到了一些消息。人對於已知的不可避免的災害底到來，是安寧的。

現在——這是早晨——砲聲和機關槍聲在北方還正在響着，從昨夜黃昏開始，中間間隔了一個時
間——大約也許是因爲我睡着了——今晨當我一清醒，這砲聲是清明地一如六年前。所不同的只是那鳥似的砲彈經過的聲音，沒聽到，所以自己的心也一如六年前那樣安寧——也因爲早就聽得了這消息了。

昨夜有秋天一般的寒冷——現在還正是挾着風在落雨——雨點也常常從開着的窗口要打進屋裏來；我正是坐在北面屋角，面近窗前平常工作的小桌上，寫着這人類「美羅」的紀錄。

窗外滿天走着灰色的雲，五點四十五分了，天還不算明，也許每天這時候太陽要出來了。今天爲了雨，我却把兩扇窗子全關閉起來，這樣，那砲聲就不再聽得清明。隔着窗上的玻璃，我看着那窗外的遠近的建築物，那些經過那次颶風吹凋零了葉子到如今還沒有復原的黃楊，無停止地飄搖翻擺在風雨裏。靜靜地綠着的菜地，沒有標準，到處亂飛的麻雀，失了光芒的眼睛似的人家底窗口……遠遠的雞聲，汽笛聲，街上

稀疏地跑着的汽車聲……我不知道在那幾點鐘槍聲砲聲交奏以內有多少生命斷送了多少堅實的身軀傷殘了！……並且這還在繼續斷送繼續傷殘……雖然這是一面是爲了製造戰爭而戰爭，一面是爲了消滅戰爭而戰爭，這人類底不平一天存在，它也要存在。也許有一天，自己也要用這「戰爭」把自己葬埋了。

靜！這附近是死滅了似的，靜沒有人聲，沒有喧叫……L君還睡在地上，H和S是睡在內屋的牀上，我們雖然是國籍不同，民族不同，並且這兩個民族還正在那裏，一個在企圖消滅另一個，而被消滅的却正用自己的血抗爭着；但是我們這裏却共同在吃，在睡……這因爲我們有一條單純和信賴的心，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這就是消滅這人類一切醜惡底存在。我們用這同一的信念來貫穿起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國籍，不同的心，所以這裏沒有仇讎，只有弟兄！

砲聲爲什麼響得更洪亮和連續起來了呢？——六點鐘了。

馬斯南路那個希臘式舊俄的教堂，也響起鐘聲來了。這鐘聲是每天早晨要響的，和那工廠裏的汽笛一樣準確。每天當我醒來，或是被它喚醒，似乎還存着一點感嘆意味似的聽着它那清冷幽怨的帶有一點溫柔感的聲音。今天，對它也起了憎惡！我想這是因爲從這聲音使我聯想到和這目前底殘殺有着關聯的人的緣故。

這是爲那些正在消滅下去的人類，響着的喪鐘嗎？——我住所南面那個法國的單十字架的教堂底鐘聲也響了，它是比較尖銳的。

爲了要看一看人們——尤其是貧窮的——在這顛狂了的浪潮中是怎樣在處置着自己，吃過午飯，辭開了S和L夫婦一個人走出來了。在臨行時他們叮囑我：「不要到北四川路去，因爲昨天早晨L由北四川路來時，那裏已入於戰時狀態。」

「不去的。」爲了省得他們就心，便這樣答應了。

坐在到外灘去的電車上，看着街的兩面流走着各色各樣的人和坐在人力車上拉着傢具的搬場汽車……雖然各自懷抱着一顆不同的心，而要使自己和自已關切的人活下去都是相同的。——又似乎一如五年前。

一股腥臭交混的氣味，開始從碼頭那方面傳播過來了。那裏比較平日更是無秩序地忙亂，從公館馬路東口向南，在牆根下，走廊下，堆積的就全是人，貨物，箱籠……女人們癡呆地張着嘴，奶着孩子；男人們，孩子們，吸着烟，吃着就地或是鋪着一領草席睡着……全是靜默地，似乎在逃避着一個命運，又在等待着一個命運……我不知道他們從那裏來，不知道他們將要到那裏去，就那樣，一片片乾貝殼留置在沙灘上似的留置在街頭。

下了車沿了碼頭更向南走，在那裏等待着和堆積着的人也就越多。江中心停着幾隻懸掛着英國，美國旗幟的軍艦，那刀魚似的淡藍和發着銀色的船身，靈敏得好像隨時全可以任意飄游到那裏去，任意攻打着。船上面也忙碌地走轉着人……

一隻笨重到愚蠢樣的江輪，就在那些軍艦的後面停止着，有幾隻小船從碼頭往復到那裏搖去又搖

來碼頭上這裏較別的地方的人更嫌多了。幾乎構成一所人底山丘問了別人纔知道這是等待回響波避難的船，不敢靠碼頭，那是怕一擁而上，所以限制地用幾隻小船搖去又搖來……

那用一條草繩繫在浮橋上的一具浮屍，這記憶要想忘却竟不可能。那發着臭的氣味，那仰天敞着胸膛的身姿；一隻手還在張揚似的舉起着；短袴；鞋存在；身上的短衫也存在。額下，臉下開始了腐爛。身上瀰着日光的一面變成不正規的紫紅色，浸在水裏的則是黃色；那每條黑色的脈管也清楚地呈露着。更甚，那臉是那樣圓而浮腫，眼睛翻白地看着天，鼻子只餘了個孔；下面的牙齒長地伸露着，抵咬着舌根，舌頭則是一顆球，捲曲得不成形了。

沒有地方探究這死屍的來源我也不想探究和我一同在那裏掩着鼻子觀看的人他們似乎也沒有興味探究這平凡故事底來源。

每一個碼頭上扛着生的碼頭夫，有工作的，還是照常地擠揸着自己的筋肉裏最後的一滴汗和一分力量，邁着肌肉僵化了的柱似的脚和腿，腰背弓下，有節奏地響叫着「嚶啞嚶啞」的聲音。

沒有工作的，有的把那棕色的身子，伸直地睡在浮橋的甲板上，仰面對着天，對着遠方，那樣子似乎並不關心到人，也不關心到那奇妙的從水底浮起來的氣味和那些噁叫的聲音，睡着了。有的也吸着烟或是爭吵似的談論，也有深陷着自己臉上的每條刀子刻劃似的皺紋，孤獨的沉默在一邊……這裏雖然也有着千種不同的姿態和不同的心，但有一個心却是相同的吧——要活下去。

折回來坐在電車上，我看到一個戴着破荷葉似的帽子的老年碼頭夫，他的個子很稍長，但是彎曲了，在向幾個正在江邊飯攤上用飯的壯年碼頭夫們求乞着……

從家裏出來時，我雖然答應不到北四川路去，可是那時我已決定了總得要去看一看，不會有什麼意外。

仍是在法租界公館馬路口下電車，步行着，也仍沿着江邊。這裏堆積的人，沒有十六鋪那裏人多，這裏的人，他們全移進了平常用鐵鍊圍繞着的草地裏。那草，一半也全枯萎下來。

立在「和平神」的石座下，靜靜地從那「和平神」像的一隻翅膀底尖梢，我看着那微微有一些雲絲在走動着的天，爲了那雲彩底移動，陪襯得好像那石座也在浮走。

那些金屬製的神像和盔甲，花圈和羽毛筆，當初我不知道是什麼顏色，於今却全變成了黑色，早先我還曾說過神像立在這裏的意義是曖昧的爲了奴隸，還是爲了製造奴隸的人……於今却什麼也不再想，祇是借了那地方休息休息自己的腿腳，好再向前走。

每所高聳的建築物，大約是爲了戰時標明自己的身份，便全高高地吊起各色的旗幟。其中有幾面却使我感到很生疏。

那裏——在蘇州河出口左面江心上——還可以看到有兩隻兵船，鮮明地懸掛着×旗。

停止在蘇州河的橋上，看着橋下的流水和右面的外灘公園，記得幾天前報載，因爲有幾個中國青年人在這裏面唱救亡歌，便被搜進了捕房，遭了辱打。後面就是英國領事館，一面英國旗在一條細高的旗杆上飄擺着，這又使我記憶起，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的中×戰爭，中國的士兵和人民用血和肉看着要獲得了勝利，而政府却接受了調停，簽訂了停戰協定——聽說就是在这个院落中。

河左岸的蘇聯大使館那屋頂飄抖着的樸素的紅旗，却給我帶來了親切和激動，只有它纔不是代表着強盜們的盾牌，而是代表着真正兄弟們底親切的標記。我向它深深地注視着，這算作向世界上真正以弟兄待我們底人類，無言的敬禮。

各樣的開始擰成一條繩似的車輛通過着，人不能到路那面去。於是第一次我纔發見那白渡橋的橋梁是可以和陸地脫離開的。中間存在着一條縫。

四川路口有××陸戰隊在那裏警備着。每條槍的刺刀苗細地閃着寒涼的光輝。

我跟着鐵軌電車走着，走着……忽然它們停止下來，扯轉電路，擺着紅旗，向回開行，於是街上的人也開始了奔跑。這又使我想起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的早晨，當我沿着遼寧大東關的馬路向西行走，人們也是這樣跑着的。雖然自己也蒙到了感染，要折回來，但爲了經驗——羣衆多是盲從的，——稍稍清醒自己，仍是繼續前進。必要看一看這真正的原因。

我停留在良友圖書公司門前，是的，從東面的一條街上走過來十個荷槍的××兵，落拓地走着，顯得是那樣無神和遲滯……其中有一個幼稚得還在不配作一個兵的年齡，却也參加了這殺人或將要被殺的序幕。

遇到××社編輯×君，於是我們纔不再前進。在一同歸來的路上，他說：

「我們的準備很不錯啊，我昨天同B到××路等處看過了。」他顯着樂觀的說。

「一時勝負是沒有標準的，單看政府是否有決心，人民是否決心抗戰到底。我却有點恐懼，但不是敵

人，却是內好……」我說。

「這回許不能了……這不同『一二八』……」

我們全都默然。

晚間，我們和L夫婦坐在地上的草席上共同吃着晚餐，遠方的第一聲砲聲響了。我們抬起頭互相交換了一次眼光，淒然地笑了，不知誰這樣說了一聲：

「打了！」

現在是日間十二時十五分，砲聲一直是響着的。剛纔一陣更顯得震蕩和繁密的砲聲——齊放——響過了，如今却有點沈靜下來。

(七月)

第七連

東平

——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

我們是……第七連。我是本連的連長。

我們原是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的學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戰事爆發後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羅店擔任作戰的××軍因為有三分之二的幹部遭了傷亡，陳誠將軍拍電報到我們廣州分校要求撥給他一百五十個幹部。我們就是這樣被派出的。

我了解這次戰爭的嚴重性。我這一去是並不預備回來的。

我的姪兒在廣州華夏中學讀書，臨行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個黑皮的圖囊，他說：

——這圖囊去的時候裝地圖，文件用的。回來的時候裝什麼呢？我要你裝三件東西：敵人的骨頭，敵人的旗子，敵人的機關槍的零件。

他要把這個規約寫在圖囊上，但嫌字太多，只得簡單地寫着：

——請記住我送給你這圖囊的用意吧！

我覺得好笑。我想到了什麼時候，這圖囊就要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牠也許給拋在小河邊或田

野上

一種不必要的情感牽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這時候必須戰鬥之外，對於戰鬥的恐怖有着非常複雜的想象。這使我覺得驚異，我漸漸懷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學中最膽怯的一個。我是否能够在火線上作起戰來呢？我時時對自己考驗着。

我們第七連全是老兵，但並不是本連原來的老兵，原來的老兵大概都沒有了，他們都是從別的被擊潰了的隊伍收容過來的。我們所用的槍械幾乎全是從死去的手裏接收過來的。我們全連只配備了兩架重機關槍，其餘都是步槍。而支援我們的炮兵一個也沒有。

我們的團長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學陸軍回來的。瘦長的個子，活潑而又精警，態度和藹，說話很有道理，不像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臭面孔統率下屬的草莽軍人。但他並沒有留存半點不必要的書生氣概。如果，我也不怎麼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學生，我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較高的理性生活，我們的團長無疑的這一點是切合於我的理想的。我對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對我們全營的官兵訓話。當他的說話完了的時候，突然叫我出來向大家說話。我知道他有意要試驗我，心裏有點着慌，但不能逃避這個試驗。——這一次我的話說得特別好，普通話用得流暢。團長臨走的時候和我熱烈地握手。他低聲地對我說：

——我決定提升你做第七連的連長。

這以前，我還是負責整頓隊伍的一個普通教練官。

從崑山出發之後，我開始走了一條嚴肅奇異的路程。在錢塘門附近的小河流的岸邊，我們的隊伍的前頭出現了一個年青貌美，穿綠袍子的女人。我對所有的弟兄們說：

——停止。我們在這裏歇一歇吧！

排長陳偉英後來偷偷地問我：

——爲什麼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們和她並肩的走，爲什麼不好？

——這是我自己的哲學，我說；我現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開，因爲她要引動我想起了許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頭……

我們的特務長從太倉帶來了一個留聲機，我叫他把這留聲機交給我，我把所有的膠片完全毀壞。因爲我連音樂也怕聽。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築我自己的道路。

鋪石塊似的，——爲了要使自己能够成功爲一個像樣的戰鬥員，能够在這嚴重的陣地上站得牢，我處處防備着情感的毒害。

有一禮拜的時間，我們駐紮在蠡店西面徐家行一帶的小村莊裏。整天到晚沒有停止的炮聲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聾的狀態，我彷彿覺得自己是處身在一個非常熱鬧，非常嘈雜的街市裏面。——我參加過一二八的戰爭，一二八的炮火在我的心中已經遠了，淡了，我彷彿記不起它，不認識它，它用那種震天動地的音響開闢了一個世界，一個神秘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沈入了憂愁，這世界對於我幾乎完全地不

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來，我們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經跌在泥溝裏。我們有了新的任務，經過嘉定趁小火輪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進……

二十日下午，我們在南翔東面相距約三十里的洛陽橋地方構築陣地。

密集不斷的炮聲，沈重的飛機聲和炸彈聲使我重新熟習了這過去很久的戰鬥生活。繁重的職務使我驅除了懼怕的心理。

排長陳偉英，那久經戰陣的廣東人告訴我：

——恐怖是在想像中纔有的，在深夜中想像的恐怖和在白天想像的完全兩樣。一旦身歷其境，所謂恐怖者都不是原來的想像中所有，恐怖變成沒有恐怖。

二十日以後，我們開始沒有飯吃了。火夫雖然照舊在每晚十點鐘左右送飯，但已無飯可送。我們吃的是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們在吃田裏的黃非子和葵花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們是預備回來的，把糧食和貴重些的用物都埋在地下。爲了要消滅不利於戰鬥的陣地前面的死角，我們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們在地裏掘出了三個火腿。

吃飯，這時候幾乎成爲和生活完全無關的一回事。我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中完全斷絕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二滴，顏色和醬油一樣。我不會覺得肚餓，我只反問自己到底成不成爲一個戰鬥員，當不當得起一個連長，能不能達成戰鬥的任務？

任務佔據了我的生命的全部，我不懂怎樣是勇敢，怎樣是懦弱，我只記得任務，除了任務，一切都與我

無關。

我們的工事還沒有完成，我們的隊伍已開始有了傷亡。傳令兵告訴我：

——連長，又有一個弟兄死了。

我本已知道死亡毫無足怕，但傳令兵的這一類的報告却很有擾亂軍心的作用。我屢次告誡那傳令

兵：

——不要多說。爲了戰鬪，等一等我們大家都要和他一樣。

兩個班長都死了。剩下來的一個班長又在左臂上受了傷。

我下條子叫一等兵翁泉擔任代理班長，帶這條子去的傳令兵剛剛回來，就有第二個傳令兵隨着他

的背後走到我的面前說：

——代理班長也打死了。

三天之後，我們全連長約八百米達的陣地大體已算完成，但還太淺，缺少交通壕，不夠寬，只有七十生的左右，兩個人來往，當挨身的時候必須一個跳出壕外。

這已經是十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了。

雨繼續在下着，還未完成的壕溝裝滿了水，兵士們疲勞的身體再也不能支持。鍤子和鐵鏟都變得鈍而無力。有一半的工事は依着竹林構築起來的，橫在地下的竹根常常絆落了兵士們手中的鍤子。中夜十二點左右，我在全綫的壕溝裏作一回總檢閱，發現所有的排長和兵士都在壕溝裏睡着了。

我一點也不慌亂。我決定給他們熟睡三十分鐘的時間。

三十分鐘過後，我一個一個的搖醒他們，攙他們，他們一個個都滾得滿身的泥土，而且一個個都變成了死的泥人，我能够把他們搖醒攙起的，只有一半。

二十四日正午，我們的第一綫宣告全滅，炮火繼續着淹沒了第二綫。——我們便是第三綫，眼看着六百米突外的第二綫（現在正是第一綫）在敵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來。失去了戰鬪力的散兵在我們陣地的前後左右結集着。敵人的炮兵的射擊是驚人的準確，炮彈像一羣附有性靈的，活動的魔鬼，緊緊地，毫不放鬆地在我們的潰兵的背後尾隨着，追逐着。丟開了武器，帶着滿身鮮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瘋狂的狼似的在濃黑的火烟中流竄着。敵人的炮火是威猛的，當它造成了陣地的恐怖，迫使我們第一綫的軍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狽地潰敗下來，而轉成我從未見過的非常驚人的畫面的時候，就顯得尤其威猛。它不但擾亂我們的軍心，簡直要把我們的軍心完全搜奪。我想不必等敵人的炮火來殲滅我們，單是這驚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們的戰鬪力。

恐怖就在這時候臨到了我的身上，這以後，我再也見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們把所有結集在我們陣地上的潰兵全都趕走，把我們的陣地弄得整肅，乾淨，以等待戰鬪的到臨。

大約過了三個鐘頭的樣子，我們的陣地已經從這紛亂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來了。我們的陣地前後左右的潰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戰鬪竟使我的靈魂由惶急漸趨安靜。

我計算着這難以挨熬的時間，我預想着當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後，敵人的步兵將依據怎樣的姿態出現。

炮火終於停止了。

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在我們的頭上作着低飛，不時的把機身傾側，騾縱成性的飛行士也不用望遠鏡，他在機上探出頭來，對於我們的射擊毫不介意。

飛機偵察過之後，我們發見先後放棄了的第二線的陣地上出現了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一面××旗子插在麥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機關槍立即發出了顫動的嗚叫。

由第三排負責的營的前進陣地突然發出違反命令的舉動——對於敵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舉手把他們活捉或消滅，就必須切誠自己的暴露，要把自己掩藏得無影無蹤，我曾經吩咐第三排要特別注意這一點，但他們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的排長的反乎理性的瘋狂行動使我除了氣得暴跳之外，簡直無計可施。這個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對於我們戰鬪的任務毫無裨補，他在敵人的監視之下把機關槍的陣地一再移動，自己的機關槍沒有發射過半顆子彈。就叫他率領下的十個戰鬪兵一個個的倒仆下去。第一排的排長想率領他的一排躍出壕溝，給第三排以援助，但我嚴厲地制止了。我寧願讓第三排排長所率領的十個人全數犧牲，却不能把我們全連的陣地在敵人的監視下完全暴露。但我的計算完全地被否定了，在我們右邊的友軍，他們非分地完全躍出了戰鬪的軌道，他們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詭譎如蛇的敵人的試探，他們犯了比我們的第三排更嚴重的錯誤。爲了要對付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他們動員了全線的火力，把自己全線的陣地完全暴露了。

敵人的猛烈的炮攻又開始了。

敵人的準確的炮彈和我們中國軍的陣地開了非常厲害的玩笑。炮彈的落着點所構成的曲線和我

們的散兵溝所構成的曲綫完全一致，密集的炮火使陣地的顫動改變了方式，它像彈簧一樣的顫動了，它完全變成了溶液，像淵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洶湧的波濤。

我們的團長給了我一個電話機，他直接用電話對我發問：

——你能不能支撐得住呢？

——支撐得住的，團長。我答。

——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這是你立功成名的時候，你必須深明大義，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我彷彿覺得，我的團長是在和我的靈魂說話，他的話（依據我們中國人和鬼的通訊法）應該寫在紙上，焚化，——而我對於他的話也是從靈魂上去發生感動，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我不明白那幾句僵尸一樣的死的辭句為什麼會這樣的感動我。

——團長，你放心吧！我自從穿起了軍服，就決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徑，我是一個軍人，我已經以身許給戰鬪。

於是我報告他第三排的排長如何違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槍斃。但第三排的排長已經受傷回來了，我請求團長饒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掛着滿臉的鮮血躺在我的近邊，團長和我在電話中談話，他完全聽見的。他以為我就要槍斃他，像一隻癩狂的野獸似的逃走了，我以後再也沒有碰見他。

夜是人類天然的休息時間，到了夜裏，敵我兩方的槍炮聲都自然地停止了。弟兄們除了一半在陣地外放哨之外，其餘的都在壕溝裏熟睡起來。我的身體原來比別人好，我能够繼續支持五天五夜的時間在

清醒中，我圍着一張軍毯，獨自在陣地上來往看着別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這時候纔對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可以做這些戰士們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滿着炮烟，混身爛泥，鞋子丟了，不曉得膠住在那處的泥漿裏，只好把襪子當鞋。我的袋子還有少許的炒米，但我的嘴饞得像一個屎缸，這張嘴老早就失却了吃東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曉得這時候是否應該向嘴裏送一點食品。

第二天拂曉，我們的第二排由何博排長率領向敵人的陣地出擊。微雨停止了。曉色朦朧中，我看見二十四個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壕溝。約莫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前面發出了激烈的機關槍聲，敵人和我們的都可以清楚地判別出來。這槍聲一連繼續了半個鐘頭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援兵去接應。一個傳令兵報告我排長已經被俘虜了。我覺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們全退回來。

原來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們暫在後頭等着，自己一個人前進到相距兩百米突的地方去作試探，恰巧這時候有一小隊的敵人從右角斜向左角的左軍的陣地實行暗襲，給第二排的弟兄碰見了，立即開起火來。但排長却還是留在敵人的陣地的背面。天亮了，排長何博不顧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們的陣地前面獨戰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們全綫退却的時候方纔回來。他已經傷了左手的手掌，我和他重見的地點是在南昌陸象山路六眼井的一個臨時醫院裏。因我也是在這天受了傷的。

這天的戰況是這樣的：

從上午八點起，敵人對我們開始正面的總攻。這次總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們伏在壕溝裏，咬

緊着牙關，忍熬這不能抵禦的炮火的重壓。對於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個月一個禮拜來計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個鐘頭，用一秒，現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

「與陣地共存亡。」我很冷靜，我刻刻的防備着，恐怕會上這句話的當。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錯誤，中國軍的將官最喜歡說這句話，我本來很了解這句話的神聖的意義，但我還怕自己會受這句話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這裏都成問題，而對於陣地的據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這時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敵人的無敵的炮火之下，我們的弟兄還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數，而我自己，第七連的靈魂，必須還是活的，我必須親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鮮麗的畫景。我們中華民國的勇士，如何從毀壞不堪的壕溝裏躍出，如何在陣地的前面去迎接敵人的鮮麗的畫景。

但敵人的猛烈的炮火已擊潰了右側方的友軍的陣地。

我們出擊了，我們，零丁地剩下了能够動員的二十五個。像發瘋似的登濛地，懵懂地在炮火的濃黑的烟幕中尋覓着，我清楚地聽見，隔着一條小河，和我們相距約二十米突的地方，有一大隊敵人像潮水似的向着我們右側被沖破了的缺口湧進，他們有一大半的北方人大叫着「殺呀！——殺呀！——殺呀！」用了非常笨重愚蠢的聲音挺着刺刀彎着兩股。

我立刻一個人衝到我們本陣地的右側，這裏有一架重機關槍，叫這重機關槍立即快放。這重機關槍吝嗇地響了五發左右不再繼續。

——壞了。

那射擊手簡單地說着，隨即拿起了一支步槍對着那密集的目標作個別瞄準射擊。

我們一齊地對那密集的目標放牌樓火，但敵人的強大的壓迫，我們又退回了原來的壕溝。

右側方的陣地是無望了，我決定把我們的陣地當作一個據點扼守下去，因此我在萬分的危殆中開始整頓我們的殘破的陣容。而我們左側方的友軍，却誤會我們的陣地已經被敵人佔領，用密集的火對我們背後射擊。爲了要聯絡左側方的友軍，我自己不能不從陣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動。

這時候，我們的營長從地洞裏爬了出來。他只是從電話聽取我的報告，還不會看到這陣地成了個什麼樣子。他的黧黑的面孔顯得非常愁苦。他好像從睡夢裏初醒似的爬出來了，對我用力地揮手。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肺，他咳了兩聲就倒了。

敵人的炮火已經對我們直接瞄準了，從炮口衝出的火焰可以清楚地照見。

我開始在破爛不堪的陣地上向左躍進，第二次剛剛抬起頭來，一顆炮彈就落在我的身邊。我只聽見頭上的鋼帽噹的響了一聲，接着暈沉了約莫十五分鐘之久。

我是決定在重傷的時候自殺的。但後來竟沒有自殺。我叫兩個弟兄把我拖走，他們拖了好久，還不會使我移動一步。這時候我突然發覺自己還有一付健全的腿，自己還可以走的。我傷在左頸，左手和左眼皮。鮮紅的血把半邊軍服淋得透濕。

當我離開那險惡的陣地的時候，我猛然記起了兩件事。

第一，我會經叫我的勤務兵在陣地上拾槍。我看他已經拾了一大堆了，他退下沒有呢？那一大堆的槍呢？

第二，我的黑皮圖囊，我在壕溝裏會經用它來墊坐，後來丟在壕溝裏。記得特務長問我：

——連長，這皮袋要不要呢？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走」的意思，覺得那圖囊可愛起來，重新把它背在身上。不錯，現在這圖囊還在我的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漢口（七月）

我在俘虜中

李偉濤

報紙上傳來的消息還是樂觀，但這樂觀在人們的眼光裏已是個相反的信念。半月來，報紙上何曾有過失利的消息，就是退却也堆上一些「策略」「有計劃」「誘敵深入」等等好聽的名詞，而在這些好聽的名詞下，炮聲是逼近南京城了。

炮聲逼近南京城的時候，南京城已是一個毫無政治機構的空城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沒有法子離開的貧苦民衆，和一些奉命守土的士卒而已。而我呢？却是介於二者之間的所謂救護隊隊員。

我怎樣被敵人俘去呢？這我在這裏不必有所敘述，因為我在某報上已經記載了的。

與其說是避目標，毋寧說是明哲保身，我在不能救國就只救命的條件下，已經換上不合身的便裝了。當我脫下那制服時，我是不留戀地迅速地拋在那一塘死水裏，但我的心頭是有一陣陣的隱痛，我太重視生命了，也許，我這重視生命能得到一般的原諒的，因為，那負有守土責任的長官，不是早已離陣遠走了嗎？長官遠走了以後，南京就陷於混亂狀態，敵人是甚麼時候進城的呢，各方的報告都不一，但我被擄去的時間是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七點左右，地點是中央路鐵路的柵門口。

我孱弱的樣子使敵人放鬆了我，本來，瘦長的身軀再加上那件不稱身的袍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兼以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更做了我不是「支那陸軍」的護身符。

進城後的敵人，對於「支那陸軍」是以極嚴厲的手段來處置的，遠遠的一槍，算是他的幸福，據去後確是以極不人道的刑罰使他們慢慢地死去的，我曾聞到那悲慘的呼號，那都是我們的勇士犧牲時的叫喊。

行刑時是絕對禁止我們的偷視的，如果不識相而到門隙裏去探視時，那末，必然得到同樣的命運，分離了的屍體，也由他們自己收拾。我們所知道的是活的進去，而出來的呢？則只是一堆肉一東骨與一滴滴的鮮血而已！

當時，我為自己有癆病的樣子而慶幸，就是現在，我也還是以為生命的保全，是得力於不健康，如果我是很壯健的樣子，不也是化為一堆肉，一東骨，和一滴滴的血了嗎？

被擄去的人被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在他的身上足以證明是軍人的，這就是說，他還沒有變換服裝或身藏有武器或符號的，這些，有時以機槍來掃射，有時就以刺刀亂戳，這要看人數的多少來決定。第二組是雖然沒有軍人的表現而頗有軍人的可能的，這就是壯健的青年了，這一組人受刑較慘，不問承認與否都是一死的。第三組就是我這類病夫樣子的人了，我們是免去審訊的，而僅由他們的隨軍工作人員詢問一番就完事。

談到他們隨軍工作人員，多是正在求學時期的學生，他們是半武裝的，軍帽，軍袴，但上衣是西裝的樣式，他們組織像是獨立的，不屬於任何部隊，但無論那個隊伍有事時，他們在得到通知後能够在最短時間內趕到，如其這地方的工作已經完竣時，他們就立刻開拔到另一個地方去。當南京被他們佔領後三天，這些隨軍工作者就來到了，他們一來到之後，就分別的辦些類乎政治方面的事情，兵士對他們很客氣的，都

喊他們先生，就是隊長也不例外。

詢問我的是個上海同文書院的學生。上海話相當好，他所問的並不注意姓名和籍貫，他知道這些被俘者都不會說真話，就是真的也無益處，他劈頭就問：

「你是做生意的？」

我當時那裝束，確像商店裏的夥計，夫子廟吃食店的帳房先生的樣子，我想答應是的，但是立刻覺到，我對生意門路一點也不懂，萬一露出馬腳豈不糟糕，於是，我回答：

「我是教書的！」

我的答語使他注意了，在他的腦子裏，中國教育是排×的，而教排×教育的先生一定不是好東西，於是，他語氣重重的問：

「你是教書的？」

「是的！」我是容貌坦然的回答：「我是在鄉下教書的。」

「那末，你教些甚麼？」

「四書，五經，古文，幼學，」我說了一連串給他聽。

「好極了！好極了！」他的態度溫和了，笑得是那樣的狡猾：「這些是你們中國最好的書，最好的書。」但他爲了證實我的話是否真的，他叫我寫一段給他看。

有的只是鋼筆，我故意做出執筆毛筆的樣子去寫，他笑了，教我怎樣子的執法，於是，我寫「子曰，學而時習之……」一大段，一直到我寫不下去了纔停止。

「好極了好極了！」他還是這樣說，同時他對那兵士咕噥了一陣，我就被帶到比較優待的地方了。

我這狡猾真便宜不少，其餘被擄去的人，縱然不死，也要做挑水，抬子彈等等繁重工作，而他們當我是教書的，出力的事都不要我做，並且，他們都喜歡以那X X語調的漢字和我筆談，我且因此而學到一些X X的文法。

因為這樣，敵人和我是相當的融洽了，他們很放心我，有時並且叫我和他們共同進餐，這都是別個被擄去的人所不能得到的榮幸，而且有個敵兵並且在別人身上剝下一件絨線衫來犒賞我。

這樣一個多月，我得到一個機會而很客氣地跑進國際委員會去，那些同伴見我竟能安全地回來，都詫異我的神通。

(烽火)

昨日的臨汾

楊 朔

雞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藍的湖水，流動在原野的盡頭。從模糊的輪廓裏，我可以辨出遠處的村落，樹木，齒形的臨汾城牆。……下車時，本來計畫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腳，可是敲過幾家店門，每一處都駐滿軍隊，北方的早春又是那麼寒冷，我不願意滯留在陰晦而冰冷的車站裏，只好決定進城，雖然時間那麼樣早。

翻起大衣的領子，兩隻僵硬的手插在袖口裏，我的思緒逐着牛車的顛撲而揚起不平勻的波動，我感到煩燥，容易動怒——這或許是由於牛車的行動過於遲緩，但從風陵渡到臨汾，火車的速度並不比牛車快許多。我分晰不清自己激動的情感，這種夏天暴風雨來臨以前一樣的空息，却使我沈默不住了。我不耐煩地問車夫說：

「城門能開麼？」

「差不多啦。」車夫望一眼漸漸開朗的高空，轉過臉對着我打了一個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可怕的面貌：一張麻臉，粗硬的鬚鬚同鬢角的亂髮糾纏到一起。當我到山西前線來時，一位熟習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經警告我說：

「你得小心點，路上可有散兵剝人的衣裳！」

車夫雖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猙獰可怕的面容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備，特別是現在——

××強盜已經侵入介休，誇大地說準備在二十天裏攻到風陵渡，進迫潼關天險，而我一路所見的我們後方的情景竟是那麼紛亂。許多富人都在逃跑，軍官的家屬更多。這些太太們領着自己的兒女，攜帶着很多大包裏，由穿軍服的隨從護送着。在風陵渡口，我還遇到一個鄉下青年，背着簡單的行李，要搭火車到運城去。他曾經對我嘆息說：

「鄉下不能住啦，軍隊裏拉人，祇好跑出來……」

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進污濁的泥塘裏，見不到一滴清水。

現在，因為我在車站一帶躑躅了不短的時間，尋覓客店，同車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曠野裏死沈沈的，沒有第二個人，祇有我坐的這輛牛車輾動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臨汾炸的很厲害吧？」我隨時都在注意車夫的舉動。

「沒有什麼，鬼子的飛機倒是常來。」他揚一揚鞭子，抽了一下黃牛的臀部。

「鬼子來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當自衛隊了。」他變得十分興奮，自動地同我攀談起來。

在別的村莊裏，弟兄兩個僅有一個參加自衛隊，但在他的村裏，車夫說每個男人都要武裝自己，只要他的年齡是在十六歲三十八歲之間，自衛隊的人受着定期的訓練，明白這次戰爭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鍵。最近，因着前線的吃緊，車夫對我說他們村裏趕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預備砍鬼子的腦袋。

「你們沒有新式的槍嗎？」我不禁這樣問。

「鬼子會送來的！鬼子若是來，我們都躲到野地裏，等到黑夜摸進村子，把他們殺光，手槍盒子砲不有的是！」他說得那樣自信，每個字都像一塊鐵，有着極大的力量。這使我感到羞慚，我以前竟會疑心他是個危險的人物！

「山西還是活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門剛剛打開，經過守門兵士的幾句盤查，牛車趕進城裏，臨汾仍然在睡夢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臨汾的氣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潑和緊張。牆壁上隨處張貼着警惕的標語。從標語下，我知道這邊少先隊，大道團，鐵盟會等，許多救亡的團體。

火藥的氣息已經可以嗅到；敵人的飛機幾次來拋炸彈；保衛祖國的戰士被急迫地運往火線——然而民衆的精神和生活並不會遭到何種侵擾。商店大開着門，不寬闊的黃泥土築成的馬路上填塞着行人，熱鬧，緊迫，行人當中時時可以見到穿着灰軍裝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學學生，造成臨汾的活潑氣象的主要動力。這些革命青年們一邊在訓練自己，一邊在幹着救亡和鋤奸的工作，臨汾的革命空氣固然濃厚，但漢奸的活動也確實可怕。張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點的漢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體上的蝨蟲，無恥地蠕動着。

朋友告訴我一件事實：

是舊曆元宵的夜晚，許多救亡團體利用百姓們積習難除的舊習慣舉行一次提燈大會，遊行，喊口號，宣傳。隊伍像是一條龍，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羣衆的情緒好像揮舞着的火炬一樣的熾熱和明亮。

誰在放槍，拍，拍……

隊伍紊亂了，槍聲淹沒在肉肉的吼叫裏：

「打倒漢奸！」

因着混亂的狀態，漢奸並不會捉住，一位糾察隊員卻被槍殺了。這一次遊行雖發生了不幸的變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別大，因為血的宣傳是比任何口號和演說都來得深刻動人。

老百姓對於漢奸是那樣痛恨，時刻都在消滅他們。因此，我曾經親身遭到一件有趣的小事。

在一個村莊裏，由於鄉公所的領導，農民們有一次隆盛地舉行春耕運動大會。因為有事住在這個小村裏，而且想看看農民的集團活動，我也跑到鄉公所。

村裏的百姓大半全集攏來了：有駝背的老人，筋肉結實的壯年漢子，頑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紅綠衣褲的婦女。鑼鼓的鬧人聲響從人堆裏出來，每個農民的臉上掛着興奮的色彩。

公所的牆邊擺滿了三角形的大旗，紅的，藍的，紫的……孩子們在繞着旗桿互相追逐。我在人叢裏擠了一回，走到鄉公所辦公室的窗外，那兒曬着許多橢圓形的藍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寫

着：

「抗×軍人家屬光榮牌。」

這當兒，一位穿着黃布制服的中年男子從房裏走出來，含着笑向我打個招呼，而且回答我的問話說：

「我們村裏已經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誰家有當兵的，就在他們門上釘一塊——先生是那一部分的？」

「我住在八路軍政治部。春耕大會幾時開呢？」

「人到齊了，現在就要遊行了，下半年纔開會演戲。」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裝，那並不是八路軍一律穿的灰色軍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麼玩意兒。

「好的，午後我來參加你們的大會。」我向他點點頭，在農民們惶惑的目光下走出公所，不感到一點奇怪，因為鄉下人總是這樣有趣，但我剛走了不遠的路，後邊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請等一等。」

來人左臂上繙的一塊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訴我他是八路軍的人員，他一開口就說：

「請別生氣，鄉下人看見你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漢奸？」

「哈哈，當然不是。不過他們心細，所以找我同你談談。」

我把身邊帶的證明書給他看過，彼此笑着走開。覺得不會想到山西的民衆這樣有組織這樣富有政治覺性，我不能不高興。

離開臨汾不久，敵人便逼近這座古城，在汾河上揚起險惡的風濤。雖然他們會得到這個城地，但他們永遠得不到我們的民族。瞧吧，在呂梁山，在石樓山，在姑射山，我們將有廣大的游擊戰展開。我們不怕任何利器，我們是有着堅強的精神堡壘建築在民族的熱血的心臟上。

(戰地)

行進在太行山

黑丁

月亮西沈了。山野蒼茫一片黑。我們走出王屋鎮，踏着冷冷清清的山路，每個人的身子，好像在發着簌抖。小心翼翼地走，我們的眼睛在黑暗裏搜尋，探望。

天，發着深灰色，低低地壓着連綿不斷的山嶺。而山嶺，却是黑漠漠地，凝然不動地兀突在我們面前，隱約在遠處。

風，颯忽地吹來，又颯忽地吹着走了。夜空裏像輕搖着一些黑影，有如從天上隕落下來的星石在那兒旋動。

山，似乎是更深邃，更渺茫。也似乎是更荒涼，更冷漠了。沒有燈光，也沒有燐火……

現在，我們是深入了王屋山的臟腑了。而遠處，那便是起伏而綿亘的析城山巒。

黑暗中，我們簡直摸不着路，隨處都是亂石，荆棘，和雪窩。不是路，我們所走的是山嶺，陡坡，溝澗，和山峽。人們喘着氣，慢慢地移動着，幾乎像爬。棍杖觸着石塊，掀起了一片雜響。誰也不敢邁開大步走。那前頭的開路先鋒，他像在探險似的，用他的膽子，眼睛，手腳，和智敏，很慢很慢地在向前爬動。於是，後邊的人們，腦袋碰着背脊，背脊撞着腦袋，你的腳尖踩着我的鞋後跟，我的腳尖又踩着他的鞋後跟。黑影一仰一仆，這樣被握在每個人手裏的一根棍杖，自然而然地便做了自己唯一的忠實的夜伴了。偶然，有人伏下腰，低垂着

險，小心地往那邊崖下探視，却不禁馬上要這樣大聲叫：

「呵呀，我的天哪……」

那崖下，像是無底的深淵，隱藏着無底的黑暗。

「呵，走吧，這一次別人不常到的地方，我們都走過了。」

「路，路都是要由自己去找。能走別人所沒有走的路，那纔是一條真正的路呵。現在，我們把這荒山踏出一條路，那麼，在我們後邊的人們不是可以跟着走了嗎？」

這樣彼此互語，打破了夜行的沈悶。

走着，走着，忽然前邊那個開路先鋒停止脚步了。

後邊的人們立刻便異口同聲地這樣大聲問了：

「怎麼停止了？」

「面前沒有路了，是很陡很陡的山壁呀……」他回答。

「山壁不能爬嗎？」有人又問。

「爬不上去呀，連一個斜坡都沒有呀……」停了停，他接着說：「走呵，跟着走，我們爬左邊的山，爬過

去總會找到路呀……」

「那麼，牲口，馱子，怎麼辦呢？」後邊有人尖叫。

石友三將軍粗聲粗氣地說：

「先在這裏停止吧，天亮再找好路走。到關陽和大隊集合。」

馬匹，驢子，驢，都停止了。

我們爬着山。人們在松林裏，荆棘叢裏，草莽裏，輕手輕腳地攪動。山石一個一個從上邊往下滾，在連續不動的沈重的互撞聲裏，一陣尖厲的叫聲從很低的坡下抖揚起來：

「呀呀……呀呀……你們在前邊的可要當心呀，大石頭一個一個往底下滾……」

「我們的腦袋呀，我們的腿呀……呵呵……你們可要當心呀！」

前邊的人這樣回答了：

「實在沒有方法躲避呀，滿山是石頭，眼睛又看不見什麼。」

「嗚嗚，荆棘呀，我的腳……袴子，也扯破了……」

「……………」

黑暗裏，充滿了騷然的聲音。

在山坡腰上，石友三將軍，用着響亮的音調，向我們叫喊着：

「後邊的同志，快往上爬呀，一個跟一個，千萬不要失掉連絡！」

回答這話的，是一陣互撞的石聲，混合着一陣迫促的脚步聲。

爬上山嶺，我們又往下坡爬動了。

天亮了。

曉風吹散了天空的深暗的雲層。白光從山澗裏散佈出來。眼睛像掀去了一層黑的遮布，我們看到光明了。

山野，又在我們眼前活現出一個真的面目。

一天，兩天。那是一個使我們怎麼樣狂舞的雄偉的遠景呢，從峯巒的松林裏向南望下去，一條蜿蜒的黃色的長流，從遠遠的山脚奔出，帶着怒吼的聲音，用激流衝擊着山崖的石壁。這是黃河。太陽出來了。河水放射着亮光，像是無數張黃色的魚網，撒下去，提上來，又撒下去了……

走上靠近黃河的山路，我們坐在河邊的沙原上休息了。

又是飢渴，於是，大家都在喝黃河的水。水，含有很厚的一層沙泥，喝到嘴裏去，那就像在喝着混濁的泥漿。但，却是冰冷，而且甜。

沙原上，起着狂風了。黃土，沙粒，在一陣力量的激盪中，都變做一片蔽天的茫茫的黃霧。

我們奔走着。我們灰色的影子漸漸地沉迷在狂風的沙土裏。帽子，風衣，面孔，眼角，耳朵，鼻孔，眼，牙齒，一層沙土，若不是從說話聲音來辨別，恐怕誰也不會認得出來站在自己的面前是那一個。

晌午，我們走進山脚下一個村莊，這村莊有二十幾家住戶。但在這些住戶之中除了有幾家還有幾位老太太，和幾位老頭子，其餘的住戶就連一個人也沒有了。

在一家，我見到一位老太太，她大約有五十多歲了，身個很高，粗胖，而且很健壯。她穿着一套黑色的破舊的棉襖，棉袴，寬臉子，兩隻大眼睛，高鼻梁，一張小嘴。我站在她面前，我向她發問：

「老太太，怎麼就你一個人呢？」

她臉上現着悲苦的表情，筋肉抽動着，用一隻手抓動着胸脯，慈祥地說：

「唉，唉，老總，你不知道呀，他們都跑了。」

「爲什麼要跑呢？」我現出驚訝的樣子。

「誰願意跑呢？但大家都害怕，怕老總們來了……來……」

她沒有說完，好像這幾句話就要說到這裏做一個結束。然而，我爲的要深知她話裏的清由，便接着這樣問她：

「怕老總們來，來怎麼樣？」

他終於沈着臉子說了：

「怕來騷擾……」

我的心一沈像受到一種刺激。我問：

「那麼你們這裏頭幾天來過軍隊嗎？」

「啊，老總，你看……」她用手指着地上的幾隻缸說：「米麵都給吃光了，臨走，連筷子都給帶去了。別的人家也是一個樣呀，一個樣呀……老總，軍隊都是這個樣嗎？聽說『X路軍』可不是這樣，人家到了那個地方，老百姓都歡迎，也沒有逃跑的。人家不騷擾老百姓，吃東西都給錢。」

「啊，啊……」我茫然了。

我急急忙忙地跑出屋去，我找到三位女同志，就把剛纔從老太太嘴裏所聽到的話告訴了她們，希望她們能够去和她談一次話。

我們四個人一同又走進屋去。老太太坐在土坑上。這時，宋同志走上前去，伸手就握着老太太的手，現得很親熱的樣子來這樣向她問：

「老太太，你多大年紀了？」

老太太很拘束地，用眼睛在宋同志的臉上仔細瞅了一下，聲音有點啞啞嚶嚶地說：

「啊，你是個女孩子……啊，我，我五十三歲了。」笑了笑，高興的又說：「你們這些女孩子怎麼也出來當兵呢？」

「老太太，你該聽說吧，X X鬼子佔去了我們好些地方，我們老百姓也不知讓他們殺了多少……若是我們再不齊起心來，我們中國就要亡了。老太太，你想想，像我們女孩家，以前誰有膽量幹軍隊呢，這不是教X X鬼子逼得沒有辦法嗎？」

「啊，這很好，中國早晚有出頭的一天……」老太太臉上抖着希望的笑。

這時，站在宋同志身旁的張同志，她用手拍着老太太的肩膀，插上嘴說：

「老太太，我們都是學生，你不要害怕呀，我們軍隊裏有三四百個男女學生，我們都到前綫去參加過作戰，我們一點也不怕，現在不是怕的時候了……」停了停，她喘了口氣，又接着說：「老太太，我們很願意和老百姓來來往往，我們在前綫，沒有一天不和老百姓在一起的。但，自從我們的軍隊進了太行山，我們每次到了一個村莊，就看不見一個老百姓……我們心裏真發急，今天到了你們這個村莊，一看老百姓又跑光了……啊，大概你們一定是遭受過騷擾吧？不然，那能這樣的……」

老太太嘆着氣，臉上浮着笑，說：

「唉，有的軍隊太不像樣，就只騷擾老百姓……」

「是呀，這樣就給老百姓留下不好的念頭了……我們就怕這個。所以，我們司令常對當弟兄的說，我

們要打勝仗，必須有老百姓們幫忙，我們千萬要好好對待他們。如果有人到老百姓家騷擾，知道一定要重
重處罰……我們吃老百姓的東西都要給錢。我們不讓老百姓怕我們。」張同志解釋般的說。

沈默多時的韓同志，她像小孩似的偎倚在老太太的跟前，這麼說：

「老太太，你就一個人嗎？」

老太太搖搖頭，她一把抓住韓同志的手，輕聲地說：

「不，我還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姑娘。」

「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宋同志很快的插上嘴問。

老太太把臉子抬起來，用光亮的眼睛，看了看我們，便對宋同志笑笑迷迷地說：

「他們，他們都當游擊隊去了。」

我們跳躍了。我們笑着把老太太擁抱起來了。啊，她是我們偉大的母親。

「他們倆常常回來看你嗎？」我向老太太親切的問。

「是的，每隔三兩天回來一次。」她回答着，站起來便走下地去了。她高興地說：「你們一定飢餓了吧？」

我給你們去烙幾張餅吃，缸裏還有點麵。」

宋同志一邊拉着她的胳膊，一邊說：

「老太太，那敢勞動你……有麵讓我們自己烙吧。」

「不，你們不會。」她堅持地說。

「我們會呀，老太太，我們在前綫都是自己做飯。」韓同志搖動着腦袋說。

「你們用不着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

老太太說着在地下轉了一週，她便走到西間一個黑暗的地角上，伏下腰就把放在地上的一塊大石頭掀起來，她在一個土坑裏提出一隻瓷缸來。她走到我們面前，笑聲地說：

「我還有這麼一缸麵，烙給你們吃吧……」歪了歪臉子，她對宋同志看了看，便問「你們有幾位女的？」

「三十。」

老太太掀開缸蓋，她暗暗地打量一下，和雷地說：

「啊，你們三十個，好，我給你們每人烙兩張餅，你們帶在背袋裏路上好吃。人再多了，麵可就不够了。你們四個人等我烙好了先吃幾張。」

這含有人類的最真誠的熱愛的語聲，已經使我感覺到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戰士的母親，她是一個新生命，在生命的靈魂中，藏有着一顆愛護我們像愛護她的兒女那樣偉大的心。

「老太太，你年紀這麼大，我們還來勞動你。我們太對不起。」我感激似的這麼說。這時，宋同志也插上嘴說：「真是，老太太，我們太對不起，還是讓我們來烙吧。」

「還客氣什麼呢？我們都是自己人啊，你們拋家離鄉出來救國，這多教人可喜，我不能上前綫，難道就不能烙幾張餅嗎？」

「老太太，不是說你不能，我們是過意不去呵。」張同志笑着說。

我們雖是沒有自己動手烙，但我們却終於得到她的允許，在幫助她燒火，看鍋。

餅烙了幾張，老太太就往我們手裏放，勸慰地說：

「你們吃吧，別餓着……」

當我們去叫來所有的女同志，而每人把從老太太手裏交到的兩張餅放在行軍袋裏時，大家便湊了些錢交給老太太。

老太太把錢還給我們，她的兩隻手不住地擺動，臉上充滿了笑影說：

「你們給我錢，就是瞧不起我老太太。錢是自己的，還拿什麼錢呢……」

這樣，我們只好把錢收起來。於是每個人對她說了幾句感謝的話。

黃昏了，我懷着依戀的心情，在大隊的行進中，我朝着站在大門外的老太太，頻頻地揮着手高聲地說：

「老太太請回吧，有機會我們來看你。」

她笑着，點點頭。

我們向關陽奔走了。

深夜，我們正在路上，忽然，有一個老婦人匆匆忙忙地奔跑到了我們跟前，她用着衰老的啞聲這麼向我們問：

「你們是「八一師」吧？」

這聲音，我一聽，立刻在我腦子裏跳出一個熟悉的影子。我走上前去，仔仔細細對她看了一遍，果然是我所認識的人，她就是給我們烙餅的那位戰士的母親。這樣，我把抓着她的手，我急聲地問：

「啊，老太太，夜這樣深，你，你，來……」

她的兩隻大眼睛彷彿在冒火光，身子發着抖，聲音顫慄地說：

「我，我來，我要見你們的司令，我要告訴你們……我們的村莊到了十五個敵人的便衣隊，他們在那兒過夜……」

我們的女同志把她擁抱起來了，有的問她：

「老太太，路這樣難走，你來追我們，一個人不害怕嗎？」

「怕，怕什麼，我不跑來告訴你們，說不定明天敵人就會來的……」

我們領着她去見「石友三」將軍。她把話又重說了一遍，石將軍便對大家徵求意見似的這樣說：

「誰願意自告奮勇去解決這十五個敵人？」

突然，幾個粗大的聲音從隊伍裏震跳起來。

「報告司令，我們去！」

「你們是那幾位？」石將軍接着問。

「我們是手槍隊。」

在月光照耀着的死靜的山路上，二十個勇敢的健壯的人影在集體的鋼鐵一般的激勵語聲裏，邁着輕捷的腳步，一直奔向山裏去了。

（文藝陣地）

滹沱河夜戰

碧野

紅汨汨的滹沱河在遠野上奔流，早晨的太陽抱吻着這南岸的無垠的沙原，荒村在波湧的沙原上閃跳着暗綠的光，一陣潮濕的風吹過，帶來細沙的迷濛。

剛渡過河來的七十個弟兄，被昨夜百二十里的急行軍弄疲倦了。每個弟兄的臉孔都蒙上一層黯灰色，困倦後的憔悴，更使那滿蓄殺意的紅溜溜的眼睛凸出。

弟兄們散落在沙原的西方，槍枝枕在頭底下。躺着的，背靠着坐着的……他們很安閒地在溫暖的太陽光下的沙原上靜靜地憩息……

隨着一陣集合號聲，從一叢白楊樹下飛閃出一匹雄偉的赤色戰馬，四蹄撲擊起一片沙土，嘶嘯着。馬背上的孫司令兩眼閃射出銳利的光芒，高高的顴骨冒出兩片血紅，往上翹起的鬍子在激情的鼓舞中跳動。

忽然一閃，司令拔出腰間的那支手槍，向天空一劃——霹！

「弟兄們，我孫殿英發誓死守滹沱河！」

「死守滹沱河！幾千支槍一齊在空中狂揮着，巨大的聲浪激蕩過沙原，荒村，一直隱落在天野邊。

「看呵，那滹沱河裏的水就是我們的血！」孫司令把槍向那奔流在遠野上的紅汨汨的滹沱河猛力

一揮。

「滹沱河，我們的血嗚哇！」

於是有一千多個壯健的弟兄隨着那匹雄偉的赤色戰馬，爬過沙原，隱伏到那在太陽光下閃跳着綠光的荒村裏去了……

風，夾帶着濕沙，一陣一陣地吹過這靜靜的滹沱河南岸的沙原。

黃昏，迫進滹沱河的敵人，用猛烈的砲彈向南岸射擊，扇形地發揮着他們的火力，用以試探南岸有無軍隊。

砲彈落在南岸上，騰起一片片黑色的藥烟和黃色的沙土。在火力的威迫下，南岸除了砲彈落地的炸裂聲外，沒有一點動靜。

於是從荒村樹林後的排哨線上，可以隱約地窺見北岸敵人的騎兵隊在活動了，那些馬羣沿着河岸蠕動，還有那每匹馬上的黑點……

多變的九月間的天氣。

午夜，風夾帶來墨黑的濃雲，暗沌沌的天體灑落下驟急的雨點，白楊樹們抖擻着闊葉，雜着風聲和雨聲在村野的上空嗚噓。

一聲號令，一千多個弟兄把實彈的槍倒掛在肩上，冒着大雨向敵人進襲了。

自動的分成許許多多的小隊，散兵線似的向滹沱河岸摸索着前進，慢慢地爬滾過一個沙丘又一個

沙丘，暴急的雨點打在臉孔上直發痛，全身都給淋濕了，狂捲的風襲來刺骨的寒冷。但是爲了一種復仇的火的燃燒，和那嚴厲的命令——半個鐘頭內，全部隊伍在岸旁的疎林裏齊集，因而每個弟兄仍然得用最的耐心向前爬進……

腳蹠進沙層裏去，吃力地拔出來，伏着身子往上爬，往上爬，迎面一陣風來，又把身子捲落了幾步。於是剛爬到沙丘頂的時候，就把身子一躍，跳過沙丘的另一面，縮着身子把槍柄夾在大腿間，槍筒抱在胸前，猛力往下一滾……

「哎唷！」一個掉進沙坑裏去的弟兄發出一聲驚叫。

「嚷什麼，你這隻鼻，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小隊長喘着粗氣，低聲地咆哮起來。

罵聲捲沒在風聲和雨聲中，弟兄們咬緊牙關，抖索着身子，繼續朝河岸的方向爬進……

在半個鐘頭內，各小隊都趕到這靠河岸的疎林裏來了。輕捷地集着隊，各人除了隱約感覺到心跳的微音外，黑暗中是一片嚴肅。

大風大雨用更狂暴的力擊打着大地，滄沓河發出一陣陣撲激的浪花聲，疎林的枝桠發出一種淒切的鳴咽……

從司令，到傳令兵，到隊長，到弟兄，全用耳語傳達着命令。

司令帶着護兵，號兵，和傳令兵，先摸下滄沓河岸去了。

立刻弟兄們把槍倒掛在頸子上，十個人一隊，十個人一隊地手牽着手，悄悄的爬落滄沓河的岸壁。把身子淌進水裏，兩隻腳踏着鬆滑的流沙，身子不自主的漂浮着。水流急激地在兩腿間沖打，水浪一

下一下的掃擊着胸脯，浪珠飛過頭頂，風雨在水面打着旋，憤怒的吼叫着……一隊十個人緊緊地牽着手，在水浪中艱苦地掙扎着，正預備斜渡過濼沱河北岸，給敵人一個強大的迂迴襲擊……

灑到河中心，更加深了，幾乎浸過頸子。水珠密密地打在緊張的臉孔上，呼吸都要窒息了，只有艱苦地喘着氣。

剛渡過河中心那段險要的水面，便有誰暴躁地罵了一聲：「我操他奶奶！」

一小球紅色的火光在水面上一閃，接着傳來一下清脆的槍聲：

——啪！

這一閃火光，這一下槍聲，在漆黑的雨夜中是多麼的耀眼和撩人啊！

隨即一陣恐慌的狂喊聲驟然在北岸上騰起——敵人的哨兵已經發覺有人來襲擊他們了。

「幹吧！」

「幹他們小舅子！」

怒罵聲在水面上騰起，隨着又是幾下炸裂的槍聲。

的的的的……

爲了避免敵人發現目標，迅速地，司令的號兵吹起了制止放槍暗的號。忽然又：

的打的打……

於是弟兄們回轉身子，朝南岸洩退了。

達達達達達……

兩分鐘後敵人的輕機關槍閃吐出火花兒，猛地像幾條火蛇伸，長血紅的舌頭獵取它們的食料機關槍彈向河面上追擊過來，落進水裏發出一種絲絲的怪響……

「哎唷！一個弟兄把兩手一鬆，慘叫了一聲隨着水浪漂沒了。

接着又是一個，又是一個，兩個……

弟兄們有的已經失散了。大部份的弟兄仍然冒着大風雨破開水浪向南岸洶動。

忽然不知從那裏預先繞過南岸的敵人，也放起機關槍來了！

達達達達達……

淅淅河南北兩岸都冒着機關槍的火舌，子彈絲絲地穿過水面，又絲絲地落進水裏……

那個背着司令的兩支短劍的護兵受傷了，孫司令一邊洶着水，一邊緊緊的搜抱那個護兵。他啞聲地

狂叫。

「快吹順流號！」

隨即，號兵拿起沈進水裏的號筒，吹起緊急而又抖顫的號聲：

打的打的……

弟兄們叫罵着把四肢一鬆，軟着身子隨波濤往下流，流，流……

在五里外的下游，一個聳立着巖巖的水巖的河岸邊，弟兄們一齊從波濤中爬上岸來，身子被浸凍得快要僵硬了。受傷的弟兄被同伴們拉上岸來，有的已經痛苦得昏迷過去了；即使還有知覺的，也因傷口受水的浸凍，低弱地在水巖邊呻吟。想找點樹枝生火煖煖身子吧，又恐怕敵人會發覺，致引起對全軍很大的

不利……

雨點比前疏落了，風仍然狂惡地打着浪頭水巖河灘……

「媽呀，真痛呵……」一個受傷的弟兄在黑暗中呻吟，一邊用他的手在水濕的地上摸索着槍枝。

「呃，同志，求求你給我一下吧……」

這悲切的哀求聲，打動了坐在旁邊的一個弟兄，那弟兄只是反覆地用着一種悲憫而又呆板的聲調

安慰着對方：

「同志，別想尋短見呵，明天你就會好的，明天！」

孫司令命令留下一小部分人，扶着受傷的弟兄到沙灘那邊的樹林裏休息外，其餘的弟兄分做三路，兩路繞道急行猛襲兩岸的敵人，一路截擊北岸敵人的來路。

一個新的鬪爭燒熱了每個人的胸膛。弟兄們一聽到這個命令，一個個從水濕的地上和巖邊跳起來，緊急的集着隊。

五分鐘後，黑暗中有三條活動的行伍，沈沈地靜悄悄地向着滹沱河上游進發……

鬪爭開始了，在五更……

擔任襲擊敵人的兩路弟兄，從東西兩方面用外線包圍，把敵人重重地圍困在一個小村子裏，然後漸漸的迫進……

爲了不使敵人預先發覺，弟兄們都把身子倒在地上，雙手撐着槍滾向前。當距離敵人前哨五十米遠的時候，弟兄們迅速地拔出了背上的大刀。

突然夜空裏風聲夾來了抖蕩而悲壯的衝鋒號聲。

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

「殺」蓋地裏弟兄們從地上跳起來，千百個喉嚨齊發出同一的吼聲，大刀舞劃出一條條淡淡的青光，迅電般的朝敵人的陣地上飛投過去了！……

站在黑暗中的幾個敵前哨兵，只驚叫了半聲，就給大刀的劈聲代替了。

從村口，從土垣，從棘籬，從泥潭……飛越過去，滾過去，跳過去。

「嗚哇，衝呀！」

「殺！」

達達達達……

敵人的機關槍猛烈地對準村口，土垣，棘籬，泥潭，這邊掃射過來，自動步槍，來福槍，冒着火球，子彈像火蝗般在夜空中劃着弧線，飛掠過來，發出繁密的颼颼的響聲……

劈啦劈啦……

啪啪啪……

在槍火的閃光中，可以看見淡藍色的槍烟在四處流蕩。

敵人的二十幾個騎兵隊，企圖衝出重圍，馬隊洶湧的衝躍過來，閃亮亮的馬刀電般地揮舞着。

立刻有十幾個弟兄衝上去，馬刀和大刀發出鋼鐵的碰擊聲，和着大刀劈擊馬蹄聲一齊交響，幾匹受傷的馬瘋狂地往空一躍跌倒了，其餘的馬羣勒回頭，向後奔跑……

一個從馬上掉下來的蠻強的敵騎兵用鋒利的馬刀和幾個手握大刀の弟兄格鬪一個弟兄被馬刀擊倒了，但隨着後邊的大刀一閃，那個蠻強的騎兵也倒了下去。

敵人的機關槍彈兇猛地射擊出來，永不停頓地發出達達的叫囂近樹林的小隊弟兄遭受到慘重的傷亡，有兩個弟兄掉進樹林外的水坑裏去，發出瘖啞而拘擊的呻吟……

當敵人發現他們的火力能逞發的時候，機關槍彈更緊密地落進樹林來，子彈碰着樹幹，發出拍啦啪——的折裂聲。

在另一片小林子旁邊，一個肩部受傷的弟兄，把槍往旁邊一投，從腰間解下手溜彈，扭開了保險絲，狂叫一聲向敵人的機關槍陣地投奔去。

只聽見一聲轟然的巨炸，那個弟兄勇敢的背影在爆裂的火花の紅光中仆倒了，敵人的那挺機關槍的火舌也突然熄滅了……

「殺！」

一聲吶喊，一隊弟兄衝上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在林子的另一邊，一個龐大的身影，滾過水泥，到一座土堆旁霍地跳起來，雙手把大刀一輪拍拍！一口氣砍死了兩個正在放着槍的敵人。

隨即，這個龐大的身影又彎着腰迂迴到林子前邊去，找到了正在發射着的機關槍的敵射手，他從地上跳起來，把大刀對準敵射手的天靈蓋：

「嗚哈！」隨着這一聲吶喊，敵射手被砍倒了，熱燙燙的腦漿濺滿他的一臉。

忽然一支刺刀從他的下脛間刺來，他把身子猛地往旁邊一閃，丟下大刀從側邊重重地給敵手一拳，聲痛呼，那個敵手被擊落到丈開外的水潭裏去。

於是這龐大的身子在機關槍前蹲了下去，左手接送着子彈帶，右手用力扣緊槍機，握住機關槍的把手對準右邊的敵人搖擺：

達達達達達……

受了這驟然的猛襲，敵人驚慌地怪叫着，在槍火的閃光中亂竄，接着是一排一排地仆倒下去……槍聲漸漸疏落，空中子彈的流火也只剩得一點兩點的。不知什麼時候，雨已經停歇了。

東方已經微明，渭沱河在黝暗的天野間隱隱地發着笑……

苦戰後的弟兄們離開滿堆着血屍的村子，坐在沙原上休息，一邊用濕沙擦着大刀上的血斑，每個灑滿血點的黑臉膛上，流出一道輕鬆的微笑。

遠遠的渭沱河那邊還不時地聽到轟然的砲聲和隱沉沉的槍聲。

傳令兵得着孫司令的命令跳上昨夜俘虜來的一匹大白馬，朝着遠方的渭沱河飛奔去了。白色的馬在黃色的沙原上，小了，小了……

(文藝障地)

夜攻舊關

尹休

我們在平定的娘娘廟休息下來。

「休息半天，十一點鐘吃飯，十二點鐘出發。」通知來了，一個屋裏有幾個人輕輕的商量着，在組織今晚的行動。戰士們擦槍磨刀，街道上那些小同志們向着一堆一堆的羣衆講話，每一垛牆壁站着一個人寫着標語，半天的日子這樣的過去了，背上槍，帶上乾糧，山頭上又推動一條奔騰怒放的長蛇。

前面的山重重的羅列在我們的眼前，山坡來得高而陡，每個人透濕了一身大汗，每一個的腳步走得那樣的急忙，好像幾步便能上戰場一樣。我們有好幾天沒有作戰了，戰爭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經常要上的課一樣，離開戰場的日子遠一點，便覺得寂寞無聊。行列裏，戰士們談着這次怎樣多多消滅敵人，多多繳敵人的槍，來作一個漂亮的模範戰士；有些在打算怎樣弄一件××大衣穿，或者一套華達呢軍裝，一雙光亮的皮鞋；有些想弄一支殺人的手槍，格外還想弄點××罐頭吃；有些互相商量着怎樣去活捉敵人。大家都忘去了身上流着的大汗，忘了他爬過多少高山，走了多少山谷，更忘記了太陽快要下山坡了。

欲圓的月慢慢的爬上山頭，重重的山岡蒙上一層朦朧的月色，月色抹在發亮的刺刀上發出一層嚴

霜的寒光山風由山谷中吹來刺骨的打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大家沉着心埋着頭默默的踏着月色前進山谷裏展着異樣寂靜的夜。山道上除了每人的脚步聲外，偶爾有幾聲咳嗽擊破了這沉靜的夜。經過那些稀落的村莊時，山谷裏散佈着嘹唳的大吠聲。月，慢慢的爬到天空當中了，這時我們到了駱駝堰村。大家休息下來，吃了飯再前行，不遠便是敵人的陣地了。

在一個石窰洞裏的人家，一共有三個房子，只留一個老漢。大家問他家裏的人那兒去了，他沒有答應。我們却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我們再問他，他緩慢慢的悲慘的說道：「我的兩個大兒子給××鬼子殺死了。」突然淚珠在他的眼角一顆顆的滾下，喉嚨裏發出悲哀的哭聲。這時我們竭力的安慰他，叫他不要悲傷，我們到火線上去多多的殺敵人爲他的兒子報仇。這樣他纔慢慢的同我們談起來，他說他姓陳，一共四個兒子，給××鬼子殺死兩個，還有兩個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他的媳婦也跑到安全的地方去了，現在只留下他一個人，他又說他們這個村子一共被××鬼子殺死十來個人，在長川村（離駱駝堰八里路）殺死得更多，許多青年婦女都被姦了，還姦死了幾個。他說他們白天少有在家的，多在後面山裏去藏着，夜晚纔回來，有時夜晚都不能回來，只得在山裏受冷，現在他們這村裏許多病了的人，就是在山裏凍了的。原故。後來我們又問他兒子受害的詳情，他一聽說他的兒子，不覺又哭起來了。我們沒有再問他，我們的飯好了，把老漢拉來一塊匆忙的吃着。

「同志們吃飯吃飽點呵，今晚要打衝鋒。」有些人在輕聲對着人說，匆忙的把飯吃完了，大家躺在炕上地下的草間睡着，靜靜的休息。約莫有一個鐘頭的時候，「起來，走了。」的聲音在催着了，大家聽見說「走了。」一翻身帶上自己的東西，走出村外，月光很寒冷的照在每個人的臉上，大家輕輕的走着，連一點

咳嗽的聲音都沒有，除了一陣陣的風聲外，整個的世界像池水那樣的靜，這一長串的人，心裏燃着奔騰的熱血，輕輕的向前走着，輕輕的把隊伍部署在敵人前面的各個山頭。

二

首先是工兵連分散在汽車道上，把電綫割了，電桿砍了，車道給破壞了一共有數十里路。我們給××士兵與偽軍的傳單散滿了汽車道，壁上的標語也寫滿了。接着起了一陣槍聲，山頭上的敵人班哨聽着我們衝上去，一翻身便逃了，幾個戰士趕到這班哨的屋裏去，柴火正燒得紅紅的，留下三件大衣，一些皮包，水壺等物，皮包裏正有一捲××票子，信件，兩支很漂亮的自來水筆，乘着這個時候，一班人的便衣隊衝到舊關去，哨兵見着我們的便衣隊，回身便跑，一個戰士很快地丟了一個手榴彈，卻沒有響，便衣隊乘勢趕到敵人住的屋外。屋外堅固的圍着一層鐵絲網，便衣隊一面向屋裏打槍，一面撤去鐵絲網。敵人這時却沒有還我們一槍，死死的守在屋裏，戰士們用手榴彈從窗上甩進去，頓時屋裏發生一片慘痛悲哀的叫聲，可是還有幾個屋子是石頭建築的，異樣堅固，敵人又死死的守在屋子裏，便衣隊這時退去舊關，我們各個山頭的機槍步槍大砲集中向舊關的房上射擊。房子被我們打壞許多，敵人還是死死的守在屋裏，我們等待敵人出來，好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可是，舊關的數百敵人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同時又在夜晚，膽寒地怕出來。一片槍砲聲，聲音是那樣的密而猛，震動了太行山附近幾十里的山谷，震動了各個山頭的每個戰士。東方隱隱發着魚肚白色，每個戰士上好刺刀，預備好手榴彈，等着敵人出來，等着敵人的援兵來，給他們一擊，然而，這一個期待，這一個希望，只是一個期待一個希望。「讓這羣鬼子們多活兩天，第二次再見時，我們

看一看手段吧。」許多人的心中這樣的說着。

天漸漸的明了，槍聲漸漸的稀了，太陽也慢慢的爬了上來。敵人這時密密的亂射着鋼砲，他們的槍也來得更密，可是我們已離開山頭，走到很深的山谷裏。大家休息着，有些吃着乾糧，有些懶懶的躺着。有些講着昨夜的戰鬪情況，有些在討論昨夜的戰鬪部署。我們在一個村子裏隨便的吃了些沒有菜的飯。在這村子前面帶來了十幾個人，每一個人都擔着一些鹹菜，大蒜粉條，身上都佩着「平定縣維持會」的黃色布條，上面還蓋上一個長方形的印。一見我們便跪下去要求我們放他們回去。我們問他們爲什麼給維持會送東西去，他們說是維持會叫他們出來到河北去買的，因爲他們很缺乏這些東西。他們是給維持會當差的，告訴我們平定城一般情形。我們問：你爲什麼給維持會當差？他們都說：老鄉，這是沒法子的呵！他們在敵人壓迫之下，漢奸引誘之下，被迫地做了危害民族的罪惡工作。

離開村子時，敵人的飛機來了三架，沿着汽車道往西去了。這時敵人的鋼砲正是一砲一砲的放着，許久，纔漸漸的稀了。有人叫：歡迎，再來一個。有人問：××鬼子的一個砲彈能值五塊錢嗎？誰也沒有答覆。有人說：一個砲彈至少够××老百姓一月的火食吧！大家又說說笑笑的離開戰場了。

三

沿着來路退下去，經駱駝堰分手向馬山村前行。爬了幾個山岡，是傍午的時候了。馬山村在數日前曾經作過戰，這個村子已給敵人蹂躪過，現在村裏的人依然過着安靜的生活，可是許多的房屋上還留着敵人燒毀的傷痕，牆上寫的標語都塗去了。問村民，大家都說不知道。自然，他們一見我們軍隊，絕不會說實話。

在戰線上的各個村莊，以前我們寫的標語，都被塗去了。因為這一帶有漢奸，常常來活動，一來便宣傳着：「大××軍隊一來，見你們的壁上寫得有標語，便要燒你們房子。」村民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得每人都塗去自己壁上的標語。而且，這一帶的村莊，落後的居民們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每一家大半都預備得有××旗子，聽說××軍隊一來，便把旗子掛出來了，而且，維持會常常來要各種東西，他們也忍着給了。

休息一刻，吃了些乾糧，又前行了。經過幾個村莊，到了磨春村天已晚了，就在這個村子裏住下來，並且要休息兩天。休息的當中，進行宣傳的工作，可是，當我們向羣衆談話，他們聽到半途就一個個溜了。這是什麼原故呢？我們在他們的牆壁上寫着標語，他們非常的不高興，這又是什麼原故呢？我們個別的向他們談話中，他們很懷疑我們一片抗××的話，並且他們有許多說話非常的支吾，比如問他們有自衛隊游擊隊沒有，他們有些說完全沒有，有些說快要組織，有些說已經組織好了，並且每天還在訓練放哨，而我們却沒有看到他們放哨的人和有訓練的壯丁。其次，我們向村民買糧食等物，老是說沒有，我們在幾個兒童的口中聽到他們家裏還有××旗呢，戰區裏的民衆，若是我們忽略他們，便會走出抗××門外，而且給漢奸敵人作了很好的幫手，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呵！這一帶的民衆，也可以說受盡了敵人殘酷的痛苦了，敵人所到過的地方都有民衆被屠殺。比如在雙橋村裏二百多民衆被殺了。年青的婦女沒有法子跑便投井，一個井裏曾經淹死十七個婦女。敵人殘惡的手段已做到底，這一帶的民衆已受盡所有的痛苦了，爲什麼還沒有走入抗××的門裏去呢？這是因爲敵人用着「剷撫兼施」的手段，先給一個慘殺來壓迫你，繼而漢奸出來引誘你，於是這些民衆生了極端的「恐××病」。雖然敵人拚命的殺他們，姦淫他們的婦女，燒他們的房子，他

們也沒有仇恨和想報復的心，作了××的「良民」了。

我們的便衣偵探由平定縣回來，平定城中的一般情況我們也知道了，並且從那一帶的民衆口中聽到前夜舊關戰鬪裏面（從維持會的調查）傷亡敵人六七十，死了十幾匹馬。這是舊關戰鬪中的一點收穫。

從敵人的皮包裏找到一封信，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封信是致故鄉的靜子和她的三叔，大意說出征以來一年多了，他異樣的懷念鄉土與他的靜子，他住的地點在舊關，這一帶多是最難行的山地，常常有匪賊潰兵給他們的打擊，使他們忙着對付他們。在戰鬪當中，春天來了，他們還有更苦的戰爭。從這一封信可以看到敵人士兵一般的情況了。

又要出發了，在山頭上開了一個大會檢討這次戰爭的缺點和經驗，我們高呼着：爭取第二次更大的勝利。

（七月）

向敵人的腹背進軍

東平

四月××日，我們新四軍受點驗的日子，在嚴寺，我們熱烈地歡迎司令長官公署點驗委員的到臨。點驗進行得很順利——在全民族一致抗敵的旗幟下，在蔣委員長正確、英勇的領導下，由過去被目爲「暴民」、「土匪（？）」的地位變爲堂堂的民族革命的戰鬥員，由游擊隊變爲正式的國防軍，今天，新四軍正式完成了這一段艱苦的然而很可寶貴的歷史而負擔起新的更偉大的任務，我們有着無上的快樂和光榮。

新四軍着手進行改編到現在已將近半年了。新四軍的指戰員埋頭於如何使游擊隊正規化這一課題，埋頭於隊伍本身的教育訓練，成爲新四軍出動前夜的準備工作中最緊張的一幕。我們的軍長葉挺、項英，各支隊的司令員以至全軍所有的指戰員，我們全體一致以最高度的抗敵情緒工作着，生活着，把自己的全生命投入於大時代的痛苦，大時代的興奮裏面，忘記了日子在一天天的過去，忘記了時間，爲了充實我們的準備工作，爲了完成我們新四軍在東戰場的偉大任務，我們要求有更多這樣的讓我們進行教育訓練的緊張的日子，我們也確實地正在這樣的日子中沉迷着。但是日益嚴重的戰局使我們時刻地在這沉迷中猛然甦醒：我們要到什麼時候纔出動呢？人家這樣迫切地質問我們，我們也這樣迫切地質問着自己。

我們不能充當一下無靈魂的，失去了機動性的準備論者。中國人以廢敗的武器，落後的戰鬥技術反抗××帝國主義海陸空全副武裝的「遠征軍」，中國人依着這艱苦，壯烈的運命一步步向着前面嚴重的陣地行進。——在我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指令之下，我們出動了，我們向敵人的腹背進軍！

我們是新四軍先遣支隊。我們先遣支隊的產生和出動曾經深深地震撼了新四軍全體將士的靈魂。在點驗前後，軍部動員了全體同志在所有的集會中用最充分的時間，盡力來思考，研究和先遣支隊有關的一切問題。先遣隊的產生是我們新四軍的一個尖端的富於刺激性的戰鬥意志的表現，先遣支隊的出動更象徵着我們新四軍英勇的姿態以及它的熱熾如火的戰鬥企圖，沒有一個同志不願意加入先遣支隊，沒有一個同志不以加入先遣支隊為至高無上的光榮。

我永遠不會忘記，四月××日晚上，我們戰地服務團開了一個空前的盛大的歡送會，我們隨先遣支隊出發的少數同志，平時最不喜歡唱歌的同志在這裏唱了歌，被熱情所激發的女同志爲了惜別，爲了感慨自己不能加入先遣支隊，慷慨昂激地在這裏流了英勇的熱淚。

我們戰地服務團的同志參加先遣支隊的工作有二十四人，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在名單宣佈的那一天我們二十四人立即成爲全團的寵兒。平時爲了工作關係，比較不十分接近的同志也成爲最投契的朋友了。我的房子裏經常有不少的同志堆着在對我問訊，握手，要求在本子上題字，和我討論問題，問我的身上還缺少些什麼東西。這個熱烈的日子幾乎改變了我的沈鬱，寡言的性格，我竟然成爲了他們之中和氣可親，爲他們所深深地愛好的一個同志，一個朋友。

那天晚上，白丁同志在我們二十四人的首次集會中對我們作了嚴肅的令人深深地感動的講話，他

勉勵我們要堅決，沈着，和皮革一樣的韌。他預言我們以後在戰鬥中所必將遭遇到的艱苦的情景，他要求我們如果一旦落在敵人的手裏要如何的拿出從容，剛果的態度，如何至死不變的保持我們中華民族兒女的姿容……

我們從巖寺出發是在廿七日的早上，一聲哨子使我們離開了團部，團部的門口老早就給歡送的同志擁擠着，我們從那裏走出，一個個和他們挨着身子。熱烈的歌聲像火似的從女同志的隊伍中點燃起，迅速地燃遍了整個的歡送隊伍，第五隊（兒童隊）放起爆竹來了。歌聲隨爆竹的燃放而逐漸升高，同志們的高漲的情緒再不能抑遏了，這是從生命中迸發出來的歌聲，這歌聲緊壓着我，叫我的靈魂屢次的從這張的行列中狼狽地逃出，我彷彿這時候正要求着獲得一點寧靜，好讓我慢慢地思索，因為我實在太受感動了，我有許多話要告訴我不能一一握手道別的朋友，我需要說得更正確些，更標準些，使他們更相信些。

我們二十四人從巖寺出發到××，和先遣支隊的隊伍會合，那天下午，項英同志對我們先遣支隊全體作了最後一次的訓話，又和我們拍照。——我們先遣支隊終於健全地產生出來了，而且就要出動了，項英同志在他的籌劃的工作上應該已經告一段落，在猛烈的太陽光下，用了兩個多鐘頭的長時間，流着滿臉的汗，他勝利地完畢了他的有力的訓話。

陳毅同志把先遣支隊的司令員粟裕同志和政治主任鍾期光同志介紹給我們，——這位司令員是一個壯健，矯捷，三十歲左右的漢子，過去游擊隊的一個很出色的幹部。他生長在湖南，十五歲離開了家鄉，參加革命直至現在，新四軍成立後，被任為×支隊副司令，現在被選授為我們先遣支隊的司令員。

鍾期光同志也是個湖南佬，他生長在平江，學生出身，在中學畢業，十五年參加了革命，直至現在。現任本軍×團政治主任，這次軍部把他調充爲先遣支隊的政治主任。他中等身材，態度真摯，常常對人家點頭行禮，不脫學生的故態，是一位結實、勇猛的少年人。

這一天的晚上，軍部突然有命令下來了，爲了適應戰鬪的環境，我們服務團只能以八個人參加先遣支隊，這八個人所必需的條件是要懂得江浙的土話，要熟悉江浙的地理，要有壯健的能够刻苦耐勞的體格。我們的隊長和司令部商量的結果，指出了八個人，除去了十六個人。我的名字被除去了。我質問我們的隊長，我所以被除名的原因，他說，團長已經答應我參加先遣支隊，組織部長也允許了我，但政治部主任却不肯，定要把我留下來。這裏我得謝謝第×支隊司令員陳毅同志，因爲他幫助我達到了我的志願，這天晚上我到第×支隊司令部找陳司令員，兩次都碰不着，我只好留一封信給他，說明我的志願，我正式地辯明我是一個通訊員，負有「重要」的任務；有偉大的歷史使命的先遣支隊的出動以及它以後如何在敵人的前後左右進行工作的情形，我們非常迫切地要求着了解。我又提出我的另一個工作條件，我懂得一點×語（不管我的×語如何蹩脚，我這時候必須同樣提出），可以做一點敵軍宣傳工作。第二天我和陳毅同志見面了。他微笑地對我說：「不錯，你這個通訊員實在非跟着走不可……」他於是爲我寫了一封信給政治部主任，說明我不配回去的理由，我終於勝利地從十六個人的隊伍中轉入了八個人隊伍裏面，八個人變成了九個人。

我們出發到現在已經有三天了，第一天我們趁汽車，昨天開始了步行，從昨天起，兩天中我們一共走了一百三十五里，爲了防禦空襲，隊伍停止掩蔽共五次，一路上和我同行作長途送別的陳毅同志對我們

訓話兩次，粟裕司令訓話三次，內容包含先遣支隊的任務、戰術、統一戰線的實踐、行軍間的衛生、防空紀律八項注意以及一點一滴的小問題（此外還有我擔任的×語），訓話中一大半採用了所有當時當地發生的現實材料，這無微不至的教育和學習幾乎佔據了我們生活的全部（即使在行軍中也是如此），一點不正確，不純淨的觀念和行爲都不能在我們的隊伍中留存，高度的抗戰情緒和英勇、犧牲、堅苦、奮鬥的精神在我們的隊伍中洋溢着。我被挾在這樣的一個隊伍的中間，每天面對着太陽，踏着赭紅色的美麗的土地，陪伴着杜鵑悲鳴，鮮花遍野的深春的景色，向東邁進。我現在成爲怎樣的一個人呢？我用着最喜悅的心情告訴我所有遠隔在異地的同志朋友，我非常光榮地充當了新四軍先遣支隊的一員，身上和所有全軍的同志一樣非常摩登地用綠色的樹枝作着防空的偽裝，有時候我像小孩子似的唱着歌，有時候却爲嚴肅、凜然的氣氛所籠罩，使我堅實地斂束着身軀，由於一種堅不可破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所激發，我深深地體會到自己對於祖國的忠誠和虔敬，在這時候，我獨自個沈默下來了，在這獻身於戰鬥的神聖的大道上，我微笑着，偷偷地獨自個昂頭挺胸的走起規規矩矩的正步……

（七月）

成仿吾先生

楊朔

一九三三年一個秋天的夜晚，在湖北省黃安到花園的野路上馳走着一支小小的隊伍。將近黎明，這隊伍停歇在一座古廟前，那是個藏在一帶山嶺的腰間，久久斷絕了香火的荒廟。

濃重的夜露濡濕每個戴有紅星帽章的士兵的衣袖。他們在過度的疲勞後感到一陣快意而清新的淒涼。

馬的鼻子在噴氣，前蹄蹴踏在廟門的石臺上發出金屬的音響。兩個士兵扶下騎馬的中年人。他閉緊突出而厚大的嘴唇，生滿刺疤的臉上浮着憂鬱的蒼灰色。他的手臂繞住左右士兵的肩頭，矮小的身材向前微微彎曲着，遲緩地，幾乎是拖着兩條腿走進頹壞的大殿，倒在積滿塵垢的神桌上。

護送他的一共有四十個人。他們分出兩個到外邊放哨，山頭一個，廟前一個。其餘的人抱着槍各自尋塊地方蹲曲着身體躺下，一邊像害傳染病似的彼此接連打着呵欠，模糊地談着話。

「小王，離花園還有多遠？」

小王是個參加軍隊僅僅半年的漢子，曾經作過平漢路的鐵路工人。他的家離花園車站極近，有一個哥哥靠種地過活。

「三十里。今天黑夜早早動身，不用半夜就可以到。」他遲疑一回，低頭向旁邊問道：「我們送的這位

成同志到底是誰？」

昏沉中，有人帶着睡意說：

「成仿吾——知道麼？」

神桌上散下幾聲輕細的病痛的呻吟。成仿吾幾次轉動身子，最後坐起來，用拳頭捶打着兩條麻痺的腿。近些天，他的心時被一種可怕的疑懼所咬噬：「我會癱麼？」萬一失掉腿，他不敢設想自己的生活將會怎樣孤獨！他不願意過從前創造社時代的生活，只有文章，沒有行動。「九一八」後，他從德國回來，在安徽，在河南，在湖北，投身進羣衆的激流裏，吶喊鬪爭，那是多麼興奮的事啊！可是他病了，不能走路，不能打游擊，變成個瘧疾纏繞着的奴隸！現在，他更被迫着暫時離開他的同志，一個人去到上海。這種可怕的病痛，他簡直不能忍受。

天亮了。士兵的鼾聲畫成波狀的音符，繫在殿外老樹上的馬匹偶爾發出一兩聲嘶鳴。

他的頭腦因思慮過度而感到脹痛。在他能夠閉上眼睛以前，山頭的哨兵跑進來，帶着張惶的神色報告他說：

「山下大約有一連民團，正在上操，同志們睡覺應該警醒點。」

孩子們上山砍柴，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下午三點鐘，當廟前的哨兵覺察時，民團端平槍曲着身體，爬行在叢密的豐草裏，離破廟只有三百米遠了。

「敵人攻上來了！」

這是一聲警鐘。立刻，沈睡的眼睛睜開了，談話的喉嚨閉緊了，拋掉烟尾，收起乾糧……兵士們忙亂地跳起來，抓住槍枝，像一股流水似的衝向廟門。

成仿吾被人攙上馬，前胸貼在馬背上，隨着人流衝出去，衝向更高的山地。他的心跳得特別急，血流得特別快。他的腦子如同一張白紙，想不到生和死，沒有恐怖和憤怒。他的馬護衛在四十個步兵中。成了射擊的目標。槍彈像流星，又像雨點，掠過他的頭頂，他的耳旁，發出慘厲的號叫。

隊伍一邊退走，不時有人掉轉頭向對方還擊，但這不能防止敵人的迅速的推進。

「我們不該亂跑，應該抵抗！」成仿吾的智力終於恢復了。

這時，隊伍衝上一片滿生着灌木的高地。他勒住馬，高聲叫道：

「同志們，臥倒，射擊！」

半分鐘後，每個兵便尋到一個據點。他們憑着優越的地勢，向下邊瘋狂地開起槍來，像一陣暴雨。

敵人的急進部隊遭到意外的打擊，一時退後了。兩方的槍聲由緊密而稀落，結果平息下來。

沒有死亡，依舊是四十一個人。成仿吾坐在草坡上，解開頸頸下的鈕扣，蒼灰色的病臉熱燒着一團熱火。他說：

「危險極了！再遲三分鐘，我們被圍在廟裏，一個都逃不出來——可是你呢？你在山頂上放哨，怎麼不看見敵人襲擊我們？」

山頭的哨兵低垂着頭，十分羞慚地說：

「我——我睡了！」

當天深夜，在小王的家裏。

四十個衛兵恐怕長久的停留會驚動四鄰，他們喝過大碗涼水，繫緊草鞋，牽着那匹馬，踏上漆黑的歸路。

小王的哥哥是個善良的農民，他給成仿吾預備好床鋪，而且把自己僅有的一身節日穿的長衫拿出來說：

「明天脫下軍服，換上這件吧，走路方便。」

窗外有不知名的草蟲在叫，他從紙窗的破洞望一望夜空的秋星，用指爪搔着袒露的胸臆說：

「噯呀，大半夜了，你該睡覺啦，成先生。明天我送你上火車。」

吹滅燈，成仿吾躺在床上，聽見那個農民很快地打起呼嚕，一時，感動地想：

「這些人都是那麼簡單，誠實，一輩子勞苦受罪，祇知道怨命。小王就不同了，他知道向社會挑戰，爭取工農大眾的自由……」

然而小王並不是個健全的革命者。就在這時，他已經動搖，離開他的革命同志。

「小王！」

「小王！」

同伴們在半路上忽然覺察他不見了，以為是一時落後，用兩手捧着嘴，高聲呼喊他。可是他早迷失在黑暗裏，走上一條泥濘的小路。

邪惡的思想充塞着他的不健全的頭腦。他想，同志們全說革命是替自己這類窮人爭取幸福，但像現

在吃不飽，睡不暖，幸福既然談不到，日子久了，恐怕反會革掉自己的命。一種可恥的夢想，新近潛伏在他的內心。他希望弄到一筆錢，討房女人，嘗味着真正的人生。現在由於料想不到的機會，夢想將要變成事實，他的神經因着激動而極度緊張起來。他早就計劃妥貼自己的陰謀。第一句話他準備對民團這樣說：

「你們要捉共產黨麼？隨我來！」

於是他看見成仿吾帶着笨重的刑具，被人投進死囚的牢獄，他的手裏却捧着雪亮的銀幣。快樂使他大大地奮興。他邁開步，迅速地向前奔跑，跑向民團駐紮的營房……

第二天，花園傳播着一件流血的新聞：一個共產黨想在深夜襲擊民團，被哨兵發覺打死了。

小王陰謀臨時所發生的誤會，却救了成仿吾的命。絕早的清晨，他便被那個誠實的農民扶到車站，偷偷地搭上南行的火車。他從武漢繞到上海，一個半月後，方纔恢復健康。他去到廣東，去到福建，最後轉到江西，加入紅軍的大隊。一九三四年底，他隨着大軍開始長征。從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四川，雲南，四川，甘肅，轉來到陝北安定，那已經是一九三五年的冬天了。一九三六年雙十二事變不久，邊區政府從安定移到延安，當時他正在山西作地方工作。第二年七月間，抗×民族革命戰爭爆發，他看見國防教育是怎樣迫切急需，便在延安創辦陝北公學，培養抗戰時期的人才。

如今，他已經從前進的文藝批評家，轉變成革命的教育家，他是湖南新化人，今年（一九三八）四十歲。他在延安寓居在一個晦暗的窰洞裏，吃着小米飯和蘿蔔一類的粗菜，生活非常艱苦。如果有人問他：

「你一生鬪爭在暴風雨裏，那一段經過最驚險？」

「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事，不過花園那次倒可以說是死裏逃生。」

（烽火）

李瑞仙

易河

我們從龍王廟退到韓張已經兩天了。

韓張是一個古老的小市鎮，但它當着敵人從龍王廟岔河嘴向魯西進擊的衝要，因此自大名失守衛河線告急以後，小小的韓張鎮緊張起來了。

韓張鎮的民衆們很知道，要保衛自己的家鄉鞏固魯省的邊界，抵抗從龍王廟岔河嘴向東南進擊的敵人，他們的任務是重大的。

一個夜晚，紅槍會的首領李瑞仙，給他的弟兄們——全鎮數百的民衆，下了一個通知。他對他的弟兄們這樣說：

「現在前線吃緊，俺們的家鄉危急了，弟兄們，準備好你們的槍和子彈幫助軍隊保護俺們的家吧！」這代表全鎮民衆意志和行動的語言，電流似的很快抓住了千餘個興奮的心，李瑞仙的弟兄們都相信着他：「這回準給鬼子一個打擊。」

第二天全鎮風傳着一個興奮的故事：就是我們從龍王廟退來，將要進鎮的時候，在一條小溪上幫助了一個瞎子，安全地跨過溪來。全鎮的人，把這談得很鬧很響。他們從衣服上言語上臆測，我們是南方的隊

伍。於是他們都一致地理想着：「南方的人，不是很和善嗎？」

「不錯！軍隊幫助民衆，民衆也幫助軍隊！」

李瑞仙得意地在他紫緞的臉上放射出光亮的色彩。他忘記了一夜的辛勞——是的，一整夜他曾經忙碌着，計劃和分配，他的弟兄們放哨，守衛，建築工事。並且派出十個便衣偵探到龍王廟，岔河嘴一帶去偵察——他爲保衛鄉土和他的子孫們，爲中華民族的解放鬪爭，輸出了全部的精血。五十年來在他的生命史上這次算是有絕大的歷史意義的行動了。

他時常向他的弟兄們說：

「要趕走鬼子，全靠軍民合作，全靠軍民合作！」

「我們應該替軍隊服務……」

李瑞仙並沒有想到他是紅槍會的首領，有着尊嚴的人。他親自替軍隊溜馬，腳步穩健地，他把三四匹馬拖在一起，沿着曬麥場閒踱着。當他彷彿回到廿五年前馬上英雄時代，而另一種思想再爬上心時，他微微地笑了——五十年來他還是壯健的。

他更如他的弟兄們一樣，親自給戰場上奔馳下來的軍隊送茶水。他們聚集着一大羣，在城門邊像歡迎什麼一樣地等候着他們所希望着的人，他們看見來的全是自己的軍隊，他們高興極了。

「老總你喝水呀……」

「別……別客氣，都是一家人呵……」

李瑞仙和他的弟兄們儘量地向軍隊送着茶水，說着他們心坎上的話，使接受他們盛情的人都感動起來——他們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熱情而樸實的人羣呵！

午後，李瑞仙爲了我們幫助一個瞎子過溪的事，特來向我們表示敬意。

「哦，很好，你們……我真佩服……」他熱情地親切地向我們說：「你們是那軍呢？……」

「哦……不，我們是××××服務團……」

「……服務團嗎？」

他像回憶似地思索一下，他明白把我們當作軍隊的估計是錯了。但忽地更愉快地向我們說：「那好……你們都是血性的青年……爲國家爲民族，受盡辛苦……在戰場砲火下奮鬥……」

他說的太興奮了。這使我們更感到他實在是一個可感的精明的老人。

「是的，老先生，在敵人殘暴的侵略下，我們沒有了家，沒有了生活，我們失了自由，過着黑暗的生活；但爲了求生存，求解放，我們只有奮鬥掙扎……」

我們中間那個瘦削的，然而有着一種強烈的氣概的王銳光同志這樣說。李瑞仙已過度激動，他現在更證實了他平常的見解的正確，表露出一種老邁的英勇。他一把握住王銳光的手說：

「對，你說得對……」

一夜平靜的過去，李瑞仙空擔了一個重大的心事。

天快要大明的時候，他帶了疲乏的身體，走出守衛的草棚，他想：「也許前線有了轉機了吧。」但，立刻，在一個下意識的心的驚悸中，他如受了一下強烈的針刺。

「……聽砲聲……」

他暗地低叫了一聲，一個恐怖的陰影蒙過他的心。

砲聲很顯明地激盪在清晨的太空裏，驚飛了倦宿的鴉羣，一陣鴉羣的嘈雜，像警報傳遍全個韓張鎮，人們開始活動，佈防警戒，小孩子，婦女，靜息着呼吸，緊閉了大門。

難民從西北漫野地逃來了，脚步像急行軍，大家相顧不言，李瑞仙自己明白，他盡力鎮靜着心神：

「好吧……終於快到了……」

砲聲漸漸密而響亮了。這時便衣偵探，從前方帶來了消息。

衛河線失守。

××師師長自戕。

敵騎兵××步兵××……進襲南樂。

南樂某部東移。

李瑞仙仍是沉靜着，因為他知道他和他的弟兄們的責任的，但命運並不能如他所想像——他終於是不幸的一個弟兄向他這樣報告說：

「鎮裏軍隊全撤退了……」

「怎麼……」他猛的被這一刺激，心神頓形錯亂，一下抓住他的弟兄的肩膀說：「你怎麼說的……」

「俺說，俺們鎮裏的軍隊全撤退了。」

「那末×××服務團呢？」

「也許……還在吧……」

這下子，他像着了魔似的，在他僅能思考的一瞬間，眼前是一片空虛——一切都完了。他再沒有說什麼，一轉身很快離開了守衛的草棚。

「……俺說，你們快離開……」

李瑞仙這時變得多麼可怕呵，他的臉像一張白紙，兩眼閃爍着火樣的光芒，他的銳利而乾澀的聲音，震撼着我們每一個年青人的心。

「老先生……你的話，我們不很明白……」

「不明白嗎？」他堅強地加重他的語氣說：「你們……快離開……離開……」

我們漸漸覺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有什麼辦法呢？瘦削的王銳光同志惋惜地激動地說了：

「我們知道，事情的變化，也儘有這樣迅速，但老先生你知道，我們已下了決心，許多慘痛的事實教訓我們，我們再不願退了……若不然，老先生，你能忍心讓我們眼看自己的土地，一塊一塊的淪亡嗎？」

在這種情形下的李瑞仙，已漸漸消失了剛纔的一種可怕的氣象，但同時兩顆枯澀的眼淚已無聲地掉落到塵埃上。

「是的……可愛的朋友們……」最後他顫抖着說：「你們相信俺，俺不是沒有理性的人，俺要你們離開，因為你們是年青活潑的有希望的人，將來還有更堅苦的工作要你們去完成……這一塊土地，就讓俺們來守衛吧，拚了俺們這一羣愚蠢者的性命，只要你們還存在着……一切的仇恨，以後總能全部報復的……」

李瑞仙和我們一羣青年們沉浸在極度的痛苦裏，而前線的砲聲也漸漸地逼近了。

黃昏像戰神的黑翼掩蓋了古老的韓張。曠野吹捲着荒寒的雪風。李瑞仙提神地站在土坡上，眺望着遙遠的西北方，天邊泛起一片火紅。

「哦，軍隊都已完全撤退了，俺們……拚嗎？」

李瑞仙的弟兄們顯然對目前的情形懷着疑難了，但他並沒有注意，他心裏只在想着：「這回準給鬼子一個打擊嗎……」突然又凶暴地直逼着他的弟兄們說：

「拚嗎？是的……你們全給俺拚死呵……」

他的神經已經錯亂了，但他仍不能疎忽他的任務，直立在土坡上，直到夜的血口，吞食了他。

晚上，我們懷了一顆慘痛的心，終於離開了韓張，離開了可愛的老人——李瑞仙，但這時我們並沒忘了我們給他的誓言，相反地，我們是接受了他的教訓：「還有更堅苦的工作要你們去完成。」

我們在夜的黑暗中顫簸着退到了魯西觀城。

黎明，從昏沉覺醒過來，我們是多麼恐懼。——韓張一個孤獨的失掉了防禦力的小鎮，以及一下成了薄弱的孤軍的李瑞仙和他的弟兄們，那命運無疑地是可悲的。——是的，可悲的，當我冒着雪風穿過城門向西北的原野遙望的時候，我聽見了一聲銳利的驚叫：

「韓張燒光了，哦！」

這聲音像一陣尖風，掠過我的耳朵，我的心頓時緊縮了。

我站立在曠野中，西北方正閃動着漫野的紅光，像朝陽一樣強烈，更夾雜着濃黑的烟，槍聲空杳地飄過天空。

「一切都完了！」

我急速地在心中轉動着一個可怕的念頭。不久，大道上逃來了難民，他們男的女的還帶着別去故土的眼淚。

「韓張鎮失守了！」

事情很快地惡化下去，但我記起李瑞仙……怎樣了呢？……我想着。一種在暴風雨裏苦鬪着的壯烈的場面浮幻在我的眼前，我彷彿看見他安詳地然而憤恨地倒下，同時更重複他的遺言：

「還有更堅苦的工作，要你們去完成呵！」

(文藝障地)

重慶到成都

宋之的

重慶看不見天，天被霧遮着。

一個老重慶這樣告訴我：「若是重慶人不爬山，一定會早天十年！」這話，我是相信的。到重慶，先認識了某經理，經理先生說：「打牌，玩姑娘，吸大烟，是清高的，別的都是俗務！」聽口氣，就是個才子。可惜生在近代，倘在往昔，定會來個自傳。自擬風流，博得後人懷慕的。

二

除夕那一天，人們都在茶館喝茶，脚蹠在另一椅子上，啜兩口，談幾句，舒服自在。忽然，有一種怪聲音響起來了。像工廠的汽笛，不過更尖銳一點。

喝茶的朋友們起初不在意，仍舊端起了茶杯，突的意識到：「這不是什麼警報吧！」乃不自然的把眼角往四外斜，手可還是故作鎮靜的去抓瓜子，却抓到了一件冷冰冰的東西：一位胖太太的手。兩人同時都打了個冷戰；於是乎逃吧！

逃到那兒去呢！

胖太太逃到了某經理的門前，一屁股跌在臺階上，用自己那冷冰冰的東西，一位胖太太的手，拉住經理先生的小夥計的，以及別的什麼人的，「來，摸摸，這兒，心，跳到腔子外頭來了！哎喲，可了不得嘍！」

那神氣，使得舞臺上的顧八奶奶也不能專美於前！

當天，長江裏的船夫都發了橫財，多少太太，小姐，老爺，少爺都攜帶了細軟箱籠逃難過江，船價從六百錢漲到了五毛，還是擁擠不堪。以致於船在江心翻了一條——敵機雖沒有來，却溺死了幾十條命。

以後，不幾天，一位蓬頭污面的老者，便一手持鑼，一手持錘，敲打着在街上喊了：「諸位高鄰聽着……」噹噹噹！急忙在鑼背後看一眼——那兒貼着張紅紙，紙上寫着字：「敵機要來空襲……」噹噹噹，又看一眼。再念下去，大致是勸人不要點燈，把曬的衣服收進去之類。

而另一位星相家，他在報上登了啓事，預卜敵機的踪跡了：「敵機今日不來」啓事的標題這樣寫着。果然，沒有來。星相家的神算於是乎傳誦遐邇了！

三

重慶街上，甜食店特別的多，特別特別的多。

「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老重慶說：「這是——爲了癮君子的需要！」

一天，我和經理先生對坐在甜食店裏。門外，靠近玻璃窗，一個孩子立在那兒，三四寸長的頭髮像蓬亂的草一樣直豎在頭上，眼睛失神的望着我們的手，調羹，和口。只偶然的用髒污的手抹一下髒污的鼻涕。走

了一個便又來一個，倚前一個還沒有走，而後一個想擠上來的時候，前一個便要罵：

「先人哪……」

因而打個頭破血出也不定的，雖然據我的感覺，這些孩子的血，怕也難得有一兩滴可流了！

「格雜——」經理先生笑了，一面把手伸進胸膛摸索着：「這兒有近作數首——」於是乎就呈政在我的面前。詩是濃豔的，不外軟玉溫香滿什麼懷之類。

「人家都說我是渾身風流，你也覺得嗎！——嘿，嘿，嘿！」

「妙在『渾』字！」我咕噥着。

是夜了！夜半十二時以後，因為工作，我獨自在街上走着。

街很靜；彼此追逐的野狗而外，是滿街亂竄的老鼠，跟擠在一道睡着的野孩子！

這些孩子跟老鼠在我心裏構成了一種奇妙的聯想，他們在某幾點上，幾乎是相同的。我分明看見一輛汽車衝過，幾隻老鼠便被輾斃，而孩子們也便蠕動起來了！

我感到窒息——因為街上的煤氣衝過了我的鼻子！

四

一個努力救亡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救國——女孩子是要比男孩子熱情些！」

這是重慶的一個特殊現象，在街頭講演，以及各種集會上，女孩子確實是較為熱烈些。——雖然她們表達這種熱情的機會也很少。

確實是機會很少，因為即使是反侵略宣傳週的民衆大會裏，沒有徽章或是入門證一類的東西，也要被拒絕參加的。但機會少，即「找」常常有宣傳隊下鄉，較之機會多，却「躲」的，自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說「躲」一點也不誇張，某校長就因為接連來了幾次空襲警報而害怕起來，屢次三番的上呈文給省府，要求撥遷移費，預備把學校遷往遠處，以圖安全。那最後的一着，是動員了學生的家長。聯名呈請，說是在這樣危險的地方念書，殊不放心」云云。

另一種「躲」法是躲，在街角向摩登士女灑硝礮水，據說是要予一些喪心病狂者以警告。有個名目曰摩登破壞團。

我非常憂鬱，決定走了！

走之前，某經理對我說：——細聲，很神祕的：「我決定戒烟了！有煞道理呢！朱德先生是四十歲戒的烟，我呢，龜兒子，今年四十二了！」

我嘆了口氣。

五

有一種神話說：「在四川把桌子上鋪一尺土，就可以種菜吃！」在這次的旅行裏，我相信了這話。

雖在春末，天已經很暖了。田野裏洋溢着蠶豆花香，迎風搖擺着肥大的麥穗，石崖裏茁出一片片的禾苗，山頂上盡是肥沃的稻畦，惜乎我沒有到過金沙磧，說是那地方石縫裏都夾着金子的。

汽車很壞，常常拋錨。公路兩邊頗多村鎮，車一停，就有小販攜土產的甘蔗、柑來賣。倘吃甘蔗，是非常便宜的，而且還能夠做好事，因為從嘴裏噴吐出來的渣滓，也會被窮孩子搶去，作為午餐，嚥下肚裏去。

窮孩子也和重慶一樣特別的多。不僅孩子，也有老人，青年男子，跟老太婆。這些大抵都難得在哀求上得到好處的。那唯一生存的法子就是搶，倘在路邊的小飯館裏打尖，就得時刻留神，要一疏忽，碗裏的菜跟盤裏的飯就被搶光的——迅速得連說一聲「做煞仔」都來不及，罪人就已經劈啦吧啦的跑遠了！

這——是強者！

弱一點的，便睜着兩隻空洞的大眼在馬路上拖，拖一步，算一步，到一步也拖不動的時候便跌在路上，死了！

以後，過一兩天，便一人扯腳，一人扯手，被扯到什麼坑裏去。

報紙上有一個消息說：重慶這類倒斃的人，在一月內就有四百多！……

四川土壤之肥，人民生活之慘，恰巧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越過了一片高山，我望見那蒼鬱的成都了！

路上的牆壁，也寫着標語。但多半是「剿滅殺人放火的共匪」之類，有關抗戰救國的，似乎還很少。

六

到成都恰巧是兒童節。

兒童，是幸福的，臨到兒童節，就更幸福，雖當國難，盛大的集會也舉行了！

但不知怎樣一來却在兒童間有了一種謠言，說是在兒童節電影院都免費歡迎兒童看電影。更不知怎樣一來，這消息竟傳播得很快！於是電影院門前就集聚了千百兒童，要看電影。

自然，電影院都如臨大敵一樣地把鐵門關起來了，因為這不過是謠言。兒童們都失望了，失望而後繼之以譁鬧，繼之以搗毀！

熟悉成都的人，大抵都知道，凡電影院，背後都有一個什麼長之類做後臺的。搗毀的結果，一個什麼長之類便伸出了巨掌，獲取了據說是爲首的九個兒童。罪名是擾亂後方，處罰的方法是皮鞭沾凉水。

第二天，關於這事，某新聞紙上就有了短評。評之曰：「與其在其後方搗電影院，爲什麼不肩起槍到風陵渡去打××人！」（大意）

原來那正是潼關隔河砲戰的時候！

因此我認識了成都。

七

成都馬路很整潔，人也似乎很閒散。喝茶，在這地方乃是第一要事。大街小巷，三步一「館」，五步一「樓」，不論樓館，日必滿堂。且有流連終日者！

「搶」在成都也很盛行，但多半是搶小孩手裏的麵包，或小姐手裏的糖果，這風氣，較之重慶的「偷」，却來得堂皇。畏縮的在你身邊兜賣鋼筆的人，成都是少見的，那是重慶的特色。

市面很繁榮，雖說防空協會的會長也曾經受過一番驚嚇。——事情是這樣的：某區長在境內拾得了

一個未炸的炸彈，於是便設法運到成都，安置在防空協會的門前供人參觀，某會長就因此很受了驚嚇。據他的意見：炸彈既已成形，就有爆炸的可能，而倘從跟前走過，難保不一命嗚呼。於是會長有一禮拜沒敢到會辦公。到底是把炸彈移到別處，纔算安了心。

這樣看來，因為重慶警報，成都的闖人都早作安排，躲到鄉下去也不算過份了。

八

在五月，成都的街上貼滿了標語。其中，最有實效的，是大衆壁報。據說，這個壁報有一百多個街頭流浪漢作義務張貼員，他們對這種貼報工作都異常熱情和興奮。

也有宣傳團下鄉，但却常受阻礙。地方當局喜歡把他們作漢奸辦，加以驅逐。

這也難怪，因為確有漢奸組織在鄉下宣傳。這組織活動於成都四郊，甚且在少城公園的門前。那多半是扮做街頭賣唱者，藉唱鼓詞叫賣漢奸理論。「詞」自然是通俗，內容都有關抗戰。不但是唱，且印成了書。賣價是兩百錢一本。我曾看過兩本，其一：宣傳失敗主義；如中國軍隊死得如何慘之類；其二：侮蔑抗戰領袖，藉以分化團結。

唯一的掩護是在書裏故意印錯字，如把「無」寫「吳」，「相」寫作「先」，「有」寫作「又」等等，好在讀慣了白字的老百姓，是可以懂得那意思的。

敵人用心之毒，可說已到極點了！

九

我那老朋友，——某經理忽然有一封信給我，信內且附了他的近作一絕，題目並沒有定。詩是送給他的兒子的。他的兒子徒步到陝北去進「抗大」，他送他一首詩，以資鼓勵。

讀了這首詩，我多少有些駭異。

「現在比北伐時代更進一步了，多少青年都在往外跑。」
另一個朋友這樣說。這也許是真的罷。

六月五日漢口（七月）

編選後記

這次誼社同人編選抗戰一年來的文藝作品，題名為「第一年」，關於編輯小說、報告和通訊的工作落到我底頭上來，這不禁使我又是高興，又是害怕。

高興的是，將因這一工作逼迫我多讀許多書籍雜誌，害怕的是這件工作由我這個沒有經驗的人來幹，會弄出怎樣的成績來呢？

但是既然幹上這事了，也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

我們這一次編輯這部書的目的，主要的是想供給一般中學生和愛好文藝的青年們一點精神的食糧，所以邏輯的東西，都是採取了這個立場的。

這一年來的文藝作品，雖然我們感到不十分滿意，但總算反映出了這整個的偉大的時代。而且我們承認，在這樣火熱的鬪爭的時代，若要求產生偉大的作品，那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在這時很少能有一個作家可以坐在自己的屋裏，把故事的結構，體裁的處理仔細地想一下的，所以說這一年來的文藝作品，沒有產生什麼頂好的傑作，似乎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但就我們現在所選的二十九篇看來，却也很能表現出相當的收穫來了。我們認為這些都不僅只是值得一讀而已，而且將要有它們的永久價值的。

如果檢討這一年來的抗戰中的文藝作品的收穫，無疑的，隨筆和雜文的成績是最好，因為把它們作為戰鬪的武器用，在目前的時代中是最合適的。但因為這些作品太多了，隨便怎樣嚴格的選擇，也總要為它們出一本幾十萬字的單行本纔行，所以我們這次的工作，索性把這幾部份省去了。

如就小說，報告，通訊三項的成績看來，似乎通訊的成績最好，報告次之，小說最少，但是我們為什麼所選的恰好相反，小說多於通訊呢？

這次我們所讀到的通訊不下百篇，但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它們除了能供給我們多知道一些事情外，如果可作為青年們的模範讀物的實在少得很。但是小說却不然，差不多每篇的故事和結構都是相當的完善的，所以我們只好多選小說了。

在選擇的最初，本來打算按時間排列的，但這却使我們感到極大的困難，譬如說，在上海抗戰的階段中，小說這一部門的產量簡直可憐得很。南京的失守，台兒莊的勝利，我們竟很難找到較好的材料（關於台兒莊的我們會看過王西彥孫陵等四五篇，但都覺得不十分動人，因此捨棄了），保衛大武漢的作品，簡直一點也找不到。

本來還打算用分部門的排列法，但是我們有時找到了步兵的，沒有砲兵的，有了空軍的，沒有海軍的，所以只好採取現在的排列法，一方面按時間，一方面按部門，但實在還不完備得很。

比較多的，是屬於寫游擊戰的，這只是因了在這一方面所產生的作品比較多的原故，並不是因了偏愛。

近仁記二十七年九月六日

獨
幕
劇

漢奸末路

姚時曉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中。

地點：上海某租界。

人物：馬老寶，四十歲，紗廠男工，二十多歲，小牛皮，二十五歲，女工，十幾歲，談老三

三十七歲，救護隊員，二十七歲，搬夫甲，二十多歲，羣衆乙，二十多歲。

佈景：是在露天，不拘何種形式：弄堂口，或馬路僻靜處，或空闊草場上，或是老虎灶附設的小茶館門口都可以。

戲開始時，馬老寶與小牛皮談老三並着肩膀，擠着頭，且談且走地過來，模樣兒很神祕，好像怕人偷聽似的，不時回頭左右盼顧。

馬：喂，你們瞧，那邊馬路上。

小：（手裏拿個衣包）他媽的，難民不少啊！

馬：（冷笑）哼，這批難民呀，大多數是紗廠工人，全是昨天從楊樹浦一帶逃出來的，直到今天還沒有收

留他們的地方呢！（得意地微笑）

談：嗯！這倒是很好的機會。

馬：可不是嗎，所以你們現在混進去頂泰山（註：瀝語靠得住的意思）頂有把握，如果等他們有了收容地方，那就難了。

談：對了，而且這不容易帶他們走呢！

小：那麼倒底我去還是老三去？

馬：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道去。你呢，裝難民混進去，勾他們出來；老三，你就站在旁邊望風（註：瀝語守望的意思）。

談：看見難民救護隊裏的人，你馬上發鈴子（註：流氓切口其意即打暗號）給他！

小：曉得，曉得，有我在旁邊望風，包你沒事兒。（對小牛皮）你盡管放大膽子幹着，祇要不露出馬腳來，那就準不會鬧亂子的。

馬：我知道，老實來，我們先來商量商量，你說，我怎樣可以跟他們交口呢？

小：他們看見我是生人，也許不相信呢？

談：（偏要插嘴）喂，你先得跟他們打熟了，就好辦了；我告訴你，你假裝也是個紗廠工人，他們如果問你，你就瞎說是什麼廠裏逃出來的，等到打熟了，然後你再用話去試試看；比方說，像這樣沒有吃，沒有住，坐在露天風吹雨打的，總不是個好辦法囉；或者，造個謠言，喂，馬老板，我看可以造個這樣的謠言，就說難民收容所是騙人，是在外面騙錢，不會收留他們這班苦人的。他們這樣一聽啊，一定會急起來，那你便可以趁此引他們出來了。

小：（起先不服氣，後來也不覺點頭微笑）對了，假使

事情就成功了，祇要再用「達拉司」去

引誘一下我看這班傢伙十個有九個會上我的鉤子。他們聽了這個謊言並不急操他媽那可麻煩了！

馬：你要他們急，這還不容易嗎？

小：另外有什麼方法呢？

馬：昨天大世界門口，不是從中國飛機上落了兩個炸彈下來炸死了很多人麼？這個你又以吹牛了，你可以說，這是中國飛機看準了丟下來的，有意要炸死他們，你還可以造謠說，今天說不定還會來丟炸彈，這一嚇，你一定可以帶他們走。

小：這恐怕會給他們拆穿吧？

馬：傻瓜，這班東西懂個雞巴。

小：好，我就去，喂，你們看我這個樣兒，像不像難民？

馬：他媽的，難道還得在你頭上寫着「難民」兩個字纔像嗎？

小：哈哈，小牛皮你真是不懂得吹牛皮啦！

馬：你不要專門埋怨人，你自己也得提起精神來纔行啦，嘴巴用我的，眼睛得用你的了，可別老槍（註：即鴉片烟鬼）式的沈着臉兒打磕睡，給他們軋出苗頭（註：流氓切口意即看出破綻），可不是玩的。

小：啊，你放心好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看難民救護隊裏這班小鬼，都是些學堂裏出來的小孩子，這班傢伙不是頂容易對付嗎？不是我談老三吹牛，咱們眼睛一霎嘴一歪，就可以把他們混過去了，你還把他們放在心上，你真——

小：唉不是——

馬：（急躁地）呵，得了，得了，嚙，嚙個雞巴，快點走吧；我在那邊小茶館裏等你們回音，把上了鉤的帶來見我，可是別找上些老頭兒，要那些年輕力壯的纔有用處，還有那些——

談：（見有人走來即打斷馬的話）哼，有人來了，喂，小牛皮，我們走吧。

馬：老三，（從身上取出個紙包）這個帶去。

談：這是什麼？

馬：你別問，你過去把這個包裹的東西，順便放進難民喝茶的那個缸裏，懂嗎？

談：（會意地微笑）哦，知道了。

小：（和馬互相使了眼色，便跟老三走了。）

馬：（馬老實拿出香烟來，靠近牆角燃着了火，同時搬夫甲乙垂頭喪氣地上場。）

馬：（突然地）喂！

甲：（吃了一驚）哦，馬老闊。

老：上那兒去？

甲：（苦笑）那兒去，還不是空着肚皮睡馬路嗎。

馬：（故意地）你們家呢？

甲：家在那口，怎麼能過去，××兵在那兒到處亂殺人。

馬：我不是聽說你還有個老婆嗎？

甲：別提啦，前天早晨帶着我老婆，空着兩隻手逃出來，跟着很多難民一同想逃到租界上來，倒霉的，不想在路上偏碰到××兵敗下來，殺不過中國兵的氣，就發在我們身上，對我們一陣亂殺，我和老婆就在大家亂逃的時候衝散了，我到處尋找，直到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馬：那麼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甲：還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兩個半天，弄到毫無辦法的時候，乾脆就上前線和××兵拚了！

馬：哼哼！（冷笑）

乙：現在能够找點活幹，祇要有口飯吃也就好了，偏偏連在租界上找點小事也難弄！

馬：要找工做，我想總可以，我這兒有很多事，正想找找人幫忙呢。

乙：（大喜）呵，馬老闆那麼我也去好不好？

馬：好呀，不過隨便什麼事，我叫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不能——

乙：自然囉，以前你馬老闆雖然沒有找我做過，不過毛發（指甲）他是一向知道我的，我從來不偷懶。

甲：（冷冷地）馬老闆，到底叫人幹什麼去呀？

馬：幫人家搬東西。

乙：在那兒呀？

馬：在虹口。

乙：唔，給人家搬家嗎？

馬：不是。

甲：是不是又給人運米

馬：唔，不過不全。是運米，另有許多別的事情。

乙：這個，運米是從虹口運到那兒呀？

馬：不是虹口運過來，是從曹家渡五角場運到虹口去。

乙：虹口還有誰家要米？

馬：你去就去，管它呢！到了那邊還有別的事情呢。

甲：（對乙）阿唐，我們走吧。

乙：我……（微搖頭，叫甲先去，甲不懂乙的意思。）

甲：你不走嗎？我先走了。

馬：（恨恨地對甲）毛發，你要怎麼樣？

甲：我——我想去找我的老婆呀。（回身就奔）

馬：（厲聲）喂，慢着。

甲：幹什麼？

馬：我有話跟你說。

甲：現在就快說吧。

馬：你到那兒去找你的老婆？

甲：那邊有批難民，先過去看看再說。

馬：我想不會有的，你們不是在虹口走散的嗎？我看你就跟我到虹口去找她吧；你如果肯做工那邊有一塊錢一天，不是很可以賺點錢嗎？

甲：我不去。

馬：怎麼，你不想找工做嗎？

甲：這種事我不幹！

馬：那末運米你不去？

甲：（搖搖頭）

馬：你不要不識時務呀，這時候不弄點錢，往後想到錢用，就沒有機會了；我倒完全爲了你想法子，我自己不過做個中間人，老實說沒有多大好處的。

甲：你的好處，我管不着，我不願幹，我不想發財，所以我不去。

馬：你不想發財？那麼你以前怎麼會跟我們去運米呢？

甲：（憤怒起來）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勾當，誰知道我們搬運的糧食是買給××人的，我們以爲叫我們搬運米糧的，一定是位大老闆，誰知道原來是個大好商。早知是給漢奸利用了當走狗，寧可餓死也不願幹！

馬：（冷笑不止）哼！寧願餓死也不幹，真的挨起餓來，恐怕沒有像這樣說的漂亮了吧？

甲：這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現在不是已經餓着肚子嗎？哼，別瞧我人窮，志氣可並不窮，爲了錢，橫着良心去當走狗，那可不算人！

馬：（氣極）好，很好，我瞧着你；以後你可別想在上海找工做，你如果還想在這個碼頭上要飯吃，哼，那可不要碰着我，老實告訴我，有我馬老實在這裏，你別想活！

甲：你不讓我活？你有什麼法寶，你使出來，我可在這兒等着瞧；若不然，請你先瞧瞧我的顏色。

毛發，你不要這樣惹。

馬：乙：你打算怎麼樣？（逼過去）

甲：馬：我——我要你死，（說着搶上一步，把馬的帽子搶在手裏）這就是你當走狗的證據，阿唐，你快去叫警察去。

馬：（急急摸出手槍）你敢，你們要命嗎？誰如果活的不耐煩，就去討討看。（甲乙被逼後退）你什麼顏色呢？拿出來呀，（此時前面難民隊裏忽然有亂哄哄的聲音，馬慌急）快把帽子給我，（甲不肯交還，馬更逼近。接着談老三隨着一片喊打聲逃上。）

（後面羣衆聲音，抓着他別讓他逃了，追上去啊！）

（拖着談）老三怎麼了？

馬：談：糟了，糟了，出毛病了！

（甲乘機奪馬的手槍，馬與談圖逃，被甲止住。）

甲：女：不許動，誰想逃就叫你們死。（紗廠男女工人與羣衆上場。）

（指談）就是他，就是他。

甲：朋友們，他也是，他是條大走狗！

衆：打呀，打死他！（擁上去）

甲：慢，朋友們，這條狗太可惡了，讓我先來講給大家聽聽他的名字叫馬老實是個管搬運工人的包工頭，一向在虹口匯山碼頭這些地方替××人找工運貨的；近來上海有些奸商把糧食賣給××人，也是他包運的。前幾天，他叫我們到曹家渡萬順米店裏裝運了兩卡車米到匯山碼頭，當時我因為不曉得，所以上了他們的當。今天我在這兒碰到他，這走狗又想引我去，還說甚麼到虹口幫××人做事，有兩塊錢。一天，他想到錢來引誘我們，還想威逼我，你們看可惡不可惡！現在他的手槍已經奪在我手裏了，還有他當走狗的證據，也在我手裏，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走狗的證據。（高舉起手裏的帽子，在帽子的裏層的頂上露出一個紅的圓點。）

女：哦，原來他們是一夥兒；這老槍也是個壞蛋。我親眼看見他，把一包藥粉偷偷地放進那邊的茶缸裏面去。

男：好狠心的！你媽的想毒死我們難民嗎？（把謔打在地上。）

衆：（擁上去）打呀，打呀，打死他們啊！（此時難民救護隊員上場。）

救：喂，什麼事，大家不要瞎打！

衆：（亂做一堆，只顧亂喊亂打。）

救：（拚命擠進人叢裏，大聲着。）大家不要打，聽我講話，喂，不要亂打！把大家攔住了！諸位，我們先應該

問問明白——

男：（不服氣）已經很明白了，確實是漢奸，還問什麼？

救：不，不對，即便知道確實是漢奸，那就更應該問得詳細一點；因為這班漢奸，決不就是這一兩個，他們一定還有許多同黨，而且或許會有漢奸的機關，假使你們馬上把他打死了，那末什麼也問不出來了！所以現在即使抓着了漢奸，必須叫他招出來他們的同黨，他們的機關，然後我們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衆：對啦，叫他們招出來！

男：快點招出來！

談：我——我是不知道的。

女：他是下毒藥的。

甲：他們是一夥；他是招工的工頭，一個大漢奸！他一定知道。

救：叫他先講，他們的同黨在什麼地方？

男：講，快說！不說嗎？不說老子就打死你！（說着就打）

馬：啊呀！別——別打呀，我說我說。

救：讓他說你的同黨呢？

馬：就祇曉得一個。

救：到那兒去了？

馬：就混在那邊難民裏面。

女：混在難民裏面幹什麼？

甲：不是招工定是下毒藥！

談：不是招工。

（猛然大悟）啊呀！

談：諸位別吵，我還有話說。（衆漸靜）諸位，請鎮定一點，聽我幾句話，我們前線的勇士們，整天整夜的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後方的民衆幫助政府來偵查奸商，制裁漢奸，本是應盡的義務；但是，諸位，我們不能這樣瞎幹，這樣的亂打是沒有用的。我剛纔已經說過，漢奸走狗決不會祇有這一二個人，他們有同黨，有機關，所以我們要一網打盡他；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退一步地想想，爲什麼一樣是中國人，有的會變成漢奸呢？能够明白了這一層，那纔能够找到清除漢奸的最根本辦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那必須發發揮我們民衆與政府共同的力量，我們大家必先組織起來，有計劃，有指揮的去幹，纔能使漢奸走狗無機可乘。假使你們這樣祇曉得拳頭痛快，那有時候甚至於錯打了好人，這就反而給敵人笑話了！

衆：對的，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漢奸。

談：諸位，但是我們也不必大家全去打漢奸，我們可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們瞧，那邊馬路旁邊不是有很多難民嗎？但是諸位，這還不算多，還有幾千幾萬，像這樣露宿在馬路旁弄堂裏或是流浪在街上，掙扎在敵人手裏受難的同胞，這不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嗎？這些同胞不是很可能受敵人的利用嗎？諸位剛纔就是個很好的教訓，假使我們的避難同胞，也有組織，有訓練的話，那末剛纔混在裏面招工的那個漢奸，一定逃不了，大家也決不會弄得亂闖。所以我希望諸位趕快組織起來，每人就自己的職業，環境，技能，找一項後方工作來訓練自己，那末我們民衆纔能和前線將士們連成一氣，纔能應付中華

民族的生死關頭，纔能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先生，我不願意在這兒當難民，白吃飯不做事，我願意幫助大家做事！

我要去跟敵人拚命，請你把我送到前線去！

衆：把我們大家組織起來，我們要工作！

諸位，請你們靜靜，你們要知道，這兒是租界，在租界上是不許我們開會演講的，現在我們再不能多講了；諸位即使都願意組織起來，那就請各自去加入別的團體，或是自動地組織起來，現在把漢奸交給巡捕，移到公安局去辦理，大家快走開吧。（飛機聲）諸位，敵人的飛機又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別集在一起，大家各自散開！

（救亡日報）

我們打衝鋒

尤兢

商店鄉間的河邊，幾株高低的楊柳下，一座菌樣的牛車棚週圍，埋伏着一排我國兵。我們所能見到的，是牛車棚內的一角。一挺機關槍後，坐伏着披枝帶草的將士們。

東北人：排長，我咀咒我發誓，我們東北人……

排長：你這些全是真的？

東：排長，您要我怎麼說呢？排長，我把這條命交在您手裏了，別的我還能怎麼樣？排長，可憐我們東北人，這，這六年來……

排：黃棟樑！

黃：有！

排：你去換崗，調梁國光下來！

黃：是！

排：特別警戒，遇到敵方有東北人，東北口音，得特別留心，（看東北人一眼）鬼計多端，別再上了當！

黃：是！

排：特別是今天，「九一八」六週年紀念日，敵人也知道這個，所以特別利用東北人……

黃：是（走）

（東北人難堪地）

李國治！

有！

把他領到連長那兒去，說是捉到了一個奸細！

是！

我不是奸細，我是——

（對東北人）請到我們連長那兒——

排長，你相信我，我代表在這兒羅店敵方壕溝裏的二百個東北同胞，請你相信我，我們——

對不住，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你想在這兒，在這羅店的敵方戰壕裏，有着二三百個東北老鄉，把槍口

對準我們打，而你現在突然跑過來，說是今天晚上，唔，今天晚上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李國治，把他帶

去！

是！

你說這兒等着連長的命令！

是！

（梁國光上，看着李領受傷的東北人下。）

排長！

排：是黃棟樑換你的班不是？

梁：報告排長，是的！

排：方纔的那個東北人是你抓來的，是不是的？

梁：是的！

排：怎麼回事？

梁：報告排長，我在那邊放哨，他從棉花田裏爬過來，叫老鄉，我一聽是東北人的口音，排長，前幾天敵人方面不是常有東北人叫「老鄉，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些話，騙我們去上當嗎？

排：唔，上面有命令，不許理會他們的。

梁：所以我就不管老鄉不老鄉，給了他一陣槍。

排：他沒有回槍？

梁：沒有。我知道他受了我的傷了，我還是不去理他。等了很久，除了他的哭聲之外，沒有別的動靜。排長，他老哭老哭的，把我的心可哭酸了。排長，你知道他哭得多傷心！

排：唔，他在這兒也哭得怪可憐的。

梁：排長，不是麼？他總是我們的老鄉呀！

排：所以你……

梁：我正在打算去不去看看他的時候，他爬到我前面來了！他說他快要死了，他請求我在他死之前，把一句話，一件事告訴我們。

排：就是他們準備今天晚上反正這句話是不是？

梁：是的，他說了，可是我不敢相信呢！

排：你們沒有問他，怎麼能夠逃出來的？

梁：說是昨天敵人逼住他們向我們衝鋒，他在火線上自己打了自己一槍，假裝死了，找機會躲在死人堆裏，今天偷偷地爬過來的。

排：唔，方纔我問他也是這樣說的。

梁：噢，天快黑了，怎麼晚飯還不送來。

排：是下雨天，所以黑得早一點……

梁：排長，你說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排：什麼事情？

梁：方纔這個東北人說的，今天晚上反正的事情？

排：就恐怕是敵人的苦肉計！方纔這傢伙，說不定是好細！

梁：那末怎麼辦？

排：我把他交給連長去辦了。

(伙夫上)

伙：報告排長，伙食送來了！

梁：今天怎麼這樣遲，你瞧天已經黑了。

伙：他媽的，今天伙食隊又被敵人的飛機炸了。

梁：那末……

伙：送了點乾糧來。

排：好，乾糧也一樣。

伙：這是後方民衆慰勞隊送來的東西。

梁：有棉背心沒有？這樣的下雨天，晚上在戰場上可真有點冷了！

伙：棉背心可沒有，吃月餅吧。

梁：月餅？

排：呵！今天是「九一八」，明天是中秋節了。

伙：（分配東西）排長，這兒一排兄弟們的東西，是留給您，還是……

排：勞駕你分派一下吧，他們就埋伏在這附近的棉花田裏，前面有個哨兵。

伙：是。（下）

梁：（吃餅）這是什麼月餅？餅子中間有一個窟窿呢？

排：呵，這叫「光餅」。

梁：光餅？

排：兄弟，你是廣西人，怪不得你不知道，這光餅是明朝戚繼光將軍打倭寇的時候給兵士串在身上吃的乾糧。

梁：呵！寇就是X X鬼子不是？

排：對了，那時候X寇也像現在一樣的在我們中國沿海一帶殺人放火搶東西，是民族英雄戚繼光將軍把他們打走的。所以沿海一帶的老百姓吃光餅紀念這位民族英雄。

梁：排長，我們應該報告師部，叫後方老百姓以後不要送麵包給前綫的弟兄，儘送這光餅吧。

爲什麼？

排：這兩天我聽到麵包這兩個字就生氣！

生氣？奇怪了！

梁：我在前面放哨的時候，遇到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他們就叫：「老鄉肚子餓不餓？咱們這邊有麵包牛奶，過來吃吧！」我聽着真生氣。他們有的還說：「老鄉，你們一天吃幾頓飯，咱們這邊每天吃五頓呢，過來吧！」

你們怎麼說呢？

排：我說亡國奴的東西，亡八蛋纔吃真他媽的不要臉！

梁：方纔那個東北人對我說，這些話，全是敵人用槍尖逼着他們說的。

排：逼着說就說了麼，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

(黃棟樑上)

排：報告排長前面發現敵人！

敵人？

黃：是敵人隊伍裏面的偽軍，東北人！

梁：又是他媽的東北人！還叫老鄉，老鄉麼？

黃：怎麼不叫，我可沒有理會他們。

排：人數多不多？

黃：黑河洞的也看不清是多少，聽聲音好像人數不少！

梁：排長，怎麼辦？

排：打呢，恐怕真的反正過來的不打吧，又怕中了敵人的鬼計！

黃：那末……

排：（大聲）命令，前面敵人準備，上刺刀，臥倒……

（一陣上刺刀聲，梁黃階動機關槍。）

聲：老鄉，不要開槍，咱們都是老鄉！

梁：媽的，老子的槍認你們做老鄉！

兵：（上）排長，一個人爬近來了！

排：準備！

聲：老鄉，咱們……

兵：啪！（一槍打着那個人）

聲：（第二個聲音）我們是反正過來的呀，老鄉！

黃：反正。

排：不要中了敵人的鬼計！

聲：老鄉，咱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梁：媽的，你們在敵人隊伍裏已經打死不少我們中國人了！

黃：排長，瞧不止一個人呢！

排：讓機關槍認老鄉吧！

聲：（哭音）老鄉，你們不許咱們反正麼？你們不肯把咱們從敵人手裏救出來麼？咱們……

排：反正說得好聽，我們不會再上當了！

聲：我們是真反正，我們不是派了一個代表來見你們了麼？

梁：排長，他是說方纔那個傢伙。

排：哼，代表，你們的代表，早被我們連長扣留了！

黃：排長，快，前面許多人來了！

排：（命令）開槍！

（機關槍聲，步槍聲。）

聲：（前面）老鄉，老鄉！

聲：（後面來的）弟兄們，不要開槍！

（連長和那個東北人上）

排：連長，怎麼回事？

連：他們反正是真的。

梁：真的？

連：今天「九一八」的晚上，這一帶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說好了反正的。

排：那麼，現在……

連：歡迎他們過來！

東：（對前面）口令！

聲：（很多聲音）血債！

東：血債，六年來的血債，今天算清一部分了！（大聲）同胞們過來！

（大批東北人上，有流着血的。）

連：歡迎東北同胞！

東：（多人）中華民國萬歲！

東：（第一人）今天，今天我們……

排：（上前撫着傷的）對不住，方纔開槍，打了你們！

東：你們應該的，因為咱們實在……

排：你們要反正，爲什麼不早些日子……

東：二：沒有機會呀，你們知道敵人監視我們多麼兇！

東：在敵人的槍尖之下，逼着咱們叫喊，叫老鄉，不要開槍，騙你們上當的時候，咱們心上真比死還難受！

梁：你們怎麼會肯從東北到這兒來的呢？

東：我們本來是張海鵬的隊伍，九一八，六年前的此刻時候，他投降了，我們就受了敵人的監視，這次敵人把咱們的家小都扣了起來，強迫咱們上了兵艦，送到這兒來……

衆：唉！

連：現在好了，諸位都過來了。明天送你們到後方去修養去吧！

東：不，連長，我們不要休息，我們願意去打敵人，我們知道敵人隊伍裏的情形，我們願意打衝鋒！

東：（多人）我們打衝鋒！

（前面槍聲）

（衆聽）

東：敵人追來了，我們衝過去！

連：衝！

東：（多人）我們打衝鋒！衝殺殺！

（衆衝下）

（救亡日報）

在烽火中

沈西苓

排演時注意：

- 一 此劇在街頭，在臺上都可以演，時間短，是爲了適應現在的環境。
 - 二 演員的情感應提得很高，可並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演員，只要有熱情，都可以演。
 - 三 劇中×軍與中國軍可以任意增減，同時，他們出場下場，最好都有個隱蔽的所在。如弄堂之類，使觀眾不致跟了跑，不然會變了滑稽劇的。
 - 四 儘可能用各地方言演。
 - 五 口中流血等等要演得使觀眾看不出假來。動作快一點就是了。
- 地點——最好是曠場後面有弄堂的或斷牆之類。槍聲可在後面傳出。
- 人物——難民，漢奸，×兵，夫婦，老母，老人及其他。
- 母：天啊！這些強盜，×鬼子，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東西全搶了，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呀！……（哭）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呀？……
- 夫：媽媽，×鬼子就是想要我們活不下去，他們纔這樣用大砲，飛機來殺我們的呢；他們殺了我們，他們就好搶我們的地方住，搶我們的東西吃了。

母：天呀，天爲什麼不開眼呵，菩薩在那裏呵。

婦：你不要叫了，菩薩就不會顧到我們的，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中國軍隊不是已在給我們報仇了嗎？

我們現在還沒有逃出火綫，快點逃吧，××鬼子說不定就會衝上來了。

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坐下來哭）

母：媽，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啊。媽，那些強盜們，是會亂殺人的，媽，你走不動了，我來背你好不好！

夫：呃，你們先逃吧，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讓那些殺人的強盜殺死算了。

（老人慌張地上，因受刺激太深，精神恍惚的樣子）

老：快點逃啊，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要給××鬼子看到就完啦。

夫：（見老頭兒流着血）啊，老伯，你受傷了，我給你包紮一下吧。（從他女人那兒拿了一塊手帕，給他包

上。）

老：謝謝你……你們一家……

夫：是，我們是從吳淞逃出來的，已經有二點鐘沒有停過腳，——老伯是從那裏逃出來的？

老：我從寶山逃到這裏的，嘍，淒涼呵，我們一家，祇剩下我一個老頭兒了。我的兩個兒子，兩個媳婦，還有

許多許多同逃出來的人都給××鬼子，一排槍，打死了……（乾哭）我們逃出寶山城，想從那兒逃到

楊行去，可是又遇到了一排××鬼子把槍對着我們，不許我們動，要我們靠牆壁排隊，我們只好排隊，

……他們那些強盜，魔鬼，把我，同我的七歲的一個孫兒還有幾個老的小的拉開了。……他們就，

就一排槍……嘍。……我的兩個兒子媳婦兒，就這樣……我親眼看他們倒在地上了，死了一共有二

十多個……

婦：老伯，那麼你的孫兒呢？

老：孫兒……孫兒見他媽媽一倒，他哭叫起來也給××鬼子毀了。

夫：老伯，別傷心了，我們反正只有一條命，留得活的，就給他們拚，他們從瀋陽殺起，殺到北平，殺到天津。現在又到上海來殺了。他們要殺盡我們中國人……我們也總有一天會報仇的。要是我逃得出去，我一定去當義勇軍，也殺給他們瞧瞧。好吧，老伯，跟我們一起走吧，我們從這裏到楊行再到大場，轉過去，可以逃到滬西去的。媽，還是我來背你吧。

母：我，不要我……

婦：媽，你把身體都靠在我的身上吧。（她把媽的手臂從她的頸後圍過去）媽，走吧，媽。

（幾聲槍聲）

夫：媽的，真的那些鬼子們又在開槍了，媽，快點走吧。

（他們走不多幾步，後面有幾個難民逃上前來，或者從觀眾裏逃跑出來，嘴裏叫着「快一點逃呵，快一點逃呵，××鬼子追上來了」——「啊呀——逃呵」——（其中有的血在流，有的背了負傷的同伴，他們跑了沒有幾步，×兵漢奸上場，×兵的多少可由演員的多少而定。）

奸：（上場）站住，誰動，誰就死。（同上來的兩個××鬼子先把站在頭裏的幾個打了幾槍把，就走到婦人身前，一個鬼子指着婦人「噲西，噲西」（好的意思）說着，就把老婦一把推在一旁，老婦人一倒，婦也跟着倒下來。）

夫：（由怒轉到柔順）老爺，我們是逃難的。求求您，老……（拍的一槍把）

母：老爺……（又是拍的一槍把）啊！（悽慘的呼號）

婦：媽媽。（要想很快的扶起她來，却突然的被一聲喊驚住了）

東：「八加」走！（用槍作要刺的樣子）

奸：過來。（一拉，女的衣服被拉破了，倒在一邊。）哼，不中用的東西。（一個××鬼子去拉她摸她的臉）

妻：救命救……

夫：（此時已忍無可忍，突然地瘋狂似的）強盜！你們這殺人的強盜，你們搶我們的土地，你們燒我們的

房子，你們……（話還沒有說完，已經給一個××鬼子一槍柄，打着了，接連的幾下，夫嘴裏吐出鮮血

來——預備好的東西。）啊！啊！你……強……盜……（此時老婦從地下跪撲過去）

母：老爺……救救命，我的孩子……老爺……啊呀，（一刺刀老婦給刺死了，刺刀是做就的刀頭可以縮

進去的，但如沒有這樣特別道具，只要留心，不這樣做也可以。）

夫：媽——

婦：媽……（哭叫）

東：八加去，去。（拉了婦人走）

婦：（哭叫）媽……大哥……（被拉了走）

夫：（爬起來，瘋狂的。）殺啊，你們這些強盜漢！好呀，你們搶我的女人，殺我的母親，火燒我們的房子，霸佔

我們的土地，我們總有一天要翻過身來，殺呀！（瘋狂似的撲過去，難民中也有同着喊「殺呀！」）

東 八加（反身過來開槍或刺刀）

（有兩個已倒下，其中夫仍在叫：「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一起往上衝，我們中國人沒有死盡呀，不願做亡國奴的起來呵，我們要報仇呵，殺呵！我們中國人是殺不完呵！我們只要一條心，我們要報仇呵！殺呵！」突然殺呀！殺呀！的呼聲響應起來了，接連的「殺呵，衝呵，殺××狗子呵！」一個巨大的聲浪從弄中傳出來了。×兵和漢奸慌張的想逃，中國兵已到場，雙方格鬪！

羣：——好呀，我們的弟兄們來了，

——好呵，我們打勝仗了。

——殺呵，衝呵，不願做××鬼子的奴隸們起來呀！

——我們弟兄們來啦！

（此時中國兵已將××兵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中國兵回原地，難民也陸續增加，觀眾也算在內。）

班：諸位同胞。××鬼子已給我們打死的打死，趕走的趕走，我們中國人，不管老百姓或軍人，只要一條心，

抗戰到底，那怕××鬼子軍械好，我們是不怕的，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對了，我們要一條心。

——我們大家要幫助弟兄們作戰。

——我們用大家的力量來打倒××軍閥。

班：好，我們趕快把受傷的同胞救起來，送到後方去。（大家動手）

好我們大家來。

班：再把漢奸帶過來。

兵：是。

班：好，你當漢奸，爲了你一個人，出賣了全村的老百姓，你這狗禽的。

甲：你出賣了我們全村的人，你把我們的家毀了，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殺了，現在你也該後悔吧，你這狗禽的。

——我們打這狗禽的漢奸！

——我們打這狗禽的漢奸！

——打呵！打漢奸！

——打呵！打這個王八蛋！（大家動手）

——諸位同胞，請等一等，兄弟要說幾句話。

大家聽班長說話。

班：諸位，他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整個民族，出賣了中華民國，我們應該打死他。但是我們打死了他一個，是不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的同黨，我們要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的漢奸來，我們更要嚴重地對付他。

羣：對了，我們更要嚴重的對付他，要他說出同黨來。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殺盡漢奸！

班：——我們要大家聯合起來檢査漢奸！

——對了！我們現在是站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不願意死，不願意做亡國奴，便得和敵人拚命，我們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要一條心，同胞們，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

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打倒侵略我們的××軍閥！

打倒××軍閥！

班：我們還要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此時大家很可以圍起來參加合唱。）

歌：

同胞們，快快起來殺敵人，他們已經扼住我們的咽喉。
要我們的死命。

我們——若不一條心，把這些強盜賊子趕出去。
眼見得，血肉橫飛，全村變灰塵。

二

同胞們，快快起來，捉拿漢奸們！

他們已經引狼入室，認敵做父親。

我們——若不一條心，把這些漢奸賊子捉起來。
眼見得，國亡無日，奴隸準做定。

三

同胞們！快清醒！

大家起來打倒××狗，捉拿漢奸們。

大家一條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抗戰到底，保衛國土，全靠我們每個老百姓。

(救亡日報)

重逢

丁玲

地點：一個剛被××軍隊佔領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新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本（××人）××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馬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白芝的愛人，但已一年餘沒有見面）

×衛兵甲乙丙。

佈景：

陋而簡之××特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有一處懸黑布，使室中之空氣特別恐怖，臺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燈拍桌，憤怒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側耳細聽，又趨至右門細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鎌，白芝瞠目視之，無語，衛兵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床並不壞，是不是嫌冷靜呢？（得意地笑）

（白極力忍耐，瞠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瞧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屣屣用目回視，臺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望張含淚。）

白：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為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且不講，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濟灘北里，都堆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能看，也不忍看。（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難道你不相信我，你懷疑我麼，齊同志？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然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為你一定也像劉小妹他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

洋燈沈思，張王也拖着腳鍊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一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仁，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去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對齊）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對白）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做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有多少人，死些人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爲到了這時候，纔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

白：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嗎？××人專喜歡弄這個玩意，就是所謂「桃色間諜」。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生氣地走到床邊）

王：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她怎末肯呢？

齊：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做。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了些什麼話？要我投降，替××人去做間諜，做偵探，幫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我能嗎？我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頭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臺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我認爲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擔受一切罷。你是中國的好女兒呀，聽，外面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管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至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她。）

王：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履聲雜亂）

齊：不要響了，把臉轉過去！白芝，設法活，設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爲殺敵呀！好，大家不要響！

白：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臺上稍靜片刻，山本借二衛兵上，山本擰視臺上三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本：問這些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說呀！說呀！不招接你！

(山本突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姑娘有人告訴我，這些人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分子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的。

(半晌，白始勉強答應)

白芝：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分子。

山：你不懂，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還沒吃飯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呵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蹣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烟來抽)

山：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的自由，就不會假。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還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些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沈吟一刻在臺上來回走着，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

着，又湊在自己的眼前。）什麼「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麼「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她媽的……（對衛兵）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即速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人，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向山本撲去。）

齊：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快！

張，王：打死這隻凶狼，打倒××帝國主義！（二人亦向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起站在旁邊，露驚慌狀，……幫着……動，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山本從腰中掏出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拳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張大山為鏢所絆也跌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張暈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臺上亦追至門邊。）

白：啊呀！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白：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啊呀！……

（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驗視地下，見刀，驚疑，拾刀，悄聲的）

白：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真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哼聲及喘息聲）

白：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他們，替……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出，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描準！」槍聲三響，白芝憤極，極力支持。）

白：齊同志，張……你們……啊，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設法，我做……我要試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有勇氣，拿出力量來吧！來擔負這艱難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了！

（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著，山本抽着烟進來。）

山：哼！到我這裏還兇，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視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幾乎把我駭死了！

山：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還是誰兇誰不講理？本來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二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姑娘，你可別糊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這裏的也就不少，慢慢的就可以懂得了。我們大××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娘，你是

白：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呢，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嗎？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父的面子上，饒了我吧。我是慕貞女校的學生，天主堂裏洋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你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的，我永遠歸服於你，……（站起）官長，我……你不知道，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我的家住在那鄉下，也不能回去，只好找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我只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呀，我家裏還有一個媽，啊啊，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啊，我怕啊……長官！

山：（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山本是好人，姑娘你多大了？

白：十九歲。

山：結婚了沒有？

白：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哈哈，姑娘，請你望

我一望，（向衛兵）你出去！

衛甲：是。（下）

白：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甲上）

山：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李：白芝。

山：「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是最和愛的，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談，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吧？××真好玩啊，那富×山，那××谷×野公園多麼美呀！姑娘若是你穿起大×服來，你就更會變得漂亮，秀麗，×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種風彩。白芝姑娘，做大××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你的吧！（輕薄的撫弄她）

（白芝極力忍着，門上扣了三下。）

進來！（馬達明上，白垂首。）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馬：（白聽聲視馬，認出是她一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苦痛萬分，手起痙攣，但極力掩飾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那些暗號查出來沒有？

在查。

山：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務必讓她曉得大××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竟到白前，輕聲與馬耳語笑。）

馬：是……是……我明白……辦到就是……放心……在我身上。

山：好，我出去就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明天我再來看你，假如要什麼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馬：（山本下，馬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訕的）

馬：（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往臺後。）

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有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馬：（白芝即蹙至馬前昂首直立）

馬：够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芝，大驚。）

馬：啊……是你……

馬：不敢當，你還認得我？

馬：啊……白芝……（喜極欲擁她，白跳開。）

馬：啊！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馬：請你不用再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虜，够不上同你說話，要割要殺請你下令就是！

馬：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馬：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兒碰着你，你是大××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話說？

馬：（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到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聽你的消息，但我時時都懷念着……

你啊，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往事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真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烟舖出來，望着你，你的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的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我又轉進舖子裏去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的，怎樣出來的？

白：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攏去）

馬：我不敢希望能再看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這兒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本已稍靜，但一聽到問她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你打聽我嗎？審問我嗎？我是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儘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不是一個本地中學生，是一個反×份子，而且老早就去的，去去邀功去！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神情。）

馬：啊！原來你是這裏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回來，一個留學生，哈……現在又碰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冷笑）太巧了！

馬：白：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呀！我問你，你怎末來的？

白：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那末這三個人……

白：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是一塊兒的麼？……我要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認識，爲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帝國的手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了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我怕，我不怕，你這膽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想不到一年多沒有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田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若是過去不認識你，也好點，若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達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在……

馬：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媽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你那些花言巧

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摸摸刀，但門忽開，衛兵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

馬科長，時間不早了，天都快亮了，部長吩咐過的，不用多吵擾姑娘，她該休息休息了！

馬：

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

是。(下)(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馬：

白芝，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白：

沒事好同你商量的。

馬：

有擺在眼前的全是要緊的事，我問你，請你平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麼辦的？

白：

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馬：

爲什麼呢？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芝，還是讓我們合夥永遠

做同志好麼？

白：

放屁！

馬：

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要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那山本他對你頗有一點野

心呢！本來照事實，××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子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看得起你，要先徵求

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老婆的。

白：

請不用講下去！

馬：

白芝，你以爲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答應幫我的忙，在我這

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要我在這裏，替這種大××帝國的奴才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你就懂得！

白：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你……（白急抽刀刺馬，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亂，呆視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稍含怒意。）

馬：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做錯了。

（白芝見刀駭極，不敢接，倒退。）

馬：不用怕，攏來吧，你不是剛做了你要做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攏來讓我告訴你。

白：達明我做了……

馬：你殺了一個××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我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各一個世界，再也不會互相知道，可是天讓我們在這裏又碰到，我滿想把你救出來，你又的確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幫手並不多，誰想到……

（白芝猶疑的走到他面前）

白：難道你是在這裏作偵探的嗎？

馬：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的嗎？

白：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過些什麼……（想像狀）

馬：白芝，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過，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達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地是。他的心裏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

白：啊！我的白芝！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同你一塊活下去，你能……我要……你的手……

馬：（白欲俯身，但仍猶疑懼怕。）
你還不相信我，你的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面口袋裏有地圖，秘密的，有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啊。

白：（白解衣得物，闊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撫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樣糊塗，我真該死！達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白撫着傷口，哭了。）

（馬伸手擁她）

馬：不要難過，事已至此……

白：唉！我殺了自己的愛人，我殺了一位剛強有爲的男子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工作，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白芝，你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了吧？白芝，我要……吻你一下呀！
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 椅子袋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鑰匙）

白： 達明！我昏了，我也死了吧！

馬： 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道小門，出去後是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太，說是符，記着莫忘了！

白： 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你啊！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 我原諒你。

白： 你不會死麼？

馬： 大半不會死。

白： 我要你活着。

馬： 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 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 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用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別了，再見。我親愛的（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她快走，白慌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上拾起，吻刀藏入懷中……）

白： 刀呀，刀呀！……我只望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白站起離開馬）

白： 達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兒供給你。

愛你！

馬：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白：好！我走了！

馬：快走！（白芝在緊急扣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馬：（向她揚手，又垂下，撫傷處。）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祝你好好的，啊！痛讓大夥兒

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

（頹然倒地，嘆氣。）

——幕急落——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戲地）

我們放開恩怨

石 靈

時間：一九三七年九月某日晚。

地點：上海戰區。

人物：盧母——五十多歲。

盧寶書——其子，二十多歲的小商人。

盧寶英——其女，二十歲，念過書也做過工。

傷兵。

×兵。

便衣漢奸。

兵乙。

佈景：

臺面爲一鄉下平房的客堂間，臺背右邊有門通出屋外去，臺右有門通至臥室，臺左有門通廚房，室內的佈置很簡單，寒儉，因爲他們是窮人。比較重要的傢具是：中間一張方桌。旁邊幾條破板凳。靠大門右邊有一衣櫥。這時是夜晚，桌上點着不甚明亮的煤油燈，臺上零亂地堆着網籃包裹和衣服等物，他們正在收拾着預備逃難。

幕開時：盧母及女正在忙亂地整理東西。

注意：作爲全部戲的背景的，是不斷的槍聲。不過有時遠，有時近，有時緊，有時鬆。緊的時候有三次。第一次就在開幕之後不久寶書登場的時候；第二次在傷兵登場之前；第三次在兵乙登場之前。

盧母：（摸摸這樣，放下去，又拾起那樣，又放下去，嘆了口氣。）我真不知道怎麼收拾的好，這樣也是需要

的，那樣也是需要的，丟了那樣好？

寶英：我看不如一樣都不要。

母：我們逃出去還想過活，不是去死，處家過日子，難掉那樣行？

英：我們若是早些日子走就好了。這會槍打得這樣緊，還不知走得掉不掉呢。

母：孩子，別說癡話了，我們若是能够早走，原來就不至於住到這個地方。

英：爲什麼？

母：爲什麼，我們沒有錢。

英：終究到現在還是要搬。

誰指望真的

母：有這一天呢？再說，你哥哥在開北店裏幫賬，這會生意歇了，沒有進賬，但能挨下來，是不想

英：哥哥出去打聽消息，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母：唉——寶英，你看出來嗎？

什麼？

母：寶書自從歇了生意之後，好像得了神不守舍的病，說話有點瘋瘋癲癲的。

英：不會的。

母：那是你沒有留心，整天沒有生意，也難怪他，這種時候，那裏去找生意呢？不過他還瘋言瘋語說要走去拚一拚。

英：那是哥哥的憤話。

母：你總是替他掩蓋，寶英，你是二十歲的人，不算小了，你該懂得做媽的苦心。你哥哥那樣，你該幫媽勸勸他纔是。你不但勸他，反而有時也跟他行事，要到醫院裏去。你想媽辛辛苦苦地這多年，巴望的是什麼？（傷心地流下淚來）

英：（也有點淒楚）媽，不要傷心，你一淌眼淚，我也要難過，這種世道，不是人力做得主的。

母：我怎麼能忍得住傷心呢？算起來已經十年了，那時也是這樣，秋天的晚上，我們忙着搬家，從上饒搬出來。十年後的今天，又要搬那樣的家，那時是四個人，這會是三個人了，三個人了。

英：這些事常提他做什麼？

母：你們那時還小，是不懂得那種苦處的，八月天，已經有點冷，可是我們人人都出汗。

英：爲什麼？是不是嚇的出汗？

母：不，我們把所有冷天衣服都穿到身上，剩下許多春夏穿的衣服，打了包裹背着，又熱又累，怎麼能不出汗？出了門，已經是深夜，又沒有月亮，四面不見人，只聽到遠遠地鷄叫狗咬，心都提到口裏，好像黑地裏

有鬼怪在等着伸手來把我們抓了去一樣。我們不敢走大路，打荒野裏走，一脚高，一脚低的，一個不當心，就要挨跌，跌痛了也不敢聲張，那種苦我是永遠忘不了的。記得你跌到一棵樹根上，額角劃破了，你叫起來，還挨了你爸爸一巴掌，你不敢再哭，忍着痛抽咽着。我看了你那樣乖覺的情形，心痛得像刀割似的，眼淚不打一處來，我伸手摸你的臉，濕漉漉的，我以為是眼淚，替你揩了，我們還是向前走，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纔看見你額角的傷痕。

英：媽，別講了，這會不是講這些的時候，——你看（指着門邊的衣服）這笨重的樹，我們也要帶着嗎？怎麼不帶？那是你爸爸在世時爭氣買了來的。那時剛搬出來，還有點錢，買了好些漂亮的傢具，我勸他

不要買，他說：「你那裏曉得，他們把我們趕出來，以為我們從此完了，我偏要買。叫他們曉得，我並沒有真的完。」其實這只是愚見，隔了幾千里路，人家那裏曉得呢？現在他人不在了，留下這一點不服輸的遺產，隨便到那裏也要帶着，讓你們曉得，我們吃過什麼樣的苦。唉！那些東西，這會不知到那裏享福去了，落得我們在這裏受罪。

英：聽說他們也變了，也開到前綫打××去了。

母：我不信，那些東西，不會有這樣好心的。

寶書：（慌張地從左門進來。）糟了，聽說××人已經逼近我們村子東面的小河。

（母、英同時注視着他。）

英：真的嗎？

書：怎麼不真？你聽，這槍砲的聲音，以前可有過這麼近？

英：怎麼辦？我們快些走吧，不要帶東西了。

書：恐怕這時已經沒有路好逃。砲火緊得很，到處都有流彈——我叫你們早走，老是東西東西的，直到這會，東西帶不了，人也走不掉。

母：你只知道說，一點東西都不帶，又沒有錢，逃到外面去，難道不要過日子了？

書：愁什麼？等我們打勝了，還怕沒人賠我們的？

母：（向英）你聽我說的不錯吧？

英：別管那些了，我們快些想想怎麼辦吧。

母：（躁急，手足無措地。一會。）我永也忘不掉那些強盜。

英：好了，輪到媽媽也知道說這樣的話了。

母：我從來就沒有忘掉。

書：（驚異地）媽媽，您這話是真的嗎？為什麼早不對我們說？

母：我對你們說過不止一次了。

書：為什麼我要出去跟那些強盜拚一拚。您總是攔住我？

母：想起來，我恨不得活咬他幾口。

英：誰？

書：他們是一夥，不是一個。

母：打蛇打頭，我只記住他們頭領的名字。

書：誰？

母：我再對你們說一次，你們可要永遠地記住了。

書：是的，媽媽，我們永遠不會忘掉，您說說看，誰？

母：黃熙，那個強盜。

英：怎麼是他？

書：我當媽媽說的是××人呢，說來說去原來又是黃熙。

母：怎麼不是他，他難道不是我們的仇人嗎？誰帶領土匪打我們村子的？誰把我們趕出來弄到今日這般

田地的？不是他，我們怎麼會搬出來受這樣的罪？就是搬出來，也不至於這回連搬家的錢都沒有，住在這裏等死。

英：媽媽，若是我們發了財呢？也不要歸功到黃熙身上嗎？——真的，若不是黃熙，哥哥怕不早討了饑子，您也早抱了孫子，怪不得您恨。

母：是的，若不是黃熙，你女婿家也不會搬到廣東去，你也早出了門。

英：（噙着嘴撇嬌地。）媽，不要說這些，我不愛聽這些話。

母：你們都是忤逆不孝的東西。

書：這又是怎麼說？

母：怎麼說，你早把你爸爸的仇忘掉了，你還記得你爸爸是怎麼死的嗎？

書：也許妹妹年紀小，記不得，但我是記得很清楚的。

英：我記得。

母：記得的好，你爸爸是黃熙殺死的。

英：媽，您忘了，爸爸不是生病死的嗎？我還記得在他病着的時候，有一次我站在他床前，他要吐痰，忍不住，一口吐到我的身上，他連忙伸手來揩，一歪幾乎跌下床來，虧得哥哥趕到跟前，把他扶住，後來還是你把我衣上的痰揩掉的呢？（掉過來向書）你說是嗎，哥哥？

書：是的，爸爸是在這屋裏生病死的。

母：我們要不搬出來，他怎麼會死在這裏？若不是黃熙，我們又怎麼會出來？你連這個也算不過來！

書：這樣，鬻子未免轉得太多。

母：你這忤逆東西，硬要把你爸爸的仇忘掉，我算枉巴望你一趟！要是我挨人殺了，一定也是這樣的，唉！好兒子！（流下淚來）

書：這種時候，自己性命都顧不了，還提這些陳賬有什麼用？

母：陳賬？你看是陳賬，我看不是。你枉念了十幾年的書，連我這常聽聽鼓兒詞的婦人都不如，我問你，父仇不報，算得人？

書：叫我向誰去報？

母：我向你說過多少回？你還說叫向誰去報，唉！我枉費了二三十年的心機！（又流淚）

英：媽媽，黃熙也不在您面前，哥哥又沒有說不報仇，不過辯白一句，您犯不着生這樣大的氣。

母：我知道他們是一夥，他飛快也要去做強盜了。成天牛頭馬耳的，我早看透了他的心。

英：哥哥不是那樣的人。

母：不是那樣的人，爲什麼或天要走？

英：他不是要去做強盜。

母：你維護他，你和他一鼻孔出氣。

英：媽媽倒連我也怪上了。媽媽您還是聽女兒的話，消消氣，打算打算眼前的事吧！砲聲這樣近了，我們怎樣走法？

母：（指着什物）這樣亂亂糟糟到那裏去？要走你們走，我不走。

英：媽媽十年前要拿定主意不走，現在倒好了，也不至於受這樣的驚嚇。

母：當初我何嘗想走？都是你爸爸的主意，我又沒有經過，自然也就不敢勉強。

英：爸爸爲什麼那麼膽小？我們又沒有錢，田地又不多，不是好多人沒有走，現在也一樣過活下去嗎？

母：誰又知道他們不是真的殺人放火呢？

書：可是這回不走是不行了。

母：難道這回是真的？他們比強盜還壞？

書：十倍還不止。

母：我不信，他們是奪江山的，黎民百姓礙不着他們的事。

書：媽媽，您別生氣，我又要和您辯白了。您的見識，都是鼓兒詞上的，現在行不通。照您怎麼說？

書：

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北京，天津，都是被他們佔據去的地方，那兒的黎民百姓，有的也和您老一樣想法。可是後來呢，鬼子不這麼想。他們到一處燒一處，到一處搶一處，到一處殺一處，不分老少，不分男女，要怎樣就怎樣。你的性命，全在他一眨眼間的高興不高興。眼前的就說虹口罷，有些老百姓，打仗之前，沒有來得及逃出來，打起來之後再想逃，都被他們捉住，手和脚用毛鐵絲捆起來，叫你動彈不得，後來一排一排地綁到鐵絲網上，後面架起機關槍，他們躲在機關槍後面。中國兵看見中國人，自然想過去搭救了，他們就開起槍來。中國兵打死了，那些難民也打死了。他們是這麼狠毒的。但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反而以為好玩，站起來哈哈大笑。更倒霉的，是那些年青的婦女——（他向他妹妹看一眼，母也不由自主看着英，英低下頭。）

這都是黃熙那強盜，害得我們這樣苦。

英：（失望地）我們這時要在江西，該多好！

母：你也知道媽的話不錯了吧？

英：可是這時候說有什麼用呢！黃熙還不知在什麼地方呢。

母：我的孩子，媽媽沒有什麼，只是苦了你了。（抽咽）

英：（也抽咽了一會）媽媽，不管逃不逃，女兒的主意已經定了。

母：什麼主意？

英：假如我們碰到××人，他們不會立刻就將我們殺掉的，一定要胡鬧，那時您看，（從身上掏出一把剪刀。）我已經預備好，我先把他們戳死，過後能逃就逃，不能逃自己也死。

母：我的好孩子，你小小的年紀。

英：碰着這種世道，管什麼小年紀，大大年紀！

母：都是媽媽不好，無能，纔累你受苦。

英：這又叫您有什麼法？哥哥，你聽槍聲越來越近了。

書：呵！外面有腳步聲，我出去看看。（他向外面走去。）

母：這種時候，你到什麼地方去？趕快把門關起來。

英：哥哥，你不要出去聽媽的話，把門關起來吧！

書：好。（他走向前門）說不定是我們軍隊退下來了。（他把門關上，右門忽被推開，蹣跚地進來一個兵

士，腿上帶着傷，血跡殷然。他進來之後，隨手把門帶上，倚靠到牆上，露出很疲乏的神情，但還鎮定地支持着。屋裏人被這突來的生客，驚得怔住了，不約而同地注視着他。）

母：你是什麼人？這樣夜晚打人家廚房裏溜進來？

兵：我是中國兵，受了傷退到這裏。

母：我們攪昏了，實書，你怎麼也這樣大意，進來後門不關起來？快去關上。（向兵）你到我們這裏來做什麼？我們並不認識你。

兵：不認識不要緊，大家都是中國人。

母：我們正在收拾預備逃難，請你到別處去吧！

兵：到別處去？××人已經打過來了，說不定這時已經進了村子，連你們逃難也未必逃得掉了。

母：（着急地）這怎麼辦？

英：怎麼辦？

母：請你到別處去吧！

兵：我的腿受了傷，不能再走。

英：隨他去吧，人家還到前線去救他們呢。

母：鬼子來了怎麼辦？

英：我們把他藏起來。（向四處打量，好像在找合適的地方，眼光停留在櫥上，凝神一會。）

兵：是的，您的心腸真好，請您找點布把我的腿包一包。我受傷已經六個鐘頭，血一直在流着。

母：真是怪可憐的，可是××人一進來，我們就都完了。

兵：就是我去，你們一樣的也完，你們以為那些強盜會可憐你們嗎？

英：我去找布替這位先生裹腿，他是替我們拚命的。若是他打贏了，我們也就用不着搬了。

母：好，你快去找布，成天出去學，回來就包呀絮的；這回傷兵送上門來，也讓你顯點真本事我看。

英：我這就去。（向右門下）

書：（由左門上，像要說什麼，被傷兵打斷。）

兵：先生，我想喝點水，我三天沒有水喝了，麻煩您給我弄點來好吧？

書：好，有，有。（仍向左門下）

母：你們在什麼地方打仗？水這樣艱難，三天沒有得喝？

兵：老太太您不知道，打仗的時候，一杯水，比一杯金子還要貴重。

母：我們這裏多得很，儘你喝飽了，都有一個錢不要你的。

兵：您一家都是好心人。

母：誰能保住一錢到頭，人人都有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自己就是遇過患難的，人家也會搭救過我們。這就叫人行好事，不問前程。

兵：您老遇過什麼患難？

母：提起這話就遠了，我們原是江西人。

英聲：媽媽，我前天拿回來的紗布同棉花呢？

母：不知道，你的東西我沒有動。

英聲：我是放在小包袱裏的，小包袱您收拾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小包袱在那個破網籃裏找。——家裏亂得很，收拾收拾，什麼也捨不得丟，又沒有錢，就一直遲到這會，怕已經搬不掉了。

兵：沒有錢的人，總歸是受苦的。他媽的，我這傷一好，馬上就到前綫去，非把鬼子趕走不可。

母：你家是什麼地方？

兵：我的家也是江西。

母：也是江西？怪不得口音有點兒熟，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出來，他們不記望嗎？

兵：不，我家裏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母：你是那一縣？

兵：上饒。

母：上饒？那我們還是小同鄉呢——書英，

書聲：媽，我就來了。

英聲：我在找膠帶跟剪刀。

母：這位先生也是上饒人呢！——什麼？你在找剪刀？剪刀不是在你身上嗎？

英聲：對了，我忘記得一點也想不起來，我找膠帶，膠帶找着了就行了。

兵：您也是上饒人嗎？

母：是的，我們離開家鄉已經十年了，你是什麼時候出來，家鄉的情形不知怎麼樣了。

兵：我是前一個月纔調出來的，家鄉情形很好，年成也不錯。

母：你貴姓？

兵：我姓黃，我叫黃熙。

母：你叫黃熙？不是那個帶——人打盧家堡的那個黃熙？

兵：是的，您怎麼知道我？

母：我一刻也沒有忘記過你。

兵：我們並不認識。

母：可是我認識你。

兵：您的話裏好像有話，您可能明白地告訴我？

母：寶書，寶英，快些出來！

書：（應聲推門入）我已經來了。（直向傷兵走去，遞一個碗給他。）我們的——

寶書！

書：（掉一下臉，但仍繼續他的話。）——缸已經空了，到處也找不到水。想出去，又不敢開門。一着意，主意

可來了，（很得意）我看到我們沒有吃完的蘿蔔和青菜，我把他們弄碎了，榨了半碗汁來（向兵）

你勉強喝一點吧！

兵：這就好，比什麼都好。

書：（懷疑地看着母）媽媽，您怎麼有點不高興的樣子？

母：你知道——（話被英的突然進來打斷）

英：（高興地跳進來）想不到我們在這個時候遇到鄉親，我幾乎連駭怕的事都忘了，（走向兵）你的

傷在那裏，快讓我來包。

母：寶英，過來！

英：怎麼？我要替他裏傷。

母：我不許你裏！

英：媽媽，您怎麼了？您剛纔不是很高興的嗎？

母：你們知道他是誰？

書：他是爲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前綫上拚命的勇士。

英：他是江西上饒人，我們的鄉親。

母：哼，你們說得好，他是我們十年來時刻不忘的仇人。

英：他是黃熙？您怎麼知道？（遲疑地捧着紗布，藥棉，不上前也不退後。）

母：是他親口說的。

書：怎樣偏偏在這時候？

兵：我們並不認識，怎麼會有仇？

母：我問你，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兵：我是革命黨員。

母：你是強盜。

兵：我沒有搶過誰的東西。

母：把我們從上饒趕出來，使我們受了十年的窮苦，十年的熬煎的是你。

兵：不，除去大地主土豪劣紳，我們沒有沒收過任何人的財產。

母：你是殺掉這兩個孩子的爸爸的兇手。

兵：不會的，除去在戰場上打仗，我們沒有殺過任何一個好人。

書：寶書，你站在那裏怔什麼？這是你立志做人的時候。你要對得起你地下的爸爸，對得起你這麼大年紀的媽媽，就在今天，就在此刻。

書：（遲疑地動了動脚步）媽媽。

母：沒有多話講，給我報仇。

書：爸爸又不真是他殺了的，這仇叫我怎麼報法？

母：你這沒有用的東西！

英：人家腿上受了那樣的傷呢！

母：受傷是活該，這是天報。

書：媽，你要懂得我們真正的敵人，只有一個。

母：我明白，是黃熙。

書：不是，××，黃熙和我們真正的敵人拚命流血，他爲的就是我們。

母：可是他是強盜，他把我們趕出來。

書：就是他真正殺了父親，我也不忍在這時候報仇。

兵：我們已經放棄了從前的政策。就說從前吧，策略雖是有點過激，可是也不能算錯，我們沒收土地財產，

不是自上腰包，而是使一兩個富人窮下去，使更多的窮人富起來，我們是保護窮人的。

英：媽媽，他們是保護窮人，替我們拚命，我們也是窮人，我們不能錯待他。

兵：是的，我們應該軍民合作。萬眾一心，打倒××帝國主義，別的什麼事，都擺過一邊去。

母：英：媽媽，我們饒了他吧。
好兒子，好女兒，你們都變了心了，仇不報了。我真難受得很！黃熙，你滾吧，我沒本事報仇，不能再讓你在

我面前，引我難受，滾！快滾！

兵：老太太，您消消氣，聽我講兩句話。

母：我不要聽，什麼話也不要聽，我只要你快走。唉！我真難過！

英：黃先生，你就走吧，我們不報仇，你也不要再待在這兒了。

兵：我到這裏來，爲的是找個隱藏的地方，這一出去，遍地都是××兵，我又是受了傷的人，行動不便，還不是死路一條？這樣吧，我不願意死在××人手裏，我這裏有一把手槍，（掏出手槍）還剩一顆子彈，我是預備自己用的。老太太，您既說我同你們有仇，您就拿了去把我打死。但是有一句話，千萬別讓手槍失落到××人手裏，寧可把它丟到井裏爛掉。（說着要把手槍遞過來）

母：拿來，（向英）寶英，你遞給我。

英：媽媽，不要這樣，黃先生你走吧！（外邊有腳步聲）

人聲：這裏，我親眼看見一個傷兵，一跛一拐地爬進這家去的，這裏一定是他們的根據地。

兵：他們來搜查了。

母：這怎麼辦，你還不走嗎？從前害我一家受了十年苦，難道這回還要害我一家喪命？

兵：好，我走。（向門邊移動）

書：（攔住他，同時把門關上，外邊打門很急）你不能走。

兵：怎麼辦？這樣——（書搖手，他的話咽住。）

書：（開開衣櫥，擁兵入內，把門關上。）

英：（過去又把櫥門開開）

書：做什麼？（生氣地把門又關上了）

英：（又開開，指着。）這樣就行了嗎？（取了些衣服掛上，把兵掩避起來，脚下又堆了些包袱等物遮住。）

母：（和英的動作同時地）寶英，不要——那是你爸爸的……

英：媽媽，不要——（回過身來，發現地上血跡，低聲地。）糟了，地上還有這麼大的一灘血跡，怎麼辦！

書：（也呆住了，但隨即有了主意，蹣跚着腳跑過去拿母身邊的網籃，母不給他奪了過來，放到血跡上蓋住。）

母：沒有用，他們一進來我就——

英：（着急地跺腳）媽媽！

（兄妹裝着在收拾東西的樣子，外面有撞門的聲音，響跑過去把門開開。一個全付武裝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的×兵，和一個便衣的中國人衝了進來。×兵舉槍兇狠地監視着室內各人，空氣頓形緊張。）

便衣：剛纔一個傷兵，走進你們這裏，到那裏去了？

（各人靜默着，英下意識的看了她媽媽一眼。）

便衣：快點說。

書：我們不知道，沒有什麼傷兵到我們這裏來過。

便衣：你們想把他藏起來，一定不是好人。

XI兵：（向便衣說了幾句話）

便：趕快說出來，在那裏？他們有多少同夥藏在你家？不說出來，洋老爺要開槍了。

書：你是什麼人？

便：（狠狠地看了一眼）哼！你看我是什麼人？又是漢奸，是嗎？當心，仔細你的命。

書：（剛要說什麼還沒來得及開口）

母：（上前攔在他們中間）先生，你別和他計較，他年輕不曉得什麼，有什麼你和我講。

便：年輕，越是年輕的人越壞。

書：我什麼地方壞？

英：哥哥，你不要講話吧！讓媽媽跟他們說。

便：你是不相信我的厲害的，我只說一個字，你就活不成。

母：好，先生，您別和他計較好了，您有什麼話？

便：好，我看你這年老人說話還算隨和，我不向洋老爺說。

母：人行好事，不問前程。

便：好，你快些說出來吧！我們還要到別處去呢。

母：什麼？

便：他們的根據地。

母：我不懂您的話。

便：我說他們藏在什麼地方

母：什麼他們？

便：什麼，你也幫着他們瞞住？

母：實在沒有什麼他們不他們的。

便：你不肯說麼？你看，洋老爺手裏拿着的是什麼？他那刀不知結果了多少人的命，牠是不管什麼老少男

女的……

母：我實在不知道。

便：好，算你不知道他們，我只問你，剛纔進來的那個傷兵呢？

母：剛纔什麼？……傷兵。

便：是呀，你快些說，別吞吞吐吐的。

母：（向英）你過來扶住我，我的頭忽然有點痛起來……

英：（過來扶住母，一面向便。）先生，請您告訴他，就說這裏沒有什麼傷兵吧。您看我們媽媽嚇得這樣，你

只當做做好事。

母：人行好事，不問前程。

（這時X兵走到櫥前，拉開門，舉着刺刀要向裏面刺，英驚惶的跑過去，母跌坐地上。）

英：先生，行行好事吧，我只有那麼幾件旗袍，請您不要把他戳破。讓我把牠拿過來。（她伸手過去，被X兵

擋住。）

×兵：（向便衣問話，便衣答了幾句。×兵轉過來打量英，目光可怖，英連連後退。×兵猙笑，向便衣做了一個眉眼。）

便：（怪笑）姑娘，你的福氣真好。你知道洋老爺剛纔怎麼說嗎？我不懂。

英：他說，你別愁，他家裏旗袍多得很。

便：不要胡說，我不愛聽這些話。

英：我看你就答應了他，沒有虧吃的。

書：先生，你們有事做事，沒事請出去吧。我們還要收拾搬家。

便：不要你多嘴。

英：媽媽，我扶你到房裏去。

便：（一把拉住）不准走。

英：（後退一步）你這人好沒道理，為什麼動手動腳？

便：姑娘，不要搭架子了，我知道你們女孩子的心理的。人要識時務，你想這種時候，是誰的天下？你要堅執不肯，他就輕易算了嗎？要他就不看上了你……

（×兵向便衣說話）

便：（和他講了幾句，仍回過來。）他又催我了。我可是一片好心，我沒有對他說你不肯，我說慢慢的和你講。

書：你家裏也有妻女姐妹，你爲什麼不去和他們講？

便：你真是初出的犢兒不怕虎，等我正經事辦完，再慢慢的跟你算賬。

母：寶書，你就不要講話。讓我來跟這位先生求。（她跪了下去，英也隨着跪下。）先生做做好事。

便：你們太糊塗想不開了。你想，無論你怎麼樣，還能熬得過洋老爺去嗎？弄得我沒法，他發了脾氣，還得依他的話，豈不是自討沒趣？不如隨機應變，反倒存個面子。跟了他去，回到××，又有穿，又有吃，又有錢使，

又有福享。

母：我們幫你去找那個傷兵好不好？

便：也好，你先說出那個傷兵在那裏？

書：您知道傷兵在那裏，要幫他找？

母：我們（向他看了一眼）我們不能幫他出去找嗎？

便：出去找，我們自己會去，要你幫什麼？我知道你們在玩詭計，想騙我們走，好，別亂扯，談正經事。

母：請您做做好事。

便：還不答應？我同你們講了那麼多的好話，我的耐性已經滿了好，我告訴他隨他自己怎麼辦。（他向×

兵講話，×兵伸手去抓英。寶英起身向房裏逃，×兵趕上抓住她，她掙扎。母書欲衝過去，被便衣攔住。×

兵一手持槍，作向他們刺擊狀，他們後退，大呼救命。）

（簪笑）這種時候喊救命，不是天大的笑話，誰會來睬你？

（掙扎，混亂）

(X)兵背後柵門忽開，傷兵衝出來，跌到地上。但他很快地辨明地位，向X兵開了一槍，X兵應聲而倒。便衣見狀欲逃，伸手向衣袋摸索，但正在這時，傷兵已經把槍口對着他。

母：(嚇得跌了下去)阿彌陀佛，行行好事吧！

兵：不准動，動就開槍。(便衣不動，立在原處。寶書衝過去把他抱住，寶英也跑了過來。)

英：就拿沙布，先把他綁起來吧！

書：好，快！

便：快放了我，求我，我能保全你們的性命。不然，你聽，外邊我們的人多得很。(外面槍聲腳步聲老早就紛亂起來。)

兵：是我們的隊伍反攻過來了。

便：你在做夢！(向書)快放了我。

母：您答應救我們嗎？

便：我答應保你們不死。

母：你不反口？

便：我可以發誓。

兵：別理他，這種沒良心的人，不會講信用的。把他袋裏的槍拿出來。(書照他話做了)

英：噢，你怎麼知道他袋裏有槍？

兵：他一向袋裏伸手我就知道了，這是性命交關的時候，我不會大意的。(向書)你會用嗎？

書：會，（拉開槍）還有好多子彈。

兵：（也把×兵的槍取過來，子彈解下，背到自己身上，然後把自己的手槍拉開給僕查看。）朋友，你上當了，我這槍裏並沒有子彈。

便：死到頭上你還不知死。

兵：哼，不知是誰不知死呢。（向書）這種情形有一句現成的話，你可知道？

書：什麼話？

兵：這就叫做用敵人武器來武裝我們自己。

母英：（同時）你們聽，外面又有人來了！

兵：我們現在不怕了，有了接濟，要是他們來，儘可以跟他們拚。

母：那不是很危險的嗎？

書：就是不打，剛纔情形，您不親眼看見嗎？（過去把門關上，和傷兵伏到邊門向外窺視，忽然傷兵大叫起來。）

兵：我們隊伍反攻過來了。

書：真的？

兵：讓我叫他們。（開門）

母：黃先生不要開門。

書：媽媽，不要緊，是我們自己的人。

兵：（門開，向外邊喊）喂，同志，我們反攻過來了嗎？
兵乙：（全副武裝，出現在門口）同志，掛彩了？
兵：是的。
乙：他媽的，我替你報仇去。要喝水吧，我分點給你。
兵：不，我剛纔已經喝了很多。
乙：後面擔架隊快來了，我不能在這裏招呼你，還要到前面去追趕敵人。
兵：用不着你煩神。不過我捉到一個漢奸在這裏，請你先把 he 帶到隊部去。
乙：在那裏？
兵：（指便衣）他就是。
乙：（踢了他一脚）他媽的，好好的日子你不過，要當漢奸，走吧。（牽便衣下）
母：你們是兄弟嗎？
兵：不是。
母：你們是親戚？
兵：我們不認識。
母：不認識怎麼要分水給你？你不說水在打仗的時候比金子還貴嗎？
兵：我們對受傷的弟兄，都要叫他舒服的。
母：他還說要替你去報仇。

兵：是的，這是真正的報仇，不管受欺負的是誰，我們都要去替他報仇。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母：剛纔那東西不也是中國人嗎？他爲什麼幫着人家欺負我們呢？

兵：他是漢奸，他是沒心肝的東西，我們要槍斃他的。（向外面探望）

書：你要什麼？

兵：我看擔架隊來了沒有。他們要把我抬回去的，用不着再爬。

母：你要走了？你救了我的女兒，我們要怎麼謝你呢？

兵：用不着謝，那是我們的責任，不算什麼人情。

母：你變成這樣的好心腸？

兵：並不是變，我們心腸一直就是這樣。從前您以爲我們壞，都是聽人家說的，今天您親眼見了，您就知道

我們是怎樣的人。

母：阿彌陀佛，那麼我們也不再記你的仇。

兵：是的，一切私人的恩怨，都不算什麼，我們真正的敵人，只有××。我們要團結起來，萬衆一心，把××打倒。

書：媽媽，您肯讓我跟他一同走嗎？

英：我也要到医院裏去，待在家裏反危險。

母：你們都走，留下我一個人？

兵：您要是願意，也不是沒事做。

母：我這樣大的年紀，還能做什麼？

兵：救濟會，有大堆捐來的布，棉花，針，線，您可以替我們縫衣服去。

母：我的眼睛不大好——可是，我忘了，我們從早起就手忙腳亂地收拾東西，到現在我那一付老光眼鏡，還散在那裏沒有收拾起來。我多糊塗，那樣要緊的東西，那還是你們太太的東西呢。太太死了留給奶奶，奶奶死的時候，又把他交給我，我們傳下好幾代了。戴在眼上，連唱本畫像上人的眉毛，都分辨得清。媽媽，您放在什麼地方，我去替你拿來。

母：在我枕頭邊的小拜盒裏。

(英向房門走去)

——幕慢慢垂下。

(上海劇社版)

夜之歌

凌鶴

時間： 九三八年初春的深夜。

地址： 某縣城門口。

人物： 警察甲 年三十左右。

警察乙 不出場。

逃犯 年二十餘歲。

逃犯的妹妹 年比逃犯小三歲。

佈景： 一個城牆的裏面，旁有路燈一盞，及一些樹木之類。但必須有一個垃圾桶及幾塊石頭，幕開，警

察甲從城牆邊出現，手提馬燈一個。

老張！你來了嗎？

誰！哦，老王，你在那面守着？天這樣冷，半夜三更的，真倒霉，還要守着城門口。

喂！通緝那逃犯的事情你知道嗎？

聽見那矮子警長說過，可是嚙哩咕嚙的聽不十分清楚，啊這兒有一張告示，什麼，捉拿逃犯張振東，二

十五歲，本地人。

甲： 乙： 甲： 乙：

乙：也是本地人？

甲：瘦長身材，小圓臉，大眼睛。

乙：還有什麼？

甲：右臉顴骨有一個疤，緝獲者賞洋五百圓。

乙：什麼，懸賞五百圓。

甲：老王，恭喜你發財。

乙：發財，我今天發了兩個耳括子，還被那個什麼王八郎踢了兩腳。

甲：爲什麼？

乙：爲什麼？鬼也不知道，在他們手底下做事還有什麼可說的。

甲：唉！

乙：你知道這逃犯犯的是什麼罪？

甲：聽說他組織什麼隊。

乙：你怎麼知道？

甲：你想，自從我們這個地方失守後，老百姓都逃走了，他留在這兒，還幹什麼好玩意。

（幕後急促的脚步聲）

聽！咱們去找那個逃犯也許能捉到他。

（甲乙急入，遠處打着三更。）

(逃犯上)

(吹口哨) 噓——噓——噓。

(在幕後) 哥哥！在哪兒啦？

犯：妹：犯：在這兒呢，輕一點！

(妹妹拿衣服胡琴等物上)

妹：哥哥！你要的衣服，胡琴全給你拿來了。

犯：你快給我吧，我馬上得走。他媽的！我逃出了監牢，躲了一天，現在我總可以逃出城了罷。(他深深地吸

了一口氣) 妹妹，我現在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啦，這靜寂的夜，對於我這重新得着自由的人真是太

美了，只是也太恐怖了一點。

妹：你又在做詩了，你還是快走罷。

犯：等等我換好衣服。(他換衣)

妹：哥哥我跟你一道走。

犯：不，你不能跟我一道走，家裏還有癱了的老父親，一定要你去服侍他，我本來也不打算

半身不遂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可是，現在環境逼着我不得不這樣做。

(兄妹相對默視片刻)

妹：那末，你去後叫我怎麼辦呢？

逃：家裏的事情，你碰到辦不了的，可以去同縣裏的李先生商量，他定會幫助你。你別看他是一牢頭禁子，這

犯：個人是很熱心的，我這次，能够逃出來，也全是靠了他。
妹：你打算到那兒去呢？

犯：並不很遠，是在這兒附近鄉下幹，雖然這兒有幾百個××兵駐在城裏，可是他們絕對沒有方法把鄉村裏的活動消滅，妹妹，我們要保守我們的產業，我們一定得用我們民衆最大的力量，把他們打出我們的縣城，打出中國去。

妹：你這話是不錯，可是單靠我們，恐怕……

犯：不，妹妹，你得知道民衆假如給團結起來了，一定可以發揮最偉大的力量。

妹：我們的軍隊已經在反攻嗎？

犯：是的，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更要加緊我們的工作。

（遠處有雞叫）

妹：好吧，你快走，他們一定抓你抓得很緊的。

犯：是的，我得走。我得換好衣裳，還得在臉上化妝一下，得像一個賣唱的人纔行。

妹：你就在這兒化妝嗎？在這兒待得太久了，回頭有人來了，那纔……（她看見了告示）哥哥，你看看，這裏有抓你的告示。

犯：（看了告示）他媽的，我的腦袋只值五百塊錢嗎？……好罷，看他們來找我們吧。

妹：哎呀！那兒有人來了，我看見一個黑影從城外那邊走來……快。
犯：那我趕快出城去。

妹：不成，那個人正從城外走來哩……呀，穿短衣的，一定是個兵。
 犯：那我往這邊走。
 妹：不行，那兒有崗位，我來的時候看見的，你還是就藏在這兒罷，快！
 甲：（犯人藏在垃圾桶後面。妹也欲走，給警察喝住。）
 甲：（聲）站住！（出場）你是誰？這個時候在這兒幹嗎？
 妹：我……我在這兒等一個朋友。
 甲：等朋友？什麼樣的朋友？
 妹：這個朋友是……是……
 甲：快說，是什麼樣的朋友……
 妹：哎呀，幹嗎呀，警察先生，我是一個女孩子，幹嗎這樣嚇唬我呀？
 甲：我知道你是一個女孩子，可是一個女孩子，半夜三更的站在這兒幹嗎？
 妹：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我要等一個朋友……
 甲：什麼樣的朋友，恐怕是等情人兒罷。
 妹：唉！（故意賣弄嬌媚）
 甲：真的是這樣嗎？哈哈，我一眼就看得準，你不是一個規矩的女人。
 妹：你怎麼知道我不規矩呢？警察先生，那你一定是很正經的囉？
 甲：我當然正經啦。

妹： 哦，那好極了，我最愛和正經人交朋友。
 甲： 哦，你……（很高興，但立刻又正經起來）不跟你說這些，我問你，你要等的朋友是個什麼樣子的？
 （看佈告）是不是小圓臉，大眼睛……
 妹： 不，他和你差不多……（嬌媚的笑）簡直就和你一模一樣。
 甲： 你在和我開玩笑是不是？
 妹： 唔，我那敢和你開玩笑呀！
 甲： 你家住在那兒？
 妹： 家我那兒有家呢？
 甲： 沒有家，那你今兒晚上到那兒去睡呢？
 妹： 可不是，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睡覺的地方呢？
 甲： 這個好的……（差不多給迷惑住了）可是我在這兒上差，我怎麼能帶你走呢？他媽的，真倒霉，不到天亮就別想交差。
 妹： 什麼差事這樣要緊呀？
 甲： 你沒有看到這個告示嗎？
 妹： 我不認得字呀……
 甲： 一個××份子今天早上還沒有亮，從監牢裏逃走了。
 妹： ××份子？

甲：唔，是一個很激烈的小子，若不是逃走了，恐怕明後天就得槍斃，現在抓得很緊，抓到了他還有五百塊錢的賞格可拿呢。

妹：哦，那你是爲了五百塊錢纔在這兒一夜不睡覺的哩。

甲：不，我們做警察的有什麼辦法？上頭來一個命令，就在這裏一夜不能走。

妹：算了罷，管他呢？帶我到你家裏去看看好嗎？

甲：這個……這不行，回頭給他們查出來，我得槍斃的。

妹：哎呀，這樣怕死，真沒有用。

甲：我得看看，也許他藏在這兒什麼地方。

妹：什麼會藏在這兒麼？

甲：當然囉，一個犯了法的人，隨便什麼地方，他都會躲起來的。

妹：想不到你這樣傻，在監牢裏他都能逃了出來，那樣厲害的人難道還會藏在這兒等你去抓他嗎？

甲：不過，我既然守在這兒，那就隨便看看也好。

（甲走向垃圾桶，妹連忙擋住他。）

妹：這兒沒有的，還是……快帶我到你家裏去看看罷。

甲：不成，你爲什麼這樣慌張？一定有人在這後面。

（甲走近垃圾桶，逃犯已被看見。）

（對妹）他是你的什麼人，快說！

妹 是……是我的……

甲 說，快一點！

妹 是我的情人，警察先生。

甲 你的情人？那麼年輕的姑娘會愛上一個老頭子，我可有些不大相信（對犯）喂，你今年多大歲數啦？

犯 我今年三十歲。

甲 恐怕不止罷，怎麼你臉上有這末些鬍鬚呢，我看你還是說老實話。

犯 我這是老實話。

甲 騙誰呀，三十歲的人要有這末些鬍鬚（看佈告）我看你是……

犯 我不騙你……

妹 警察先生，你看錯了，他真的很年輕哩。

犯 不瞞你說，像我這樣在江湖上跑來跑去的，整年的風吹雨打，自然是老得太快啦。又加上沒有錢，也就

管不了臉上的鬍鬚長得太難看囉。

妹 對了，你的鬍鬚太長了，真得去剃剃纔好。

甲 你是幹什麼的？

甲 你看看這些傢伙。（給胡琴檀板他看）

賣唱的？

犯 甲 對了，你一看就知道。

妹：你要他唱一個聽聽好嗎？

甲：我不要聽，這樣夜深了還唱。那……

妹：怕什麼呀，唱得低一點好吧。（對犯）你給他唱一個好聽的罷。

（犯人拉胡琴，妹唱，兄對白。）

妹：（唱歌）哥哥你上戰場，小妹妹實在難留，手拉着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

（白）別送了罷，妹妹。

妹：（唱）送哥送到大門口！小妹妹實在難受，有幾句知心的話，要與哥哥說從頭……（重複）你要說什麼呢？你說罷，我一定記在心上的。

犯：哥哥你去打仗，爲的是救國保民，打了勝仗回，千萬快快轉家門。（重複）

妹：（白）那你放心罷，等到我們打了勝仗，我一定很快的回來看你的。

犯：（唱）哥哥你去打仗，放槍要放得準……（重複）

妹：（唱）那當然囉，我要把他們殺得他媽的一個不留。

甲：喂！你這個歌這麼唱的？

（走近犯人欲捉他）你到底是什麼人？

甲：犯：（很鎮靜）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賣唱者罷了。哈哈！賣唱的？我不相信！

妹：（故意揶揄地）怎麼不相信呢？難道他還不像一個賣唱的嗎？

甲：像是像的，只是我看過許多賣唱的人，他們都唱些什麼小調兒啦……

妹：那我們剛唱的也是小調兒呀。

甲：可是你們的小調却有許多……過激的話……

犯：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呀，先生，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賣唱的人也不能不唱幾個比較有意思的歌啦！

甲：（很害怕有人聽見他剛纔所說的話，他低聲的說）不要瞎說，難道你不知道這兒已經是誰的地方嗎？

犯：誰的地方？

甲：別裝傻了罷，這個地方早就給佔領了……

犯：這我知道的，可是這是我們的地方，難道你忘了嗎？

甲：我沒有忘，可是……

妹：哦，我懂得了，你的意思是說現在他們打來了。我們沒有辦法，只好做亡國奴是不是？

甲：這不跟你說這個（對犯人）你到底是不是這告示上所說的人。

犯：你看像嗎？先生。

（讀告示）二十五歲……

妹：唉，他就是三十歲。

甲：（讀告示）本地人……
我就不是本地人，……哈哈，……

（他又唱起來了，這是賣梨膏糖的調子。）

（唱）太陽一出一點紅，秦瓊賣馬他下山東，秦瓊賣了黃驃馬，五湖四海訪賓朋。

吃酒要吃那狀元紅，訪友要訪那好賓朋，唐王訪的薛仁貴，文王訪的是姜太公。

尉遲公訪的白袍將，姚期馬武訪彭，我今不訪別一個，要訪救國保民的大英雄。

甲：噯，這纔是小調兒呢。

犯：（唱）中國近年來真不幸，好比破船又遇打頭風，天災人禍鬧不了，帝國主義又進攻。

甲：怎麼又越唱越不對啦！

犯：（唱）別的賣唱的多說話，我是苦口婆心勸老兄，您別扮啞了，勸你做個救國保民的大英雄。

雄。

甲：哦，你簡直拿我開玩笑了。

犯：這我那兒敢呢？先生，我說的全是真心話，是我要說的話，也是你要說的話……

甲：（搶着說）是我們大家要說的話。

甲：唔，（沈思了一會兒）你們說得對，可是我們當警察也實在沒有辦法。譬如今兒晚上要我在這兒守着，捉住那個逃走的犯人，我又有什麼辦法不服從命令呢？

那末假使那個犯人到了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捉住他的囉？

甲：這個……這個……

甲：這一個……

妹：那當然囉，有五百塊錢的賞格好拿哩。

甲：這倒不完全爲的是錢，在我的職務上，我不能不……

犯：你明明知道他是救國的人，你也忍心捉住他嗎？

甲：（沈思不說話）

犯：你沒有帶槍嗎？

甲：你問我這個幹嗎？

犯：不爲什麼。每一個警察都帶槍的，可是你却沒有槍。

甲：自從他們到了這兒之後，這兒警察都是不發槍的。

犯：爲什麼？

甲：這還不明白嗎？怕我們警察有了槍會打他們呀！

犯：那你沒有槍怎麼能捉到這個逃犯呢？

甲：那你是說那個逃犯也會有槍嗎？

犯：假如他真的沒有槍，你怎麼辦呢？你要去捉他，他不會一槍打死你嗎？

甲：這……（有點害怕）

妹：那你不用怕，我和他會幫你忙的。

犯：他們真太壞了，要你捉人，槍也不給你一根。這簡直是教你白白的送死。

妹：他們對待我們真是太野蠻了，就是對待替他們做事的警察，也是不當人看待的。

甲：你們別說了，我簡直難過死了！

犯：別說了，別說了，（對妹妹）你說得他心裏多難受呀！

甲：這倒也沒有什麼。請你們老實說，你們是情人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夜深的時候相會呢？

妹：這不瞞你說，我和他原是夫妻兩口子，靠賣唱過日子，可是他們打到這兒來就把我們拆散了，我找不到他，沒有方法活下去，就到了這城裏。我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啦。後來他一個人就到處賣唱，到處找我，

今天他唱到我家門口來了，我一聽是他的聲音，就跑出來和他見面了。警察先生，你想我們是多麼快樂呀！可是他找到了我，我已經是別人家裏的人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今晚私逃，可是還沒有逃出城，就給你先生看見啦！

甲：（對犯）喂！那你是拐帶人家的婦女囉？

妹：不，我不是說過，我們原是夫妻呀。

甲：那不管，你現在總是別人的姨太太。（捉住他）跟我走罷。

妹：（急攔住）啊！那你不是……哦！求求你，不要帶他走，做做好事罷，（拖住逃犯）我們好容易見面了，還是讓我們逃走了罷。

犯：求你做做好事，讓我們夫妻團圓罷！你放了我，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好意。（少停）你今天晚上是要捉那逃犯的，你現在捉了我，回頭放走了那個逃犯，那怎麼辦呢？

甲：那……

妹：（跪下來求他）放了他罷，求求你！

甲：那……

妹：（跪下來求他）放了他罷，求求你！

甲：那……

妹：（跪下來求他）放了他罷，求求你！

甲：（急扶他起來）你幹嗎這樣呢？快起來吧。

妹：（不肯起來）你答應我不帶他去嗎？

甲：好好好，你起來說罷。

妹：那你是答應我了是不是？

甲：是的，我答應你了。

妹：（歡笑，爬起來。）哦，先生，你這人的心腸多好呀！

（倚在犯人胸前摩着他的臉。）哥哥，你嚇壞了吧！不要怕，這先生是好人，他一定不會害我們的。

（遠處又有雞鳴，接着是敲着四更，自遠而近。）

妹：哥哥，打四更了！

犯：天快亮了。（更聲又漸漸地遠去了。）

妹：先生你現在可以放我們走麼？

甲：可以走。

犯：（預備走）那真謝謝你啦！（誠懇地彎腰）

甲：再等一等。

妹：爲什麼？

甲：我們再談談罷，急什麼？

犯：（還是強爲鎮靜）也好，我們就等着天亮走罷。

甲：（對犯人）你的歌唱得很有道理，你說的也很對。

妹：那你是說還要他唱個歌兒嗎？

甲：可不是，聽了你們的歌，我覺得我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

犯：那末我再唱一個給你聽罷。哦，我們來唱蓮花落，大家唱好嗎？

妹：好的。（他和妹妹唱蓮花落，警察也幫着和腔。）

甲：（拍着犯人的肩）哈哈，你的歌真唱得好，他媽的亡國奴真不是人做的，今晚上我聽了你的歌，我覺得我們是有辦法的。

犯：真是這樣嗎？

甲：可不是？我糊塗了一輩子，可是現在我覺得聰明了許多。朋友，這都是你和她給我的好處。

妹：唔，我能給你什麼好處呢？

甲：（忽然發現犯人的鬍鬚是假的，一下撕去）啊？

妹：呀！

甲：小圓臉，大眼睛，二十五歲……你原來就是這個人呀！（很生氣）

犯：（很嚴肅的）對不起！（妹妹幾乎急得哭出來了）

申：哦，我給你玩弄了一夜。

犯：是的，我說過，我很對不起你。可是現在怎麼樣，是不是一定要把我帶走，好去討五百塊錢的賞呢？

申：唔……（沒有說下去）

妹：不（眼看着甲說）他不會的，決不會的，他怎麼會爲了賞格就殺害了一個好青年呢？

甲：可是你們把我騙得太可以了。

犯：是的，只是這一點，我十分對不起你！

甲：你一定得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妹：他是我的哥哥。

甲：（背轉身揮着手）走，快走罷！

犯：（將走）謝謝你，朋友，再見！

甲：再見罷，朋友！

妹：（與甲同時說）再見罷，哥哥？（犯入下，遠處又是鷄鳴。）

甲：（對妹）瞧，天快亮了！（幕徐下）

（戰地）

遊擊隊的開始

張客

時間：晚上。

地點：被××佔據的一個鄉村。

人物：劉老闆（劉）。

老媽媽（老）。

趙元勝（趙）。

趙大嫂（嫂）。

小珠子（小）。

陳先生（陳）。

壯農——張善發（張）。

王有才（王）。

李德明（李）。

其他——農人（某）。

×兵——甲，乙，丙。

景：一座鄉下茶館。

幕起時：小珠子就不斷瘋狂的號叫，像見了鬼一樣地——「鬼子來了！媽媽！鬼子來了啊！」他是病了

的。

趙大嫂——小珠子的媽，三十多歲消瘦的婦人，焦急的哄着她的孩子。

劉老闊，他害着肺癆病症，不住的咳嗽，有時被孩子的哭叫打動，又不住的搖頭嘆氣。他在爐灶邊工作

着。

在小珠子的號叫和劉老闊的咳嗽聲裏，這座茶館顯得十分淒涼。好久。

嫂：

啞……啞……珠子別鬧了，爸爸就來的，爸爸馬上就來呀！（她來回的返復着這些話語，幾次之後，她輕聲轉問劉老闊。）劉老闊，劉老闊，他——元勝怎麼還不來呀？再不來這孩子可就……你看這孩子

發燒，燒得多厲害啊！

劉：

再待一會兒，元勝他準會來的。

嫂：

再不來，這孩子就……哎，這孩子竟被鬼子嚇得這個樣子，他不是瘋了嗎！

小：

唉，沒被鬼子殺死，總算萬幸呢……王老五的小姑娘死的多悽慘啊！

嫂：

媽媽，鬼子來了，鬼子來了啊！

劉：

哦，珠子媽的小珠子啊，別怕，別怕，有媽媽跟劉伯伯在這裏，別怕啊！

嫂：

唉，從鬼子一來，世界就變了樣，現在簡直不成個世界了，唉，就連我……（咳嗽）

××鬼子真是斷子絕孫的，他們就不把我們當人看哪，你可聽說，明天他們又要挨門挨戶拉人去扛

劉：元勝那個地方只有老媽媽知道的，哼，你可別看她六十多歲，說起來比我還大十來歲呢，可是她的身子結實，能辦事情，不像我竟……（咳嗽）

劉：嫂：（看他太吃力了，過去想扶他。）坐在這裏歇一下吧。（預備把坐位遞給他，但小珠子又鬧了。）

劉：你別管我，你還是哄小珠子不要哭吧，哭得響了，叫鬼子聽見，可不大好，哎，這年頭連孩子哭都不行啊！
嫂：哦……寶貝可別哭了……別哭……

劉：哎，我的身子也越來越糟，離着死沒多遠了……（咳嗽）先本是一點小咳嗽，可是鬼子一來，把我拉去扛子彈，就厲害了……（咳嗽）

嫂：怕是身子裏邊受了震動吧？

劉：誰說不是呢，這是硬傷啊，一時好不了的，再加成天看着××鬼子在咱們村裏殺的殺，搶的搶，燒的燒，糟塌的糟塌，心裏就更……（咳嗽）哎，明天又得去扛子彈！（咳嗽）

嫂：你別難過吧，好好的保養身子要緊啊！

劉：唉，××鬼子鬧得這麼天翻地覆，怎麼能不難過呢！

嫂：只指望咱們有個翻身的日子就好啦！

劉：咳！那要等什麼時候啊！能救咱們跳出火坑就只靠陳先生和元勝他們這幫年青小夥了；我這個沒兒沒女的老絕戶算完了……

嫂：陳先生和元勝他們……

劉：對了，要靠他們了，怎麼，你還不知道元勝跟着陳先生他們在幹嗎？……（咳嗽）

嫂：元勝跟着陳先生他們在幹些什麼啊？陳先生是誰啊？

劉：就是先前××鬼子沒來的時候，那些下鄉來宣傳的學生們當中的陳先生啊……

嫂：就是後來別個學生都走了，只留下的那位跟孫小福挺要好的陳先生嗎？

劉：對了，就是那位陳先生。

嫂：陳先生他們到底是在幹些什麼呢？孫小福不是被××鬼子殺死了嗎？

劉：就是因為孫小福被鬼子殺死了，老媽媽也去跟着他們一塊幹了！可是，幹些什麼，我就不大清楚，據老

媽媽說，他們是在幹咱們的活……你還……（咳嗽）……還是等元勝回來，去問他吧。我……我……

……（咳嗽）

嫂：怎麼，元勝早不告訴我呢，我倒一點都不知道。他離開家的時候，就祇說「我走了，孩子，望你多費心，萬

一有什麼難事，就請劉老闆幫幫忙。」他就說了這幾句話，別的一個字也沒提起，問他，也不說。

就連我也不大清楚，倒是有一天老媽媽告訴我的。

怎麼老媽媽都知道這些事情呢？

（老媽媽忽然推門進來，進來她先把門關好。）

老：真該死，她（指趙大嫂）在這裏，就連門都不關，鬼子來了，那不是又糟塌一個嗎？（向劉老闆）你真

是老不死！

咳，咳，人是越老越糊塗，竟忘了關門，是該死，該死，（咳嗽）好，你可來了，先歇歇，元勝呢？

孫奶奶，哦……老媽媽，先坐下歇一會吧。真是難為你啦，這麼大年紀。

被鬼子糟塌了，你（向劉老闖，劉老闖咳嗽）你咳嗽這麼厲害，鬼子還不是照樣叫你去扛子彈，說不定早晚給你一槍。

劉：對，媽媽說的對，說的有理，有理……（咳嗽）

老：當然對，當然有理，用得着你說，這都是陳先生對我說過的話。

嫂：陳先生的話……

老：怎麼不對？

嫂：（含笑）不，我是說陳先生說的話有理。

老：（她似乎像在宣傳）現在咱們被××鬼子害死的人有多少啊，被搶去的土地有多少啊，若是那些被殺被搶的家裏人都把傷心變成拚命，都跟着陳先生他們幹，那若打不跑××鬼子纔怪呢……陳先生就這麼說過……再給我喝兩口水。（她要去拿水壺，但劉老闖却極快的遞給她，可是怎麼一來不小心，水壺落了地，驚動了小珠子，小珠子又哭叫起來，聲調極難聽。）

嫂：（更焦急了）……寶貝……怎麼元勝還不來呢？

老：嗯，我把劉老闖對我說的話，統統告訴元勝，跟陳先生了，元勝就來的，陳先生還說就趁着今天晚上在這茶館把張善發，王有才，李德明他們都找來，大家想想法子，不是明天鬼子又要拉人去扛子彈嗎，這次我們不能去了，我們不能永遠受着鬼子的欺侮啊！

劉：可是，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老：有什麼法子？子難道你就受着鬼子欺侮一輩子嗎？哼，明天還要拉你去打仗哪！上前線去當砲灰！

嫂：劉：（同時）拉去打仗？到那兒去打仗呀？

老：我不大知道，陳先生等一會兒來，你們去問他吧，嗯，我得馬上找張善發他們去，他們來了，你別讓他們走開啊！（說着就要去，隨手又喝了一口茶，但到門邊，她忽又停下，對趙大嫂）你在這裏要多小心，碰上鬼子可不好，來，關上門。（她去了）

嫂：唔……

劉：對了！老媽媽的話，倒提醒了我，我想你還是趕快躲開吧，回頭若是有鬼子來搜查，那可糟了，鬼子是沒有人道的，一見了你們女人就……（咳嗽）

嫂：元勝快些來就好了！……剛纔老媽媽說要拉咱們去當砲灰，去打仗，到那兒去打呀？若是我們叫鬼子拉去打仗，那可……

劉：大概怕是像跟東三省的老百姓似的，被鬼子拉到火線上去打咱們中國軍隊的。

嫂：呀……那可怎麼得了啊……那那（這時候小珠子又被驚動，哭叫起來）……寶貝呀……（說着用手去撫摩孩子的頭，大驚。）啊！這孩子怕不要燒死嗎！腦袋像火爐子一樣。咳，孩子啊！你的命多苦呀！你怎麼來這個世界上受罪呢！……

（外邊忽有打門聲音，劉嫂等大驚，小珠子更怕的厲害。）

劉：別怕是鬼子來了……

嫂：呀……呀！

小：鬼子媽……我怕……我怕呀！媽媽……（忽然瘋狂一樣地掙脫趙大嫂的懷抱，在屋裏躲藏。）

劉：不要慌，不要……！你你先把珠子帶到裏屋去躲一下。（推趙大嫂與小珠子去裏屋，然後他去開門。進來的是張善發等一夥青年農人。）

張：（焦急地）快，快，劉老闆，後面有鬼子，又在按家搜查，有幾個鬼子向我們追過來了……（向大家）我們趕快躲起來，聽，先從窗戶跳出去，躲在窗底下，快（說着就命令所有的人跳出窗外，祇劉老闆急去裝做泡茶，空氣十分緊張，稍停，外有X兵的叱罵聲）

甲：（在外）快，快，快，在這裏（稍停即與X兵乙持槍出現門前，然後走進來在屋內四處尋視，X兵甲會向裏屋張望多時，但未發現什麼）

乙：喂，八哥野鹿，有人跑進來的沒有。

劉：啊？（咳嗽）

甲：八哥野鹿，有的。（仍尋視，最後想到窗戶那兒）

劉：（大急，但不知道從那兒來了這點聰明）沒，沒有的，哪；這裏有茶，好喝的（舉X兵腔）喝茶的有（作個喝茶的樣子）喝茶，有！

甲：（也正想喝茶了）好，茶好喝的。

劉：好好喝的。（說着倒茶給X兵甲，甲即持杯大喝，但水熱，燙了舌頭，大怒摔杯。）

甲：八哥野鹿，支那人統統不好。（說着就動手，但X兵乙見狀却大笑，止住甲。）

乙：中國人要去扛子彈，不要打死。（向劉）喂，老頭子你的女人有？

劉：（大驚）啊！沒……沒有……（咳嗽）

甲：沒有……沒有打死你的……（逼問劉老闖）女人有

（這時候，外邊有X兵丙的叱罵聲，隨即押着一個老商人上，先一把推進老商人，他自己聽到了「女人」忘形地笑了，向甲、乙。）

丙：女人，在那裏有？

甲：（仍逼劉老闖）女人，有的有？

劉：真……沒有……沒有（咳嗽）

丙：（見劉老闖咳嗽，大怒。）八哥野鹿！（一脚就踢倒劉老闖，這又驚動了裏屋的小珠子，哭起來。）

甲：（聽見聲音是由裏屋出來的）有人女……（說着即持槍走向裏屋）

劉：沒有……（驚急地攔阻，但被X兵拖開。）

商：哪……女人我有的……我們去找，好？（但也被X兵甲拖開；於是甲即直闖進裏屋去，隨着裏屋有翻箱倒篋的聲音，稍停，復有趙大嫂母女的哭叫，和甲的叱罵嬉笑，外邊的乙、丙也隨即到裏屋門邊張望。

這時候，進門處有三數壯農出現，領首的是趙元勝，他氣憤的想衝進來，但被其他壯農阻止，並立即避去。）

甲：（忽然嘻笑地伸出頭來）女人，哈哈……

乙：女人好——（說着就想進裏屋）

甲：（阻止）對的，中國女人……（他笑嘻嘻縮進頭去，但忽又伸出來。）喂，你們等在這裏等（說完縮進去。）

(×兵乙丙互視一眼有點不大高興兩人商量一下打算衝進去剛衝到門邊裏邊小珠子的一聲淒厲的號叫嚇止了他倆他倆不由的怔了一下當再想衝進時小珠子忽然瘋狂的跑出來趙大嫂也在後邊追出來但趙大嫂被×兵甲拉着——拚命地拉她向裏屋去趙大嫂又拉着了小珠子她們母女致命的號叫×兵乙丙却死命嘻笑這時候門外的趙元勝又想衝進來他已經憤怒得無法再忍耐但仍被其他壯農阻止其後趙大嫂和小珠子都被甲拉到裏屋去——小珠子更淒厲的號叫稍停有一下沈重的聲音接着是趙大嫂極尖銳的慘叫接着是小珠子的屍體被擲出來然後靜。

在外邊老商人和劉老闆都想去抱那個小生物但被乙丙阻止稍停遠處有×兵集隊的哨子叫乙丙急招呼甲匆匆奔下。

日兵去後張善發等懷着不可接捺的憤怒站在窗前怒視着老商人接着跳進來咬牙切齒的走到老商人面前。

張：(一把抓着老商人不容分說的對着大家)他是漢奸打死他!

衆：打死他打死漢奸!(說着就要打但趙元勝急忙跑進來)

趙：別打大家先別動手(這時候老媽媽又帶着王有才李德明他們進來一走進就笑嘻嘻的走到老商人面前去)

老：陳先生我沒就誤事情吧!

商：沒有媽媽你沒……(他去了化裝是個沈毅果敢的青年啊衆人大驚)

衆：啊你原來是陳先生……

老：（他聽到陳先生說他沒誤事，她十分得意的望着四周的人，但見到四周人的神色却十分詭異，急向

陳）陳先生……出了什麼事？

陳：（指着趙元勝懷抱着的小珠子的屍體）趙大嫂的孩子又被鬼子殺死了，趙大嫂也……

老：啊！（去看小珠子的屍體，好一會兒，她咬着牙）哼，萬惡的××鬼子，你等着瞧吧！

（這時候，裏屋的趙大嫂——她先是呻吟的——痛哭起來。）

嫂：寶貝呀……珠子呀……媽媽的小珠子呀……你先別走呀……等等媽媽跟你一道去吧……媽媽也沒臉面見人了，也跟你一道死去吧……

（趙元勝和屋外人聽到這慘痛的哭聲，各人的心均如刀割，他含着淚慢慢的把小珠子的屍體放下，

沉重的走向裏屋去，他的整個身子充滿了憤怒。他走進去後，外邊相當寂靜一些時。）

唉，又是一條性命……

王：媽的，又是一條性命！難道我們一輩子就這樣下去嗎！

李：（向大家）請大家都坐下來，（向呆視着小珠子屍體的老媽媽）媽媽，現在請你坐在門外，看見×

×鬼子一來，就作信號給我，我在裏屋跟大家談談！

老：好，（說着站起來，然後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一件，把小珠子蓋上。）你們聽我的招呼好了，鬼子一來，我就打招呼給你們啊！（他匆匆走出去。）

陳：（他隨着老媽媽先把門關好，隨後走回來。）好，人來齊了，讓我們大家談談吧。今天晚上我把大家都

請來，就是要跟大家商量商量明天鬼子又要拉我們去扛子彈的事。聽說，這次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是

到一個很祕密的地方，我想，這事情要大家多商量一下。因為我們受了××強盜這麼久的欺侮，已經使我們不能再活下去，如今，又要我們離開家鄉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而且，我敢說，到那個地方去的危險是一定很大的，因為在東三省曾經有過好多，好多××強盜屠殺扛子彈的農民的事，所以，我怕這次大家也要遭同樣的慘殺，就不得不先跟大家商量一下，假使大家願意就這麼被××鬼子弄死呢，自然是用不着說什麼，但是，我敢說，大家之中——凡是個中國人就沒有一個甘心情願被××鬼子殺害的，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想起來跟××鬼子拚的！

對，我們要跟××鬼子拚！

李德明你別儘這麼上火好吧，跟鬼子拚，那不能儘靠說話呀！要儘靠着一張嘴，媽的，明天鬼子來拉我，我說不去就行嗎？

哼，不去，不去死的更快！

那麼，難道就只這麼活下去嗎？聽說，明天不單拉我們去扛子彈，還要像東三省的老百姓似的被鬼子拉上火線去打咱們中國人哪。這事情，難道我們也不反抗嗎？

這事情可不能替鬼子幹，我們不能去的。

不去，哼，話說得那麼漂亮。

媽的，××鬼子把咱們弄到這個地獄裏，難道就是命裏註定的嗎？

不是的，那絕不是命，我們現在所以過着這種不是人的日子，連牛馬都不如的日子，就是因為咱們的土地被××強盜霸佔去了，我們沒有自由了。

媽的，把咱們的土地搶回來！

對，咱們不能一輩子就這麼下去！

陳：劉：李：是的，把我們的土地搶回來，我們不能一輩子這麼下去，這樣的鬼日子，我們不能再過了，請大家想一想，咱們幾千年祖宗給留下的土地，房產，都被××鬼子任意的搶了，燒了，我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耕種來的五穀，大豆，高粱，都被鬼子搶去喂牲口，還有……

鬼子把我們靠着雞蛋，錢過日子的雞都給殺光了。

陳：李：這還不算，大家再想想看，我們被鬼子殺害的同胞，父母，子女，妻兒，老小，該有多少啊！大家就看看剛纔的這一條性命吧！（說着指示小珠子的屍體，隨手抱起來，給大家看。）請大家想想看，我們的母親生下我們來，要流多少血啊！要受盡多少苦纒，能把我們養大成人啊！可是，鬼子却不把我們當人看待，隨便的屠殺強姦，使用，難道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不是跟××鬼子一樣的是人，為什麼鬼子來欺侮我們，我們不敢跟他們反抗呢？大家要知道，××鬼子是想滅亡中國的，它是想殺光中國人的，這個小弟弟是死了，可是你呢？（向張善發）你敢說你不像他一樣嗎？你呢？（向王）你呢？（向李）（他已經氣憤得在拍桌。）我？我要跟鬼子拚……

我要……我……（瘋狂的從裏屋披頭散髮的衝出來，一交摔倒在小珠子身旁，悲痛的拖起小珠子拚命的叫——）珠子，珠子啊。（然後伏地痛哭失聲）

陳：趙：（追出來）你安靜一點，安靜一點……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報仇！是的，我們要報仇！我們不能作××鬼子的奴隸，我們要搶回祖宗留給我們的家園，土地，房產，保衛中

華民族的每個兒女！

王：這話，也是只說說吧了。要報仇，靠說話是報不了的，××鬼子的飛機大砲，不是幾句話可以抵擋得了的。

張：王有才，你不能這麼說！……陳先生的話對極了。媽的，那個中國人情願吃鬼子的虧啊！請陳先生問一問，在座的人那個不想打跑××鬼子啊！那個不想起來救國家呀！可是，王有才的話，說的也有理，××

鬼子的飛機大砲到底厲害……

李：媽的，我要跟鬼子拚，管他媽的飛機大砲厲害不厲害！

衆：對，咱們跟鬼子拚！

王：好，你們去拚吧。

李：媽的，難道你們甘心做一輩子亡國奴嗎？你們就不是中國人嗎？

陳：是的，××鬼子的飛機大砲是厲害，可是，只要我們肯拚命，就不怕它，而且，有辦法可以抵擋它的飛機

大砲！

張：有辦法抵擋××鬼子的飛機大砲？

陳：有的，但是我要問大家一句話，就是大家願意不願意起來救國，救自己，打倒××鬼子？

衆：願意！（李德明首先呼叫，衆人隨之，那吼聲像山洪一樣，把個小茶館震動得像狂濤中的一葉小舟。老

媽媽忽從門外伸首進來。）

老：喂，輕點兒啊，別叫鬼子聽見呀。

陳：（他興奮極了）好。我知道，現在每個中國人，都要起來跟××鬼子拚的，因為我們中國被××鬼子欺侮的實在不能不起來了！

王：可是，現在請陳先生說說，咱們怎麼跟××鬼子拚呢？

李：只要陳先生說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

某：對，現在咱們就不知道怎麼跟鬼子幹！

張：說實在話，我們並不是怕死，難道你陳先生不願一切的留在這兒救我們，我們自己還有不幹的道理嗎？不過，就是……

李：現在廢話少說，就請陳先生馬上說個法子——怎麼幹吧！

陳：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相信自己的力量，幹的法子是有。

某：到現在還沒有決心，那就只有做一輩子狗了。

李：早晚是死，可是，沒死之先，我們就非得跟鬼子拚不行！

陳：那麼（向王與張）……你們怎麼樣呢？

王：剛纔張善發不是說過嗎，我們並不是怕死，並不是不想跟鬼子拚，媽的，凡是一個人，誰不想好好的活着啊，何況我們更知道就是不和鬼子拚，也是早晚要被鬼子弄死的，我們所怕的，就是沒有拚的法子……

衆：陳：好，那麼，現在我們就說幹的法子。
好，好。

陳 大家知道：××鬼子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一見了鬼子來就逃跑，沒有拿出力量來跟鬼子拚，當然不知道鬼子到底是可怕，不可怕，大家知道，每個人都有他的力量，只要拿出力量來拚，我敢說，鬼子並不可怕。可是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一定要大家都結合起來。那力量纔大，纔能夠打跑鬼子。所以，我說，要想跟××鬼子拚，第一個辦法，就是全中國人，不論富的，窮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得結合起來，大家一條心！

劉：對，中國人必得齊心！

陳：結合之後，每個人必得抱定不把鬼子打跑，就沒有日子過的決心，大家請看看老媽媽吧，她老人家該是多麼光榮的榜樣啊！

劉：是的，們咱應該學老媽媽。

陳：有了決心，再有結合，然後就必得有武裝，沒有槍，咱們還是不能跟鬼子拚的，所以咱們要幹——「游擊隊。」大家可知道那「游擊隊」三個字？

李、王：知道的，游——擊——隊！

陳：那麼，什麼叫「游擊隊」呢？一句話，就是老百姓的軍隊，有了槍，咱們是軍隊，槍放下，就是老百姓；咱們就靠游擊隊跟××鬼子拚，白天休息，晚上就神出鬼沒的打鬼子，叫鬼子摸不着咱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是，也不叫他知道往那兒去的，這樣，不單可以擾亂鬼子的軍心，叫他們起恐慌，還可以幫助咱們的軍隊打勝仗，而且，還可以使鬼子不亂跑到小村莊裏來殺人放火，那打的法子，大家記住這句話就是：「鬼子進來咱們散開，」「鬼子一停，咱們擾亂他，」「鬼子躲避，咱們攻，」「鬼子退，咱們追。」

衆：這法子妙，這法子太妙了！（大家極興奮，連張善發，王有才也含笑點頭贊同。）

陳：大家知道現在全中國各處的老百姓都起來幹游擊隊了，而且到處把鬼子打得都吃敗仗，就是咱們村子北邊的山上，也有好多弟兄們在幹了，可是不用說，有了那幾個弟兄幹是還不夠的，一定要所有的中國的子子孫孫都幹起來！

衆：對，我們都幹！

張：可是，陳先生，咱們沒有槍啊！

李：對了，沒槍，咱們的幾支土槍，鬼子一來就給搶去了。

衆：對了，沒槍還是不能幹。

陳：沒槍——

（老媽媽匆匆進來）

老：大家快想法子啊，有××鬼子來了！

衆：那……那……

李：去，大家打出去！

陳：大家不要亂，請聽我的話，張善發，你們還是跳出窗外去，王有才，趙元勝，你們進裏屋去，大家看他們的

動靜，幹趙大嫂，你也到裏屋去。

嫂：我不，我要……

趙：你就進去吧。（說着推她一齊進裏屋，張等也跳出窗外去。）

陳：劉老闆，你還是去泡茶。（說着他自己仍化作初入場時的形狀。稍停，外×兵甲乙，丙三人復返，笑哈哈的，甲先進來）

甲：（一邊走，一邊說，直去裏屋。）哈哈……那個女人，我的，我……（推門不開，怒）喂，門，開！

劉：（咳嗽）……唔……

甲：喂，門，開！（說着拖劉老闆過來，但劉老闆咳嗽的更厲害，×兵更怒，一槍打倒劉老闆，然後，反身向陳先生。）喂，門，開！

陳：唔……（說着隨去開門，但當×兵不大注意時，一下子就打過去，其餘的人皆衝進來包圍了×兵乙丙，劉老闆也從血泊中爬起來打死×兵乙。然後，甲乙均斃，丙逃，元勝和老媽媽等人追出去。稍停，外面幾聲槍響，屋內大驚，以為受×軍包圍，但一會兒，趙元勝等含笑携槍彈返，趙元勝臉上也掛了彩。）

（走向元勝面前）怎麼，你受傷了？

趙：不要緊，跟鬼子拚的。

嫂：好，你也給我一支槍，讓我也去殺幾個×鬼子！

陳：好，現在大家看看我們有槍了吧？記住，以後就奪取×鬼子的槍給我們自己！
趙：咱們要把×鬼子的大砲都奪過來！

劉：（從血泊中爬起來）陳先生……陳先生（拉着陳的手）我……盼望你們……年青的小夥子跟×鬼子拚到底……早些救咱們的同胞跳出鬼子的火坑啊……我老了……完了……可是……可是……我還打死一個鬼子呢……（語畢含笑氣絕）

(老媽媽這時候抱着兩隻皮靴子得意洋洋的跑進來，走向元勝。)

老：(笑嘻嘻地)元勝，這是我從鬼子腳上剝下來的，你穿上。(大眾笑)

趙：我不穿，老媽媽，穿皮靴子不好走路。

老：不行，你穿上。記住這是我從鬼子腳上剝下來的，穿上。……要是我的兒子小福不死，這隻靴子是要給

他穿上的。那他該多麼高興啊!

趙：好，讓我背着吧。

老：不行，穿上!

陳：好媽媽，就叫他背着吧。

老：(笑嘻嘻地)好好，你就背着吧。

陳：現在大家把從××鬼子手裏奪取過的槍，子彈都背起來!馬上準備再跟鬼子拚，因為剛纔的幾聲槍響，一定要被鬼子們聽見的，他們一定馬上會來更多的人來包圍我們的，那麼，我們就跟他們拚，大家一齊幹，一定更能奪過來好多槍和子彈的，更會多殺死××鬼子的。

衆：好極了，大家馬上拚啊!

陳：老媽媽，老媽媽，老媽媽不在。

衆：老媽媽，老媽媽!

陳：元勝，你快去看看老媽媽!

(元勝急忙跑出去，但剛至門邊，老媽媽抱着一團刀斧鋤頭之類的東西走進來，一聲不響地把刀斧

等分散給衆人。

衆：老媽媽，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啊？

老：（先是不理他們，到後被衆人逼問得發了脾氣。）陳先生不是說過什麼東西都是武器嗎？

陳：對，一切的東西都是我們的武器！可是，媽媽，現在再辛苦你一趟，請你馬上再去山上告訴那些朋友們準備來殺鬼子！

老：好，我就去，可是（十分不高興地）你……你又說辛苦了。

陳：（怕傷了她的心）好，媽媽，以後我不再說了，以後，我們都是朋友——好嗎？

老：（她笑了）那才好呢，我們都是朋友啊！

陳：那麼媽媽馬上就去告訴山上的朋友們準備吧！

老：好，我就去，……可是這兒……這兒有一塊錢，和兩個雞蛋（說着順手就掏出一塊錢和兩個雞蛋來，含着淚。）……這是我的最後的一點家產了，就請陳先生你收下吧，給打鬼子的朋友們買點什麼吃吃，也……也算我這個沒用的老……老太婆盡了一點救國的……

（她說不下去了，含着淚，帶着笑望着大家慢慢的退出去。大家皆被她感動了，陳先生望得發呆，他也掉了淚，稍停，遠處一聲槍響。）

陳：聽，這一定是鬼子來包圍我們了，好，朋友們，拿起我們的武器來去殺鬼子！

衆：去殺啊！（都拿起槍，刀，斧頭……）隨着陳先生一起衝出去。接着外有雜亂的槍響，在槍響與衆人的吼

聲中——幕落）

（戰地）

爭取最後勝利

塞克

時：某日下午。

地：被X軍佔領的一個小縣城。

人：縣長。秘書。教育局長。保安隊長。商會會長。顧問。兵四名A, B, C, D。囚犯張志遠，錢祖蔭，李明。保安隊三名1, 2, 3。羣衆多名，衙役甲，乙二名。

景：縣政府的大廳。中間是一張辦公桌，偏左邊是一張長桌，幾把椅子，桌上簡略的點綴一些裝飾品。

後面有門，這門在平時是不大開的，有人出入都是從兩旁的邊門走。

(縣長同秘書上)

縣：今晚的事就這樣辦了，你去派人到城外的遊擊隊去，叫他們準備好，我們一得手，叫他們馬上響應。

(俯在秘書耳朵上小聲說了幾句)好，馬上派人去，特別小心，不要走漏風聲。這裏鬼子的暗探是很多的，事情的成敗，全關係在我們身上，你要知道我們的死活是小事，假如走漏了消息，全縣都要遭到犧牲，你明白嗎？

秘：我全明白，縣長！

縣：那麼好，你快派人去，一刻都不要就誤。

秘：好，我就派人去。（轉身要下）

縣：喂，你來，注意小心從事，相機應付。千萬不可大意呵！

秘：請你放心好啦，這些事我都能辦得妥妥貼貼，決不會有一點錯誤。不過有一件事，我忽然想起來啦，我們昨天……

（外面有人喊報告）

縣：（小聲）快去！

（秘書匆忙下）

縣：進來！（故意裝作整理文件）

（衙役甲上）

甲：報告，剛從前方送來土匪三名，等縣長審問。

帶上來。

甲：是！

等等，去請顧問來！

甲：是。

（衙役下，四名×兵帶三個中國人上，他們都帶着腳鎖。）

（見×兵上，急立起招呼。）你們幾位辛苦啦，快請坐，吃點茶吧！（大聲）來！

甲：（在門外）有。

甲：A：不要客氣，你忙着。（從背包裏取出公事遞給縣長，縣長看看隨手丟在桌上。這時衙役上。）

要什麼？

泡壺茶，送些點心來。

甲：是！

（X兵圍着桌子坐下吸烟，縣長沒話找話的跟他們攀談。）

近來公事忙嗎？

縣：B 要說忙呢，却也不怎麼忙，說不忙，可也閒不着。每天差不多總有一兩起土匪案子要審理。我們倒還好，

這幾年你們可真辛苦啦。

我們——（沈吟一下）噯，辛苦不辛苦的，總閒不着就是啦。

縣：A：中國人真不識好歹，從前X軍沒有來的時候，中國軍閥年年打仗，拉夫要人，他們也忍啦，現在X軍在這裏，對他們又這樣好，可以說無處不是爲他們打算，他們却不識好歹的胡作非爲，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不說在家裏做點事，偏要跑到山上去當土匪，你說糊塗不糊塗？

（衙役推開門，讓X顧問先上，他自己跟在後面，手裏端着茶壺和點心。）

縣：（很快的迎上去，假殷勤的。）松本先生，今天有個案子麻煩您，請您看看怎樣審理。（X顧問不理）

哈哈，今天天氣很好哇，松本先生，外面一點風也沒有，太陽又這樣溫和……（搬椅子給松本坐。）

松：（冷淡地）噯，天氣很好。

（當松本上場時，X兵齊敬禮，松本略一招呼，即向辦公桌走去。）

縣：（翻閱公文）張志遠！

張：是！

縣：你是哪裏人？

張：我是本地的人。

縣：多大年紀？

張：四十二。

縣：唔！（想一想）你是領袖麼？

張：不，我是老百姓。

縣：不要狡辯，照實說，你們有多少人？多少槍？

張：（含糊的）我家裏有個老娘，她六十多歲啦。還有兩個兒子都不頂事，一個沒有出嫁的女兒，這年頭家裏有女孩子頂累贅啦。

縣：不要胡說！

張：回稟縣長，我一點都沒有胡說，我家裏只有這幾口人。

縣：我問你隊伍上有多少人？

張：呵？什麼隊伍？

縣：（向松本耳語後，只見松本使了個眼色，縣長點點頭。）來個人！

（衙役乙上）

乙：有！

縣：帶下去！

乙：是。（向張）走！

（衙役乙帶張下，稍頃聽見鞭打聲與喊叫聲。）

縣：（翻公文）錢祖蔭！

錢：有！

縣：你同張志遠是一個村的嗎？

錢：不是。

縣：你們怎麼碰在一道的？是他找你的嗎？

錢：不是。

縣：你可一點不要隱瞞啦！你要知道隱瞞也是瞞不過我的。剛纔那個張——張什麼來？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啦。（看公文）唔，張志遠，他實在太狡猾了，所以我打他幾下。我知道你們都是好老百姓，肯說實話，所以我對你們也特別好說，你爲什麼當游擊隊呢？

錢：我不是游擊隊。

縣：（機警的轉換話題）哦，現在我們不說這個，我問你，你們家裏是不是沒有飯吃，不得活，纔出來當土匪的？

錢：那自然囉，要不是逼得沒有辦法，誰會出來拚命呢。

縣：那麼好，先把你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我聽，然後我再給你想辦法。

錢：你給我想辦法？我用不着，你要沒有忘記你是中國人，你就該跟我們一道把鬼子打出中國去！

縣：（驚惶失措）哎！不對，不對，你瘋啦！

錢：我瘋啦，咱倆究竟是誰瘋啦！沒天良的忘記祖國的漢奸，X X帝國主義的走狗，你還有臉來審問我嗎？

縣：（現出極度的苦痛與不安）不要說啦，來個人！

乙：有（即上）

縣：給我帶下去斃了他呀，真氣死我啦！這幫東西非厲厲害害的治他們不行！

（衙役乙帶錢下）

松：（冷笑）不必這麼大火氣。越是頭腦簡單的人，越好利用，這個人膽量很大，將來可以有用作，可以有用作！

是！（大聲）喂，回來！

（又帶錢上）有！

（狠狠的）把他押起來！

是！（帶錢下）

（又翻公文）你叫什麼？

我叫——李明！

縣：李明，你說吧，這回瞞也瞞不住了，你們的隊伍究竟在什麼地方，還有些什麼關係都給我說出來！

李：凡是中國人的地方，都有我們的隊伍，都有關係，凡是被鬼子佔領的土地，都是我們進攻的目標！

縣：你說什麼？

李：我告訴你吧，不要以為你的狗官可以做多久，現在全中國的人民都起來啦，他們正在準備着要你的狗命呢！

縣：（拍案大叫）不許亂說，真把我氣壞啦……真……真……

松：（冷冷的）這樣發瘋是沒有用處的，（向李）你知道我可以叫你死，也可以叫你生，要是打死你，那是非常容易，只要我說一句話，用不了一分鐘，你就死啦，可是我不願這樣做，我要對你們說明，大××帝國的×軍不是像你們想的那樣殘忍，他們是很愛中國老百姓的，他所要消滅的只那些土匪，那些反×份子，我想你們是被欺騙啦，被人利用啦。如果你們願意打仗，我也可以給你們編成隊伍，給你們錢用，這不是很好的麼？

李：你們要殺就殺，中華民國的人民是不怕死的，你們不用對我講這些鬼話，你們的陰謀是騙不了我的，好不識體統的東西。（對松本耳語）

松：（點頭，冷笑一聲）……

縣：來！

乙：有（即上）

縣：帶下去押起來！

乙：是（帶李明下）

縣：（陪着滿臉笑容）這些土匪，不知禮貌的東西，今天太冒犯松本先生啦。

松：我們要用他，就得想方法去對付他，這些人簡單得很，他既然可當以土匪，就可以編成隊伍給我們用，懂嗎？

縣：是。（送松下，又轉身回來對×兵。）對不起你們諸位，等了這樣久，沒有招待，你們要是疲乏了，就請裏邊休息吧，我去關照他們預備晚飯，想諸位都還沒有吃飯吧？要什麼菜，我叫他們去預備。

縣：A：（向同來的幾個講××話，一會又嘆噠一聲笑了，縣長也莫明其妙的跟着笑。）

縣：A：要什麼，請你們幾位告訴我，凡是這縣裏有的東西我都可以設法弄來。

縣：A：菜倒不要。有娘兒們沒有叫幾個來，我們今晚不回去啦。

縣：A：（躊躇的）嗯……嗯，娘兒們……

縣：C：要漂亮的，快點！

縣：C：好好，讓我想想（躊躇的來回踱着）嗯——

縣：D：有沒有快點！

縣：D：有的，讓我想想到哪去找幾個漂亮的。不過——

縣：A：什麼？

縣：A：漂亮女人到有，不過這裏的女人不大開通，膽小得很，尤其你們幾位都帶着武裝，想她們一定很害怕，

縣：D：不敢見你們，那樣不是玩也玩不痛快了嗎？

縣：D：這不行，軍人怎麼可以隨便卸下武裝來呢！

縣：D：請你們幾位相信我，我不是朝三暮四的人，過去我辦了許多案子，處決了多少反×份子，我要偏向中

國人，我早不這樣做了。我的意思完全爲你們幾位玩得暢快，把槍留在這裏，放一個人看守着，然後我們一道出去不是一樣麼？

好，就這樣辦。（向D）你留在這吧。

你們出去玩女人叫我回家，我不幹。爲什麼你自己不留下呢？

若不你留下吧？（向C）

好啦，誰留下還不一樣，我們回來你再去，這有什麼不同呢。

好，就讓你們先去，算我倒霉，你們出去抱女人，我一個人留在家裏抱槍桿。

（X兵一個一個把卸下的槍交給C。）

（向C）擺在那屋裏好啦，那裏很清靜，又沒有雜人。（向其餘X兵）我們走吧？

（C把幾個人的槍背到另一個屋裏去。）

（靠在椅子上，悶悶的。）你們去吧，我不去啦。

剛纔你不是同意的嗎？怎麼又不去了？倒是怎麼會事？

不要問理由，我不高興就不去。

沒有關係，一道出去走走好啦，我們這城裏確實有幾個漂亮女人。沒有事，一個人悶在家裏幹什麼？

（把帽子往桌上一摔）不去就不去。人家都高高興興的找點快樂，他却無緣無故的鬧别扭！

不去也好，那麼請你們幾位在家裏等着，我帶她們到這裏來，大家快樂快樂好嗎？

好。我們就在家裏等吧！

縣：對不起，那就請你們少等一會啦。
A：沒有關係，要好看的，快點來呀！
縣：快！

（縣長鞠躬而退）

A：（把脚踏在桌子上伸個懶腰）十幾天啦，沒有同娘們睡過覺，今天要好好睡上一晚。

B：（昨天我碰見一個娘們，長的可真漂亮，我把她這麼一抱（抱住B）她就「拍」——

A：（正悶悶不樂，順手給A一個嘴巴）對啦，就「拍」這麼一下。

B：（一手搔臉，有點不好意思）這是幹什麼，一會小娘們就來啦，不必跟我發這分怪脾氣。（又轉回話

A：題）那個娘們可真野性，照着我的臉「拍」這麼一下。我真氣極啦，我說：「大××帝國×軍的戰士

要你睡覺，你敢反抗，好的！」（說着拿起桌上的筷子）我照準她的肚子「嚓」哈哈……你猜她肚

子裏有什麼哈哈……

D：我猜不出，人肚子裏除了心肝五臟還有什麼呢？

A：（笑着）不對，不對，有個小亡國奴，纔這麼大（用手作樣子）哈哈……纔這麼大……

D：這麼大沒有出肚子的小亡國奴？三寸半，哈哈……三寸半……

B：（獨自坐在一邊，從懷裏取出一張照片凝視了好久，又取出一封信，翻看一下，抬起頭來計算日子）

八月十三……九月十三，十月十三……（苦痛的低下頭）快三個月啦！

A：（停住笑）喂！不要想老婆！一會中國娘們來啦，給你選個小脚的，走起路來一扭一扭那多有味呀！

(一面唱一面跳，舞步裏加着小脚女人走路的姿態，先是慢，漸漸快起來近乎發狂的樣子，拍着手合唱。)

啦啦，啦啦，啦啦，
丟下老婆丟下家！

來到支那打天下，
今天這兒明天那，
白天夜裏總廝殺！

家裏沒有米，
孩子叫媽媽，

媽媽沒辦法——
盼着丈夫早回家！

啦啦，啦啦，啦啦，
阿彌陀佛老菩薩，
啦啦，啦啦，啦啦，

支那女人玩過八百八，

喝酒殺人不過癮，

快點收兵回家抱娃娃。

(唱得最狂烈的時候，隔屋裏突然一聲槍響。)

(驚急) 怎麼?

不好預備! (慌亂的找自己的槍)

(急收起像片和信) 哎呀! 我們……我……

(拔腿向隔壁屋子跑去) 快拿槍快……

(門外「拍」又是一槍，D受傷倒地，緊跟着進來三個武裝保安隊。)

不許動!

(X)兵A, B一齊站住。)

(拖過D來一個一個綁起，走到隔壁屋裏，拉出C來，已是個血淋淋的死屍。他媽這小子，我在窗外

看他抱着槍睡着啦，隔着窗紙我就給了他一下，打得正正當當的，(又提起死屍的頭看看) 一點不

差，(轉身又走進屋去，把四個X兵的槍一齊背出。他媽的色鬼! 這回還要娘們嗎! (下)

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豬，可以由你們任意姦淫，屠殺! 有一口氣，他也要吃了你們這些狗崽子!

(在門口) 立正!

(縣長上)

縣：對不起，使你們幾位受驚了。

縣：A：（氣勢兇兇的）八個，沒良心的支那人！

縣：（心平氣和的）不必這樣兇，現在你威嚇不了我啦。我們無冤無仇，何必這樣呢？你們不想坐下來談談？

（猶疑的）談談……

縣：A：B：（暴躁的）滾開！殘暴的支那人！你還想從我們嘴裏得到什麼嗎？

殘暴的並不是支那人，是猖狂的××軍閥，你們本來是好好在家裏過日子的，他強迫着你們到中國來送死！而中國的老百姓，本來是最愛和平的，可是被你們壓迫得不得生存，弄得沒有辦法啦，他不得起來來跟你們拚命！（稍停）你們也要把心地放明白點，仔細想想，究竟誰是罪魁禍首？

（爆烈似的吼叫着）八個鴨綠，混蛋的支那人，給我滾開！你還想俘虜我們嗎？你想使大×××軍在無恥的支那人面前屈服嗎？

（不能克制地）

縣：I：（溫和的）自有辦法。（向×兵）你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在中國打了這幾個月的仗，你們得到些什麼？（低頭不語）

縣：兵：（更進一步）你們家裏的生活怎樣了？（感慨的）唉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也有老婆孩子，可是現在我的家沒有啦！你們家裏的人也一樣弄得不得活啦！這是由於你跟我的仇恨嗎？不是，我們誰跟誰都沒有仇，雖然不認識，但見了面都是好朋友，你們說對嗎？

B: (止不住的哭起來，點點頭仍舊沒有話)
你們要明白，我並沒有害你們的心。剛纔打死那一位(指C)，那是因為他看守着槍，實在出於萬不得已。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沒有理性的，都是野蠻的，要知道那全是你們的上司，殘酷的軍閥，少數的野心家編造出來的鬼話，騙你們的。(一轉念頭用親切的口吻)哎，你們到中國多久啦？

B: 三個月啦。

縣: 家裏有信來過沒有？

B: 信是有的。接到信反而難過，家裏不來信到好，他們不想我，我也不想他們，死就死，活就活。可是一接到家信，到弄得牽腸掛肚，這個滋味更難受。

縣: 請問這位，你有少爺嗎？

B: (悲痛的)有一個！纔三歲，前幾天我老婆來信說，這孩子天天在吃晚飯的時候，坐在門口發呆，媽媽叫他進屋去吃飯，他說我等爸爸回來。唉！看目前這種情形，我還有回去的指望嗎？(不能抑制的哭起來)

D: (站在旁邊飲泣；忽然大聲的)戰爭，殘酷的戰爭！我們有多少伙伴都被強迫着送到中國來打死了！我半輩子經營的生意，在上個月也歇業啦，我們一家子靠它活命的，靠它活命的呀！現在什麼都完啦！(又轉換話題)真對不起的很，剛纔我講話不小心，引起你們許多傷心事。(回頭向保安隊)把他們幾位解開，你們站到外面去。

保: 是！(下)

縣：我們只願講話，忘記請坐啦，諸位坐下吧！如果你們不嫌棄，我很想跟諸位長談談。

(X兵B，D就坐。)

B：現在我們還嫌棄誰呢？只要有機會能脫離這種瘋狂的戰爭，只要能夠活命，我們也就夠滿足啦。

縣：不用這樣客氣。(轉臉向外)喂！來個人。

甲：有(上)

縣：你去請保安隊的李隊長，教育局的趙局長，跟商會的周會長來，說我有要事請他們，叫他們就來呵！

甲：是！(下)

縣：從今以後我們都是好朋友啦，你們要什麼，儘管跟我說，我們大家想法活着！

D：(慚愧的)想起剛纔跟你要女人時，那種瘋狂的心情，我真奇怪，爲什麼我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幾個

月瘋狂的戰場生活，不知不覺把我也變成野獸一樣了！

B：(回憶的)在家裏的時候，他是個脾氣頂好的人，從沒有跟人衝突過。

(這時保安隊的李隊長上)

縣：隊伍都召集好了嗎？

李：好啦。(疑心的看着三個X兵問縣長)這三位就是……

縣：哦，我忘記跟你說啦，這三位是我們的同志，以後他們要跟着一道幹啦！

(詫異的)哦——歡迎歡迎！你們幾位是怎麼來的？

縣：(打斷他話)現在不談那些，我們談一談正經事。

李：是！

縣：我已經派人去找周會長跟趙局長了，他們馬上就到。一切事情要在今晚佈置好，明天拂曉我們就得下手，錯過這機會，我們全縣的人民都得遭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李：明白。

縣：（向X兵A）我想把松本先生請來參加這會，你看他怎樣？

A：怕他不肯吧。

B：你怎麼知道他一定不肯，不妨試試看。

縣：對，我叫人去請他，他要肯跟我們合作，又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大聲）喂，來人！

甲：有。（上）

縣：你帶兩個保安隊的弟兄，去請松本先生來。

甲：是！（走到門外又轉身回來）趙局長同周會長到。

縣：請他們進來！

甲：（在門外）請你們二位到這邊。

（趙局長同周會長上）

縣：（笑瞇瞇的）快請坐，今天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嗎？

趙：知道啦，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啦。

周：有的人家門口，不論大人小孩都瘋了似的嘻嘻哈哈的談論縣長。

趙：真的，我們縣裏，大年初一都沒有這樣熱鬧過。

（兩個保安隊帶松本上）

松：什麼事？對我這樣無理？

縣：松本先生，我們抗×啦！

（被這突變的刺激使他感到迷茫）什麼抗×？

李：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給中國的老百姓出口氣啦！

松：（忍住這侮辱，急轉身向×兵）幹什麼，你們也在這？

縣：松本先生，請不要奇怪，現在他們也是我們的同志啦，不但他們，同時我還想請你先生也參加我們的會議，多多給我們一些幫助和指教。

松：（不理縣長，嚴厲的向×兵大罵）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敢背叛天×，背叛你們的祖國，幫助支那人打我們自己的軍隊，你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祖宗父母嗎？你們就甘心作××民族的公敵，連你們的子孫都不顧了嗎？

兵：（垂頭不發一言的立着）

你們要知道，天×叫我們進攻中國，我們既是他的子民，就應該犧牲一切擔負起這個責任，這也就是我們××民族的偉大和光榮！我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意志，違背了天×的命令，尤其不應該因為貪生怕死，就投降給無恥的中國人！你們懂嗎？（盯住×兵B）講話呀！都是死人嗎？大×××軍的威嚴都被你們侮辱了！完了！完了！

縣：（不耐煩的向保安隊）你們把他帶到一邊去。

保：（帶松本到一個屋角上）……

李：叫他呆在那兒，不許喊叫。

保：不許喊叫，聽見沒有？

松：（錯亂的）聽見了，聽見了！

縣：諸位請坐，我們快開會。

（趙周李圍着桌子坐下）

縣：（向×兵）我看你們幾位都疲乏了。請到隔壁屋裏歇歇。

兵：好！（下）

縣：大家有什麼力量，什麼計策，都拿出來，用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城外的敵軍一下掃清，絕不能遲延一刻。

李：縣裏的保安隊我已經招集在一道訓過話，四門也堆好了沙袋，每處配置上一排人，每個重要路口，都放了步哨，城內的治安是絕無問題的。

趙：我有個意見，不知縣長的意思如何？

縣：你說你的。

趙：我想——我們既然下手啦，就一不作二不休，請縣長下命令，叫全城的人民有什麼傢伙都拿上，以保安隊為先鋒，就這樣衝出去跟外面的游擊隊匯合。

李：（興奮的）好，趙局長的意思我贊成。

縣：——你的意思到很好，不過有一點值得慎重考慮的。（看錶）現在九點一刻，天就要黑啦，我們要是臨時下命令，臨時通知，老百姓恐怕來不及，就算來得及，一切不成問題，我們還要用一夜工夫，一邊打一邊走，明天天一亮，必須要達到安全地帶，這是否可能呢？我們要注意到，明天××飛機一定來這裏轟炸，假如我們不能達到預定地點，那些婦孺老少怎麼交代？這是一層。還有一個理由是我主張走開的，假如——我們帶着全班人馬離開這裏，第一，敵人可以不費一槍一彈白得一個縣城。第二，我們倉促出發，一定有許多重要物品，糧食來不及運走，這不是白白便宜他們嗎？

對縣長想的很週到。剛纔我也是這麼想過。

周：（恐怖的）天×！救救我！你是××民族的主宰，不要使我侮辱×軍的威嚴……我恐怕……

李：（暴躁的）你吵什麼？再吵我斃了你！

松：哦……我……我不……不吵……不吵……（聲音漸低）

（遠處傳來羣衆的吼聲及鑼鼓聲）

趙：（思考的樣子）好，縣長的意思好！

縣：今天夜裏把所有的婦孺老少不能參加作戰的人，完全送到別處。（忽停住側耳靜聽，詫異的）這是什麼聲音？

周：是老百姓知道了，他們又掛起中國的國旗，得重見天日，高興得不知怎樣好啦。

縣：（嚴肅而愉快的笑）好！只要是願意打鬼子的都跟我來吧！（稍停）明天天一亮，敵人的飛機就要

來轟炸，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要把全城的市民移出城外，留下少數部隊守門，留下一個死城讓你炸。
(門外喧嚷聲近)——趙局長！你通知各校的學生，把他們編成決死隊，女校編成救護隊及慰勞隊，聽候命令出發。

趙：我馬上辦好！(下)

縣：副會長你統計一下全城的食糧及日用品，作一個詳細的預算，一概不許外運。

周：是。(下)

縣：李隊長除了守門的少數保安隊以外，其餘的全部調出城外，分佈在四鄉，跟民團配置在一道，有敵人來攻，務必牽制住，不使他前進。我已經派人去通知X地的中央軍，跟左近的游擊隊，只要能支持到天亮，明天太陽出的時候，就是我們殲滅X×帝國主義收復失地的時候！

松：(乘人不備，拔出身邊的短刀，照準胸口刺了一下，慘痛的)哦……哎呀……
怎麼啦？

保：報告，這個X×人自殺了！

(羣衆的喧鬧聲，鑼鼓聲，鞭炮聲，越響越近)

縣：(沉痛的)他也該死啦！自從我們這縣城失陷以後，我沒有一天不對他陪着笑臉，執行他們吞滅中國的一種種毒計！同時我也無時無刻不盼着今天的到來！我一方面奉承着敵人，一方面秘密進行抗X工作！(苦笑)哼哼，這一天終究給我盼到啦！我們全中華民族的老百姓到底起來啦！我們的抗X戰線一天一天強大起來啦！

(門外的聲音打倒××帝國主義)

縣：(忍着淚)對啦！打倒××帝國主義！

(門外的聲音：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縣：(咬着牙)萬歲！萬歲！(向李)你去把門開開，讓他們進來！

(這時×兵A B D從隔壁屋裏衝出)

兵：被壓迫者聯合起來！

(羣衆：(應合着)被壓迫者聯合起來！)

李：(猛力把舞臺正面的門一推，羣衆像狂潮一樣，頂天立地的怪獸一樣，張牙舞爪的撲進來。他們拿着鋤頭，砍刀，斧頭，長槍，鋤刀，木棍等等，沒有拿武器的人抬着大鼓，一個身體很壯的農民，裸着膀子，拿兩根木棍瘋狂的敲着咚咚強咚咚強……咚咚強咚咚強……農村裏過年的鑼鼓點，另外有兩個用大銅鈸合着。孩子們一手舉着國旗，一手提着一掛鞭砲，口號聲，鞭砲聲，與鑼鼓聲鬧得天翻地覆)

松：(掙扎着站起。面對着縣長，兇狠而衰弱的。)陰險的支那人！我……我……(又倒下去)

縣：(激動的)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又復活了，侵略者在強大的武裝民衆面前倒下去了！倒下去了！哈哈！哈哈！

(他的笑聲隱沒在羣衆的喧嚷裏)

(幕下)

(戰地)

同心合力打 × ×

集體創作·趙明執筆

——參加作者：徐韜，王爲一，瞿白音，趙明，嚴恭——

這劇本是在大冶縣石灰窰礦區裏工作時產生的一個新型的嘗試。爲了適應當地「勞資問題」的解決之需要，內容除暴露 × × 帝國主義的一般暴行外，特別強調了勞資工作，努力生產這個問題。因爲內容的現實性和形式的潑刺，當時在礦場上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效果。然而因爲它是專爲當地勞資關係而寫作的，所以在其他場合，未必都很適宜；但這要靠演出者隨環境的需要，廣泛地運用一切適宜的場面，而加以改訂了。反正，這形式好像一架「西洋鏡」，任何畫面都可以隨意裝進去。——例如戲劇界抗敵協會爲響應反侵略運動在武漢主持演出的爲自由和平而戰即是一例。所不同的是這「西洋鏡」和觀眾之間並沒有玻璃鏡片，或臺幕的隔閡，而要「西洋鏡」的和看「西洋鏡」的最後都跑進「西洋鏡」裏去了。

——筆者附誌

人物：演講者 × × 帝國主義者 × 兵三五人。民衆三五人。少婦。礦工三五人。工人代表甲，乙。廠長甲，乙。工人觀眾若干。

舞臺：前部掛一幅國難地圖，圖的大小依照臺面的尺寸，作捲幕用。後部掛一重黑幕。

第一場

(幕啓，演講者持棒立地圖前)

演講者：諸位工友，諸位同胞，現在我們的戲開場了，這兒是一幅國難地圖，這些變了顏色的地方，都是七
年來被我們的最大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搶奪了去的土地。諸位一定很記得，在七年前的九一八，
××帝國主義發動了瘋狂的侵略，首先進攻了遼寧的瀋陽城，跟着奪去了我們整個的東三省，殺害
了我們無數千萬的東北同胞；當時東三省的高級長官實行不抵抗主義，所以××鬼子沒有費絲毫
力氣就一股勁兒搶奪了這麼多地方去，說起來真教人痛心！教人切齒！可是，××帝國主義者的野心
是決不會滿足的，他是一心想要滅亡我們整個兒的中國，實現他的「進攻蘇聯，獨霸東亞」的迷夢；
因此，他在搶去了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之後，又攻佔了我們的熱河。「一二八」又進攻
了我們的上海。那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十九路軍和其他一部份中國軍隊在上海給了××鬼子一
個迎頭痛擊，打得他落花流水，棄甲丟槍，——差一點不能下臺呵！——雖然後來因為沒有發動全面
的抗戰，終於失敗，訂下了停戰協定，可是××鬼子也嘗到了中國人英勇抗戰的滋味，知道中國人不
是好惹的了！可是，剛纔說過，××帝國主義的野心是不會滿足的，「一二八」以後，這幾年來，他又
不斷地用種種陰險無恥的，政治的，經濟的，以至軍事的手段，向華北進攻。直到去年七月七號，終於爆發
了蘆溝橋事變。——哪，這裏，蘆溝橋，是北平的門戶，日本鬼子就在這裏和我們開了火，——接着他
就奪去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以及京杭，津浦，平漢，隴海，各線的重要城市。諸位！你們看！現在我們

中華民國的地圖已經快一半被沾污了，變了色了！這些鮮紅的顏色，簡直就是我們千千萬萬無辜同胞和前仆後繼勇敢犧牲的將士們的血呀！諸位大概都知道，××鬼子是最殘忍最野蠻的禽獸，他不但奪取了我們的土地，財產，而且還像瘋狗似的，在我們後方的城市，工廠區，學校，交通機關，文化機關任意轟炸；在我們失去的土地上慘殺我們的工人，農民，學生，和一切青年同胞，還姦淫我們的婦女！這些事情是每一個從戰區裏逃出來的難民都可以見到或是聽到的，不過在比較遠些的後方的民眾，却不容易見到。可是，現在請看吧！看我們的血的報告吧！（後臺突發一陣陣笑聲）你們聽！這是在三省，華北，上海，南京，蕪湖，（此等地名，可依演出地點最近處失去之土地名稱隨意更換——筆者）隨時隨地都發生的……（後臺又傳出一陣逼急的鼓聲）你聽！你聽！……（驚駭地）

（地圖在鼓聲中漸漸捲起。臺上：一邊站着垂頭喪氣，束手待斃的中國民眾三五人，一邊站着鬼子兵三五人。正中，××帝國主義者挾飛機大砲骷髏，手中拿着刀向一個釘在門板上的半裸女屍擲去，呀的一聲，鼓聲立停，女屍血肉逆流，××帝國主義者嘩然吼笑……）

待斃的民眾見狀狂呼，××帝國主義者叱咤一聲，××兵舉槍預備放……民眾噤然……××帝國主義者又一聲吆喝，××兵依次開槍，民眾一一應聲倒地。在最後一槍聲中，緊接着臺後發出一個女人的慘叫聲。一青年婦人手抱嬰兒，慌張逃上。但××帝國主義者像餓虎撲狼似的一把抓住了少婦，撕開了少婦的衣襟……少婦掙扎着，嬰兒嚎哭着，××帝國主義者舉手將嬰兒投擲地上，××兵挺槍直刺，挑起孩屍，少婦瘋狂地一聲長嚎，××帝國主義者一陣狂笑，地圖疾下。）

第二場

演講者：諸位！你們看見了嗎？這就是××鬼子進攻了我們的土地後，對付我們同胞的暴行！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一點也不誇大，實際上甚至還有比這更慘的事情在一切失地上發生着：如像東三省的民衆，就常常被××鬼子用機關槍一下子射死幾千幾百。在北平，抓住了學生就把衣服脫得精光，緊縛在火爐上，再用冰塊冰他的脊背，用烈火烙他的前胸。在上海，有一家肉店老板，夫妻倆搬東西被××獸兵看見了，就把他們剝得一絲不掛，用那個掛豬肉的鐵鉤，吊死在肉架子上。在揚州，××獸兵進城後，佈告安民，說什麼只和中國軍隊打仗，不關老百姓的事，要老百姓都進城回家，「安居樂業」！可是，等到許多老百姓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媽的××鬼子又挨戶搜查，遇到壯丁，就一鎚腦兒捉了去，有知識的人槍斃，沒知識的就逼他們當兵來打我們自己人！還有在安徽巢縣，在我們和鬼子打的時候，因為有一座橋給我們自己炸斷了，鬼子沒法兒渡過，你猜牠們怎麼辦？他媽的××鬼子就到處抓中國人殺，用殺死的屍首，填滿了那條河，當肉橋來踏過去！諸位工友，諸位同胞，我們是人啊，我們都是有血性的人啊，我們忍心看着成千成萬的同胞就這麼受××鬼子的屠殺嗎？不！我們要起來反抗！鬥爭！尤其是在中國革命史上曾經寫下過光榮的史跡的工人兄弟，更要聯合起來，和××帝國主義拚個你死我活！清算這幾個月來的抗戰，我們工人弟兄曾經盡過幾多力量呢？老實說，還沒有發揮有組織的廣大的力量，不但沒有發揮廣大的力量，而且還遭受着敵人——××帝國主義的殘忍的屠殺在撫順煤礦裏（棒指撫順，後臺傳出隱約的開鑛聲）工人們以為在××鬼子手下反正也是一樣可以

做工，不知道組織起來，同××鬼子拚，結果怎麼樣？……（鞭打聲和開鑛聲交錯着，地圍漸起……）他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

（××帝國主義者拿着鞭子，監視着一羣正在工作的赤裸着上身的礦工，礦工流着汗，不停地工作着……）

有一個工人稍一停手擦一擦汗，就遭受××帝國主義者猛烈的鞭打，打倒了又被逼掙扎起來，繼續工作。

第二個又被打倒了，××帝國主義者吆喝着，鞭打不夠，繼以腳踏，看看他還不能起來，於是遷怒到旁邊一點也不敢停歇的礦工，舉起鞭子，暴風雨似的任意抽打！

一個工人忍受不住了，舉起鐵錘，意欲反抗，但是××帝國主義者的槍彈已把他擊倒，××帝國主義者揶笑着，礦工沈默着……無情的鞭子又激烈地飛舞起來……地圍漸下，鞭打聲漸隱。）

第三場

演講者：諸位工友，這就是現在撫順煤鑛的鑛工們的生活，你們平時的生活已經够苦了，可是有這樣厲害這樣悲慘嗎？顯然是沒有，但是這還不够，有一次，××鬼子還把一千多工友關在籬裏，封閉起籬口，把他們活活地悶死呢！你想這是多麼殘忍，多麼險毒！這是因為我們工人沒有組織，等鬼子來了就任憑他們欺侮，任憑他們殘殺的一個例子。像剛纔你們看見的那個反抗××鬼子的弟兄，就吃虧了沒有組織，沒有團結，祇是單槍匹馬，結果是白白的犧牲了性命，從此可以知道，我們要活下去，就非抵抗

××鬼子的侵略，趕走××鬼子不可要趕走××鬼子就非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不可！但是，單靠我們工人團結就夠嗎？不夠的！我們還要廠方資本家也同工人聯合起來，一道團結起來！我們該知道，祇有大家一條心，纔能把××鬼子趕走！若是不能一條心的團結起來，那大家都只有死。

（這時，後臺緊接：「廠長，我們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演講者訝然，忽有所悟。）聽！這是靠近戰區的一個水泥廠裏的工人代表的聲音。（後臺的聲音：「廠長，我們全體工人要求組織工會，組織自衛隊……」）啊，聽見麼？他要求組織工會，組織自衛隊。組織自衛隊好，我們把募拉起來，看他們怎麼說的（地圖漸起）（廠長坐在椅子裏冷冷地瞅着工人代表。廠長的肥胖的身體旁邊，緊貼着一隻大銀箱。）

工人甲：現在××鬼子已經打下了上海，一步步地向我們這兒進攻了，廠長究竟打算怎麼辦呢？（廠長甲不語）

工人甲：我們全體工人要求廠長允許我們組織工會……

廠長甲：幹什麼？等你們組織起來了好罷工反對我嗎？

工人甲：不是的，我們組織起來是爲的好和××鬼子拚命，好保護工廠。我們現在像一盤散沙似的怎麼和××鬼子拚呢？我們還請求廠長幫助我們組織自衛隊操練呢！

廠長甲：這個不用你們煩心，我自自辦法。

工人甲：我們工人很想知道廠長究竟有什麼辦法。

廠長甲：（沈吟有頃）××人不會打到我們這兒來的。

工人甲：爲什麼？

廠長甲：不等他打到我們這兒來，中國早就會和××講和了。你不知道這幾天講和的空氣很濃厚嗎？

工人甲：不，廠長，我們政府已經決心抗戰到底了，決不會妥協求和的。我們要求廠裏早些準備。我們全體

工友一致要求組織自衛隊，參加軍事訓練，一面做工，一面練操，等鬼子來了就給他拚一下。

廠長甲：不用，我有廠警保護，你們祇管做工好了。

工人甲：可是……

廠長甲：不用費話，下去！

工人甲：廠長，××鬼子打來了，咱們大夥兒都沒有好日子過呀！他要毀了你的廠呢？

廠長甲：那不關你事，你們祇要安心做工，我自有辦法，我們這廠和××有很深的歷史，他不會怎麼樣的，

就是打來了……

工人甲：打來了怎麼樣？

廠長甲：我自有辦法。

工人甲：廠長，我們這兒是很重要的國防工業呀！××鬼子會顧全過去的歷史不給我們破壞麼？

廠長甲：我只管做生意，國防工業也好，什麼工業也好，將本求利，只要有利可圖，不問買主是誰，在我都

一樣。再說，這是我的廠，不關你的事……

工人甲：廠雖是你的，可也是我們工人大家靠着活命的，怎能不管呢？

廠長甲：這個……這不用你廢話，下去！

工人甲：（尙欲伸說）廠長！

廠長甲：……下去……下去！

工人甲：（憤激無奈地下）

（廠長燃雪茄一支，撥弄算盤翻閱賬簿，怡然自得。突然後臺傳出一大串警報聲，飛機聲及轟然巨響。紅光反射在廠長臉上，顯得緊張而恐怖。）

廠長甲：（與音響同時）啊！警報……啊，飛機……啊，炸彈……啊呀！完了，我的機器間毀了……我的天

呀……

（在廠長甲的驚駭和絕望的癡狂中，X X 帝國主義者登場，一見銀箱，就猛撲過去，死力鑿搖鎖門，但銀箱固鎖，欲開不得，轉向廠長嘶吼，逼令交出鎖匙。）

廠長甲：哦……哦……哦……

（X X 帝國主義者更大聲嘶吼着，並逼近一步。）

廠長甲：（乞憐地）我……我……我和貴國一向關係密切，我懇求你……

（X X 帝國主義者一把攫起廠長甲，更凶暴地威脅着，廠長甲無法，交出鎖匙，X X 帝國主義者立即打開銀箱，眼見大批金銀珠寶滾出，歡喜欲狂，回頭見廠長甲揮令離去。）

廠長甲：我懇求你，這是我經營了多年的產業，請你保全我這沒有毀掉的一部份吧！我願意把工廠跌

價賣給你，我只要……

（X X 帝國主義者斷然又令離去。）

廠長甲：跌價賣給你都不行嗎？

(X X帝國主義者再令離去)

廠長甲：哦，我把我的工廠完全送給你，只要你保全我的地位……我可以替你用最低的工資僱用工人，

壓迫工人。我可以……(X X帝國主義者按捺不住，大嘯一聲，槍聲一響，廠長甲倒地，地圖疾下。)

觀眾：打倒X X帝國主義！

第四場

演講者：諸位，剛纔我們看到工人被X X鬼子屠殺的情形，現在我們又看到廠主資本家的末路了。由此

可知X X帝國主義是我們全民族各階級的共同敵人，他殺死我們工人，殺死我們資本家，殺死已經臨到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了！你是工人也好，你是資本家也好，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要被萬惡的X X鬼子屠殺！諸位！現在X X鬼子已經準備向我們這兒——武漢——進攻了，我們就甘心等待X X鬼子來屠殺我們嗎？

觀眾：不！我們要打倒X X帝國主義！

演講者：對，我們要打倒X X帝國主義！現在我們政府已經聯合了各黨各派，開始全面的抗戰了！我們工人資本家也要聯合起來，緊緊地團結起來，做政府的後盾，和X X帝國主義死拚到底！

(此時混雜在觀眾中之演員發言)

觀眾(工人乙)：先生，若是我們的廠長也不肯和我們聯合，也不讓我們組織起來打X X鬼子，那怎麼

辦呢？

觀眾（廠主乙）：誰說的？

工人乙：唉，你不是李廠長嗎？我說的，你就不許我們組織工會，你就不肯熱心地起來打鬼子！

廠長乙：胡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爲什麼不熱心打××？

演講者：不要吵，不要吵，請你們兩位上來談好嗎？

觀眾：好上去！

演講者：大家都是中國人，何必吵呢？請上來談吧！

觀眾：哈哈……對，對，上去上去！

（工人乙和廠長乙登臺。）

工人乙：（爭先上前）先生，不要相信他的話！

廠主乙：先生，不要相信他的話，聽我說。

演講者：那麼就請你先說吧，李廠長。希望你們兩位不要再意氣用事，平心靜氣地談個痛快，誰是誰非，讓

大衆來評評。

廠主乙：好，謝謝你，各位剛纔這位工友說我不許他們組織工會，也不熱心打鬼子，是的，過去工友們要求

組織工會，我曾經反對過，那是因爲我們工友們藉此鬧罷工，破壞民族事業，消耗國家元氣。但是這可

不能說我就不熱心打鬼子啊！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護我的妻子兒女，愛護我的產業，因爲國家若是

亡了，我的家，我的產業，也就都完了。現在我的工廠是在這國防口上的大冶，這裏是××鬼子沿江進

攻武漢必經的地方，我的兒子是在政府裏做事，我難道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著我的產業被××鬼子奪去，或是甘心認賊作父，做漢奸，讓兒子做個漢奸的子孫，永世不得抬頭嗎？現在爲了表示我的救國決心，我贊成工友們立即組織工會組織一個抗敵救亡的工會，團結起來打××鬼子！

觀衆：好擁護李廠長！

工人乙：李廠長這話是真的嗎？

廠長乙：怎麼不真？我可以發誓，我願意和全體工友聯合起來，打倒我們大家的敵人，××帝國主義！

工人乙：好！我們要求抽出一部份工作時間，受軍事訓練……

廠長乙：好的，我們可以要求政府派教官來，並且發給槍械。

演講者：我們要求政府設法開辦熔鐵爐，提煉我們這裏出產的鐵砂，不要丟了這些寶貴的國防事業原料不去開發。

料不去開發。

工人乙：這樣可以重新僱用已經停工的工友了。

廠長乙：還可以增加生產，加強抗戰的力量！

工人乙：好，李廠長，（熱烈握手）我擁護你！我們要勞資合作，努力生產（向觀衆）工友們！我們要勞資

合作，團結抗戰！

觀衆：我們要勞資合作，團結抗戰，努力生產！

工人：努力生產，團結抗戰！

觀衆：努力生產，團結抗戰！

廠長乙：打倒××帝國主義！

觀眾：打倒××帝國主義！

（突然，××帝國主義的嬉笑聲大作，夾着疾促的鼓聲，使人毛髮悚然。）

演講者：（大聲疾呼）聽啊！敵人已逼近我們了！（棒指地圖）他從隴海路切斷平漢路，從合肥進入信陽，

從蕪湖沿江西上，會攻武漢了！同胞們！我們要保衛武漢！保衛大冶啊！

（嬉笑聲，鼓聲，紛亂聲中，地圖上的武漢突被一指揮刀刺破，××帝國主義揮刀亂砍，整個地圖被砍得四分五裂，演講者，廠長乙和工人乙，被嘶吼聲威脅着，壓抑着。）

演講者：（爆炸似的）同胞們！起來啊！敵人已經逼近眼前了！敵人已經撕破了我們整個版圖了！大家聯合起來同××鬼子拚命去！

（觀眾數人亦蜂擁上臺，隨工人廠主及演講者向××帝國主義衝去，奪過指揮刀，將××帝國主義擊倒。一幅完整的燦爛的「大中華民國全圖」在勝利號角聲中疾下。）

演講者：諸位同胞，現在我們的地圖恢復完整了，你看，這是多麼完好美麗的一張秋海棠葉子啊！我們祇要打倒××帝國主義，收復失地，就可以創造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打倒××帝國主義了嗎？沒有！××鬼子正在向我們進攻，加緊進攻，我們若是不願意滅亡，不願意死，就要趕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大家一條心，趕走××鬼子！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活下去，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收復失地，實現這樣完整美麗的「大中華民國全圖。」現在我們的戲完了。（閉幕）

（抗戰戲劇）

榮譽大隊

趙明·呂復

時：抗戰期間。
地：後方醫院。

何德潤——傷愈士兵，性懦弱。

張金標——傷腿部未愈，有骨氣。

吳大鵬——傷愈士兵，粗暴而良善。

趙得功——傷愈士兵，綽號小抖亂。

馬天民——傷愈士兵，爲人正直。

看護。

醫官。

慰勞隊男。

慰勞隊女甲——何德潤的妹妹。

慰勞隊女乙。

慰勞隊員若干人。

榮譽大隊若干人。

景：一間病房，兩邊有門通過道，中間開着一排寬大的窗子。室內除了必要的病床茶几外，有一張小圓桌。

幕啓，傷兵正在早餐。何德潤靠在自己的床沿上吃飯，他的面部被炸傷不很厲害，現在雖已治好，但是怪難看的疤痕已經改變了他的面相。張金標受傷較重，還沒全好，因為行動不便，所以捧着一碗飯靠在床上。吳大鵬，趙得功，馬天民，團團圍着張桌子，或坐或立的吃着，他們的活潑自在的動作，顯示着他們的傷是已經好了，快要出院了。

（不悅地搗着菜盆）他媽的，這是什麼鳥菜啊！

吳：（打趣地）青菜豆腐湯……怎麼？吳班長！今天有醬鴨吃，就不高興青菜豆腐湯了嗎？

趙：他媽的算你神氣，買了兩毛錢臭醬鴨就了不起啦！吃了你兩塊，還不够油一油嘴呢！

趙：一兩塊醬鴨，一碗青菜豆腐湯，老鄉，別說你不過是一個老班長，就是當官兒，上前線有這吃的算你運氣。

吳：哦！他媽的，小抖亂，講到上前線，老子三天不吃也不在乎，可是這兒是後方醫院啦！老子是來休養的啊，你們媽的祇管嚷嚷，你嘗嘗這滋味兒，一點鹹味兒都沒有，我又不拉肚子害痢疾！

馬：算了，算了，小抖亂，多請吳班長吃幾塊醬鴨不就得了？

趙：這還有說的老牌班長，小抖亂，咱們哥兒倆還有說的哈哈，哈哈……再來一塊，再來一塊……（送醬鴨給吳，吳伴怒用筷子擊落在自己碗內。）

衆：（同聲）哈……

張：怎麼，小抖亂就不請我吃一塊嗎？

趙：喂，張金標有，有，來，來，一家一塊，公平交易。（送醬鴨給張，馬）何老弟也來一塊，來一塊。（送醬鴨給

何）

何：小抖亂今天大請客了。

趙：嚶，大請客，小抖亂大請客，哈哈，那末剩這一塊該是我小抖亂的了。（夾醬鴨往嘴裏送，冷不防被吳一手奪去，納進嘴裏，大囁起來。）

趙：噢，他媽的！

衆：哈哈……

趙：（赧然微怒）吳班長，這，這你太不够朋友了。

吳：不够朋友？老子借錢給你請客還不够朋友？請你吃兩下老拳纔够朋友嗎？小子，你忘了是誰借給你一隻戒指和八塊錢了嗎？你他媽的請客，軋朋友，擺闊，是誰給你撐腰啊？

趙：（意欲爭辯）

吳：你還不服？他媽的老子揍你！

馬：算了，算了，自家人吵什麼！

何：吳班長，別給警官聽見，待會兒又挨罵。

張：對了，吳班長，都是自家人，不要弄假成真呀。（何，馬，上前解勸。）

趙：那兒話，老牌班長和小抖亂就從來沒有認真過，對不對？（向吳）哈哈，有你的，老鄉，有你的，有你的，你成功，我失敗，失敗乃成功之母，算我有你這好兒子！

吳：（揮拳欲擊）他媽的，揍死你這小雜種！（趙逃避）

馬：飯冷了，快點吃吧。

（何馬各自收拾餐具，放在桌上。）

趙：不吃了。

吳：再吃就是雜種！吃這種烏菜還不如回到前線去吃光餅的好呢。（取烟）

（馬將餐具收拾停當，隨帶餐具自左門下，趙近吳身，為吳點火。）

趙：噯，班長，我們在羅店，啊，他媽的兩天沒有飯吃，伙食送不上來，真教人難受，後來全虧了送來一大包

「抗敵餅」，纔保住了性命，若不，就是不變成砲灰也變成餓鬼啦！

吳：可不是？那時敵人向我們衝鋒，首先我迷迷糊糊的聽見了腳步聲，我說：小抖亂，注意敵人前進！可是，老天爺，我連眼也花啦！我祇聽見敵人的手提機關愈響愈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住了那機關，達達

達……一陣打。

趙：我擲下手榴彈！

吳：（鬆了一口氣）敵人退了，小麻皮——那個蠢貨，中了敵人的槍彈倒在我的腳下，我呢，也倒了。心裏

還在想，這一下子竟死在××鬼子的手裏啦！我吳大鵬當了八年班長，這一下子我吳大鵬可完了。

趙：你就是那一仗帶了花。

吳：是啊，沒有想到我還沒有死。

趙：虧得後來送來了「抗敵餅」，若不，你這榮譽紀念章只有閻羅王給你戴了。

吳：可不是麼，那時候「抗敵餅」可真好吃呀，我雖然帶了花，可是還吃了一大包。真他媽的，現在老待在這兒不死不活，吃青菜豆腐，真不高興。小抖亂，我真想回到前方去，我幾個××鬼子殺個痛快纔稱心。在這兒天天警報，天天聽着××飛機下蛋，真氣人。

何：在前方還不是一個樣兒？那回我們剛開上去做預備隊，××飛機就整天在頭上轉，炸彈像雨一樣的。兵令兵郎直望下擲，嚇得我老是伏在戰壕裏頭，一動也不動，可真嚇人！以後不知道怎麼耳朵聽得轟隆一響就什麼也不知道啦！等到睜開眼來一看，已經睡在後方醫院裏，這纔放下心來。心裏想，這次總算運氣，還沒有丟掉這條命，可是我這臉，已經弄得不成樣兒了。唉！……（取枕下照片觀看）過幾天能够出院回去看看他們就好了。

趙：嘿，又想老婆了，哈哈，讓我來瞧！（奪過照片）他媽的，憑良心說，真是不錯！（向吳）啊？（不屑地）噓！

吳：（搶回照片）不要開玩笑吧，人家在這兒發愁，你總是嘻嘻哈哈。

吳：你這傢伙真沒有種，發愁，整天老婆老婆的發愁，你還當什麼兵？你做了幾世和尚沒有娶老婆啦？這時候，救國還來不及呢，你却要討個老婆，真不怕缺德，當兵的上火線，誰保得住不死啊？教小娘兒們做寡婦嗎？真缺德。我老吳從來就不打這個主意，等到傷好了再上前線去。（馬天民上）

吳：老馬，你們別動隊可有消息來了沒有？

馬：沒有，我已經請院長打聽去了，傷好了還不出院，真教人煩心。

張：唉！我的傷不知道幾時纔能好起來。

馬：你別着急，醫官不是說再過二星期就可以完全好了嗎？（向吳）前天看那個什麼劇團演的戲「再上前線」，把我們傷兵演的個個都是勇敢向前，要求再上前線殺敵去，我看了就很難爲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有的找不到自己的部隊，有的師部又管不着。

吳：對了，我也這樣想，不過有什麼法子呢？

趙：（突然）有了，班長，我們還是到天聲舞臺看戲去吧。

吳：操你舅子，你要自己去好了，（向吳）這兩天前方的消息怎麼樣？待會兒你問問看護小姐看。

馬：剛纔我在那邊看見報紙，津浦線打得還好，就是平漢線不行，新鄉已經失守了。

張：新鄉失守了！

吳：新鄉是不是靠近鄭州的那個新鄉？

馬：是啊，而且敵人因爲打不通津浦線又改變了戰略，分兵三路，向山西臨汾包抄。

張：（憤擊床沿）他媽的！我爲什麼還不好起來呢！

何：老馬，南通現在怎麼樣？沒有失守吧！

馬：哦，你又想起家來了，這倒不大清楚，不過上次不是看護長已經告訴過你，那邊雖然接近戰區，好久以前，被炸過兩次，可是一直就還在我們手裏嗎？

何：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看護持藥盒入)

看護長，南通現在還在我們手裏嗎？

你看，你又問了。

他又在想老婆了，哈哈。

看： 咳，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幾次在我們手裏的。那個地方比較偏僻，一時大概不要緊。我不是給你寫過

兩封信回去了嗎？你太太要是知道你的傷就快好了，一定很高興呢！

你給我寫的兩封信到現在還不見回信！

看： 那也許是因爲路上不好走，遺失了，或者還沒有寄到這兒也說不定。(解開何德潤的衣襟)再說，爲

國家民族負責，是光榮的事，現在有許多太太小姐們都跑到後方醫院來服務，還不是爲了要安慰你

們這些爲國宣勞的戰士？若是××，鬼子打到你們那兒的話，說不定男的都當了兵，女的——比方你

太太啦，也和我一樣做起看護來呢。

那兒話，我老婆那有看護長這般才幹呢！

何： (欣喜地)你看，你胸口上的傷好了，已經結疤，就可以出院了。

看： 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

張： 來了，就來了。(向何)可以不用上藥了。

看： 不，再給我上一點。

趙： 恭喜你何老弟，你也可以和我一樣跳跳啦！

何：看護長，我們那兒不是被飛機炸過嗎？

看：（上藥）啊呀，告訴你不要緊，你家不是在鄉下麼？炸是炸的城裏呀！

趙：老弟不要擔心了，這樣想家還打什麼仗？瞧我小抖亂就不提一個字兒！

張：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敵人已經打下新鄉，我的家也快完了，我爲什麼還不好呢？

馬：什麼，你家在……

張：鄭州南邊兒。

馬：你爲什麼早不提起呢？

喬：是你告訴他的嗎？真是，醫官知道了又要挨罵了。（向張）不要緊，新鄉雖然失守，可是鄭州一帶我們

有非常堅固的防禦，敵人是不會打下鄭州的，安心靜養吧，醫官說，再過三星期就可以好了，再上前線也不遲啊。

張：是的，看護長，給我換一點好藥。

（看護替張金標換藥）

趙：老弟，我們看戲去，我請客。

何：不，我不去。

吳：他媽的你要去就自己去得了，幹嗎拉人？你有多少錢請客啦？

趙：嘖，嘖，又是你行。又沒有拉你好，我自己去，我自己去。（學京戲道白口吻）噫，趙得功，去也。（唱）一

馬：離了西涼界……（醫官持名單自左門迎頭撞入。）

醫官：趙得功！

趙：（尷尬地）有。

醫：吳大鵬！

吳：有。

醫：馬天民！

馬：有。

醫：何德潤！

何：有。

醫：你們趕快收拾收拾，準備出發，編入榮譽大隊。

衆：什麼？

何：榮譽大隊？

張：醫官，沒有我嗎？

醫：沒有，你的傷還沒有好，那兒能出院呢。

吳：什麼時候編隊？

醫：待一會兒，你們快些準備。（欲走）

馬：可是醫官，我要回到別動總隊去，我已經請院長給我打聽消息了。

何：（猶疑地）醫官，我……我也要歸隊，到××師去。

醫：這怎麼行呢？你要這樣，他要那樣，這事情辦得了嗎？這是公事！（匆匆自右門下）

（大家目送醫官去後，吳趙相顧茫然，小抖亂尷尬地笑着，何馬互相傳遞着猶疑的眼色，張金標掙扎起來。）

張：看護長，我爲什麼不能出院呢？我已經可以走了，給我請求醫官，讓我也加入榮譽大隊吧！

看：可是你傷還沒有好呀，你看這里還沒有合口，再過兩星期就好了，耐心點兒！（紮好傷處）

張：不，我可以走了，你不信，我走給你看看……（掙扎欲起）

看：快別動。這樣保不住要發炎的！靜點。

張：不，我待不下去了！他們都走了，就留我一個，我待不下去呀，看護長！

馬：張金標，我不走的，我一定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我請求院長把我留下來陪你好了。

吳：（整理什物）這辦得到嗎？還是跟我們一道去，別動總隊，榮譽大隊，還不是一個樣兒打××？

馬：可是總沒有自己的部隊好，合得來，而且別動總隊的任務和普通隊伍不同……

吳：不過，你若找不到別動總隊呢？你就在這兒待一輩子嗎？

馬：這什麼話？我不過要等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

吳：等等，等到鬼子打下鄭州，打到漢口嗎？

馬：我們別動總隊的弟兄們素來講義氣，重朋友，我們寧可死在一塊兒，也不願意分散的。

吳：這我可要給你辯一辯了，喂，我問你，還是講義氣要緊，還是打××要緊啊？你他媽的別固執了好吧！

看：對，吳班長說得對！

馬：那麼，你說怎麼樣呢？

吳：趕快收拾東西，跟我們一道走，沒有第二句話！

趙：對了，沒有第二句話，跟咱們哥兒倆走路，再上前線去！

馬：（動搖）何德潤，你怎麼樣呢？

何：（膽怯地）我要回到師部去……我，我的傷還只剛好，又要編隊，我不行啊，你呢？你不是說要等別動

總隊的消息嗎？

馬：是啊，可是，現在還沒有回音，也許隊伍散了，我想就跟吳班長他們一路去。

何：我不行。

趙：老弟，有什麼不行呢？剛纔我看見你的創口好了，沒有事兒，起來！

何：不行，我不能去。吳班長，你說，我可以不去嗎？我做夢都看見我家裏的人，他們盼望着我回去，我至少

要回去看看他們，再出來。看護長，請你替我求個情，讓我留下來，讓我陪着金標吧！再請你替我寫封信到師部去，請假一個月，讓我回家去看看他們，在我徵兵出發的時候，曾經哭哭啼啼地關照我，要我過幾個月就回去看他們一次。現在我出來已經五個月了，不知道他們怎樣？你說，我可以先不去嗎？吳班

長（淚下）

吳：（淒然）我不知道……（眼光探問看護）

看：我也不知道呀！等一等問醫官吧，恐怕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是不容易給假的，不過我給你說說看吧！

吳：（嘆息）唉，這個時候還想什麼家國都要亡了，真是（搖頭）要不得，要不得！（突然怒從中來）噯，

他媽，你有種沒有種啊？怕死嗎？怕死就不要來當兵！你他媽的老子當了八年班長，十年兵，上過百十次火線，帶過十幾次花，要死早就該投胎了，可是他偏不死，留着這條老命同××鬼子拚呢！你媽的真沒種！

張：何德潤，去，我不要你陪我，我若不是這條腿，我一定不會落在人後頭的！不要想家了。

看：吳班長。

何：（受良心責備，痛苦地乾哭。）是的，是的，我沒種，我沒種，媽啊——（嗚咽着）（醫官自右門上，何德潤住聲。）

醫：預備好了嗎？

吳、趙：好了。

馬：報告醫官，我不等別動總隊的消息了，我決定參加榮譽大隊。

醫：好，何德潤呢？

何：我要等師部！

醫：什麼？

看：他傷口剛好，還有些痛，可不可讓他多休養幾天？

何：我這胸口還有些痛，我想一邊等師部消息，一邊再休養幾天。

醫：這怎麼可以呢？院長已經指定了！

看：可以替他向院長請求一下嗎？他實在是傷剛纔好，精神也還沒有恢復。

醫：這麼說好吧我去商量一下。看不過若是院長不答應你還得編隊聽見了嗎？
何：謝謝。

醫：鍾小姐，那邊三號病房的第四號鋪位，給他換一換藥。

看：是。

（醫官向左門下，看護持藥盒向右門走去。）

看：哎，又有慰勞隊來了。

吳：趙：哦，慰勞隊。

趙：班長，咱們真運氣，進院第一天就遇見慰勞隊，臨到我們出院了，又來了慰勞隊。慰勞隊一變就變成歡送隊，歡送榮譽大隊重上前線，哈哈……（得意洋洋）去，去，去看看。（拉吳馬下）

馬：（邊走邊說）忙什麼，反正要到這兒來的。

（靜寂，後臺傳出隱約的歌聲，傾失神地躺著，被內心的痛苦嚙咬着。張勉強爬了起來，將一隻包着紗布的帶傷的腿踏在地下，試了試腳力，可是創痛幾乎使他跌倒了，他搖着頭坐了下來。）

張：（自言自語）他奶奶，還是不中用……（把條傷腿搬了上來，獨自納悶的撫摩着。）小何，要是院長不答應，我勸你還是把家忘了，跟老吳、老馬一起去。

何：（面向觀眾茫然地）是的，我不該做這種……可是金櫃，我天天做夢都夢見媽媽和我老婆，還有妹妹，他今年纔十七歲，要是給××鬼子打到我們那兒去……我真駭怕。

張：不要煩心，他們自然會逃出來的。

何：逃出來……逃出來又怎麼過活呢？

張：這個還要你煩？你看那兒沒有難民收容所？看你這樣年紀青青，怎麼這樣老三老四地煩這煩那，你這個人真不該當兵。

何：（失神地）金標，要是我編了隊，再上前線去，還能活着回來嗎？

張：（詫異地）啊！你怎麼啦？

何：一定不能再看見我的媽媽，老婆，和妹妹了。打了一次仗，還沒有看見敵人的面呢，就變成這樣子。（從枕下摸出一個小鏡來，照着自己。）這是我臉嗎？（絕望的抽噎着）這是××鬼子的炸彈炸壞的，

恐怕我媽他們看見我都不認識了。（緊握鏡子撫摸着）

張：唉！沒有辦法（撫摩着傷腿）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又不想去。

（傷兵吳趙馬引慰勞隊上，後面跟着看護。）

慰男：諸位同志，我們好久不見了，現在你們都好起來了吧？對於你們的受傷，我們感到無限的敬佩和關心，我們隨時隨刻都在希望着你們的創傷會逐漸痊癒起來。今天我們來到醫院裏，滿眼都看到傷好了的同志，而且聽說正在準備着出發編隊，重上前線殺敵去，我們更感到意外的興奮，諸位都是曾經光榮負傷的民族戰士，在過去的抗戰史上已經寫下了不可磨滅的功蹟。這次編成榮譽大隊，一定更可以發揮你們更大的力量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都有賴你們的努力，謹祝諸位得到最後的勝利！

（傷兵拍手）

慰男 今天我們帶來了一支新歌和一些水果，東西雖然微薄得很，可是我們不但把牠當做慰勞品，而且當做歡送各位榮譽大隊的戰士們的禮物了。現在請聽我們唱「慰勞負傷將士歌」

慰女 「同志們！辛苦了。」

辛苦了。

爲了保衛國土，

你們在前線挨餓受苦；

爲了保護百姓，

你們在前線肉搏拚命！

現在你們傷了，傷了！

男女：

「你們的受傷，表現着你們的英勇；

你們的流血，表現着你們的光榮。

安心吧，同志們！

全國同胞都在祝福你們，

保重吧，同志們！

全國同胞都在期待你們，

祝福你，傷好了，再上前線，

期待你，把敵人趕快消滅，

你們是民族解放的英雄，
你們是自由祖國的主人！

保重啊，同志們！

（張與趙馬留神細聽，唱畢拍手，只有何失神地流着淚。）

女乙：現在我們可以發慰勞品了。

（女乙、甲各捧水果，一分發，最後女甲送水果給何，何回身攙接水果，見女甲，突握女手，呆視之，水果落在地上。）

女甲：（驚詫）啊！幹麼？幹什麼？

何：你，你不是德貞妹妹嗎？

大家：（同聲）啊？

何：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德潤。

女甲：（由驚而悲）啊！哥哥！（抱頭大哭）

何：你怎麼來的？媽媽和嫂嫂呢？

女甲：媽……（爲哭聲所斷）

何：快說呀！媽媽怎麼啦？

女甲：媽媽……還有嫂嫂全都死了。

何：媽媽和嫂嫂都死了？怎麼死的？

女甲：××飛機，××飛機炸掉了我們的家，她們就給炸死了。（哭不成聲）

何：炸死了？——（手拍床沿，手裏的小鏡子也倏然一聲擊碎了。）

女甲：就在你走後沒有多少天，××飛機就常常來轟炸，起初我們以為只炸城裏，不去管它，可是後來那

一天，我在井上洗衣服，突然來了十幾架飛機，就在村子裏靠近公路的那兒亂炸起來了！我嚇得什麼似的，躲進樹林裏，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後來看見飛機去了，我趕忙跑回去，可是……（哭不成聲）

已經被炸倒了，媽……可憐的媽和嫂嫂……已經被炸去了半邊，……胳膊已斷了一隻。（哭不成聲）

女乙：不要難過了，何德貞。這一切都是因為××鬼子的殘暴，他屠殺了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這絕世的仇恨，我們一定要用更多的流血來報復的！

女甲：是的。

大家：我們要報仇！

女乙：你看，這幾位負傷將士，他們傷好了就參加榮譽大隊繼續殺敵去，就是沒有好的，他們……

女甲：哦，哥哥，你的傷好了嗎？

何：（冷靜）好了。

女乙：你應該高興，歡喜，你不是常常記掛你的哥哥麼？現在無意中會見，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女甲：謝謝！

何：妹妹，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女甲：有許多難民一齊出來的，沿路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還坐過火車，那時候聽說南通已經有××鬼子

了後來在路上遇見這個宣傳隊——他們這幾位先生看我可憐，也還認得幾個字，就叫我加入了。他們教我演講，教我唱歌，一齊作宣傳慰勞工作，他們告訴我只有這樣，盡各人的力量，去幫助軍隊，打倒

××，纔可以替媽報仇。

女乙：纔可以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何：（送水果給張）金標我去了。

吳、趙：（送水果給張）我們再見！

馬：（送水果給張）兩星期後，我們在榮譽大隊見！

張：（領首）好，你們先去吧，榮譽大隊見！

慰男：同志，過幾天，我們再來看你，安心靜養吧，再見。

（醫官上）

醫：何德潤。

何：有！

醫：院長已經允許你休養一星期出院。

何：不，醫官，我不要再休養了。

醫：噢！你剛纔不是要求休養幾天麼？

何：（昂然起立）現在我不要了。醫官，我的媽和我的老婆都給××飛機炸死了，我的家都完了，我還貪

生怕死嗎？（拿去胸前的紗布棉花）我要加入榮譽大隊。

吳：
好，有種！

（集合號響，參加榮譽大隊的傷兵紛紛自右門入，穿過舞臺，自左門出，在窗外列隊，何吳趙馬各取隨身物件，窗外充滿了口令和腳步聲響。）

（慰勞隊男女，醫官，看護，吳，趙，馬相繼下場，何及女甲最後下。）
（出發號響，榮譽大隊在窗外走過，揚抑着歡送歌聲。）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你們是民族的老戰士！

你們會予打擊者以打擊。

你們再去衝殺頑強的敵人。

你們再去繼續未完的功績。

你們帶着血的經驗，

教育着新的兄弟！

把敵人趕出去！

最後的勝利操在你們手裏！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張金標掙扎至窗口，和何吳趙馬招呼，慰勞隊揚着旗幟，唱着歌，隨大隊邁進幕閉。〕

附注：「慰勞負傷將士歌」是舒非作詞，舒樸作曲。「歡送榮譽大隊」是沙蒙作詞，舒樸作曲。

〔抗戰戲劇〕

舞女淚

人物：

曼麗 十九歲。

愛麗 十七歲。

小娟 十一歲。

母 四十五歲。

女友 二十歲。

男客 二十八歲。

景：舞臺左有一門。右開一窗，掛綠幔。正中壁間偏左亦有一門。臺中設圓桌一及椅二，左壁下有一床，

右壁下置沙發一。

幕啓：曼麗病在牀上。愛麗坐在梳妝臺前打扮。怔了一會，突然伏在臺上嗚咽起來。母由中門上。

母：（走近牀邊，見曼麗未醒，慈愛地爲她蓋好棉被。）昨天晚上可把我嚇死。半夜裏，曼麗直嚷肚子痛，叫喚得真可憐。幸虧亭子間裏的汪師母來幫忙，好容易到今天早晨七點鐘纔睡着，到現在還沒有醒。愛

麗，你跌着做什麼？還不趕快打扮打扮出去！時候已經不早了。

愛：我不去做了。

母：爲什麼不去了？你姐姐已經比昨天晚上好得多了，我一個人可以在家照顧她，你不用擔心。

愛：我實在不想去做。舞女簡直不是人做的。

母：愛麗，你應當爲你媽想一想。忽然姐姐病倒了，你怎麼還能不去呢？

愛：你也可以爲我想一想啊！昨天有一個客人在跳舞的時候，老是跟我嘻嘻囁囁的說不清，我因爲惦記着姐姐的病，就少回答了他兩句。想不到他就這麼毒心，使勁把我一推，摔了一大交，還要說我架子大。舞場散了，經理又把我叫去痛罵了一頓……（哭泣）

母：愛麗，別哭了，這全是你媽作的孽，不能好好的教養你們，要你們去吃這口飯……

愛：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下去。

母：這祇好怪你爸爸死得早，丟下我們母女四個，無衣無靠。後來聽得人家說，上海是個天堂，有花花綠綠的汽車，有高大的洋房。窮人到了上海就會變成闊人。尤其是有長得漂亮的女兒，還怕不發財嗎？

愛：可是我們沒有……

母：說的是呀，我們到了上海，還不是照樣的窮，也許比在鄉下的時候窮得更厲害，更沒有法子辦。那時候，你姐姐就到一個戲班子裏去唱戲，後來又進了跳舞場。進了跳舞場以後，我們比較富裕多了。誰知道又打起仗來，你姐姐在家閒了好幾個月，這一下子怎麼辦呢？就把你也帶進了……

愛：媽，我不願意聽這些，你別往下說了。

母：啊！唉，雖說媽也疼自個兒的女兒，不忍心把她的女兒任人玩弄，但總不能叫我們一家人歎在家裏挨餓

愛：難道除了這種丟人的生意，就不能做別的事情嗎？

母：這個時候，能找到一件事情做，已經算是好的了。誰還能挑順自己意思的事呢？

愛：我就沒過一天安穩的日子。到了舞場裏，身體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人家緊抱着你，死摟着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心裏有的是說不出的苦處，可是還得裝出那種笑臉。這種委屈有誰知道？

（小娟，活潑地跑進來，喘着氣。）

娟：媽，二姐，真開心……

母：別大聲喊，大姐睡着了。

娟：媽，我們學校裏下個禮拜要開遊藝大會，有唱歌，有演戲，還有體操表演。媽，我也要去表演體操的。先生說要三塊錢做操衣。媽，你快給我做好了，下禮拜就可以去表演了。

母：學校裏也真麻煩，什麼事情都要錢。我哪有那麼多錢給你去化，啊？你去問你二姐。

娟：二姐我要三塊錢做操衣。

愛：操衣表演完了還不是沒有用。你去跟你們先生說，我們家裏沒有錢。

娟：沒有錢？先生要罵的。別人都有，祇有我一個人沒……

母：劉圓，不是前天我還看見你皮包裏有二十多塊錢嗎？

娟：二姐，我祇要三塊錢，三塊錢就夠了。

愛：走開，跟你說了，我沒有。我不管，出去，出去，沒有錢。

娟：我不信，二姐，我去看你的皮包。

愛：你這小鬼，再不走，我就打死你。

母：愛麗，你瞧你這是什麼脾氣。小娟跟媽到後屋去。（同下）

（睡在牀上的曼麗給吵聲驚醒了，輾轉着，呻吟着。）

曼：你們在鬧什麼……

愛：沒什麼！三妹學校裏要做操衣，問我要三塊錢，我沒給她。

曼：怎麼？三塊錢都沒有嗎？

愛：那兒還有呢？（取皮包打開來）前天還剩二十七塊多。打胎手術費是二十塊，打針又是三塊。剩下

的就不到五塊錢了（又取出藥方一紙）這一張藥方還沒拿去配藥。你想，怎麼還能給三妹縫操衣呢？

曼：配藥的錢拿去給三妹好了，我不……

愛：那怎麼成？自然是你的身體要緊。尤其是這幾天，不好好的養息一下，恐怕很……

曼：不，還是給三妹吧。不然媽問起那二十多塊錢，化到那兒去了？我的藥不急需。今天晚上，你生意好，有餘錢給我去配藥也不遲。

愛：那裏還會有餘錢呢？這個月的房錢還沒有付清。說不定今天裁縫會來要賬，家裏的開支怕也成問題。

曼：小陳有好幾天不來了，自從打胎的前一天就一直沒見過他的面。他若是能來，也許會有點辦法。

愛：他來？那幾天急得什麼似的催你打胎，現在沒有他的事了，他怎麼還會來？

曼：他不是那種滑頭的人，他答應我等身體復原以後，就結婚。他說怕人笑話，所以叫我去打胎。他已經把

存摺交給我，還寫了字據……
字據有什麼用，他……

(母上)

母：曼麗，你醒了，覺得怎麼樣？還痛嗎？(撩開窗幔)

曼：好一點了。

母：你瞧，我說你是吃壞了的，就是吃壞了的，在外面又着了涼，不然，怎麼會忽然肚子痛呢？唉，年青人總是好吃的。

曼：媽，剛纔聽愛麗說三妹學校裏要做換衣，是嗎？愛麗，別賭氣了，給媽三塊錢拿去做三妹的操衣。(曼麗給媽三張鈔票)

母：你們想，做媽的也真爲難。小娟學校裏要做操衣，給她做吧，又好像是多化費了的不給做吧，叫小孩子看着人家穿，自己却沒有，也真是不好受的。小娟這孩子也還聰明，多給她念點書，將來……

曼：大都會的周月琴，也是大學畢了業的，還不是一樣的做舞女？就說大姐，也讀過一兩年書。爸爸死了，家裏窮了，也只好去賣唱，做舞女……

母：曼麗，別說了，又惹媽難過了。愛麗，快打扮打扮走吧，是時候了。(曼麗坐在梳妝臺前修飾一番)

曼麗，你也安靜的睡一會吧。養息養息，病就會好的，我給你倒點水喝喝。(拿起空水瓶倒了半天)水又沒了，(取了水瓶正預備出外，遇女友李小姐)李小姐，你剛從漢口來嗎？怎麼，你瘦了許多？那一天到的？

李：昨天剛到，伯母一向好。噢，曼麗，你怎麼了？

愛、曼：琳琳。

母：李小姐，她着了涼，有點不舒服，病了有兩天了。你坐坐，我去泡茶來。

李：不用客氣了，我們都是老朋友了。（母出）曼麗，你是什麼病？臉色真難看。

曼：難看嗎？琳琳，差一點看不見你嘍。

李：真的？上星期王妹妹到香港去，還說你很好的，怎麼一下子病得……

愛：不是病……小陳（指曼）

曼：自己找的病。

李：小陳？不是聽說你跟小陳要結婚了嗎？哦，我知道了，（附耳）小陳闖的禍是不是？

曼：做女人真倒霉，這個罪真是……

愛：喂，你怎麼突然回來啦？你的小開大令來了嗎？

李：小開大令？（苦笑）不要提了，曼麗說的對，做女人總是倒霉就是了。

愛：小開大令怎麼啦？

曼：怎麼回事，你說說看。

李：……（嘆氣）

愛：說呀，琳琳。

李：說什麼，做舞女的總翻不了身，總浴一趟，現在又回來跟你們一道做。

愛：你又回來跟我們一道做，好極啦！

曼：不要吵，愛，琳琳你往下說。

李：你們都知道的那個小開大令，是從去年春天三月起認識的。那時候每天九點到舞場來，十一點走，你們也都說他，人很老實。他說他在大學裏讀書，不能荒掉功課，只能每天來看我兩個鐘頭。所以我覺得這個人很有道理。

愛：我記得的，你還勸他不要天天來。

李：我是真心誠意，一點不是迷湯。一直到八月打起仗來，舞場統統停了。他常常到我家來玩。他說書不讀了，要我跟他一道到香港去，他說他父親是一個大亨。上海，香港，漢口統統有工廠。姨太太就有十幾個，什麼上海有三個，香港有七八個……

曼：哦！是不是跟沈新娥有來往的那個老傢伙，坐一次櫃子總是三五百塊錢票子。

愛：真的？

李：是呀！所以我曉得他兒子倒是真正的小開。不過當時我不願意答應他，恐怕人笑話，說是一打了仗沒有辦法就去跟人。」

愛：對的。

李：一直到冬天上海舞場又開起來，我又去做了一個多月。他又要我跟他到香港去正式結婚，因為他家裏都在香港，我這纔答應他，我不是在一月十五日走的嗎？

愛：是的，我還送你的。

曼：到了香港怎麼樣？

李：曼麗，我這人已經是很當心的了，到了香港我想總不會怎麼樣了，所以就跟他一道住在旅館裏。一直住了一個月，我催他找房子，快結婚。他說要等跟家裏人說好。這麼又差不多是一個月，我說我去見見他母親和家裏的人，他老說還沒說好，不大方便，後來慢慢不常來啦，有一天突然留一封信給我，說他父親叫他到漢口去有事，也沒說回來的日子。

後來呢？

李：那時候，自己幾個錢也不多，這麼等下去遙遙無期，不過想到只要看到他人總有辦法想，所以又追到漢口，在漢口好容易容纔找到他，他竟對我大發脾氣，問誰叫我來的，他說他要做官了，不能和舞女來往，叫我先回去等他回香港再說。以後又找了他幾次，他却不見，以為真是做了官不便跟他說話，只好回到香港再等他。那知道人不來，錢沒有，信也沒有。我自己的首飾却當光了，後來聽到一個漢口來的小姐妹說他在漢口跟一個正在舞場做的舞女住在一起，什麼不能和舞女來往！我一想他既然變了心，還有什麼好說，總算我上當就是了，這纔東拼西湊買了船票回上海來，昨天我已經跟汪經理談過，仍舊跟你們一道去做，真是一場夢。

氣死我了。

李：不要對旁人說，難為情得很，曼麗你也當心啊！

曼：小陳不會有什麼花樣的。

愛：我看不一定吧，你看，現在他沒有事了，三天沒有來啦，也不說來看看你。

李：那可說不過去現在就這樣的了。

曼：不是，他行裏有事忙不過來……

李：既然就要結婚，他爲什麼叫你打胎？

曼：他是這麼說的，他事情實在太忙，說不定還要到香港去接一批貨，一時恐怕不能結婚。我們先有孩子傳出去以後，對於行裏或朋友面子上都難爲情，對於我們也不很方便，所以他就要我……不過他說等我復原，過些時候，行裏事也要輕鬆點，那時候再結婚。

李：那麼說，你現在是爲了打胎纒病的？

曼：對了。那沒有什麼關係，我一點也不怨恨他，祇要他始終愛我。

李：用了手術以後情形怎麼樣呢？

曼：還算好。昨天晚上我還沒回家的時候，那情形壞透了，真危險，差一點兒就……今天總算好多了。

李：這種滋味，我也嘗過。你們記得嗎，前年我跟那個姓梁的大學生也來過這麼一套。他要我去打胎，我不願意，他就對我這麼說：「我不喜歡看一個大肚子的女人」你想氣人不氣人？

愛：那你後來怎麼會去打胎的呢？

李：他不是說得很明白嗎？他不願意看一個大肚子的女人。一個女人不爲一個男人所愛，那她還能怎麼辦呢！

曼：你爲什麼把一個女人說得那麼可憐？

李：事實是這樣呀，做了一個女人，注定了是受人家氣的。反正男人沒有一個是好的。就說我那個小開，

不，那已經不是我的了。他在上海跟我打得火熱的時候，把他的家呀，說得比天堂還好上幾百倍，他父親的名字叫……我忘了，反正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廠主，比那個小開老一點，就叫他老開得了。那個老開可真了不得，別說他有多少廠家，就說他的姨太太，可就把人嚇壞了。去年在漢口就鬧了好幾件風流案子，上海有二三個姨太太，廣東怕有六七個，聽說在外國還有好幾個呢？

愛：是不是跟沈新娥有來往的那個老傢伙？

李：對了，就是他。他的兒子，就是那個小開，整天在我面前說他爸爸怎麼有錢，怎麼有勢。我和他的關係，那個老開早知道了，而且非常贊成。他說我們先在上海住住也不妨，要是我能到漢口去，那就立刻舉行婚禮。誰知道跟他到了漢口，他把結婚的事從此不提，他人呢，也不見了。我就去找那個老開，問個明白，可是那個老開說我和他兒子的事，他絲毫不知道。不過因為我在那邊人地生疏，非常可憐，他開了一張五百圓的支票給我。這一氣，我就跑到上海來了。

曼：你就輕輕的放過他嗎？

李：不放過他，又怎麼辦呢？你跟他打官司不成算了吧。人家玩够了，見了你討厭，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愛：那你以後打算怎麼辦呢？

李：怎麼辦？再做舞女，養活自己啊！

(母上)

母：怎麼愛麗，你還沒去？你簡直……噯，李小姐，你陪曼麗多坐一會。愛麗她要去……

李：不，不，我也要走了，我得去找華華的張先生，看他能不能為我設法一下。好，曼麗，我走了。好好養息，病就

會好的。再見！

愛：等我一下，我們一塊走（對鏡整理）好，走吧！

李：再見，再見！

曼：（望着她們的後影，點了二下頭，說不出「再見」兩個字。）

母：（倒了水，將杯子遞給曼麗。曼麗無力地吃了一口，用她那交織着感激與羞愧的目光望着母親，恨不得投入母親懷中哭訴起來。但，終於睡倒下來。）曼麗，好好的睡一會，我在房裏陪着你。

曼：媽，我一個人睡在這裏不要緊的。你去看看三妹吧，或許她又在嚷肚子餓了，怕是七點鐘了吧？

（流氓氣頗重的洋行職員，陳先生入）

母：曼麗，陳先生來了。陳先生這兩天怎麼沒來玩呀？曼麗，老在望你來呢！她昨天病了，你不會來瞧瞧她？

陳：我行裏事情太忙，抽不出空來。怎麼會病的好一點了嗎？

（曼麗不語）

母：曼麗，怎麼不說話呀？陳先生，曼麗她今天已經好多了。昨天肚子痛得連話也講不出來。我就不懂，年青

的孩子老是愛亂吃零食。

（陳向曼麗作鬼臉）

陳：對了，都是吃零食吃壞了肚子的。

（曼不禁一笑，陳隨着大笑。母被他們弄得莫明其妙。）

母：陳先生，你坐坐，吃杯茶。（出）

陳：曼麗，我這兩天不能來看你是因爲……噢，你怎麼哭了？別孩子氣，乖乖的聽我說，我不能來看你，也有我的苦處……

曼：（轉身不理）

陳：曼麗，你別生氣，聽我說呀，我知道你這次打胎受了不少的罪。本來我打算早就來看你的，實在是……

曼：誰請你來的？護我死好嘍！

陳：不，不好。曼麗，你怎麼變得不聽話了呢。我給你說呀，這兩天行裏……

曼：又是行裏！一開口就是行裏。乾脆說你不想到這兒來好了，何必要說行裏有事呢？難道行裏日夜都辦公嗎？

陳：自然不嘍！不過這兩天行裏……

曼：好了，我請你再別說「行裏」兩個字，成不成，我聽了頭痛。你現在可以走了，別爲了一個舞女就攔了你的公事。

陳：這是何苦呢？你不讓我把話說完，你怎麼知道我的困難呢？這兩天行裏主任有調動的消息，我正在設法，能不能升爲副主任。所以天天晚上有應酬，今天就有一個飯局，我回掉了。

曼：人家痛得要死要活的時候，你倒在外面享福。（破涕爲笑）

陳：沒辦法，天天有酒席吃，把肚子都吃壞了。不過這個與你的肚子痛可不同。我不用睡在床上，更用不着動什麼手術。吃一匙草麻子油就成了。

曼：你這小鬼，不許胡說。（笑）

陳：哈哈，曼麗，這下子我心裏的石頭算落了地。你也高興嗎？

曼：有什麼好高興的？哭都來不及呢？

陳：嗯？

曼：你老是說：我們快結婚了。但是現在……

陳：現在也快了。祇要等你復了原……

曼：真的嗎？那等我病好了，我就不做這倒霉的舞女了。

陳：爲什麼不做呢？反正離婚還遠着呢？

曼：你這人究竟是怎麼會事？剛說病好了就結婚，不到一分鐘，又說結婚還早呢？

陳：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在爲你打算。我的意思是：能多賺幾個錢，不是對於你們家裏很有幫助嗎？

曼：你不能幫我的忙嗎？

陳：我那？是當然的，毫無問題。

曼：好了，你坐過來，讓我們談談結婚的種種情形吧！

陳：何必多談呢？你們女人總愛翻來覆去的談那幾句話，有什麼意思呢？我跟你講，不要說是一件事情，就是一個人，老跟某一個人在一起，就會覺得討厭的。

曼：你是暗指着我說的嗎？

陳：那裏？你是一個例外。

曼：那我就喜歡聽這個老故事。我要你講給我聽，我們結婚那天怎麼樣？你陪我到那一個公司去做禮服？

我們該請那些朋友？誰做你的伴郎？主要的——還是我們結婚了以後該是怎感覺一個情形？你想，該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該是……

該是怎麼樣？

該是……當然非常快樂。

曼：結婚當然是快樂的，我是問你怎麼樣快樂？

陳：可是結婚多麼麻煩！你要我怎麼說呢？對了，等我們住在愚園路一幢小洋房裏，當你睡得很甜的時候，我就偷偷的跑出去，等你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你的身邊了。你一定會不高興……

曼：不會的，不會的。因為我知道，五點鐘你辦完了公，你就回來了。

陳：對了，我會像一隻鳥兒似的飛回到它的籠子裏去。我們很高興的吃完了飯，或者到大三元去吃一次，吃得非常之飽，就手挽着手，在大馬路上「散步」……還是你說下去吧！

曼：好？我們在大馬路上「散步」，我們說呀說的，就走到了大光明門口，於是就走了進去（陳已厭倦，打呵欠）你怎麼了？昨晚沒睡好嗎？

陳：不，不，我在聽得出神呢，你往下說吧！

曼：我們有時候也到舞場裏去走走。那時候，跳舞畫報也不會吵什麼龍頭拖車也許有一天我輕輕地對你說，我有了孩子了，你怎麼樣呢？

陳：我擔保，絕不叫你再打胎了。

曼：若是你升了副主任，薪水不是要加多嗎？
陳：那是毫無問題的。
曼：那我們可以買一輛小汽車，我也學着開車，你說好嗎？
陳：很好，好得很。
曼：我們還可以養一條小洋狗。你出去辦公了，我一個人在家裏悶氣，就可以和那條狗談天說地。你覺得怎麼樣？
陳：很好，再好沒有了。
曼：爲什麼你老是回答我「很好，很好」呢？
陳：那我叫我怎麼說呢？
曼：我不喜歡你老是說「很好，很好」。
陳：那我就說「很壞，很壞」。
曼：你瞧你，我不跟你說了。你猜這是什麼？
陳：我不知道。
曼：這是那天晚上你給我的存摺。結婚的時候至少要用一千，還剩……
陳：四千。
曼：不，四千零五塊。你幹什麼存一個有零頭的數目？五千就五千好了，爲什麼要五千零五呢？
陳：（不安）爲什麼？不過是……對啦，當我存錢的時候，太大意了，多數了一張五塊錢的票子進去。銀行

裏的職員就照數目填在存摺上了。

曼：小陳，讓我們商量商量結婚該在什麼地方？國際飯店，百樂門，都太貴了點。東亞太小，一品香太老，小陳，你說那裏好？

陳：這些小事，現在不用着急。

曼：你說吃中菜呢？還是西菜。七月裏結婚，最好是西菜。我們去算個命，好不好，順便請算命先生挑一個好日子。

陳：那太沒意思了。（又打哈欠）

曼：太沒意思？你沒跟我好好的說一句話，我說這麼好，你偏說那麼好；人家說得很高興，你却冷冷的……

陳：冷什麼？一向是這樣的。我又不是第一天跟你在一道！

曼：所以你厭了，是不是？

陳：隨你怎麼想好了。

曼：好，從前你整天跟我談，結了婚以後怎麼樣，將怎麼樣……你現在……

陳：什麼從前現在，說來說去煩不煩？

曼：……我看出來，你現在變了心，是不是？我問你，既然你答應跟我結婚，爲什麼現在要讓我打胎？

陳：我爲你好……

曼：爲我好？你是不是想跑了，不負責任。

陳：有什麼責任好負，奇怪。

曼：沒有責任，是你說的爲了你的面子，逼着我去打胎。這打掉的孩子，是誰的？該誰負責任？
陳：誰知道這個小雜種是誰的！

是：（掙扎起來）好，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騙得我好苦。現在倒說這樣的話，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陳：我沒功夫跟你多嘍囉，我還有事情呢！（要走）

曼：你這麼容易走掉，我不會饒你的，我拚也要跟你拚了……（衝向前，陳推開曼麗。）

陳：放明白點。大家客客氣氣，自己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一個舞女，想在你老子面前玩花樣，眼睛睜開了再說！

曼：好，我知道你，你原來是這麼一個東西，我拚死了也不饒你。（曼麗拚了命衝向前去，陳閃身，曼麗撲空倒地，慘叫，存摺落出，陳欲奪得，但爲曼麗拾起。）

陳：你拿去好了。老實告訴你，那是一個五塊錢的存摺，換一個女人玩玩總還值得吧。（冷笑，揚長而去。）

（母急奔入）

母：曼麗，怎麼了。陳先生……曼麗，曼麗……

（Dark change）

（燈亮，時爲半夜。室中一盞電燈閃爍着微弱的光，一角月光從窗外悽慘地射到躺在床上的曼麗的臉部。母倚在床邊獨自淌淚。）

母：睡吧，不要再想了！媽是條苦命，想不到女兒也是一樣命苦……

曼：（悲慘地哭泣着）媽……

母：曼麗，幹什麼兩隻眼睛瞪得這麼大，怪可怕的。你的眼睛裏好像有許多瞞着你媽的事情，告訴你的媽吧，她會幫助你的孩子。

曼：（突然抱着母痛哭）媽……

母：到底是爲什麼？告訴你媽吧！

曼：媽，女兒對不起你，白白疼我這一場……（獨自傻笑）……一場夢，一場夢。

母：曼麗，你怎麼了？

曼：沒有什麼？（瘋狂狀）夢醒了，哈哈夢醒了。

母：曼麗，你還是靜下來睡吧！別胡思亂想了。

（小娟發現媽不在，恐怖地從後房發出叫喚聲。）

母：小娟又在喊我了。曼麗，睡吧！一會愛麗就回來了。（母下，室內燈滅，此刻僅一縷明月透射到全室。後臺

配音，加強曼麗一生的悲哀。曼麗低泣掙扎起床。）

曼：小陳你好……（慘哭，接着一躍而下，但不支搖搖欲倒。倚椅稍停復向前，自桌上取得存摺。）

曼：五千零五塊正（復狂笑）……

（瘋狂地將存摺扯做兩半，伏桌啜泣。復站起，對鏡自嘆。）

曼：曼麗，你聰明一世，沒想到……我好恨……

（開抽屜取出照片數張，並梳妝臺上小陳放大照一張扯碎，然後連存摺付之火中。紅色的火光與綠色的月光輪流在曼麗險部映着。她像幽魂似的直立在暗室中。）

曼：完了……像一場夢……一堆灰。哈哈，一堆灰……

（奔向窗前，呆立一會，然後推開窗戶，一陣晚風陰淒淒地撲面而來，披散的長髮與寬白睡衣任風飄動。曼靈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不支倒地，無聲無息地。）

（幕後音樂幽幽欲絕。冷風繼續打擊着窗棧。）

——幕漸落

（上海劇社）

編選後記

關於編選的一般問題，如搜集材料，鈔寫，接洽出版，以及編選的目的等，在總序裏已經都說過了，這裏不再重複。這裏所要說的，是由我擔任的戲劇這一方面的話。

首先說到篇幅。原來的決定，全書是二十萬字，戲劇佔七萬。動手之後，發現材料還不算少，於是全書就擴充為二十五萬字，戲劇方面增加到十萬。然而即使是十萬，也仍舊是多麼有限的數目。因此選取的第一個原則，就不能不是只限於獨幕，不要長篇。再就獨幕說，這一年來的作品，也不僅止這裏的十一個，必須更有所去取。那麼，我又拿甚麼做去取的標準呢？「好。」但假如說這裏所選都是好的，難道沒有選進來的就都是壞的嗎？我不敢那麼說，事實也的確不是那樣。不但沒有選的並不都是壞的，就是已選的也並不都是了不得的好的。所以我的原則，與其說是「好」，毋寧說是像下面這樣：

一、現實性：現實並不就是事實。這是無須多解釋的。但它雖不是事實，却也不能有背於事實。事實中有其事，現實中纔有其理。可是我看過好幾篇寫農村的戲，在表現少女這一類型的時候，往往失之不實。比如在感情激動的時候，一個少女居然會當衆（並非觀衆）緊抱着一個男人，這有點滑稽？不要說那男人與她沒什麼關係，就是她的兄弟，爸爸，未婚夫，也不可能從沒有這回事。有的用大學堂裏最活潑的女學生的派頭調情，有的用西洋電影明星的姿態表示喜怒哀樂。一句話，這去現實太遠。

我努力避免此等材料。

二、上演性說起來，這與現實性有連帶關係。不過範圍更收縮了點。有現實性，纔能獲得觀眾，收到效果。有上演性，纔能完成前述的任務。所謂上演性的標準也只是感情統一，動作來去有根，設備不太難等等。

三、觸及各方面：我們所搜羅的刊物並不多，戲劇方面的材料也比例地更少。但是我們還希望把抗戰一年來的各方動態，前線，後方，游擊隊，傷兵，難民，智識分子，小市民，大老闆……在戲劇方面都能有個縮影，自然結果並不滿意。那些太重複的，却就因此割愛了。

一年了。從歷史轉捩的觀點說，不算長。但是就一個原是鬆懈散漫的民族，走上緊張勤奮的路這一點看來，可也不算短。是值得紀念的。它的意義在於檢討過去，警惕未來。我在編完校後，也就不免有點小小的感想：題材越來越窄，處理的方法越來越雷同；飛機，大炮，機關槍的聲音和作用，固然永遠不會兩樣，但反抗者（廣義的）對它們的反應却是絕不會相同。這對於許多作者，已經參加到實際鬥爭生活中去的，並不是一件難事，把我們看見的寫下來，已經就了不得。其次是量的方面，也不算太多。我所搜集到的看到全文和只見其篇目的一共是獨幕劇六十幾篇，多幕劇三四篇。當然，限於交通與見聞，總數一定不限於此，但出入也不會太大。這在全國抗戰，文化入已經大部動員出去的局面下，不能不說是少些。但願到明年八一三的時候，能有一百三十幾篇獨幕劇，跟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一齊來到上海。那時我們出「第二年」。

石靈誌二十七年九月八日

詩

歌

蘆溝橋

蘆溝橋——

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也是我們的墓地。

保衛蘆溝橋！

寧死埋於此，但不能退後一寸！
以鐵和血來保衛蘆溝橋！
寧死埋於此，但不能退後一寸！

蘆溝橋——

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也是我們的墓地。

保衛蘆溝橋！

只有衝向前去，纔能叫敵人沒有機會衝過來！

鄭振鐸

以鐵和血來保衛蘆溝橋！

只有衝向前去，纔能叫敵人沒有機會衝過來！

蘆溝橋——

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也是我們的墓地。

保衛蘆溝橋！

給敵人以最重的打擊，永不使他們的足跡踏上蘆溝橋！

以鐵和血來保衛蘆溝橋！

給敵人以最重的打擊，永不使他們的足跡踏上蘆溝橋！

溝橋半步！

蘆溝橋——

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也是我們的墓地。

保衛蘆溝橋！

民族的命運繫在我們的槍桿上，存或亡在此一舉！
以鐵和血來保衛蘆溝橋！

回擊

祇有回擊，

祇有重重的回擊，

纔能叫侵略者徘徊却顧，

纔能使侵略者倉黃止步！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我們的忍耐已經太久了，

民族的命運繫在我們的槍桿上，存或亡在此一舉！

〔合唱〕

保衛蘆溝橋，

保衛蘆溝橋！

寧死埋於此，但不退後一步！

民族的命運繫在我們的槍桿上，存或亡在此一舉！

鄭振鐸

無辜者的血已經流得太多了，

回擊！

重重的回擊！

祇有戰士的血，

祇有戰士的槍和刀，

纔能擋住了侵略者的前進，

纔能阻止了侵略者的無窮的貪慾和野心。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無窮盡的戰士們山岳似的站在那裏，

山岳似的站着等待出擊的命令，

回擊！

重重的回擊！

苟安的和平是一條死路，

忍辱的退讓是一種罪惡。

起來，黃帝的子孫們！

起來，黃帝的子孫們！

讓我們爲着打擊敵人，

一齊伸出堅強的臂膀！

以鐵來回答鐵的呼嘯，

以血來回答血的渴望。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抗戰纔是一條活路，也是給侵略者一個最好的道

德的教訓，

爲中國，也爲世界的和平。

回擊！

重重的回擊！

(戰號)

任鈞

在悠長而灰黯的空月裏，

在敵人的鐵蹄和屠刀下面：

我們的赤血染紅了太平洋，

我們的熱淚灑滿了

松花江，黃河，揚子江……

我們失去了父母兄弟和姊妹……

還失去了半壁河山——

三千萬同胞的家鄉！

在悠長而灰黯的空月裏，

在敵人的鐵蹄和屠刀下面：

我們曾經一再容忍——

帶着無限的屈辱和憤怒，

帶着滿身的血污和創傷……

可是，恥辱的退讓

却使得敵人的氣餒更加伸張；

廣大，肥沃的土地

也使得侵略者的胃口越發強旺；

於是，我們的血流得更多！

我們的國土也更無限制地淪亡！

如今，六年來的歷史

已經替敵人描出了赤裸裸的猙獰相；

全面抗戰的砲火

一聲聲傳出了全國大眾的熱望。

是光明還是黑暗？

是復興還是滅亡？——

這重任擺在每個同胞的肩上！

起來，黃帝的子孫們！

讓我們爲着民族的生存，

一齊踏上決戰的疆場！

全民族總動員

穆木天

兄弟們，大地上已經震響了民族抗戰的號角，

現在到了我們總動員的時候，

你們聽，敵人的軍馬在啼，

敵人的大砲，在那裏轟擊，

天空上，在翱翔着敵人的飛機，

大地上，已經灑滿了被屠殺的民衆的血跡，

現在，沒有地方，讓我們去苟安逃避，

是退讓還是抵抗，是生還是死！

弟兄們，大家要武裝起來，

我們要保衛我們的上海，

托起我們的槍刀，向強盜衝去，

我們要使黃浦江成爲敵人的血海！

兄弟們，大地上已經沸騰了全面抗戰的熱情，

現在到了我們總決戰的時候，

你們看，天津已成爲焦土，

敵人飛機正在全國轟炸，

在南口，正咆哮着敵人的大砲，

大地上，已布滿了被屠殺的民衆的尸骸，

現在哪有什麼時間讓我們去忍受喘氣，

現在到了時候，要抵抗到底！

弟兄們，大家要武裝起來，

我們要固守我們的華北，

甩起我的手榴彈，向敵人衝去，

我們要使渤海灣成爲敵人的血海！

兄弟們，大地上已經燃燒起中華民族的憤怒，
現在正是我們大翻身的時候，
你們看，農工們，都在武裝，
農村和都市，都在磨槍刀，
在東北，義勇軍正向我們號召，
大地上，今後要充滿被壓迫的民族的咆哮，

上海戰歌

誰曾憂怖這江頭迷湯的毀滅？
誰還擔心爲了這地方的「元宵夜夜」
在敵人的血雨中我們須努力求活，
求活，——奮聲，高呼，東，西，南，北，我們的國魂速歸來

些！

看一羣送獄被謫弄在囚人的雙手；

現在要收復東，北直搗強盜老巢，
怒吼罷中國，現在是時候已到！
弟兄們，大家要武裝起來，
我們要收復我們的東北，
開起我們的大砲向強盜衝去，
我們要使鴨綠江成爲敵人的血海。

(立報)

王統照

看片片烽火掩沒了晴空的白晝；
看裸體苦兒撫着創傷，躺在街頭；
看一朵白雲迸落下炸成幾道紅流！
關土，開鑿，送多少青年到江邊血葬，
「磨礮」「征服」只憑着無靈魂的軍閥幻想。
他們也有寡婦，孤兒，流離，苦痛，平民的災殃；

爲什麼呢？——這正是血污歷史的一疊迷帳！
現在，——「表裏山河」却便利了敵人的車馬，舟楫。

現在——重重鐵索還盡力地把我們綑縛，
縱然塗滅了記憶的顏色，把過去的事件忘却，
現在——你是否忍得下這當前的恥辱低首苟活！

春江夜夜笙歌好，

我翱翔在天空

飛機師之歌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風驟雨裏上下翱翔。

秋江上月明高，

來一陣驚風掀起滔天血潮，
笙歌，明月都化作飛彈，流硝，
幾百萬的居民，橫心同笑：

爲結算歷久的血債，我們
忍着着債報，忍着着債報！

享樂與幽閒再不在大家的心中種下根苗。

這時代的「嚴肅」，你與我都應一例嘗到，
聽——不是嗎？大江南北也一例有敵騎的呼嘯！

鄭振鐸

我穿過烏黑的雲塊，
我的避風鏡爲天雨所濛。

我要翱翔在敵人砲火的上空，
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

洗刷了挨打不還手的折磨，
爲「一二八」慘死在炸彈下的無辜者報仇。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風驟雨裏上下翱翔。

我穿過聯聯拍拍的高射砲的網層，

那銳利的彈尖只在我機的前後左右飛過。

我直飛向敵人砲火的上空，

我對準了那砲火最密的絞纏的中心。

鬆下了轟炸彈的機鈕，

然後，向重雲裏箭似的飛去；

一聲轟隆的爆裂，

濃烟直向高空衝起。

這一個五百磅的重彈的打擊，
够他們么魔們受的！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風驟雨裏上下翱翔。

飛起來便不想無功而回，

以身許國是我們個個空軍戰士的誓言。

鬆下轟炸彈的機鈕，

給敵人致命的打擊。

我翱翔在敵人陣地的天空，

用機槍向敵人掃射着。

星星火舌似的槍火，

掃倒了的敵地上的么魔。

洗刷了挨打不還手的折磨，

也有這一天爲「一二八」慘死的無辜者報仇！

(戰號)

敬禮

胡風

——祝中蘇不侵犯條約

似閃電

這個消息

射過了

飛血的南口，吳淞，羅店……

射過了

被踐辱的平津，東北……

射過了

被囚的琉球，台灣，高麗，

似閃電

那露着牙排

掛着指揮刀

帽子上嵌着太陽章的

在漫畫上看够了的

殺人喝血的東方大盜

好像在我底面前，

戰慄！

向南京

我致送一個敬禮！

向莫斯科

我致送一個敬禮！

你兩個戰鬪底心臟呵，

睽離了十年的日子

又兄弟似地呼應着

跳躍於亞細亞大陸底狂風中

要在人類解放的歷史上
創造又一個偉大的時期了。

十年的日子——

第一個五年

第二個五年

你建設的蘇維埃聯邦呵

你底土地

你底工廠

你底天空

你底北極地帶底冰塊

競開着生物底花朵

機械底花朵

新人類底花朵

在這個朽腐的地球上

連你底不會說話的

生物和機械

也閃電似地敏感

對強暴者怒視

向被壓迫的人們招手而狂呼。

十年——

五·三

九·一八

一·二八

一二·九……

這一連串日子

黑暗的日子

羞辱的日子

虐殺的日子

但也正是憤怒了

成長了

在血泊裏團結起來

向着一個偉大的目標

(打倒××帝國主義)

開始了神聖的進軍的日子，
你神聖的日子呵，

在這個被辱的土地上
奔馳號招的兒女們

正在用鮮紅的血液
遍寫着——

山海咆哮的

反抗底歌譜……

南京

莫斯科

——你兩個戰鬥底心臟呵

他們是五百個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向你們

我致一個最大的敬禮，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向你們作證；

爲了打碎野蠻的鎖鍊，

你們認清了

誰是兄弟，

誰是仇敵！

未來的歷史向你們作證；

爲了征服這個黑暗時期，

你們認清了

誰是兄弟，

誰是仇敵！

斬以

鋼鐵的頭顱，鐵澆的身；

沒有畏縮，沒有退却，只有同樣的一顆赤血沸騰的心。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也不落後，爬出了壕溝，躲避敵人的砲火在地上滾像風中葉，像急轉的車輪，那瘋了般的機關槍的掃射，也不能切斷他們的滾進。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扔過去手榴彈，在那轟的一聲裏解了多少個早死的兄弟們的仇恨，叫敵人張皇驚懼的呼喊，看敵人的血肉在硝煙中飛迸。「這邊合算點，我們就只該拚！」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隨着敵人的脚跟，他們向前奔，削，砍，雙手擎起閃光的利刃，敵人的頭顱在草上球樣地滾，像泉口，紅的血從頸上冒噴，渴血的大刀纏聊解饞吻。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還怕刺鐵絲的刺痛，誰還怕敵人戰壕的高深奔，奔越過一道防線，又一層敵人無用的敵人，像嚇破膽，震碎魂，纔看見他們的影子，就轉過身，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我們不能放手，我們得記住，這些年的仇，這些年的恨，

衝向敵人的巢穴衝進，
也把敵人的血肉身磨成粉；

我們要站在敵人的瞭望臺上高叫三聲。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像猛虎的口，大張着，那座門，
殘敗的敵人，消失了踪影

憑着血，憑着氣，憑着大無畏的勇敢
誰還想那門裏，有埋藏，有伏兵！

「我們不饒過他們，殺，殺，衝！」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沒有一個敵人，只聽見銜鏈的聲音，
待回首望，那鐵門早已關緊。

「天，怎樣辦！——」接着響起來
連珠的機關槍，噴吐着子彈，
成排地倒下，憤怒的呻吟。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不要管我弟兄，跟他們幹，
就是死，也得賠上他們的人。

打一個賺一個，來，來，你拿我當防禦，
我是完了，再中十個子彈不過死路一條。

我們不求生，也不怕死，只有拚！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血在濺，血在流，血如泉湧；

在血的歷史裏這一筆更深更濃，
好男兒，誰惜命，爲了我們的國家。

來培植，來灌溉那朵自由的花，
用肉身築成了堅固的堡壘；

保住我們的國旗在空中翻飛。

看夕陽燒紅了半邊天，

那晚霞，比不上鮮血的燦爛。
從此那五百個，五百個人，
就化成了五百個，五百個

并山岳矗立，與天地永存，
到死不屈勇敢的英魂！

一九三七，九，二八（烽火）

給死者

巴金

我們再沒有眼淚爲你們流，
只有全量的赤血能洗盡我們的悔與羞；
我們更沒有權利侮辱死者的光榮，
只有我們還須忍受更大的慘痛和苦辛。

烈火燒毀年青的生命，
鐵騎踏碎和平的田莊，
血腥的風掃蕩繁榮的城市，
留下——死，靜寂和淒涼。

我們會誇耀爲自由的人，
我們會修說勇敢與犧牲，
我們整日在危崖上酣睡，
一排槍，一片火，毀滅了我們的夢景。

我們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淚，
在屈辱裏尋求片刻的安寧。
六年前的屍骸在荒塋裏腐爛了，
一排槍，一片火，又帶走無數新的生命。

「正義」淪亡在槍刺下，

「自由」被踐踏如一張廢紙，

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安排慶功宴，

無辜者的赤血喊叫着「復仇」。

是你們勇敢地從黑暗中叫出反抗的呼聲，

是你們灑着血冒着敵人的槍彈前進：

「前進呵，我寧願在戰場作無頭的厲鬼，

不要做一個屈辱的奴隸而偷生！」

我們不再把眼淚和嘆息帶到你們的墓前，

我們要用血和肉來響應你們的吶喊，

你們，勇敢的戰死者，靜靜地安息罷，

等我們把最後一滴血灑在中國的平原。

伙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王統照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人的肉，人的筋骨，和人的臟腑……

從稻田裏，葦灘裏，北方平原與山谷，

散布開迷人的芬芳，衝過長空。

你瞧，皎白的秋星點紅了眼睛，

你聽，槍砲瘋狂了做喝血的夢！

這深夜再容不得你假作矇矓，

多輕，多細，一隻蚤也叫出他的冤痛。

不是蕭瑟，不是淒清，吹來這陣腥風，

自然，你聞到傷兵的慘叫，女人哀泣，

但這不會搖動了勇敢者壯氣，

他要聽，要得到，腥風中的言語！

「吹來，吹來，越過血流的河溝。火窟，吹來，吹來，我們到處踏平魔鬼的腳迹。那高峯，夾道，掩沒了樹葉的高音低嘯，火彈，巨響，——空中的鋼鐵相合併舞。夜，她在黑暗的翼下裸出身體，我們把正義的喊聲到處傳布。

我們也伸出雙手會被魔鬼的血污。感謝！那一片黃水的江空，月明，她的光輝，遠遠的，亮亮的，送我們飛行。有我們的使命，也有她的光明見證！我們，快快去將冤憤，激怒，熱情，散播到城市，鄉村，每個人的心中。

「四千年故國自有她永恒的生命，彎曲黃河，肥沃的揚子，多少山河，多少物產，與過去歷史上的英雄。

在土地上，他們先人曾有過鮮明的印迹，在風雨中，他們會不停止他們的行程。由北來，地方與印迹沒逃過我們的眼睛，現在，勇敢的到處喊出大戰的怒聲！

中國，——這多動人的名字又重新跳躍了，他們迅速地，鮮明地，衝動世界人的心胸！不怕魔鬼的播弄，不管辛苦的飛行，

我們為這兩個字——中國——有我們的使命！你能憎恨麼，雖然我們是一陣腥風。」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你更應該牢記着他分送的言語！中國——為這兩個字，從今以後，你不會迷失了你的路途；你更不會不認識腥風來處，魔鬼的很毒！時代的引誘，能讓你我在夢裏，安度？刀光，火影，那一條條的死屍，

爲中國，他們不再怕刀火的威逼；
爲中國，他們永笑的靈魂心安意足！
他們領受腥風的使命，在生與死的

徐家匯所見

王統照

關口，爲中國插下了血紅的旗幟。
夥伴，你聞到腥風，也認明旗上的二字！

生前多少磨難還賸不下一次平安的死！

一行列的白衣人，他們低念着神怪的頌詩。

這窄街小門擠滿淒涼的男女，

冷颼颼，每個眼光向蒼空注視。

餓狗尾巴拖着掘地窟的鬚土，

軟黃的一道溝還攪上血跡。

清峭的秋風

勁打着他們的薄衣，

上面十字架

寂寞中吐一聲歎息！

小道嵌入碎石子的巧樣圖案，

尖樓上異國的三色旗迎風高懸。

我們的壯士在那一面橫着槍尖。

一道濁流密浮着臥屍樣的木船。

一車白米，一車柴炭，一車車的香烟，

雙汽輪也塗上了黃泥的醜面。

前去，前去，他們勇敢地繞過郊園，

「你猜格些末事，是勿是開往前綫！」

送葬人的身影被大教堂的鐵門吞入，

默默地跪倒壓住了抽咽的聲音。

「多慘呀，交關，一家人損死了三口，

紅十字醫院裏還餘下沒了眼的孩子！

正是鄉下裏吃夜飯的辰光，

偏偏東洋飛機落蛋格末希奇！

一灣血水，大火連燒了隔壁，

巧勿巧，那家老太婆還做着冷衣，

一塊熱鐵打碎勒伊拉的頭顱，

一俺俺白髮，血黏住阿拉家的竹籬！」

兒啊，娘給你報仇

王亞平

大十字架似蒙上一張暗紙，

西風掠水上掀起一層暗綠。

幾聲炸炮在高空騰起，

多少寒蟲蕩荒原中低泣！

一羣白衣人重向小巷中隱沒，

推開雲層，月亮也含一臉慘悽。

看！一炷紅烟從東北方向上突冒，

今夜，也有我們的鐵鳥在江邊襲擊！

(烽火)

十月三日午後，敵人飛機來嘉興轟炸，除車輛

房屋被炸燬，二十餘人死傷外，一小女孩亦被炸死，

腦漿迸流，腿掛樹梢，其狀至慘，因作此詩。

小姑娘你死了

你的血染紅路軌，

染紅了秋草，

你的腦漿迸流了，
你的腿掛上樹梢。
一分鐘前，你還跳躍，奔跑，
臉上湧起天真的微笑。
你想去學校？
你背起黃色的書包，
小伙伴都在等你，
你心裏充滿了快樂。
此時，你永遠地倒下了！
你不懂得敵人的無恥，

人類進化的驛程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我們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已經畫到了二十六個雙十。

你不懂得敵人的殘暴，
你更不曉得敵人
會把你也當做轟炸的目標！
你祇記得太陽發紅的時候，
迎接着你的媽媽，親切的
招呼：「你回來了！實實！」
——這聲音今天要變成憤激的哀號，
「兒啊！娘給你報仇！
誓把殺你的鬼子趕跑！」

(救亡日報)

郭沫若

我們的積極前進只有永遠地加增。
我們只要積極奮勉，永遠前進，
我們的國族決不會受異族的憑陵。

今年的今日我們正發動着神聖的抗敵戰爭，
明年或後年的今日必已把倭寇蕩平。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這約束，我可以用血液和生命來保證。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從今天起我們要加緊檢閱自己的行徑。

我們全國上下，是否真正地一德一心！

在下的，是否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熱誠，

在上的，是否大公無私不怕我們老百姓？

我們的軍事是否已經部署得嚴整公平，

我們的政治是否已經和軍事行動扣緊？

這是為我們全國族爭生死亡的事情，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精誠團結的神聖誓約要虔誠地稟遵。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漢奸遍地使我們前敵將士寒心。

但這樣漢奸之多正是一個教訓，

是說制裁漢奸的民主機掃蕩無存，

工農生活的最低保障化為泡影。

聰明的資產家們也委實過於聰明，

乘着抗戰的開始便窖藏資本，

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人過問。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誠懇地希望着大開民衆解放之門。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眼淚已經蒙着了我自己的眼睛）

我們固須得少樹仇敵，多求友人，

然而友人之中也自有親疏的階等。

五萬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泛交，

抵不過一個同生共患難的知心。

這樣金石之交我們是否已經諦訂？

我們不好太愛脂粉，只想做八面美人。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的國交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精神。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们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要把一切猜疑，欺詐，萎靡，逡巡，

血的洗禮

二十三日上午八時，在開北西寶興路倫敦路口給投下炸彈炸傷，彈片從左額穿入，打碎上額而震落了五六個牙齒。但意識明晰，不過微暈罷了。
匍匐的「消耗戰」

發展

如斑爛牆上摸索的蜘蛛，

怕死，愛錢的惡德，私心，通同付諸灰燼。
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國族是有永遠的生命，
億萬斯年，我們要求永遠畫十字進行。
我們要保衛祖國並保衛世界的和平，
我們要光明磊落地站在文化的前頭導引。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要使這個紀念成爲人類進化的驛程。

(敦七日報)

S.
M.

街道上流動着灰黑的夜晚，
又換了個黃色的白天……
總不過是重砲哮喘的狂瀾
與鐵鳥毀滅的下蛋，

我却老是這樣說呢——不改的「平安」
帶一點難言的低歎，

與怕見故人的羞慚。

那第一步哨兵是否危險？

我嗅着一大片帶土的硝烟。

這責任考慮使我放下了平安向前！

向前！

我的血衝上了臉。

如棉花織徹底燒燄

扭彎

迴旋

但意識着正打擊了我底左面！

於劇震的空間，

我却把我底生命從侵略者奪轉。

(那末，剩下那四萬萬五千萬)

血啊，流如巖頭的春潤，

紅鮮

如十月的芙蓉盛開人前。

我想到了國旗上的四分之三；

更想到了那一色如火的一面；

(原來都是這樣的血所灌溉的田啊)

血的洗禮啊也洗盡了我底難堪，

罪行

這是開始呢還是完結？

傷不了我底意識

——又何嘗消滅了我這反抗的能力？

我將更忍耐地(談不到勇敢)

把這艱難的長路走畢，

到那最後的一滴血。

而末日的審判說：

以牙還牙啊以血償血！

廿六，十二，十四，於三教護國院。

(烽火)

苗兵頌

方之中

苗兵出自我國西南各省的苗族，此次參加瀾戰，身勇異常。

中華是我們的祖國，雲貴是我們的家鄉，

苗兵強，
苗兵強，

個個民族要平等，
要與鬼子刀對槍。

苗兵的威風不可當，
左手的盾牌硬又硬，
右手的刀兒長又長，
不怕槍炮和炸彈，
要把鬼子一掃光。

苗兵強，
苗兵強，

苗兵生長在南方，
鬼子瘦來苗兵壯，
鬼子矮來苗兵長，
鬼子一見嚇破胆，
好似鬼神跳下凡。

苗兵強，
苗兵強，

苗兵的心內有主張：

(衝鋒周刊)

勇敢的軍隊

關露

記得從前讀過一本小說，

名叫作「十九個」。

那是寫一隊爭自由的

俄羅斯的革命軍，

爲着解放和自由，

他們受着凍餓，越着山嶺

去打他們的敵人——

那勇猛的哥薩克軍。

「十九個」他們只有十九個

去抵當那

千千萬萬的敵人。

最後，他們受了犧牲，

然而，最後，他們同陣綫的隊伍

得了勝利，

得了自由，得了人類史上

永久的光榮！

現在，在上海戰爭裏，

跟「十九個」一樣，

我們有了「八百人」。

八百人，你們是中華民族的革命軍。

你們像俄羅斯的「十九個」一樣，

堅守着戰陣。

勇敢的隊伍，

我們雖只有八百人

但全個求解放的民族

不會使你們孤零，
爲着民族的生存，
誰也要奮起，
作你們的後盾。

八百人，

俄羅斯有「十九個」

我們有八百人。

你們也像十九個一樣地勇敢，

八百勇士禮讚

我們，有南口雄關死戰的羅團，
我們，有寶山孤軍死戰的姚營，
我們，有忻口大拼命的郝夢齡，
而今，關北又有八百勇士

也和他們一樣光榮。
守着吧，勇敢地守着吧，
八百人。

爲自由的革命，

是要在勇敢的悲劇裏

取得光榮。

守着吧，勇敢地守着吧，

八百人，全民族的人民將要作你們的後盾！

林 林

在焦土的血戰中馳騁。

戰死喇，八百的勇士！

你們，不是田橫的五百壯士，

你們，不是項羽的八千弟子，
你們，是中華民族解放戰的英雄，
你們，是世界人類解放戰的英雄。

八百的勇士嘯，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七日的勇士嘯，
在火光中，在血光中，

你們全體已渲紅了光榮，

你們普照了同胞們團結的心，

你們普照了國際人士正義的心。

赤的霧，白的烟，

四行倉庫的高樓嘯，

光華燦爛的國旗，

隨風飄揚。

戰死嘯，八百的勇士！

這裏，已是最偉烈的史蹟，
這裏，已是最美麗的詩篇，
你們已記錄英勇的歷史，
你們已揮寫英雄的抒情詩。
記錄嘯，揮寫嘯，

以你們八百勇士的血，
八百勇士最後的熱血。

「餘一槍一彈，」

「剩一兵一卒，」

與國旗一起

與國土一起

堅守四次五次的攻擊。

戰死嘯，八百的勇士！

這六層樓的大廈嘯，

是你們民族解放戰士的英靈廟，

是你們人類解放戰士的紀念碑，
八百的勇士，

旗

喜悅的

戰鬪的旋風

(飄拂着祖國長空)

有如蕩着玫瑰的搖籃，

在苦難的田野上

在抽噎的層層上

在開着鈴蘭的籬園邊和牧場……

舞蹈

飛揚……

旗呵

你燃起幾千年的怒焰

你們是大中華魂的總結晶呀！

十月三十日(救亡日報)

白 曙

毀滅着瘋狂的

X X 法西斯蒂的壕塹。

向着

青色的天

綠色的野原

燃燒着

拓展到廣漠無邊，

維蘇威火山的血舌一樣

舐着無痕的夜空

成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眼睛

投射光綫的標的了，

而人民像原人之對於最初的火似地

以單純的笑仰向你

仰向你——

理性的

爭自由的旗！

騰躍的

光榮的信號呵！

和着戰歌一起

我們奔向你

馳過紅霧

馳過鐵雨

馳過刀光閃閃的暴風……

像不可壓抑的山洪

奔向了你。

驕傲地

你飛揚吧！

我們燒着心臟高舉着你

流着悲憤的淚高舉着你，

在被凌辱的土地上

在敵人失利的頸上

你美麗的神聖的紅綢

你夢一樣自由的天日呀

好像大紅鳥絨

顫舞起來了，

致禮你

我敬愛的旗！

五台游擊區的射擊手

劉 荒

你滿臉落魄鬚，

額上的青筋像蚯蚓，

被太陽蒸紅的皮膚，

遍羅着風雨的烙印。

我聞到你的脚跟的泥土香，

我知道你踏過了多少中國的土地，

我週身循環着農民的血液，

從古老的愚惑的，

神祕的傳說和故事中，

在麥場上，

在坡塘邊，

在濃蔭裏，

或者在夏夜的星空下，

我早溫熱了農民的喜怒哀樂，

所以，由你的臉龐——

翻開我塵封已久的記憶。

不用在哨崗上冥想，

緊握住你的毛瑟槍。

而今，那些過往的日子，

給黑色的血液模糊了。

從暴風中捲來強盜的烈火，

燒毀了莊園，

燒焦，燒禿了太行山，

你的幼兒呻吟在敵人的槍刺尖。

妻子在獸的喘息下呼喊，

老母的白骨仍守住額垣。

讓天也坍塌吧，或讓星也震抖；

和這一塊封建的黃土一同驚醒。

執着火炬，

奔馳在原野，

擺動鐵鏟，揚起鐵的呼吸。

你一定看見過豺狼伏地長嗥，

這無恥荒淫的嗚叫，

農民的血在你胸內焚燒……
復仇呵，突擊，突擊，

趁着星月無光

大地如夢的黑夜。

一九三八在延安。（新華日報）

我們底管理員朱文三

田間

——朱文三同志，河南人，爲二萬五千里
長征草原英雄之一個。年已五十餘，日前
返里，因告別而寫此詩。
一九三八，四，一三，附誌。

他，
在草原上，
活過——
十年。

那紅眼睛，
曾經過草原，
沾染着，
內戰的
歷史的
血跡。

今天，
神聖的烟火，
照紅着祖國，
朱文三他又拿起手槍，牽着老馬，
走過冰雪和風砂……

朱文三，

朱文三，

「永遠不能忘記，

游擊隊

每個人的心底密結着自由的種子！

每個人都高唱鬥爭——這勇敢的先鋒。

我們不是戰神底馬，更不是他底奴隸；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爲人世創造和平。

我們鬥爭着踏過一重山又一重山，

在茂密的樹林裏，巍峨的峯巒上……

或是山林的荒草之野，亂石之谷，

他看見的

中國底災難。……」（朱文三語）

（文藝障地）

亞丁

我們猛烈的突擊，我們殲滅敵兵。

我們鬪爭着渡過一道水又一道水，

在一望無際的流沙，河堤畔……

或是淤泥的河套，深淺的水中，

我們突起肉搏，奪取敵人的輜重。

在黝黑的深遠的夜，我們奔跑，

在貪懶的冰霜的黎明，我們匍匐前行。

或是猛烈的暴風雨之中，

我們機警地偷襲敵營。

我們到處全有敵人，我們突擊，

我們到處全有同志，互相協行。

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他底奴僕：

我們的同志是弱小民族的人們！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爲人世創造和平，

我們的戰士是鋼鐵的身軀，個個堅強。

我們不怕失敗——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

我們沒有動搖，不怕道路是怎樣難行。

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支槍，幾粒子彈……

雖是窮苦，但不怕敵人的軍器叢叢。

我們從南到北，從西到東，

我們勇敢地游擊，在廣大的山河與田莊。

地獄裏不開出鮮豔的花，我們永久鬪爭，

人世上不散滿自由，我們永不息停。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爲人世創造和平，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自由的先鋒。

(救亡日報)

中國，我們的娘！

艾蕪

中國，我們的娘！

抬起頭來，拍拍胸膛。

讓全世界，好生望望。

告訴他們！

「今日的支那，已不是先前一樣！」

因為你四萬五千萬的兒女，

已經團結起來，堅如銅牆！

中國，我們的娘！

抬起頭來，拍拍胸膛，

讓全世界，好生望望，

告訴他們！

「今日的支那，已不是先前一樣！」

因為你四萬五千萬的兒女，

已經對着敵人，勇敢抵抗！

（救亡日報）

中國的春天

錫 金

看啊，穿過了冰雪的寒冷，

突出了潮濕和陰暗，

中國又到了春天！

枯黃的大地，

漸漸地漸漸地變成一片嫩綠的草原；

解凍了的江河，水流

更成天發出興奮的瑯瑯的聲響；

層層連綿的山嶺，

春天的風一陣陣地吹來了，

映在陽光裏的是一張張希望的笑臉。

憂傷的國度裏，

人們的憂傷的日子並沒有終結，

踏過了屈辱和忍耐的路，

在含着淚的眼睛裏，

閃亮出了跳動的復仇的火簇。

騷動着的村莊，

人們揀起了土槍，

端整了鋤頭，

把鐮刀也磨亮了，

抖擻一下肩膀，

瞪着眼，橫着心等待，

那一步步步步接近來的，

炮火的硝烟。

中國又到了春天啊！

讓我們四面八方跳出來的新的戰士，

快意地發出他們準確的子彈，

射殺兇橫的侵略者在面前。

讓田野裏我們的農夫吆喝的牛兒

翻起一塊塊堅硬的泥土，

埋下我們的一粒粒穀種。

讓我們從傾到了的瓦礫堆裏，

爬出來，站直，

再揮動我們的粗壯的手。

讓汽笛洪亮地從別地方叫起來，

機器在陽光的窗戶裏更快地轉動，

高烟囱裏吐出更重的濃烟。

讓停頓着的起來奔跑。

讓憂傷的嘆息變為快意的笑。

讓哀哭改做呼號。

讓我們抬起頭來看。

春天的風一陣陣地吹起來！

再不見往日的春天的平靜，

是火熱的殷紅的希望填滿了人的心；

清醒地人們迎着走近來的苦難，

用整個的生命來戰鬥；

也清醒地理會了，像是季節

世界也要來到一個鉅大的變。

毀滅，死亡，猛烈地來到，

堅強的戰鬥裏，

春天却透出來消息：

新的力量在成長起來，

新的希望在增添。

像是山峯在一點一點披上新的光輝的

像是乾涸的河床一點一點在漲滿着的

像是枝頭的嫩芽一點一點在萌發着的

是光明勝利真理，

以及我們的新的平和的日子，

也一點一點在顯現。

呵，中國的春天！

(文藝障地)

春 天

這是戰爭底第一個春天，

春風吹亂我底頭髮，

我追馳着家鄉春花底美豔。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我深深記得。

洪 澗

家鄉有桃花，

像鮮血那麼嬌豔，

皎白的李花，

比白雪更要純潔。

當家鄉底冰雪溶化了的時候，

我總讓柳葉捉弄我底面顏，

獨自徘徊在湖邊林間，

追求那青春的嬌豔，

和崇高的純潔，

家鄉破碎了，

那美麗可愛的田園，

繼續蒙受着不潔的凌辱，

我却披着羞慚的黑紗，

流亡於他鄉底夜月之下，

家鄉底現實的春花，

如今竟成逝去的夢幻，

我在無盡地留戀，

無盡地憶念。

我想這個春到了人開，

那被凌辱的土地，

被凌辱的田舍，被凌辱的牲畜，

該也嘗到春底溫暖吧！

春光就彷彿一把天火，

挑動被凌辱的兒女底野性，

要收復我們底家鄉，

家鄉底兒女們，

把生命放在戰鬪底節奏裏。

復仇的心苗無邊生起，

無數不知名的小草，

在春天無聲息地長滿了大地。

我愛我底家鄉的，

家鄉有可愛的春花，

我想回去，

我要一匹高大的白馬，

有家鄉底李花底純潔。

再要一桿長槍，

那槍口會吐出復仇的歌唱。

去到那湖邊林間，

讓柳葉密密護住我身體，

等星辰在天空向我閃眼，

戰兒行

家鄉底月亮灑在我臉，

我血濺了我的白馬，

染紅了那塊羞慚的紗，

漫天漫野，

映紅了的春三月底杜鵑呵！

家鄉底桃花更顯她底嬌豔，

我將和她長在，

在這戰爭底第一個春天。

(戰地)

蘆焚

侵略來了，兄弟們

保衛我們的——

疆土

田園

家屋

肩起我們的槍

去爲自由而死

假如我們的槍刺是

一道籬牆，那就應當

將敵人驅逐範籬之外

侵略來了，兄弟們

保衛我們的——

家屋

田園

疆土

跨上我們的馬

去爲要活而死

假如有人——兄弟們——

台兒莊

台兒莊呵，

你本是運河岸邊

阻住我們的進路就在那裏

爲他們掘下墳墓

奔出去，兄弟們，奔向——

莽原

大漠

假如你覺得渴又熱

那就喝盡河裏的水

草上的宿露

爲着要活，自由，和平

在那裏流盡我們的血。

白晷

一個村鎮，

在長久的世代

你悲哀地睜視着

夕照下紺碧的河水

慢慢流過了牆根，

也聽着季風

在陰鬱的野林

在微山湖畔的蘆叢中

像肺病患者般地呻吟……

星夜裏

更會聽到一聲簫簌

嘯聚了一羣

裹着黑頭巾的好漢，

奔馳於山澤之上

而去劫掠

那獨步的旅人

或富厚的行商。

台兒莊呵！

你是強盜兄弟之窟，

也是古代英雄躍馬之場，

就在七百年前

我們的祖先

也會經拿起冷閃閃的

板斧長槍，

在那毒色的田野

殺退過強悍的金兵。

如今，

當四月哭泣的黎明前，

你台兒莊！

從冰硬的地壳上

咆哮着站起來

像斯巴達的雄獅一樣，

使得靜靜的運河

捲起排山的風暴和巨浪，

啊，台兒莊，

你以大地母親的慈祥

養育着忠心於你的地之子，

在今天

英勇地都走向你

用染着灰塵的鋼臂，

來搏碎敵人鐵的重圍。

台兒莊啊，

你中國的坦寧堡！

這是我們的

——給空軍戰士們

當你們所駕駛的飛機，

排成隊

在太陽光下

在刺眼的藍色的天空中，

迅速地經過了

祖國的無數城市和村莊

爲你

我們喊啞了嗓子，

爲你

我們以聖賽巴斯奇奧

殉教的精神

同着你祖國的土地

一同生也一同死。

廿七，四，三二（一殷）

艾青

向遠方飛行時，

你們可曾看見

成千成萬的民衆

仰着他們的頭

在祝頌你們的平安？

當馬達的響聲

劃過了晴空，

飛機的翅膀

閃着白光

載負了

祖國的勝利的願望

向遠方飛行時，

你們可曾知道

成千成萬的民衆

站在離你們千丈遠的下面

張着他們的嘴

從心底迸出了歡呼：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聽呵

空中的戰士，

他們用這話語

簡單的純樸的話語，

向千丈高的你們

遙致他們的

無比的愛心

和至高的敬意

「這是我們的」

聽呵

空中的戰士，

當你飛翔在敵人的防綫上時

當你在作戰時，

請不要忘去

這來自萬衆的摯愛你們的心裏的話語，

這來自廣大的祖國的

痛苦的土地的深處的話語！

四月二十九日我空軍出動時。武漢。

頌徐州

莊 湧

徐州，你中國的凡爾登，

連防山頭

用炮火

叱止敵人的進攻；

不准他過去（Not Has He Pass）呀！

讓機關槍

對準他們演說吧——

「向後轉，

回老家，

三島的櫻花盛開啦！」

徐州，你是一條鋼鐵的撐牙棒，

撐得猛虎淚眼向上；

北上者

廝守着淮河待它乾枯，

南下的

十萬精甲送進了

「小諸葛」的「八陣圖。」

不要咬牙切齒呵，

梅津先生，

慢慢的「切磋琢磨」吧！

在中國

會流傳着鐵杵磨成針的故事。

徐州，你中原的咽喉，

放開嗓子呵，

誰要扼住你

你就咬斷他的手，

敵人的手爪會撕食了千萬人的血肉，

你如今當爲千萬個死者作復仇的怒吼：

用敵人的頭填滿炮坑，

用敵人的血肥我田隴，

讓加藤少佐們的骨灰

在你的天空隨風飄散罷！

徐州，你英勇而年青，

你的名字表示「戰鬪」，

你製作一串磊落的詩句，

你縱筆揮成壯麗的油畫，

九萬萬隻眼睛

向你閃着

希望的光，

你不能退縮的活，

你不能卑污的死——

徐州，

在祖國的最前線，

你英勇的站住罷，

要不然，

爲了再生

你就英勇的死去！

五，七，邳城血戰時（七月）

撤退

沉君

這個消息立時傳遍了軍中。

每個人的心都齧蝕着憤怒和沈痛。

「立刻撤向新陣地，」
這是主帥的命令。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渡過一條河流又是一條河流，
越過一重山嶺又是一重山嶺。

四次送着日落。
四次迎着日升。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聚集處似一團火，
散開時如一天星。

要提防地下的地雷，電網，
更不敢疎忽天上窺人的飢鷹，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槍枝是他們的生命，
重砲還比性命更重，

手挽着砲車像挽着垂老的雙親，
背負着彈箱像負着病倒的良朋。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在祖國的懷抱裏原不分兵士和百姓。

有麥場上流汗的戰士，
有軍營中工作的村童，

有報告敵情的少婦和指引道路的老翁。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鬚髮蒼白的老人，年輕的母親和孩嬰，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到處追隨着那羣
聽不見嘆息或喧囂，
勇的弟兄。

在領袖的指揮下勇敢，規律的隨行。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別了沂州，

十二列車

——平漢路上迎受傷壯士

在茫茫的南中國的黑夜裏，

長江洶湧着萬片波浪

像一個巨人嘶嘯於朔野，

像原始的天河崩裂

叢林中呼嘯着的野獸，

江邊滾有一星漁火，

別了郟城，

腳踏到新的陣地，

繼續作新的鬥爭。

他們的熱血似怒馬般奔騰，

他們的行動似山嶽般鎮定。

鄒荻帆

在南中國茫茫的黑夜裏，

是奔走着粗礪的砂石！

在這黑暗將滲透到核心的時候，

十二列車斷腿的，斷膀的，

胸口裹着創痕的壯士，

征衣上挂着風塵，挂着鮮血的榮章，
歸來了，從風沙的北方；
機車上一隻白茫茫的眼睛，
注視着憩息的南中國的土地。

十二列車歸來了，

有血有肉……鮮活的刺激，

壯士們的話語，

像一支彩筆

在我腦底鈎了一張不可磨滅的記憶

北方，你們匍匐在戰壕，

雨天的積水浸到你們的肚臍，

冷風向頭上壓下，

你們生長在今天貧困的國土，

飢餓，寒冷，陰雨，……

向你們襲擊，

然而自由，平等，燃燒着你們的心，

你們讓白天敵人的砲火過去，
夜間吞飽了糙米飯，
湧起新生的力量，
向滿天灑着紅雨。

北方的灰沙天

你們從山嶺突擊到一個山嶺，

你們看見鬼子蹣跚着山坳

揚起一團沙

你們向沙團射擊，

正像打靶場上瞄準那紅心的標的

你們持着鋼刀前進，

你們裹着一身的炸彈滾向敵營，

在你們身上

不管是自己的，敵人的血痕，

一點點有一點點的光榮。

逐大海的浪

你們捲湧着衝鋒前進，

受傷了……

你們說你們太殺少了敵人，

你們說衝鋒的時候都只穿着薄衣，

受傷了，火車送走你們，

你們的軍毯你們的大衣……

都丟到了你們的留守處，

你們說北方天氣冷

今年偏是多雨

你們坐着沒有掩蔽的火車，

雨點滴着創痕冷風凍凝了血，

你們只穿着薄衣。

你們說火車彎曲地爬上山嶺，

山上已是大雪紛紛，

雪落在你們的臉上，

雪落在你們的創痕上，

雪溶化在你們身上，

雪在你們創痕上凝固成堅硬的冰花，

於是你們活生生凍死了幾十個弟兄

然而你們沒有怨恨

你們說祖國現在是貧困的，

你們要爭取祖國將來的興盛。

你們歸來了，從風沙的北方，

機車上一隻白茫茫的眼睛

注視着南中國的土地

我知道自由，平等

將在你們的創痕處生長

自由，平等也將在祖國的各處新生，

因為你們的血會灌溉着祖國的土地，

你們的血會灌溉過自由平等的根苗，

且安息吧，受傷的弟兄們

你們看一條條鐵軌接向北方，
從你們身邊長嘯而奔過的無數列車

也正開向北方。
且安息吧，受傷的弟兄們，……

(文叢)

天柱山的爭奪

蔣必舞

猛烈的火鏡，

像饑涎的巨人，

抱住天柱山死啃。

天上，

鐵鳥像鷹隼

張翼急竄！

牆燄，堡壘，塹壕，

在火鏡中打着迴旋！

馬，牲口，響成塵粉。

最後——

山林哭喪着臉

憂鬱的土地斷了氣。

曠野裏

春雷般憤怒着

機械化瘋狂底咆哮，

長射砲的火舌

像虹光穿過天空
劃破了大地的面龐。

流彈多過災年的螟蝗，
流行症樣找着活人，
虎列拉在氣流中狂舞。

廿四小時底
地震

仍在繼續着，
海嘯——山崩；
殘酷的三部曲。

法西底殖民地的進行曲！

陣地毀了，
兄弟們仍沒有潰退，
血沸騰的激成逆流，

砲聲挾着橫悍的吶喊，
反衝鋒哪！

劇烈的爭奪戰，
血洗紅了天柱山。

山上，

死屍開着展覽，
野狗討厭了這豐筵。
鷹隼也謝絕參觀。

山巔

太陽徽的旗幟撕毀了，
抗×的大纛，
帶着光榮的靶痕，
在空中飛揚。
哨兵的刀光，

耀灼着一鈎寒月，
一切都安詳的睡去，

過武勝關

兄弟們甯音代替了砲聲，
準備下次的爭奪戰。

(文藝陣地)

一千重山，

一萬重山，

千萬重山巒

嵌着鐵的雙軌，

嵌着武勝關。

砲壘

雄踞在山頭

作偉大的沉默，

山脚下衛國的壯士

陣容無比的威嚴。

自從平漢鐵道

穿不過黃河對岸，

國人齊喊：

「保衛大武漢！」

天險不過是一道範籬，

救亡却須靠着人力，

羣衆鐵的血，

大家鋼的心，

一步一營壘，

我們去殲滅敵人。

臧克家

四月三日去前方車中

(自由中國)

武漢，我重見到你

臧克家

十年流光，
我揭過去
一張空白紙：
今天，
滿地烽烟，
我不重來見你。
不須登上黃鶴樓，
作人間的滄桑感，
不須對江上的浮雲
歎錫狗的變幻。
我重來，
不是爲了好風光：
暮春三月的江南天，

雜花生樹，
鶯飛草長。
在故都
我親眼看過蘆溝橋的烽火，
一千個危險的關口
我親身度過
到銅山，到西安，
流亡中
我看過了多少悲劇的扮演。
終於我穿上了戎裝，
參加了抗戰，
把微力作一個浪花
去推波助瀾。

武漢，

你中華新生的萌芽點，

辛亥革命，

北伐成功，

你的名字

永遠是光榮。

這次從前方來，

我懷着一個夢：

你比一九二七年

一定更雄健，

更偉大，

更興奮，

更年青

然而，再好的夢

也擱不起事實的一擊，

我傷心，我憤怒，

對着險前這一堆影子。

密擠的高樓

填滿了當年的空地，

柏油漆亮了石子路，

流線的汽車在上面疾馳，

從人們的臉上

我找不出緊張，

熙熙攘攘

一片太平的景象。

舞場的燈紅，

(前線上有戰士的血腥)

夜半的歌聲，

(前線上嘶殺着衝鋒)

酒樓茶社裏

熱烈，歡騰。

(遍地是救亡的熱情)

逐着色，

逐着聲，

逐着享樂的夢，

讓緋靡蝕食着有用的生命。

又有多少人，

把你的胸膛

暫作了避難的屏障，

烽火燃燒到近前，

他們會撇開你

去另尋世外的桃源。

武漢，

抖一抖身子站起來！

振去你身上的腐臭和頹靡，

島國的落櫻

火車爬過海島的山洞

那一陣冰冷的風

一九二七年的壯影

你該還清楚的記得。

高舉起你的手，

招起四萬萬大眾，

放開你的喉嚨，

喚起救亡的熱情，

大時代的洪流

已盪近了你，

起來，

給祖國再造一個新生！

(戰地)

滅雲遠

不能把飄落的櫻花

重吹放在櫻枝上，

也不能把渡過重洋

中國原野上的人

喚回到家鄉。

她望着落花的春野

打開了車窗，

看田野上老農

邁着淒苦的脚步

來往在地隔上

對着茫茫的稻田無心插秧

地隔上

農婦們指着西天的白雲

像告訴孩兒父親的音信

白雲壓着農婦們的心

像片片落櫻向心海下沉。

她拉下窗幔

不向病的春野瞭望

也不看空悶的車箱子

走着島國的路程

那麼長又那麼多山洞，

她臉上的怒色

像火山爆發前的寂寞。

「哦，軍閥啊

你們像一羣毛蟲

向反戰的火籠裏爬，

像毛蟲的蠕動

在反侵略的火海裏掙扎。

哦哦，爬蟲似的火車

爬蟲送我們回家……」

櫻花在春風的手上落下

像拿去她心裏的話

「黑水洋那邊

蒙古沙海以南

和平的民族

在國土上燃起抗戰的烽烟，

他去到黑水洋那邊

抱着反戰的心願，

他去了半年

一個字的回音也不見。

火車在山洞裏爬着跑

頂着冰冷的春風

她心裏壓着一種

像富士山的沉重，

無花的夢

熾熱的風啊

吹遍了原野

荒林

吹開了綠色的海

紅艷的繁花

不看草箱子裏的電燈

瞪着猙獰的笑眼，

也不再想洞外田野間

飄落的櫻花跳下大地

像落下傘似的

駕着三月的春風

在農民春種的哀曲裏

給海島帶來反戰的心意。

(自由中國)

周鋼鳴

也吹來了我紅色底夢

紅色底夢在烽火裏飛來

沒有憂鬱和嘆息

祇有嘹亮的歌聲

閃爍的微笑

和那璀璨的眼睛

有如藍色海洋上翱翔的海燕

有如碧空裏飛閃的流星

我望着，我望着

這紅色底夢

燃燒着

我底眼，我底血，我底心

我底搏鬥底感情

紅色的生命

火在血管裏飛騰

我看見

那一雙勇敢的眼睛

兩隻翱翔的海燕

沒有懼法和哀愁

她向着戰鬥

向着自由

使我想起了

古羅馬城頭的月亮

威尼斯街頭的流水

埃及的金字塔上

雅典古神廟門前

西班牙的血火

莫斯科的紅場

高加索的歡歌

歌薩克的狂舞

祖國的大地

在一切美和戰鬥底旋風裏

看見你在這旋風裏燃燒

你 歌唱 高呼 微笑

在美和戰鬥底旋風裏翱翔

五月的夜

有如銀鈎的上弦月亮

閃爍的星光

但沒有夜鶯的婉轉

薔薇的芳香

祇有火和血

憎恨和熱愛

雖然射擊還未終止

且讓我在血泊中來歌唱！

但我的歌喉啞了

唱不出我憧憬底歌聲

我的聲音嘶了

喊不出我心頭千萬句呼聲

但我要在

原野 高山 海洋 荊棘

戰壕

大海中跳躍

以戰鬥的熱愛向紅色的夢裏飛騰

沒有薔薇

沒有眼淚

祇有戰鬥底劍和血

一顆向自由的心

請聽我底歌聲

這是為祖國解放流血的日子

我們的青春愛情，是在戰鬥裏

我要用

狂風般的臂膀來擁抱你

太陽的光熱來照耀你

火山的烈焰來燃燒你

海濤的呼嘯來歌頌你

倘使我底血能凝結成一朶杜鵑花

我要將它插在你底胸頭

紅色的夢啊

飛騰罷

飛向原野

飛向海洋

飛向一切屈辱和苦難

飛向血火和戰鬥

向着光明自由的王國飛騰。

(文藝)

同志

胡風

——新女性禮讚

對那些

在戰地 在後方

服役的 獻命的

女性，

我提議：

在我們底讚歌裏

廢除掉

「姊妹」

——這兩個陳腐的字。

五千年的歷史

使這兩個字音

響着

纖弱

或蒙昧 怯懦，

但她們却長成了

在砲火下

奔馳

勞動

戰鬥的人。

告訴你

在江灣

有兩個農婦，

當頭上亂響着

砲彈和飛機，

帶着安慰的沉默

替換班下來休息的兵士們

煮飯，燒水，

告訴你

在保定

有十幾個女學生，

幾天幾夜地不眠不休

用她們陷下去了的眼睛

瘦下去了的兩手

替千百個帶着光榮的傷口

淌着光榮的血滴的傷兵

看護，

告訴你

在羅店

有幾個女護士，

用他們白衣下面的胸膛

在前面陷住敵人底刺刀

好讓醫生從後門逃出

向大隊

報告敵軍偷襲的消息，

告訴你：

在大世界附近

有一個開店的中年婦人，

被炸斷了兩隻腳一隻手

倒在血泊裏

但在微笑地死去之前

還掙扎着用那隻剩下的手

從懷裏摸出五分的銀幣

叫人投進自動電話

喊紅十字會來

救護那幾百個負傷者，

告訴你：

在由南到北的

幾千里的戰地上

有各種年齡各種社會的

無名女性，

像我們底無名兵士一樣

在各種形式上

獻出她們底生命……

還有那些

募捐的，

宣傳的，

救護的，

辦慰勞品的，

做傷兵衣服的，

替傷兵寫信的，

虔穆地工作着，

嚴肅地工作着，

像少女

在做着自己底嫁衣，

像村婦

在烹煮着向神明或祖先感恩的祭品。

對這些女性，

我想喊出一個

不帶有

纖弱

蒙昧

向太陽

從遠古的墓壘

從黑暗的年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

震盪沈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

太陽向我滾來……

怯懦的

響聲的親愛的親愛的稱呼，

連同

我底讚歌

和

我底崇敬！

八月二十九夜

艾青

——引自舊作「太陽」

——我起來

我起來——

像一隻困倦的野獸

受過傷的野獸

從狼藉着敗葉的林叢裏

從冰冷的巖石上

掙扎了很久

纔支撐着上身

睜開眼睛

向天邊尋覓……

我——

是一個

從遙遠的山地

從未經開墾的山地

到這幾千萬人

用他們的手勞作着

用他們的嘴呼喚着

用他們的腳走着的城市來的

旅客，

我的身上

酸痛的身上

深刻的留着

風雨的昨夜的

長途奔走的疲勞

但

我終於起來了

我打開窗

用囚犯第一次看見光明的眼

看見了黎明

——這真實的黎明啊

(遠方

似乎傳來了羣衆的歌聲)

於是 我想到街上去

二 街上

早安呵

你站在十字街頭

車輛過去時

舉着白袖子的手的警察

早安呵

你來自城外的

挑着滿籬綠色的菜販

早安呵

你打掃着馬路的

穿着紅色背心的清道夫

早安呵

你提了籃子，第一個到菜場去的

棕色皮膚的年輕的主婦

我相信

昨夜

你們決不像我一樣

被不停的風雨所追踈

被無止的惡夢所糾纏

你們都比我睡得好呵！

三 昨天

昨天

我在世界上

用可憐的期望

餵養我的日子

像那些未亡人

披着麻纒

用可憐的回憶

餵養她們的日子一樣

昨天

我把自己的國土

當做病院

——而我是患了難於醫治的病的

沒有那一天

我不是用遲滯的眼睛

看着這國土的

沒有邊際的悽慘的生命……

沒有那一天

我不是用呆鈍的耳朵

聽着這國土的

沒有止息的痛苦的呻吟……

昨天

我把自己關在

精神的牢房裏

四面是灰色的高牆

沒有聲音，

我沿着高牆

走着又走着

我的靈魂

不論白日和黑夜

永遠的唱着

一曲人類命運的悲歌

昨天

我曾狂奔在

陰暗而低沉的天幕下

沒有太陽的原野

到山巔上去

伏倒在紫色的巖石上

流着溫熱的眼淚

哭泣我們的世紀

現在好了

一切都過去了

四 日出

太陽來了……

當他來時……

城市從遠方

用電力與鋼鐵召喚他

太陽

從遠處的高層建築

——那些水門汀與鋼鐵所砌成的山

和那成百的烟突

成千的電線桿子

成萬的屋頂

所構成的

叢密的森林裏

出來了……

在太平洋

在印度洋

在紅海

在地中海

在我最初對世界懷着熱望

而航行於無邊藍色的海水上的少年時代

我都曾看見美麗的日出

但此刻

在我所呼吸的城市

噴發着煤油的氣息

柏油的氣息

混雜的氣息的城市

躺開着金屬的胸體

礦石的胸體

電光的胸體的城市

寬闊地

承受黎明的愛撫的城市

我看見日出

比所有的日出更美麗

五 太陽之歌

是的

太陽比一切都美麗

比處女

比含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藍的海水

太陽是金紅色的圓體

是發光的圓體

是在擴大着的圓體

灰鐵曼

從太陽得到啓示

用海洋一樣開闊的胸襟

寫出海洋一樣開闊的詩篇

凡谷

從太陽得到啓示

用燃燒的筆

蘸着燃燒的顏色

畫着農夫耕犁大地

畫着向日葵

鄧肯

從太陽得到啓示

用崇高的姿態

披示給我們以自然的旋律

太陽

牠更高了

牠更亮了

牠紅得像血

太陽

牠使我想起 法蘭西 美利堅的革命

想起 博愛 平等 自由

想起 德謨克拉西

想起 馬賽曲 國際歌

想起 華盛頓 列寧

和一切把人類從苦難裏拯救出來的人物
的名字

是的

太陽是美的

且是永生的

六 太陽照在

初升的太陽

照在我們的頭上

照在我們的久久地低垂着

不會抬起過的頭上

太陽照着我們的城市和村莊

照着我們的久久地住着

屈服在不正的權力下的城市和村莊

太陽照着我們的田野，河流和山巒

照着我們的從很久以來

到處都蠕動着痛苦的靈魂的

田野，河流和山巒……

今天

太陽的眩目的光芒

把我們從絕望的睡眠裏刺醒了

也從那遮掩着無限痛苦的迷霧裏
刺醒了我們的城市和村莊

也從那隱蔽着無邊憂鬱的烟霧裏
刺醒了我們的田野，河流和山巒

我們仰起了沉重的頭顱
從濡濕的地面

一致地

向高空呼喚

「看我們

我們

笑得像太陽！

七 在太陽下

「看我們

我們

笑得像太陽！

那邊

一個傷兵

支撐着木製的拐杖

沿着長長的牆壁

跨着寬闊的步伐

太陽照在他的臉上

照在他純樸地笑着的臉上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他不知道我在遠處看着他

當他的披着繒有紅十字的灰色衣服的

高大的身體

走近我的時候

這太陽下的真實的姿態

我覺得

比拿破崙的銅像更崇高

太陽照在

城市的上空

街上的人

這末多，這末多

他們並不會向我打招呼

但我向他們走去

我看着每一個從我身邊走過的人

對他們

我不再感到陌生

太陽照着他們的臉

照着他們的

光潔的，年輕的臉

發皺的，老年的臉

紅潤的，少女的臉

善良的，老婦的臉

和那一切的

昨天還在慘愁着今天却笑着的臉

他們都匆忙地

擺動着四肢

在太陽光下

來來去去地走着

——好像他們被同一的意欲所驅使似的

他們含着微笑的臉

也好像在一致地說着

「我們愛這日子

不是因為我們

看不見自己的苦難

不是因為我們

看不見飢餓與死亡

我們愛這日子

是因為這日子給我們

帶來了燦爛的明天的

最可信的音訊。」

太陽光，

閃爍在古舊的石橋上……

幾個少女

——那些幸福的象徵啊

背着募捐袋

在石橋上

在太陽下

唱着清新的歌

「我們是天使

健康而純潔

我們的愛人

年輕而勇敢

有的騎戰馬

有的駕飛機

馳騁在曠野

飛翔在天空……」

(歌聲中斷了她們在向行人募捐)

現在

她們又唱了

「他們上戰場

奮勇殺敵人

我們在後方

慰勞與宣傳

一天勝利了

歡聚在一堂……」

她們的歌聲

是如此悠揚

太陽照着她們的

驕傲地突起的胸脯

和袒露着的兩臂

和發出尊嚴的光輝的前額

她們的歌

飄到橋的那邊去了……

太陽的光

汎濫在街上

浴在太陽光裏的

街的那邊

一羣穿着被煤烟弄髒了的衣服的工人

扛抬着一架機器

——金屬的稜角閃着白光

太陽照在

他們流汗的臉上

當他們每一步前進時

他們發出緩慢而沉洪的呼聲

「杭——唷

杭——唷

我們是工人

工人最可憐

貧窮中誕生

勞動裏成長

一年忙到頭

爲了吃與穿

吃又吃不飽

穿又穿不暖

杭——唷

杭——唷

自從八一三

敵人來進攻

工廠被炸掉

東西被搶光

幾千萬工友

飢餓與流亡

我們在後方

要加緊勞動

爲國家生產

爲抗戰流汗

一天勝利了

生活纔飽暖

杭——哨

杭——哨……」

他們帶着不止的杭哨聲

轉彎了……

太陽光

汎溢在曠場上

曠場上

成千的穿草黃色制服的士兵

在操演

他們頭上的鋼盔

和槍上的刺刀

閃着白光

他們以嚴肅的靜默

等待着

那及時的號令

現在

他們開步了

從那整齊的步伐聲裏

我聽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們是從田野來的

我們是從山村來的

我們生活在茅屋

我們呼吸在畜棚

我們耕犁着田地

田地是我們的生命

但今天

敵人來到我們的家鄉

我們的茅屋被燒掉

我們的牲口被吃光

我們的父母被殺死

我們的妻女被強姦

我們沒有鐮刀與鋤頭

只有背上了子彈與槍砲

我們要用閃光的刺刀

搶回我們的田地

回到我們的家鄉

消滅我們的敵人

敵人的腳踏到那裏

敵人的血流到那裏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這真是何等的奇遇呵……

八 羣衆

我的心呀，把你沉漫到那

用他們的恐怖與勝利的熱圖

拚擊着都市的羣衆裏去吧。

看——

那從各個無光的門口

各個陰暗的角落

各個窄狹的小巷，

連接地出來

匯合成巨流的

羣衆的行列，

在閃着白光的

寬闊的街道的那邊

擺蕩地出現了……

那些商店

——凡爾哈命

那些公司

那些機關

和那些居家的門前，

都呆立着無數的人

向那前進着的行列觀望，

在那行列的最前面

高舉着幾面大旗

——標幟着各個團體的名字

後面，成千成萬的小旗

搖動在成千成萬的手上

——每一面小旗上的每一句

都宣佈了

今天的，萬眾一致的信念；

他們在驕傲與自信的道上

邁步前進着，

太陽照在他們的頭上，

他們昂着上身

一邊走

一邊喊着口號……

我歡喜那些簡單而真率的話語啊

——那些正是

久久地積壓在大家心底裏的話語

正是被凌辱者的抗議

正是解放了的人們的

狂暴的憤怒的呼喚

——多少年了

憑着童年時的模糊的記憶

我站立在天邊

等待這日子的到來！

如今

啊 這無限長的行列

已逼近我的身旁了

他們的

響亮而整齊的口號聲

像來自夏天高原上的暴風雨
激劇地搖撼着我的身體

我

終於被那不可抗的情感所牽引

不自主地

也昂起了頭

移動着脚步

跟隨着那廣大的行列走去……

九 今天

今天

奔走在太陽的路上

我不再垂着頭

把手插在褲袋裏了

嘴也不再吹那寂寞的口哨

不看天邊的流雲

不彷徨在人行道

今天

在太陽照着的人羣當中

我決不專心尋覓

那些像我自己一樣慘愁的臉孔了

今天

太陽吻着我昨夜流過淚的臉頰

吻着我被人間世的醜惡厭倦了的眼睛

吻着我為正義喊啞了聲音的嘴唇

吻着我這未老先衰的

啊！快要佝僂了背脊

今天

我聽見

太陽對我說

「向我來

從今天

你應該快樂些呵……」

十 我向太陽

於是

被這新生的日子所盪惑

我歡喜清晨郊外的

軍號的悠遠的聲音

我歡喜擁擠在忙亂的人叢裏

我歡喜從街頭敲打過去的鑼鼓的聲音

我歡喜馬戲班的演技

當我看見了那些原始的，粗暴的，健康的運動

我會深深地愛着它們

——像我深深地愛着太陽一樣

我奔馳

依舊乘着熱情的輪子

太陽在我的頭上

用不能再比這更強烈的光芒

燃灼着我的肉體

由於它的熱力的鼓舞

我用嘶啞的聲音

歌唱了：

「於是，我的心胸

被火餞之手撕開

陳腐的靈魂

擱棄在河畔……」

這時候

我對我所看見 所聽見 所觸到的一切

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寬懷與熱愛

今天

我感謝太陽

太陽召回了我的童年了

我甚至想在這光明的際會中死去……（七月）

農 場

鄒荻帆

麥子黃了，

戴着大草帽的農夫

趕着牛車

從那接着遠遠的天的一

條修長的黃土路上

揚着皮鞭

載着麥草回來，

麥穗拖掃在地上。

麥子黃到了天邊呵，

好一片金黃的海洋，

弓着腰

拾着麥穗的農婦，

一星白棉布的衣裳

在海洋上浮着……

浮着……

風車在禾場上轉動，

披着紅布頭巾的年輕農婦

拿着竹耙

坐在小凳上

絞着一束束麥草

氣喘得發紅了臉，

濕漉漉的汗衣緊貼在身上。

躺在林邊的黃犬又叫起了，
她知道

那年輕的搖貨郎

又搖着鼓

從另一個村子轉過來，

當他發出輕薄的問話的時候，

她知道那搖貨郎

正期待她一聲咒罵，

但她不聲不響的工作着，

搖貨郎寂寞的搖着鼓走了。

牛車歇下了，

農夫用木叉棍撥下麥草，

孩子哼着「嘎啾啾——」

從屋子裏搬出一簸箕糶麥

「牛——牛——」

老黃牛呀——

嘗麥麥——」

風車在禾場上轉着，

時光也在風車的輪上飄走呀。

是夜間，

月亮照着村子，

茅舍呵，

田畝呵，

牛欄呵，

禾場呵，

都沉浸在如水的月色裏，

從那條黃土道上

送來一簇黑壓壓的人影，

——仇敵的影子——

就在那夜

牛欄被搗毀了，

麥田蒸着野鶯，

村子裏守更的鑼

也不再敲起了，

流亡的途上

孩子吵着：

「我的侶伴，我的黃牛。」……

黃牛被宰殺了，

農夫農婦的幸福被宰殺了，

千百萬人民的幸福被宰殺了，

搖貨郎不再是那樣嬉皮笑臉，

拭着淚嘍叻的問着：

「大姐

您告訴我

幾時纔能回家？」

月亮照着一條冷街，

他們憩息在廊簷下，

飢餓啣

風露啣……

都朝着他們襲擊，

夢裏面他們齊喊了一句話：

「鬼子

你的皮鞭抽得我們好苦，

今天我們再不能忍受，

今天我們要打回老家去了！」

西去的洪流

韓北屏

敵人的兵馬，
像一陣酷辣的狂風，
濱海而居的人們，
不堪其壓迫，
遂扶老攜幼的，
像洪流一樣的西去了。

在巨長的洪流中，
枯葉是傍岸了，
砂礫是下墜了；
有些離鄉的人們，
也因貧病而遭難，
也因老弱而衰逝了。
從未出過家門的人，
對祖國的土地，
也是陌生的。

讓多少山嶺河川，
在脚下馳去，
流亡的途程是多麼迢遙呵！

寄食在收容所裏，
乞食於祖國的腹地都市，
雖也有鄉音，
雖無須爲衣食而興憂，
然而鄉國的溫暖呢？
早已隨袍屨而破碎了。
懷念母親仁慈的眼睛，
妻兒宛轉的悲啼，
肥沃的田園土地，
歷代祖先的墳墓，
更有千百萬的弟兄的哀號，
使他們不甘懷德的流亡。

回去，回老家去！
用自己的拳頭，
擊殺兇殘無恥的野獸；
回去，回老家去，
拿起棍棒刀槍，
把鬼子們趕出家鄉！

偉大的響應

覃子豪

濱海而居的人們，
擇取荒僻的小路，
以夜鼠之姿走回老家。
西去的洪流轉向了，中止了；
然而這洪流更將泛濫，
將淹沒每一個侵入中國的野獸。
(文藝障地)

讀中華台灣革命大同盟總部爲反
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祖國告台灣同胞
書後寫給台灣革命諸同志。

北方的軍號
激動了大陸
也激動了中華美麗的島

海上的烽火

美麗的島

離開祖國的懷抱

已經有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反抗

四百萬的勞工

未曾把鐵鏈揮斷

現在四百萬的勞工

聽見大陸上抗戰的軍號

看見了祖國勝利的火燄

在「橫徵暴斂」「壓迫重重」的鐵蹄下

點燃革命的導火線

點燃革命的導火線

來燃燒奴隸的熱情

掘金人播種人施肥人晒曝人打漁人喇

快起來用你們的勞力來建造革命的工程

你們要繼續偉大的反抗

繼續在淡水在基隆在次桐巷革命同志的精神

祖國的抗戰給你們偉大的指示你們的革命給祖

國一個偉大的響應

來吧！在祖國的旗幟下

參加這神聖的抗戰

啊！美麗的島嶼，被奴化的台灣

祖國在偉大的勝利中

會粉碎你三十三個鐵環

在崗位上

柳倩

在崗位上

握緊我們的武器——

嘔出心靈的歌，

是暴忿，

沒有絲毫猶豫。

用解剖敵人卑劣無恥的——

我們的筆鋒，

戮穿敵人內心的

奧祕；

用民族固有的文字，

一粒粒

向那劫掠領土的暴徒

襲擊！

我們的歌，

配合前線的砲彈。

對準××法西斯的黨徒們

連珠地，

射擊！

射擊！

還有什麼猶豫？

敵人的食心

六年來沒有止息！

我們怕的什麼？

我們有幾千年留下來

磨煉的武器！

我們要將

敵人的卑劣，無恥，張揚出去！

要將敵人

用毒瓦斯毒殺中國民衆，

用飛機無目的地轟炸掃射，

向世界告訴

有中國老百姓成千成萬的死法，

要將敵人搶劫，姦淫的獸行……

要將那些戰爭中的殉難者

被敵人用刀戮傷，

用槍掃射。

告訴世界——

中國人——一羣羣被殺戮，

一羣羣被置之死地！

要將這海盜式的沿海的騷擾

使國人不得安息……

要將這匪徒的行爲

將平津的古物，珍藏……

一列車，一列車，

搬到東京……

要將浦江中敵艦高插中國旗——

這些新武士道的精神……

這一切，總之，這一切

卑劣強盜的暴行

我們要向世界，

向全人類，

張揚出去！

張揚出去！

我們的歌就是我們的武器！

全民族的目標！

「打倒××帝國主義！」

我們的聲音可以讓它嘶啞！

可是我們的筆

要不斷地蘸上

戰士的血，

我們自己的血，

寫出中華民族的勝利！

戰士用槍在前線爭取生存！

我們的歌要向世界傳播正義！

我們是全面抗戰的尖兵！

我們是危亡中的警笛！

嘔出心靈的歌！

這歌聲

將配合前線的炮火，

向劫掠我們的暴徒

不斷地射擊！

射擊！

七月週年獻詞

「太陽照耀在東方！

勝利的前途在望！

勝利的前途在望！

勝利的前途在望！」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我們

民族的壁壘

鐵一般的堅牢！

在這戰線上，

藉四萬萬五千萬人

鼓脹着血的大手，

將強盜趕出境去！

趕出中國的境去！

(致亡日報)

莊
漢

用毫無厭倦的歌吼；

向天空

披示悲喜。

你不能沈默，

你不能猶疑，

你就是自命懦弱

也要抖擻起；

操場，

監獄，

柳外高樓。

野豬林，

柏油路，

斜陽古寺……

像大海不疲於

跳躍的波濤；

風奔走於長空。

把「義勇軍進行曲」

掛在嘴邊呼嘯：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是深夜三點鐘

怒鳴的號角，

喚醒雄雞

向四點鐘啼！

七月七，

神仙幽會的日子

開始殺戮，

開始哭泣，

在蘆溝橋，

敵人用砲彈

把我們的地雷掀起，

佟麟閣，

趙登禹，

以生命作信號，

於是，戰爭開始。

八一三，

在窒息噩夢裏，

一槍既響，

萬槍皆發，

開北陸地站起來！

姚子青，

閻海文，

侵略——抵抗，

「僑懲」——雪恥，

戰爭開始。

——「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

流浪，」

——「走遍了黃河長江」

不管你家鄉在那裏；

戰爭一開始，

你就開始奔波的記憶！

不是逃走，

是找尋

各的自崗位，

戰鬥的方向，

戰鬥的陣地！

從廣州，

向陝北，

從迪化，

向南昌，

從平津，

向昆明，

從劍閣，

向汾陽，

三千萬青年

用跳動的心

用壯健的步履

「x」

在古老的中國土地上

劃一個「否定」符，

讓姊妹

走新的道路。

——「把奴隸的枷索，

快快打碎，打碎，

打碎……」

古來的傳說：

日神提線戲地球！

誰？

誰要把我們

在自己的土地上

驅使馬牛！

誰？

誰要頭顱？

有！

什麼？

還要燒我們房屋，

鞭打我們的父母，

逼他們打平自己的田園，

讓敵人的孩子踢球！

去，

去祈禱魔鬼吧！

這兒是生長我們的土地，

我們自己把守！

陳懷民，

中國的鐵拳頭。

看見了沒有？

當奴隸鑊銼俱碎的時候，

誰敢顫抖？

——「把自由的旗幟，

高高舉起，舉起，

舉起……

自由旗，

用血染，

自由的意義，

用生命解釋。

我們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心，

中國人的意志，

保護中國的土地，

像保護父母的墳。

愛自由，

像愛我們的未婚妻。

誰強佔我們土地，

誰限制我們呼吸，

是近衛，末次，

板垣，松井，

土肥原賢二。

站穩吧！

千個安重根在海底，

萬個蘇菲亞在陸地。

渴望你的身體，

守候你的「死」。

「中國人熱度五分鐘」

這惱人的言語，

怎麼再沒有人提起？

第一期抗戰：

淞滬，

平型關，

第二期抗戰：

台兒莊，

臨沂……

第三期抗戰：

鄧陽湖，

函谷關，

中原大會師！

七十萬無名士。

光榮的戰鬪，

光榮的「死」，

時光如矢逝，

又是七月七。

七月裏臨風立白荷，

脈脈地，

把撲鼻的幽香散播！

然而固執的時代，

給我們注定了命運。

多少人悲慘的去死，

多少人在

屠殺與飢餓裏生活，

去找誰？

人類都是一樣的，

在阿比西尼亞，

在西班牙，

把生命財產作一回統計，

誰不驚愕！

然而這是時代的命令呀！

昨天：

時代命令你們到中國，

焚燒，屠殺……

現在，

命令你們去「死」！

——「我們是鐵的隊伍，

我們是鐵的心，

衛護中華民族，

永作自由人！

雄壯的歌聲消沉了！

然而我們都知道；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鋼鐵的隊伍，

結束固執的戰鬪，

「替天行道」

我們不打杏黃旗；

把時代劃一道

鮮明的痕記——

一邊是悲慘的戰爭

一邊是和平的永生。

明年，七月自然要來的，

那時候

夕陽送白荷一抹嫣紅；

誰還會記憶戰爭的歌頌？

(文藝陣地)

編選後記

這裏我單說些關於選詩的經過罷。

在工作開始之前，我們曾經考慮過，纔定下這編選方針：從蘆溝橋「事變」揭開了神聖抗戰的序幕起，至「八·一三」上海之戰，……游擊戰，徐州大戰，一直展開到「七·七」周年紀念為止。

照這樣按着抗戰過程編選，想來也許比較別致和新鮮些。而且在我們還有個企圖：將這一年來偉大的中華民族解放的自由戰，畫下一道鮮紅的紀程。甚而強調它成爲一篇長篇集體創作的「史詩」。但這祇不過是我們的理想而已。

因爲交通阻滯以及種種困難，雜誌報章因之搜集得不很多，就是最大的棘手。雖然也有四五十種，包含了上海漢口廣州……的幾種較重要的刊物，但究竟還是不完不全，不能充分地使自己選得滿意。

比如詩歌刊物罷。武漢、穆木天先生編的時調，「是救亡歌曲的製作，國防詩歌的創作，通俗詩歌，朗誦詩歌，歌謠，民間俗曲的編撰。」在幾種詩歌刊物中，茅盾先生是譽爲「短小精悍」的一種了。而我祇見到第一二兩期。那還是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那時無心編選什麼。後來連這兩期也給朋友拿去被弄掉了。現在想來，很覺可惜！隨後據說又有另一個詩刊「五月」出版。然而這裏畢竟是「孤島」。

始終沒法閱讀得到。

差不多整個假期都放在這編選的工作上了。每天在烈日炎炎下讀着所有搜得來的詩篇。每篇我都細細研味了七八遍纔選定的。不過，爲了這展開的抗戰「史」之不「脫節」，有時倒也按「專」選詩。

但是關於南京的失陷，在我們搜集的刊物上，却找不出這種呼喊來。似乎要「脫節」了。同樣，在高舉着「保衛大武漢」的大纛的今日，也很少見到此類怒吼的詩作。想親愛的讀者諸君也會原諒我們的苦衷吧！這裏是「孤島」呵。

我們本來一共編輯了長短詩五十多篇，約近四千行，但爲了財力物力的限制，付印時，不得已抽出了十篇左右。因而內容很覺不夠，但我們已盡了棉薄之力了。

本書既然要出版了。這裏我要感謝的是西諦先生和阿英先生對於我熱心的幫忙與指教。尤其是阿英先生。因爲這詩選有一部分材料原是他預先選好的，承蒙讓給我來編輯，這可省下我許多工夫呢。

白曙二七，九十六夜記。

附 錄

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

茅盾

有一位年青的朋友曾經問我道：「現在我們的生活豐富極了，可寫的東西太多，究竟寫什麼好呢？」我的回答是「寫人。」

這簡單的回答，他不同意；他說，「我們現在的時代是偉大的，這偉大的時代裏充滿了英勇壯烈的場面，我們要寫這時代，要寫那些英勇壯烈的場面，至於人呢，不過是構成那些場面的條件之一，人是依着時代的動向而前進的，所以我們之必需寫時代，已經毫無疑問，而我還有點不能確定者，是這偉大時代的森羅萬象中，那些不勝屈指的壯烈場面中，究竟何者是核心的東西，我們非寫不可？我所說究竟寫什麼好呢，就是這麼個意思。」

「還是應當寫人。」我的回答，「人雖然是依着時代的動向而前進，但決不是完全機械地被動的人，亦推動時代使前進得更快些；人的活動固然受環境的限制，然而人的主觀的努力也可以改變環境。人是時代舞臺的主角，寫人怎樣在時代中鬥爭，就是反映了時代。我們應當從各種各樣人的活動中去表現時代的面目。」

我這解釋，仍舊不能得到他的同意，他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問題：「例如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這件事，這是我們這時代裏一個壯烈的場面，想來你也以為應該寫的，而且事實上大家已寫得很多，但問題就在這裏：如果着眼在這壯烈的故事對於整個抗戰所起的影響，從這裏得出經驗，得出教訓，那不比注重於謝團附楊營長以及士兵們個別的英勇行為的描寫更多些意義麼？現在我們有了不少關於八百壯士的作品，然而沒有一篇使人十分滿意，我以為就因為是寫了人的原故。寫人即使極盡能事，也不過達到了表揚忠烈，激勵士氣，振奮人心的任務，而這故事所含的教訓的意義，他在整個抗戰形勢上的關係，就往往晦而不明，所以注重在寫人呢，或是注重在寫事，是值得研究的，我主張注重在事，而人呢，不過為構成此事的材料，正同故事中其他不可缺的材料一樣。」

「那麼，你對於八百壯士這件事，怎樣看法呢？你怎樣解釋他在整個抗戰形勢上的位置呢？」

經我這一反問，他笑了，他說他還沒得出可以自信的解釋，而且正因為還沒得出，（這不獨對於八百壯士一個問題，）所以他纔有「何者是核心的東西」這疑問，所以他徬徨躊躇，要說究竟寫什麼好了。

「如果就八百壯士來說，我也同你一樣得不出什麼深刻的解釋。」我覺得這談話很有意思，「這一件轟動一時的故事，我以為還不是怎樣典型的事，因此，發掘下去，末了所得不多。但是對於你說的『何者是核心的東西』這一問題，我倒有一個尚待研究的答案，就是——我們民族的力量怎樣像百川朝海似的從各自不同的『源』與『流』而匯合到當前的太事業：抗戰建國。這是我們現在應該寫的東西，非寫不可的東西。而且應該以這為圓心，去攝納我們這時代的森羅萬象。但這仍舊可以從人的活動來表現，來反映。我以為還是應該把人當人，——時代舞臺的主角，而不要把他們當做材料。」

上面所述，是幾個月以前的事。當時是「信口開河」，沒有把這談話中所提起的問題對照着那時以前的抗戰文藝來研究一下。但問題是時時放在心上的，漸漸我有了這樣的見解：過去一年的前半期（當然這是極粗略的分法），文壇上的主要傾向是着眼於一個個的壯烈場面的描寫。大多數作品把抗戰中的英勇壯烈的故事作為題材，而且企圖從這些故事的本身說明了時代的偉大——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勇敢，認識與希望，對目前犧牲之忍受與對最後勝利的確信。這樣的企圖再加上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構思去體驗等等原因，就不自覺地弄成了注重寫「事」而不注重寫「人」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先有了固定的故事的框子，然後填進人物去，而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勇敢，認識與希望，對目前犧牲之忍受與對最後勝利之確信，等觀念，則又分配填在人物身上。

現在衆所詬病的「差不多」批評家所指出的「不够深入」與未能創造典型人物，我以為大半是爲了這本末倒置的緣故。一篇作品產生的過程，總得是先有「人」——這是生活體驗觀察的結果，「人」在作家心中成熟而定形的時候，「故事」的輪廓也就構成；即使是把某一歷史事件作為背景的作品，也不能不先有「人」，這「人」不一定就是真正參加那歷史事件的人，倘以八百壯士這事件為例，就不一定要去觀察了守過四行倉庫的士兵方能創造作品「八百壯士」裏的人物，但先有士兵觀察的經驗，先有那麼幾個「兵」成竹在胸，然後可寫八百壯士的故事，這却是一定不易之理。這些淺近的理論，作家不會不明白，然而被抗戰的熱情所鼓舞，被壯烈的事件所振奮的時候，一個作家急於要爲民族的奮鬥寫

偉大的史詩，可就容易忽略了那淺近的原則了。

這是我對於初期抗戰文藝的見解。我以為那一時期的作品之絕少令人滿意，癥結在於作家之不深入生活者尙少，而在於描寫壯烈事件之成爲風氣者實多，因爲戰地的經驗固非大多數作家所有，但戰地以外的經驗並非不相當深入者，則亦未必沒有，不過在當時熱刺刺的空氣中，作家會感情的地不願拿來寫罷了。而這結果，除了壯烈事件之寫來亦未成功而外，又造成了題材的單調與貧乏。

從「事」轉到「人」，可說是最近半年來的一大趨勢。批評家不斷地提醒道：「寫典型的人物。」戰鬥着的中國，不會缺少新的典型的；「新的人民領導者的典型開始產生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軍人性格產生了，肩負着這個時代的阿脫拉斯（Atlas）型的人民的雄姿，在開始逐漸地出現。」（鹿地互關於「藝術和宣傳」的問題，抗戰文藝第六期。）另一方面，却也有「新的人民欺騙者，新的抗戰官僚，新的發國難財的主戰派，新的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家。」（茅盾論加強批評工作，抗戰文藝十三期。）中國也真是地大物博，無奇不有，中國這巨人，在抗戰的高熱度下，固然顯示了他有無限潛蓄的力，但一些陳年老病，也在這時一齊「表」了出來。這一「表」是好的，有見識的醫生會得對疾發藥，投以猛劑；只有庸俗的醫生這纔驚惶失措，或者自作聰明，不把那些帶出來的老病當作一回事。中國人民目前的鬥爭是三重的：抵抗外來的侵番，爭取落後的份子到抗戰陣綫，斷然消滅那些至死不悟的惡劣勢力。抗戰的高熱，刺激了中國巨人的有活力的新細胞，在加速度滋生而壯健起來，他有足夠的力量進行這三重的鬥爭。而且必須同時進行這三重的鬥爭，最後的勝利纔有保證。這是我們這時代的特徵。這就是我們作者所必須把握到的「現實」。

作家的筆尖因此不但要掃蕩敵人，也要掃蕩內奸，——貪污土劣以及不知自好的包辦主義者，爲虎作倀的托派。我們要寫代表新時代的曙光的典型人物，我們也要寫正在那裏作最後掙扎的舊時代的渣滓；有人以爲寫了醜惡，徒然給讀者以沮喪，但這樣的過慮是多餘的。一個作家對於醜惡的無比的憎恨與忿怒寫出來的暴露作品，其反應一定是積極的，二十年來的新文藝已經給證明了！

最近半年來的抗戰文藝就是向着這一條大路走。新的典型，已經（雖然不多）在作家筆下出現。「華威先生」（張天翼：華威先生，文藝陣地一期）就是舊時代的渣滓而尚不甘渣滓自安的角色，「差半車麥藉」（姚雪垠：「差半車麥藉」的主人公的諱名，文藝陣地三期）正是「肩負着這個時代的阿脫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北方的原野（碧野）裏，我們聽見了鬥爭中的青年戰士們的充滿着勝利的自信的笑聲；青年農民出身的游擊隊員黑虎，農家孤兒十來歲的桂兒，（皆爲北方的原野裏的人物），不都是嶄新的人物？我們看見「紅花的女英雄」（碧野：在獲鹿，戰地半月第四期）怎樣像赴盛宴似的投入一個新的鬥爭，我們又看見富農田大爺，村公所長童先生（集體創作三幕劇突擊內的人物）雖然還背着舊時代的重荷，但是戰鬥的意志復仇的意志又多麼強烈！我們又看見「小弟弟小杜」怎樣爲祖國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杜是賚濱基的短篇小說）星期零一天裏的人物，見賚濱基的短篇集大上海的一日，而這位「小弟弟」正是在砲火裏長大堅強起來的戰士的典型。

一定也有人覺得這些典型人物還不免是略具鬚眉的素描，而不是巍然聳立威儀堂堂的巨像；但是我們決不能否認，新時代的各種典型已經在我們作家的筆下出現了。蓓蕾既已含苞，終有一日燦爛開放。

「華威先生」那樣典型的出現，而且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這裏收到了不少讀者的來信都是對於「華威先生」感得很大的「興味」的）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對於隱伏在光明中的醜惡的研究和搜索，——這也是最近半年來文壇的新趨向。

這決不是不好的傾向。（有人以為這是作家的悲觀主義的流露，我則以為不然）這正表示了作家對於現實能够更深入去觀察。抗戰初期流行的一種見解，——認為抗戰既經發動則壁壘分明，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在抗戰的旗幟下而中華民族不肖的子孫則自然站在抗戰陣營以外，——也在文藝上被批判被糾正了。一個只能看到表面的人，就不會認出那些隱藏在抗戰旂影下的大小醜惡。所謂「深入生活的核心」，當然所包甚廣，然而抉摘那些隱伏在紅潤的皮層下的毒癩，也是其中之一事。見一毒癩而驚惶失措，自然不對，但視而不見，亦不是忠實於現實的辦法。我們現在還有極力想「視而不見」的，但並沒有「驚惶失措」的作家。又有人說：「現實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醜惡的一面，這個我也知道，可是光明是有前途的，醜惡是沒有前途的，文藝，尤其是今天的抗戰文藝，應該以全力來發揚來歌頌那有前途的，——這一面的天平高升，自然那一面的低降了，更何況現實中光明的勢力太過醜惡，所以今天來抉摘醜惡，實非必要。」這樣的議論，好像是「言之成理」的，但實在是誤解了文藝的教育的意義。並且也忽略了文藝永遠是鬥爭的——這不磨的真理。文藝的教育作用不僅在示人以何者有前途，也須指出何者沒有前途；而且在現實中，那些沒有前途的，倘非加以打擊，牠不會自己消滅，既有醜惡存在，便不會沒有鬥爭，文藝應當反

映這些鬥爭又從而推進實際的鬥爭。我們不能作「信天翁」

並且我們也實在沒有多少抉摘醜惡的作品。我們的作家筆尖所觸到的，實在不過百分之二。人們常說，大多數作家最熟悉的，是知識分子的生活，但我們對於知識分子在今日暴露出來的新的弱點，尙未儘量描寫，因而在這方面，文藝又少盡了一種教育的任務。現在有這樣的「抗戰的智識分子」、「開會談話，是他唯一的工作，……自己未曾動手作過什麼，凡事支配別人去作，別人作得不中意時，就蹙着八字眉說道，——又錯了！又錯了！……好像不安於後方的工作，常憧憬到前綫去，結果，前綫沒去成，後方工作又感着乏味。」（桂林戰時的「亞浦洛摩夫主義」）八月九日救亡日報）這難道不應該描寫出來讓人警戒麼！我們有過不少文章聲討托派漢奸了，但是還沒有文藝作品將托派漢奸的「理論」和活動給以形象化，使民衆「如見其人」，因而在社會上遇到了托派漢奸時就能「驗明正身」，使無處遁形。我們已經有了不少描寫漢奸的作品，但漢奸有各種各樣的典型，——戴着各種各樣的面具混在抗戰的陣營裏作着各種各樣的活動，我們也還沒有儘量寫出來讓民衆逐一認識清楚。我們實在應當加強我們的抉摘醜惡的工作！

醜惡抉摘的反對者還有一種尤其誤人的說法。例如華威先生發表了以後，有些讀者沒有理解得清楚，看見一身兼着幾項工作的努力分子就譏之爲「華威先生」。於是就有「不願看見醜惡」的人從「理論」上指摘華威先生太詭畫化，並且心理描寫還欠深入，因此對於讀者「害多而益少」——接着就下斷語：醜惡是不容易寫的，因爲一不小心，便成了只有消極作用的東西，所以還是不寫爲妥。誠然，華威先生尙多可議之處，這是典型還應當發展，但是以此而作爲反對醜惡描寫的藉口，那就是「倒掉盆裏的污水

連盆裏的孩子也一齊倒掉了」的笑話。

「華威先生」並沒有死，因此，他的更清晰的形相，終有見於作品中的一日罷！但假使照「不願看見醜惡」的人們的願望，那就只好半途夭折了。我以為這倒是抗戰文藝的一種損失。

四

最後，我覺得最近半年來抗戰文藝的又一進步是作家間開始有選擇有計畫地描寫壯烈事件中典型的事件。眼前的例子便是集體創作的三幕劇台兒莊。

以前我們有過關於「八百壯士」的不少作品，有過獨幕劇奮關之戰；牠們和台兒莊不同之點，即在前者雖亦以表現被寫事件之教訓的意義為指歸，但注重在浴血抗戰的正面的描寫，——企圖以最有振奮作用的炮火的場面來達到「主題的積極性」；後者（台兒莊）却不然，牠避開了歷史劇的手法，則抓住了台兒莊戰役的中心意義在合乎事實的條件下虛構出一個故事來，牠不從正面去描寫砲火的場面，却從火線後的軍民合作來指出這一典型事件的積極的意義。這不同的手法，就說明了「創作方法」的進步。台兒莊的作者們的目光並不被一堡一壕的爭奪戰所局限，——他們並不在一堡一壕的血戰中尋求這戰役的意義，他們是把台兒莊戰役以前徐州戰區的民衆工作以及敵國內部困難的加深，聯繫着軍事行動來解釋台兒莊一役勝利的教訓的。

自然，所有的壯烈事件，大自一次戰役，小至一個士兵在戰綫上的負傷流血勇敢殺敵全是可寶貴的材料，都是作家所應攝取的，然而並非每一壯烈事件同樣地可以作為單一的題材（就是當作典型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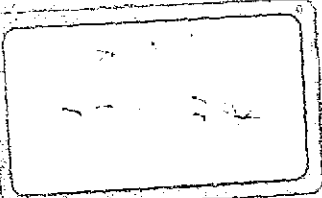
來寫成一篇文章。把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和台兒莊戰役一比較，就很可能明白了。八百壯士是應該寫的，但寫這件「事」——把牠作為「典型的事」來寫，就不及台兒莊戰役更能得出重大的教訓的意義。乃至牠在整個抗戰形勢上的地位和價值。我以為要寫八百壯士的故事應當注重在寫「人」——就是創造視死如歸惟知完成任務的忠勇士兵的典型。

創作的最高目標是寫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不過倘若單寫典型的事，則要觀察深入，分析正確，也是非常好的。台兒莊劇本有意地單寫典型的事，不寫典型人物，就牠寫「事」這一點而言，我以為牠並沒有失敗。

而且所謂「典型的事」也不限於一個戰役或士兵們在火綫上的壯烈行為，前方後方有不少典型的事。例如以盛化俘虜為題材的三幕劇河田一郎（丁玲）及報告中篇兩個俘虜（天虛）我以為也可歸於「典型的事」。這一方面，雖然河田一郎裏的主人公河田庶幾亦近於典型的人物。

寫典型人物，誠然難；寫典型的事，亦復不易。新的發展已經開始，而且意識地在努力，康莊大路在前面，「寫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不久是會到達這一點的，但自然，需要注意的問題，需要克服的困難和弱點，也還不少——這又是大家常常提到的，茲不贅。

八月十三日（文藝陣地）



230000

77 2634

W